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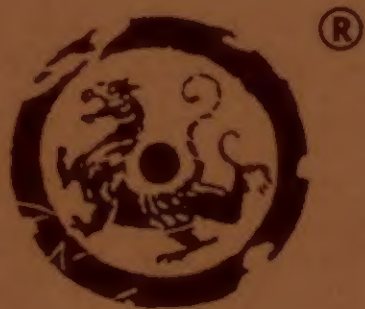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六十三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63)



儒藏



B222
30
(63)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十三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朱子年譜(續)	清·王懋竑 編撰	一
子朱子爲學次第考	清·童能靈 編撰	一六三
大鄭公行年小紀	清·孫衣言 編撰	四三五
楊文節公年譜	清·鄒樹榮 編撰	四六七
袁樞年譜	鄭鶴聲 編撰	四九三
張宣公年譜	胡宗楙 編撰	六二三



儒藏

目錄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之一

癸巳

答楊子直云。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在於內。而凡視聽言動語默出處之見於外者。亦卽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此書以何叔京書參考。自在癸巳。



答王季和云、嘗謂道之在人、初非外鑠、而聖賢垂訓、又
答^①懇切明白、但能虛心熟讀、深味其旨、而反之於身、必
有以信其在我、而不容自己、則下學上達、自當有所至
矣。但讀書不可貪多、今當且以大學爲先、逐段熟讀精
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如此、庶易見功、久之
浹洽通貫、則無書不可讀矣。此書未詳何時、疑在癸巳後。

答游誠之云、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
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
爲用、而各致其功耳。

答吳德夫云、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工夫
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

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之譏也。癸巳後

答胡寬夫云、更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間斷、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貫通。切不可容易躁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底言語、暗中想像、杜撰穿鑿、枉用心神、空費日力。又云、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當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如看論語、今日看到此段、即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雖好、且未要看、直待此段分曉、說得反復不差、仍且盡日玩味、明日却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以類推。此主一之漸也。若不之可見。不然雖是好事、亦名妄想。如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



何按伏得下。癸巳後

答陳師德云、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於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於操存涵養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也。癸巳後



又答陳師德云、示喻格物持敬之方、足見嚮道不忘之意、持敬正當從此而入。此必來書至於格物、則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明顯之功、而必搜索窺伺於無形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將必神疲力殆、而非所以進於日新矣。壬辰癸巳間

考異

答吳德夫 按此書所云工夫既深、則指格物致知、講明義理、非徒反觀內省之謂。又答呂子約云、李先生之意、大抵且要簡節疎目、先整頓得大體是當、然後却就上面仔細檢點、是亦學不躐等之意。與此正

同。

甲午

答江德功云、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



故必卽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安。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辨。不當以此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人莫不與物接。但或徒接而不求其理。或粗求而不究其極。是以雖與物接。而不能知其理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也。今日一與物接。而理無不窮。則亦太輕易矣。蓋特出於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餘論。而非吾之所

謂窮理者固未可同年而語也。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
且考之他書格字亦無訓按者。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
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疎畧。以病後世之學
者也。又謂佛老之學乃致知而離於物者。此尤非是。夫
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爲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
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若
曰佛老之學欲致其知而不知格物所以致其知。故所
知者不免於蔽隔離窮之失而不足爲知。則庶乎其可
矣。甲午
後

乙未

答王子合云。學者工夫則只如易傳所說。知其不善。則



速改以從善。此是要約處。若說須要識得端倪。而心體可識。則却是添却一事也。又云。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得如何爲是。如何爲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爲窮理也。乙未後

丙申

答黃直卿云。近日看得後生。只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會。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躡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丙申後

考異

按此書與爲學先要立本文義一書相發明。爲學只

當教學二字立本文義立字疑有誤卽所謂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也。只爲爲學字立字少涉疑似遂有立本居敬之解細看語意全不如此。以此書證之愈見分明矣。

丁酉

答程正思云論語舊嘗纂訂諸說近細考之所當改定者什過五六。知近讀此書有緒甚欲相與商訂耳。

又答程正思云論語說三篇甚仔細所訂集註中一二字甚善如三事之爲三者當卽改易也。此書及濂溪祠記按文集濂溪

書堂記在丁酉祠記在己亥此云祠記當在己亥後。

己亥



語錄 聖人言語甚實、且卽吾身日用常行之間可見。惟能審求經義、將聖賢言語虛心以觀之、久之道理自見、不必求之太高也。今如所論、却只於渺渺茫茫處、想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殺。如此、則與身中日用自然判爲二物、何緣得有諸己。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爲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聖賢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賢用心處、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脚都不著地、其爲害反甚於向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在大路上。今之學者、卽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余

雅

庚子

答曹立之云、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秘、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己分修習、隨己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爲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

答林擇之云、此間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樸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

身故在已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檢點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下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包詳道云、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扭捏底工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修行也。曾子工夫、只是戰

兢兢履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功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蘄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庚子後

答陳超宗云、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概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爲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如此可以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庚子後

壬寅



答項平父云、聖人指示爲學之方、周徧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爲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攖拏、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要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沈詳

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爲有補。若直草草領畧、就名數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答陳膚仲云、且讀論、孟、大學、中庸、平易明白、而意自深遠、只要人玩味尋繹、目下便可踐履也。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王寅後

又答陳膚仲云、所謂涵養工夫、非是閉目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王寅後



又答陳膚仲云、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間隙時、不可閒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壬寅後

癸卯

答項平父云、所論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唯以尊德性、

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已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答李叔文云、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卽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若添著一求仁字、卽轉見支離、無摸索處矣。癸卯後

答廖子晦云、察私心所從起、亦不記當時如何說。然亦



儒藏

朱子年譜 朱子論學切要語 卷一

非謂平居無事而伺其所起。但操存有功，卽念慮之萌，無不知覺。未能如此，卽此心應物之際，不可不審其邪正公私，而施克復之功也。癸卯後

考異

答廖子晦 按此說似淺，却有實下手處。表裏內外，都是一齊用功。審其邪正公私，卽所謂考之事爲之著者，故居敬窮理，原互相發。此條雖似淺近，然正是初學下手工夫，不可忽也。

甲辰

答董叔重云：示喻日用工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

夾持之功爲佳。讀書亦是如此。先自看大指。却究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甲辰後

又答董叔重云。來喻所謂深體大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洛拈出此字。真是聖賢真的要妙工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甲辰後

又答董叔重云。發見之端。只平日省覺提撕處便是。只要人就此接續向下推究。令其開濶。卽不曾說等待尋討將來做此工夫也。甲辰後

答周舜弼云。向時每說居敬窮理二事。今日所見亦只是如此。但覺得先後緩急之序。愈分明親切。直是先要



持守上著力，方有進步處也。孟子說性善及求放心處，最宜深玩之。甲辰後

又答周舜弼云：且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却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原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甲辰後

答程正思云：諸書再看，義理未安處甚多，皆是要切大頭項處，令人恐懼不可言。甲辰後

又答程正思云：所喻孟子前日因一二朋友看到此，疑其說之不明，方畧改定，正與來喻合。甲辰後

答王欽之云：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

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事接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夫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病，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去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爲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甲辰後答路德章云：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爲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龜山嘗譏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

下而經世^②皆私智之鑿。正謂此耳。又謂儻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尚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卽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卽孟子果然迂濶而公孫衍張儀真可謂大丈夫矣。

甲辰
後

答黃直卿云。所論太極散爲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者當體此意。造次顛沛不可間斷。此

說大概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耶？蓋既曰各具一太極，則此處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盡得。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之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見得，皆不但爲塊然自守之計而已。然此亦只是大概法象，若論日用工夫，則所守須先有箇自家親切要約處，不可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其隨處運用，亦須虛心平氣，徐觀事理，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維也。既先有箇立脚處，又能由此推考證驗，則其胸中萬理洞

然、通透活絡、而其立處自不費力、而愈堅牢開濶矣。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逐旋將來做工夫、則亦何由有進步處耶。此書未詳何時。疑在甲辰後。

考異

答黃直卿 按此書言太極最詳、其曰不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又曰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維、又曰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何由有進步、則大指亦可見矣。後之言太極者、太率想像思維、比量湊合、其於朱子此書、亦未之深考也。

乙巳

答劉公度云、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

賢之言、皆須仔細反復究竟。至於持守、則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稍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

答潘端叔云、承需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註屢改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仔細喻及、却得評量也。今年諸書都修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又看得何如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當精密、無些滲漏也。



答胡季隨云、大抵欲速好徑、是學者今日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面^③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真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

答高應朝云、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士子、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爲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工夫、卽恐學者將家常茶飯、做箇怪異奇特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

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太話^④。互相恐嚇。而終無補於爲己之實也。乙巳後

答詹體仁云。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種。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故其說有太快處。以啟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明有以救之也。爲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置。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底。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爲先。修身則以循規矩爲要。除却許多懸空閒說。庶幾平穩耳。

乙巳後

丙午

答潘恭叔云、近年讀書頗覺平穩、不費注解處、意味深長。修得大學中庸語孟、頗勝舊本。

答劉子澄云、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日前看得誠是不切、亂道誤人也。

又答劉子澄云、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修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

答潘恭叔云、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真是

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義，然於緩急先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大抵今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唯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

答胡季隨云：道理無形影，惟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仔細，卽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不以深戒也。

丙午
後

考異

答劉子澄 按此云方別尋得頭緒似差簡約端的此爲子澄言之。子澄好編類文字有向外浮泛之弊故以此力箴其失。前書所云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卽所謂簡約端的非另有不言不語工夫也。按此兩書鄒譜皆載之而余注語亦附其下。但後書截載自近覺向來以下似爲朱子自道之語而其意未明。今并載居官一段則向外浮泛指編綴異同而言乃謙已誨人之辭。文字語言之外別有用心處卽指押文字之類而言而非另有不言不語工夫其意愈明白矣。



答潘恭叔 按此所云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此爲恭叔言欲其向裏著實用功所謂因人說法應病與藥者非向來先後緩急果有倒置處也其下卽云病其說之太高與太多其意可見也鄒譜僅載前段而合之與子澄書則似朱子至丙午方自悔者正學考以丙申至丙午十二年爲一大關鍵至此主敬工夫益親切皆是誤認不可不辨也。

丁未

答潘恭叔云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工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看得愈見親切端的耳。



答王子合云、大率尊德性一條、章句似已詳備、更熟玩之、自見工夫分別處。日用間常切提撕、著實下手、方見得力處。若只解說、無有了期、不濟事也。

又答王子合云、道卽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在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丁未後

又答王子合云、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心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後書所論欲識端倪、未免助長者得之矣、然猶曰其體不可不識、似亦未離窠臼也。丁未後

考異

答潘恭叔 朱子早年爲學、於答江元適、汪尚書、鄭景望、陳正己諸書畧可考、而已丑之悟、則中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其確據也。至庚寅、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兩語、終身守之不易。而敬字親切之妙、於庚寅答林擇之書已言之。是後言之不一、蓋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雖欲擬其近似而不可得、而輒敢率爾批判、其毋乃輕於立言乎。

戊申

答符復仲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

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

答黃子耕云、示諭且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此意

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

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復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

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更元本作便誤要純熟。直

待元本作得誤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

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

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

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躐^⑤、所以凡事草率粗

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

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



自見其益矣。

戊申後

又答黃子耕云、示喻爲學之意甚善、但恐更須看令簡潔明白親切、令下工夫處約而易守、乃佳耳。別紙兩條、亦覺繁雜。本末始終之說、只是要人先其本、後其末、先其始、後其終耳、不必如此多說也。又云、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爲學者說盡曲折、故又立此名字。今人反爲名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添枝接葉、無有了期。要須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多曲折分明、便依此實下工夫、方見許多名字並皆脫離、而其功夫實處却無欠闕耳。

戊申後

答楊志仁云、兩書所喻存養工夫甚慰。但此亦是依本



儒藏

朱子年譜

朱子論學切要語 卷一

分事、正不須把來作奇特想。只合趁此心地明淨處、大著胸懷、將世間道理精粗表裏、從頭至尾、理會一番、交他真箇通透無疑礙處、方是向進。若只守此些箇、不敢放開、每看義理、亦揀取元妙高遠無形無象處、方肯理會、如此則遂成偏枯、倒向一邊、將爲有體無用之學、而與老佛無以異矣。戊申後

答陳抑之云、曩亦嘗有聞於先生長者矣、勤勞半世、汨沒於章句訓詁之間、黽勉於規矩準繩之內、卒無高奇深渺之見、可以驚世而駭俗者。獨幸年來於聖賢遺訓、粗若見其坦易明白之不妄而必可行者。私竊以爲儻得當世明達秀穎之士相與講之、抑彼之過、強此之不

及吾道庶其明且行乎。戊申後

答汪長孺云、大抵明道先生所謂全體此心者、蓋謂涵養本原、以爲致知格物之地而已。如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求其放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亦此意也。未可說得太深、亦不是教人止於此而已。戊申後

答方賓王云、示喻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甚慰鄙懷。但以所謂三條觀之、恐前日講貫之功、猶有未究其極者、而今日所講操存涵養者、又未免離却前日所講、別作一段不言不語工夫也。大學之序、自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內外淺深、自有次第耳。非是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爲是、卽悔前日之致知



格物爲非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日所聞其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所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戊申後

又答方賓王云，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耳。戊申後

又答方賓王云，易傳所云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

此心既存爲無邪心、而必以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則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愈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則其得失亦可見矣。戊申後

又答方賓王云、大學次序、亦謂學之本末終始、無非已事、但須實進得一步、方有立腳處、做得後段工夫、真有效驗爾。非謂前段工夫未到、卽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自爾也。戊申後

已酉



答陳膚仲云、大學近修得益精密平實、恨未有別本可寄去。易啟蒙、太極西銘、通書解義、學記各一本謾往。

答吳伯豐云、論孟中庸、儘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走限、一向攢了、則雖看如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缺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答方賓王云、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意思、便以爲本心之

妙不過如是、擎斡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爲其學者、於其工夫到處、亦或小有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真不可以不戒。已酉後

答李晦叔云、持敬讀書、表裏用功、切須實下工夫、不可徒爲空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彼而舍此耳、其實互相爲用、只是一事。又云、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裏各用力耳、若有所偏、便疑都不曾做工夫。今且逐日著實做將去、未須比量難易、計較得失、徒然紛擾、不濟

事反害事。要令日用之間、只見本心義理、都不見有他物、方有得力處耳。已酉後

又答李晦叔云、操則存、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已自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又云、此須反之於心、只就放去收來時體看、只此操時當處便存。只要工夫接續、不令間斷耳。又云、罷却許多閒安排、除却許多閒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更下註脚。已酉後

答林伯和云、爲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卽昏昧。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



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卽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語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乎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己酉後



答汪叔耕云、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爲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爲真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沈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而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復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天下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游反復、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又云、幸且置此、而卽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處、虛心平氣、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篤

則力自進。持之以久，亹亹而上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於心目之間矣。大學章句一本附往，古人爲學規模及今日用功次第，盡在此矣。勿以爲老生常談而忽之也。此書及大學章句在己酉後

語錄 無許多事，古人已自說了，言語多則愈支離。如昨來所問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不是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

行也。要皆以敬爲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要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放教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是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爲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

楊道夫
已酉後

庚戌

答周南仲云。熹頑鈍之學。晚乃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



儒藏

朱子年譜

朱子論學切要語 卷一

其舊而新是謀哉。大抵聖賢之言，已是明白真實，說盡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致詳，使句內無一字之不通，則其道理無一毫之不察矣。切不可爲人大言相誑，如九方臯相馬之說者，而妄意馳逐於語言之外也。答方子實云：示喻主敬之說，先賢之意，蓋以學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漫，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爲端莊整肅，不至放肆怠惰，庶幾心定而理明耳。程子主一無適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耳。持守得定，而不馳騖走作，卽是主一。主一卽是敬，只是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答李子能云：承喻及爲學之意甚善，但如此用力，頭緒



太多、令人紛擾、無進步處。故程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心常存、衆理自著、日用應接、各有條理矣。近思錄前三四卷專說此事、近修定大學解、亦說得此次第分明、可細考之。依此節次做一兩年工夫、自當見得門路、立得根本也。

答黃道夫云、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

禮運之言亦自有分別。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者、氣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謂真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形也。上下千百餘年之間、言者非一人、記者非一筆、而其說之同、如合符契、非能牽聯配合而強使之齊也。此義理之原、學者不可不察。庚戌後

答吳伯豐云、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

計也。庚戌後

答曾泰之云、所喻鄉黨卒章疑義、此等處且當缺之、却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修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即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爲己工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又云、論語集注之作、只是解說訓詁文義、免得學者汎觀費力。然所謂玩味省察工夫、却在當人、不在文字也。未詳何時、以編次之例考之、當在己酉庚戌後。

語錄 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家只平著心去稱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



儒藏

朱子年譜

朱子論學切要語

卷一

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今且與之說箇樣子，久之自見。楊道夫

某覺得今年始無疑。章伯羽

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澈，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爲是。如爲人父，須真知得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爲人子，須真知得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肯做。陳澧



擇善而固執之。致知格物便是擇善、正心誠意修身便是固執之。涪舉南軒謂知與行互相發。曰：知與行須是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要皆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

陳涪

看道理須就那大處看，便前而開濶，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面漸漸開濶。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一句透，道理小了。

陳涪

天下萬事都是合做底、而今也不能煞定合做甚底事。聖人教人、也不曾教人煞定如何做。只自家日用間看甚事來、便做工夫。今日一樣事來、明日又一樣事來、預定不得。若指定事親、而又有事長、指定事長、而又有事君。只日用間看甚事來、便做工夫。陳淳

讀書理會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得來當、方理會別一件。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件書不讀、這裏便缺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缺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

物不理會、這裏便缺了一物之理。

陳澧

考異

朱子在漳州、云南來、吾道得一安卿。安卿蓋知用心於內者、故深望之。所言多宏濶、蓋欲其展拓得開也。而安卿專用心於內、於朱子所言不無錯認處。如第
一段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此卽補傳窮之以至其極、極者至善之謂、事理當然之極也、語自分明。而安卿前所錄云、如論孝須窮箇孝根原來處、論慈須窮箇慈根原來處、凡道理皆從根原來處窮究。此恐是轉了朱子語脈、只是安卿意指也。章句於此、只云究其精微之蘊、程子亦曰



藏

朱子年譜

朱子論學切要語 卷一

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初未嘗言尋其根原來處。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少長、無不知敬其兄也、此是自然如此、何須窮究。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於此可識仁義爲吾性之固有、而非外鑠耳。若於事親尋其根原來處、自性中之仁來、於敬長尋其根原來處、自性中之義來、則是以事親事長爲借徑、而以識性中之仁義爲極則、其與楊慈湖所云有時父召急趨前、不知不覺入闕與何以異哉。安卿問曰、看道理尋根原來處、只是就性上看否。所錄答語、却不甚分明。於此可見安卿本指、而所錄朱子語率多雜以己意、後來所見亦不出此、故終是展

拓不開而無以副朱子之望也。今所錄五段與正學
考所錄有不同者，覽者可以參考其得失焉。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之一終



儒藏

朱子年譜 朱子論學切要語 卷一

校記

①答：當作「皆」，見《朱熹集》卷五四。

②「經世」下當脫「之務」二字，見右引書卷五四。

③面：當作「而」，見《四庫全書》本《朱子論學切要語》。

④太話：當作「大話」，見右引書。

⑤躡：當作「獵」，見《朱熹集》卷五一。

⑥百：當作「有」，見右引書卷五八。

⑦「十」下當脫「一」字，見《朱子語類》卷一〇四。

⑧章：當作「童」，見《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二〇《童蜚卿先生伯羽》。

⑨前而：當作「前面」，見右引書。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之二

辛亥

答曹元可云、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是以頃年嘗刻四古經於臨漳、而復刻此四書、以先後其說、又畧述鄙意以附書後。區區於此、所以望於當世之友朋者、蓋已切矣。

答曾光祖云、大綱且得以敬自守、而就其間講論省察、



便是致知。如得一分、便有一分工夫、節節進去、自見欲罷不能、不待刻苦加勵而後得也。但目下持守講學、却亦不得不刻苦加勵、不須遽以助長爲憂也。

又答曾光祖云、求其放心、乃爲學根本田地。旣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工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卽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

答劉公度云、此事別無奇妙、只是見成說底、便是道理。只要虛心熟玩、久之自然見得實處、自是不容離叛、便是到頭。若更欲別求見解、卽是邪說、鮮不流於異端矣。又答劉公度云、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

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卽自有安穩受用處耳。千岐萬徑、雜物並出、皆足以惑世誣民。其信之者、旣陷於一偏而不可救、其不信者、又無正定趨向而泛濫於其間、是亦何能爲有亡耶。

答吳伯豐云、近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畧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畧注其間矣。小差處不難見、但却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工也。

答陳廉夫云、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

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別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真有益也。辛亥後

答周舜弼云、所諭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

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尙何問哉。辛亥後

答鄭子上云、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豈是此事之外、更無他事。只是此本不立、却無可下手處。此本旣立、卽自然尋得路徑、進進不已耳。辛亥後

又答鄭子上云、儒釋之異、正爲吾以心與理爲一、而彼以心與理爲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却與釋氏同病、又不可不察。又云、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其所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

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物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亦是見得不真、故有此病。此大學所以貴格物也。辛亥後

語錄 蜚卿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鄭可學

某今日且勸諸公屏去外務、趲工夫專一去看這道理。某年二十時、已做這工夫、將謂下梢理會得多少道理。今忽然有許多年紀、不知老之至此也、只理會得這些了。歲月易得蹉跎、可畏如此。葉賀孫辛亥後

考異

答吳伯豐 此云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爲伯豐言之。末云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後來據此乃謂朱子晚年始悟涵養工夫、豈非夢語。果齋李氏所論、似本此書。而末云學者則知所傳矣、又或悅乎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與此恰相反、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王予

答胡季隨云、願深省察、且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近思等書子細玩味、逐句逐字、不可放過、久之須見頭緒、不可爲人所誑、虛度光陰也。

答劉季章云、賢者比來爲學如何。覺得多是不曾寬著



心胸細玩義理、便要扭捏造作、務爲切已、所以心意急迫、而理未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

答項平父云、大抵爲聖賢之學、須讀聖賢之書、旣讀聖賢之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爲學工夫、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

癸丑

答鄭仲禮云、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尊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畧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未必能通而

不誤乎。近見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由於此，不可不深戒也。

答許中應云：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已矣。來諭乃謂讀書逐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已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蜂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



不可知之地、以徼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旣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寧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夫中庸之言、正謂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



非謂獨戒懼於隱微而忽略其顯著也。若如來諭，則人所其^③見之處間斷多矣，而曰循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爲好高欲速之尤者也。

語錄 漢卿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年死，却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發嘆，以爲只如此不覺老了。還是以前就道理說，今就勲業上說。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葉賀孫

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粗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仔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脚

痛炙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時潘

舉癸丑後

考異

答許中應 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致知處卽是力行、非有二事也。夫讀書所以爲學、未有爲學而不自於讀書者。讀書不離於章句訓詁之謂、朱子晚年與人書、其發明此意甚詳、故曰持敬窮理、不是兩事、蓋屢言之。勉齋行狀云、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別義理、毋自欺、謹其



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則已說成兩截、而非朱子之意矣。至果齋李氏、又謂晚年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始頗指示本體、令深思而自得之。其失朱子意尤甚、後來異論皆自於此也。噫、此所謂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於饒胡以下諸公、又何責哉。寧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此是真實語、所謂學全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爲已者。故朱子但譏其顯著處多所間斷、而不謂其有不睹不聞之欺也。若良知家、則借此語以遮掩其共見之過、而反以不睹不聞欺世、其不睹不聞之地、真有無所不至者、而於陸氏之學、迥然其不同矣。故良知家雖託於

陸氏而實非陸氏之所許也。

甲寅

答孫敬甫云、程夫子之言曰、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敬之與否、只在當人一念操舍之間、而格物致知、莫先於讀書講學之爲事。至於讀書、又必循序致一、積累漸進、而後可以有功也。

答胡季隨云、遺書云先立根本、後立趨嚮、卽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云收得放心、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甲寅後

答林退思云、學者之忘^④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



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

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嚮望而漸可識、有所循
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
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
嘗以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
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
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甲寅後。○按此書
與五十四卷答王

季和第一
二書同

答余國秀云、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已
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
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
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

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甲寅後

答杜仁仲云、良仲示喻敬字工夫、甚善。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識得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間都無走失耳。甲寅後

乙卯

答劉季章云、所諭爲學之意甚善、但覺如此私下創立條貫太多、指擬安排之心太重、亦是大病。子約自有此病、賢者從來亦未免此、今又相合打成一片、恐非所以矯偏補敝、而趨於顯明正大之塗也。聖賢教人、自有成



儒藏

法其間又自有至簡約極明白處。但於本原親切提撕、直便向前著實進步、自可平行直達、迤邐向上。何必如此迂曲繚繞、百種安排、反令此心不虛、轉見昏滯耶。

答王晉輔云、爲學大概且以收拾身心爲本、更將聖賢之言、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復、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意、未可便肆已見、妄起浮論也。

答任伯起云、熹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尙未能如舊、流竄放殛、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

答林德久云、所論日用工夫、甚慰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



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非晚定、須別求捷徑矣。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从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又云、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爲不會曉得自家道理、只見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砢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

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答曾景建云、讀書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爲先務。然後卽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復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誠心正身修、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概論、以爲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

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矣。

又答曾景建云、主一窮理、此二事知之甚易、而爲之實

難。爲之甚難。

元本作易誤。

而守之爲尤難。主一之功固須常

切提擬、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若驚於高遠、涉獵領解、則又不免如向來之清話、欲求休歇而反成躁亂也。

答趙詠道云、天下有正理、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不先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審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於一之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人之言、而媛媛姝姝、



自以爲足、便謂天下之美無易於此、則不唯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

答吳伯豐云、近日看得讀書別無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說、白直曉會、不敢妄亂添一句閒雜言語、則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聖賢真實意思。如其不然、縱使說得寶花亂墜、亦只是自家杜撰見識也。乙卯後

答劉仲升云、大抵學問專守文字、不元本作務存養者、

卽不免有支離昏惰之病。欲去此病、則又不免有妄意躐等、懸空杜撰之失。而平日不曾仔細玩索義理、不識文字血脉、別無證佐考驗、但據一時自己偏見、便自主



張以爲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一向自以爲是、更不聽人說話、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粗厲激發已全不似聖賢氣象矣。季章意思正是如此。若只解義有差、下字不穩、猶未爲深害也。又去、更就自己身心上做工夫、凡一念慮、一動作、便須著實體認、此是天理耶、是人欲耶。仔細辨別、勇猛斷置、勿令差誤。觀書論理、亦常如此剖判、自然不至似前悠悠度日矣。乙卯後

答胡季隨云、不要思想、準擬融釋灑落底功效、判著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工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灑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

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
攷其自得之淺深。不謂不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此。此
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於此等則未
之嘗言也。乙卯後

答余正叔云。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
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
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
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恐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
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
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
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



藏

朱子年譜

朱子論學切要語

卷二

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爲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憤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乙卯後

又答余正叔云、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閒、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憤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真爲判然二物。

也。乙卯
後

答陳衛道云、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
却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會見得裏許真實道理。
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灑、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
儒者則要見得此心、此理元不相離、雖毫釐絲忽間、不
容畧有差舛。纔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
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
通妙用、運水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
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搬柴運水、卽是神
通妙用、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卽
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



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胸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纔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爲性、而不生不滅也。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畧無餘欠、非虛語也。

又答陳衛道云、欲爲儒者之學、却在著實向低平處講

究踐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却好且拈向一邊、久遠到得真實樂處、意又自別、不似此動蕩攪聒人也。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卽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籠侗恍惚之間也。乙卯後

答項平父云、熹一病四五十日、危死者數矣、今幸粗有生意。杜門屏息、聽天所命、餘無可言。所幸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剖剔、及此暮年、畧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若學者能虛心遜志、游泳其間、自不患不見入德門戶。答孫敬甫云、示諭爲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敬之一字、乃



儒藏

朱子年譜 朱子論學切要語 卷二

學之綱領須更於此加意。元本作遇誤。使有所據依以爲致知力行之地乃佳耳。大學向來改處無甚緊要。四字亦恐有誤今謾往一本。近看覺得亦多未親切處。乃知義理無窮。未易以淺見窺測也。

考異

答劉仲升 按朱子所說兩種病痛其支離昏昧者蓋多有之。若妄意躡等懸空杜撰者則其據地頗高而人亦不敢輕有訾議所以自信愈篤而其病則與支離昏昧者實無以異。此有志之士不可不痛戒於此也。

答劉季章云、細看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卽依舊見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此非卽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能端的、故不能

真知是非之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試思之。

答方賓王云、所論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卽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答張元德云、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



如此分別也。

答孫敬甫云、所諭因胸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之、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爲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概、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閒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

答劉季章云、熹今年之病、發作雖輕、而日月甚久、又氣體衰乏、精神昏耗、大與常年不同。亦是年紀催促、理應如此、不足爲怪。但恨平生工夫、只到此地頭、前面地步有餘、而日月有限、又不得與朋友之賢者相聚、日夕切磋、恐此意一旦斷絕、更爲後賢之憂耳。



又答劉季章云、熹衰病日益沈痼、死生常理、無足深計、但恨爲學未副夙心。目前文字、可以隨分發明聖賢遺意、垂示後來者、筆削未定、纂集未成、不能不耿耿耳。答周南仲云、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箇題目在面前、却又低徊前却、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

答孫敬甫云、南康語孟、是後所定本、然比讀之、尚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義理無窮、玩之愈久、愈覺有說不到處。然又只是目前事、人自當面蹉過也。大學亦有刪定數處、未暇錄去。

答方賓王云、病中却於詭僞舊聞、看得轉覺簡約精明、非昔時比、恨不得相與講之也。又云、舊書讀之、覺得平淡著實中、意味愈長。

答張元德云、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爲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

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爲佳耳。

又答張元德云、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脈、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畧用今人言語、體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厯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怕見如此棄却本文、肆爲浮說、說得那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丙辰後

答孫仁甫云、人無英氣、固安於卑近、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



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旣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恐徒爲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丙辰後

答孫敬甫云、所示大學數條、皆極精切、由是充之、使存



養講學之功各盡其極更在勉之而已。然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箇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攷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象箇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因修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又見得前賢讀書窮理非不精詣而於平常文義却有牽強費力處此猶是心有未虛氣有未平而欲速之意勝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丙辰後

考異

答劉季章 按此書剖斷直截最爲分明。但前與劉仲升書云據自己一時偏見便自主張以爲只有此

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季章意思正是如此。以此參詳、則此書似非與季章者、蓋非所以矯其偏而救其弊也。或編次者之誤、未敢自必、姑記所疑。

丁巳

語錄 且自勉做工夫。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有疑處、且須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

輔廣

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

在這裡。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又勝似前年。林夔孫

又諭輔廣云，今講學如此，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道理無安著處。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爲我有。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又云，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多，散緩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求箇心來存著，只纔覺放心，便在此。

輔廣

答度周卿云，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

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

答楊子順云、夫子乘桴之嘆、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答葉仁父云、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



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脚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區早從師友、卽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不敢不以此待人。答潘子善云、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畧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

答吳伯豐云、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伯豐講學精詳、議論明決、朋游少見其比、區

區期望之意不淺、須更於此加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工有所施耳。

又答吳伯豐云、伯豐明敏有餘、講學之際、不患所見之不精、區區屬望之意、蓋非他人之比。但願更於所聞深體而力行之、使俯仰之間、無所愧怍、而胸中之浩然者、真足以配義與道、不但爲誦說之空言而已、則區區之願也。

戊午

答孫敬甫云、所論纔說存養、卽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著他、卽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



思慮云爲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去年嘗與子約論之、渠信未及方此辨論、而忽已爲古人、深可歎恨。今錄其語、謾往一觀、深體味之、便自可見也。

答劉季章云、來論謂病只在懶惰者、亦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醫。人之所以懶惰者、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所謂此外無難除之病者、亦信未及、況自以爲無、則其有者將至矣。便敢如此斷置、竊恐所以自省者、亦太疎耳。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

便不濟事。若使真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年來頓覺衰憊殊甚，死期將至，而朋友間未有大可望者，令人憂懼，不知所以爲懷。季章千萬勉旃，乃所深望。

答林德久云：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

答林正卿云：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

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脈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遍、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惟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耶。

答劉季章云、來諭所云書能益人與否、只在此心等說、此又是病根、不曾除得。以鄙見觀之、都無許多閒說、只著實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長。不須如此、又只是立說取勝也。又云、趁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些著實基趾、積累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杜撰計較、別尋路脈底心力、須是實有用力處、久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不至虛負平生。



也。

已未

跋南軒主一箴云、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誦敬夫之箴者、要當以識此意云。

答熊夢兆云、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則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會得做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未詳何時、以類附此。

語錄 先生語消日、子思說尊德性、又却說道問學、這五句是爲學用功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却只偏



在尊德性上去、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恐只是古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事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節、却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吾友僻在遠方、無師友講明、又不接四方賢士、又不知遠方事情、又不知古今人事之變、這一邊易得暗昧了。一日間、事變無窮、一身有許多事、一家有許多事、一國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與他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

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陳涪

先生語涪曰、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所以聖賢教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陳涪



先生語淳曰、天下萬物當然之則便是理、所以然底便是原頭處。但聖人平日也不曾說箇天理在那裏、方教人做去、湊只是說眼前事、教人平平恁地做工夫去、自然到那有見處。又曰、如吾友所說從原頭來、却要先見箇天理在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處。吾友合下來說話、便有此病、是先見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若把這天理不放下、相似把一箇空底物、放這邊也無頓處、放那邊也無頓處、放這邊也恐擱破、放那邊也恐擱破。這天理說得蕩漾、似一塊水銀、滾來滾去、捉那不著。又如水不沿流、汭源、合下便要尋其源、鑿來鑿去、終是鑿不得。下學上達、自有次第、下學中又有次第、致知有多少。

次第力行有多少次第。陳

先生曰。涪申前說曰。若把這些子道理。只管守定在這裏。則相似山林苦行一般。便都無事可做了。所謂潛心大業何有哉。涪曰。已知病痛。大段欠了。下學工夫。曰。如吾友所說。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說。粗鈍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如孟子從梁惠王以下。都不讀。只揀告子盡心來說。緊要便讀。閒慢底便不讀。精底便理會。粗底便不理會。書自是要讀。恁地揀擇不得。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曾點底意思來涵泳。都要蓋了。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去理會。不要把做



差異看了、粗底做粗底理會、細底做細底理會、不消揀擇。論語孟子恁地揀擇了、史書及世間粗底書、如何地看得。又曰、而今且去放下此心、平平恁地做、把文字來平看、不要得高、看來看去、便自見得道理有穩處。不可纔看一段、便就這一段上要思量到極、要尋見原頭處。如天命之謂性、初且恁地平看過去、便看率性之謂道。若只反倒天命之謂性一句、便無工夫看率性之謂道了。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亦且平看過去、便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若只反倒這未發之中、便又無工夫看中節之和了。陳淳

淳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不愛人說

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聖賢說事親要如此、事君要如此、事長要如此、言要如此、行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處、通貫浹洽、自見得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說與點如何、如喫饅頭、只撮個尖處、不喫下面餡子、許多滋味都不見。向來此等無人曉得說出來也好。今說得多了、都是好笑。近來看這樣話都是閒說、不是真積實見。陳澧

考異

朱子晚年於陳安卿屬望甚至、故訓語最多、所謂倒廩傾困、羅列而進者。其二云、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吾友於已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之、又可



惜了。意可槩見也。然安卿自守所見終是展拓不開。所錄朱子語累百千言語意頗有錯雜而所歸重在四面湊合將來成一件物事又每事必尋討原頭處。此只是安卿所見於語脈中未免轉却朱子意旨也。朱子云如吾友所說從原頭來又却要先見箇天理在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處。吾友合下來說話便有此病是先見如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又曰吾友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說粗鈍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皆切中其病。後來與廖子晦書云安卿之病亦正坐此因書曉之無令久自拘繫。蓋已逆料其終故亦未嘗望以傳付之任也。正學考

五段、失載所言安卿之病、而於安卿錄有未盡得朱子之意者、則未之辨。今所錄與正學考有不同者、而附論之如此、以俟後之君子考而擇焉。安卿初意謂先見天理原頭、而後做工夫、朱子已力闢之。其後又謂於件件事上尋究本原來處、將來四面湊合、只成一件物事、於前說雖若少異、而實無異指。其件件講明者、總爲尋究本原、以爲湊合一件之地、所重不在件件講明也。朱子與廖子晦書論此最明、而曰安卿之病亦正坐此、蓋指此爾。其云、不可纔看一段、便就這一段上要思量到極、要尋見原頭處、語自分明。却又曰、致知、就這事上便見得這事道理原頭處、逐



事都如此理會、便件件知得箇原頭處、與前語正相反。安卿又問曰、件件知得箇原頭處、湊合來、便成一個物事否。此可見安卿之意。而所錄朱子語亦每有四面湊合將來、便只是一樣道理之云。此自安卿之意、而非朱子之指也。朱子嘗云、曾子終身亦只是戰兢臨履、中間一唯、乃不期偶然得之、非其初祈嚮到此地位、而後施下學之功也。如安卿所錄、乃是祈嚮到此地位、而後施下學之功者、恐非朱子語。聖門工夫、只在下學處上達、蓋未可易言。德行如冉閔、文學如游夏、皆不與一貫之傳、豈後之人皆在冉閔游夏之上哉。安卿所錄、有得有失、今亦未能細辨、姑舉其

槩如此、俟後之人訂正其是非焉。

庚申

答楊子直云、熹病日覺沈重、而醫者咸以爲可治、但服藥殊不見効、安坐拱手以聽天命耳。不知近日更得何異書、便中望見告。此間却亦讀得舊書、但鍛鍊得愈純熟、亦頗有實用、不專是空言也。

答廖子晦云、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首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功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奏合、則



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耳。此其意則然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却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元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

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提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事物物、皆有實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須



知顏曾洞見全體，卽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詳其語脈，究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者爲一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其中零碎查滓之物，初不異於前說也。至論所以爲學，則又不在于事事物物之實理，而特以洞見全體爲功。凡此似亦只是舊病也。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是與程子所訶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來喻又疑考異中說韓公見道之用，而未得其體，以爲亦若自謂根原學問，各有一種功夫者，此亦不然。前日鄙意正爲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

耳、非病其不會捉得此物、藏在懷袖間也。此是學問功夫、徹上徹下、細密緊切處。向使不因來喻之詳、終亦未覺其病之在是。今幸見得、不是小事。千萬詳看此說、仔細尋繹、更推其類、盡將平生所認有相關處、一一勘驗、當自見得。如有未契、更宜反覆、不可容易放過也。安卿之病、正亦坐此。向來至此、說得既不相合、渠便藏了、更不說著、遂無由與之極論。至今以爲恨。或因與書、幸亦以此曉之、勿令久自拘繫也。二詩亦未甚曉、恐亦只是舊來意思。但請只就前說觀之、恐亦可自見得矣。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繫影、用意愈深而去。

道愈遠也。

語錄 廖子晦得書來云、有本原、有學問。某初不曉得、後來看得他們都是把本原處是別有一塊物事模樣。聖人教人、只是致知格物、不成真箇是有一箇物事、如一塊水銀樣、走來走去那裏。這便是禪家說赤肉團上、自有一箇無位真人模樣。黃義剛

安卿問、前日先生與廖子晦書云、道不是有箇物事、閃閃爍爍在那裏、固是如此。但所謂操則存、舍則亡、畢竟也須有箇物事。曰、操存只是教你收斂、教那心莫胡思亂想、幾曾捉定有箇物事在裏。又問、顧諟天之明命、畢竟是箇甚麼。曰、只是說見得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遮



障了。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皆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黃義剛。按此條又見一百十七卷不知何人錄

考異

黃義剛錄 按此兩條發明答廖子晦書意尤確、故附著之。據安卿祭文、以己未冬暮至建寧、未久辭去、與子晦書蓋在其後、書中有安卿向來至此之語、可考也。廖書在庚申正二月間、此真所謂晚年定論者。安卿在建寧時、不得預以廖書爲問、此記者之誤。義剛錄在癸丑以後、據錄言侍教半年、當是癸丑。清錄在己未、義剛錄多與清錄同、凡此皆不可考。而安

卿舉廖書爲問，則其誤無疑矣。

答或人

一作答劉公度

云：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

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厯厯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畧，不曾逐句逐字仔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却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齋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勾當甚事耶。

答或人云：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爲助，而打成一片。若台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託，則彼此擔閣，都不成次。



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廣覽雜記、掇拾異聞、以讀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又云、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閒說話矣。又云、學者講論思索、以求事物義理、聖賢指意、則當極其博。若論操存舍亡之間、則只此毫釐之間、便是天理人欲、死生存亡之分。至簡至約、無許多比並較量、思前算後也。

答或人云、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



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答姚徠云、蓋嘗聞之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及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未詳何時

右朱子論學切要語、先君子手定、目次起己丑至庚申、爲年譜附錄。既纂集盈帙、適會有疾、浸劇、竟至大故。前後凡六年、尚缺而未補、而已定者猶未盡脫藁也。蓋先君子絕筆之書、雖有未完、而意指昭揭、脈絡聯貫、實與年譜匯爲大觀。今敬因其舊、附刻於年譜後、分兩卷。男箴聽謹識。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之二終

校記

①如：當作「知」，見《朱熹集》卷六一。

②別：當作「到」，見右引書卷五八。

③其：當作「共」，見《四庫全書》本《朱子論學切要語》。

④忘：當作「志」，見《朱熹集》卷六二。

⑤難：當作「易」，此刻校改不妥。見右引書卷六一。

⑥一之：當作「一定」，見《朱熹集》卷五九。

⑦古：當作「占」，見《四庫全書》本《朱子論學切要語》。



儒藏

朱子年譜校勘記

卷一

十年庚申條

先考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

文集上六

字作先君子。問、原作同。文集作問。今據改。

二十三年條

若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

文集若下有概

字。

二十六年條

看他初問如此問

問、原作問。語類作問。今據改。

待再問又如此答

語類作又恁地答。

乾道二年丙戌條 而未發者皆其性也文集而下有凡字、當

補。

四年程氏遺書成條 尹公自是不敢復請文集請作讀。

行住坐臥下文集有處方二字。 超脫自在下文集有見得分

明四 方有省發處文集有下字。有少字。

五年秋七月條 固已立乎存養之實文集立作主。

七年冬十二月條 以遭不泊之悲文集遭作增、今據改。

八年資治通鑑綱目成條 若兩書述作之本意文集



儒藏

朱子年譜 校勘記

作兩公
今據改。

三國竟須以蜀漢爲正

文集正下有
統字當補。

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

其爲非

覆原作復。文集
作覆今據改。

但據實書之曰某人某

官自殺

文集但上有故
字作某官某人。

則不知何所據

文集據
下有依

字。

冬十月西銘解義成條

始復進而求之於句讀文

義之間

文集進作
退今據改。

卷二

淳熙四年丁酉條

未及下手

文集手下有義理無窮玩之愈久愈覺有

說不到處然又只是目前事人自當面蹉過也五句

蓋他本未有這般意

思在

語類本下有文字當補。

詩集傳成條

淳熙庚戌冬十月

文集作紹熙今據改。

反亂

詩本義

語類作本意。

後來經意不同

語類作不明今據改。

向

來鄭漁仲

語類作向見今據改。

其間言語太過

語類作太甚。

周易本義成條

求經文本義

別集作本意。

六年作臥龍庵條

亦不免使人吏

文集使作追今據改。



儒藏

朱子年譜

校勘記

八月條

間以兩縣破壞

文集間上有秋字今據補。

冬十月復建白鹿洞書院條

豈待他人

文集人下有設之二

字今據補。

而其爲學

文集學作法今據改。

七年南軒張公訃至條

學莫先義利之辨

文集先下有於

字今據補。

應詔條

命卿置相

文集作置將今據改。

及兒甥一兩人

及原

作乃。文集作及今改。

九月條

俱於寨內注泊

文集注作拋今據改。

八年八月條 目前爲學文集目作 常爲深歎息

也文集常作 當今據改。

卷三

淳熙九年條 只抄得四萬人來語類作來 於門

首置木牕語類置 作立。

奏劾衢州守李嶧條 民不缺血文集民上有 開

化縣被災不減常山下文集有而其所 放四字、今據補。

二月回紹興條 有失照管下文集有目今雖已一 面多方措置收拾救



濟十四字

今據補。

其罪已在不救之域

文集作然前日之旱已在不救

之域今

據改。

奉御筆回奏條

會稽縣下

文集有廣孝鄉三字今據補。

九月條

痛減度牒之價下

文集有庶幾儲備稍豐官吏更敢放手救活飢

民十六字。

皆欲耕犁

文集欲下有及早二字。

先賜蠲放

文集賜作

次放下有以絕下戶細民奔走供億計囑陪費之擾十六字。

即時分撥應副

諸州下

文集有仍於台州刷到常平司及諸州庫眼有管窠名錢八萬貫及於降到錢會內

撥錢二萬貫共揆一十萬貫量逐縣災傷輕重地里闊狹均撥應副云云。

仍詢訪士



居官員文集訪下有到字。

收糴米斛下文集有循環賑糴四字。

十三年易學啓蒙成條

惟皇昊羲皇原作黃。文集作皇。今據改。

各以其類各原作名。文集作各。今據改。

而凡觀象數之過

乎此者文集觀作說。今據改。

遂將來考算得語類得下有出字。

許君親見伏羲來下文集有說得太即當了云云。

十五年冬十月條 而徒然僥倖於其易文集然作欲。今據改。

卷四

紹熙元年八月上條奏經界狀條 或不能則擇於

其佐佐原作任。文集作佐。今據改。

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文集差下

有或權領縣事或六字。

但紹興年中

原作紹熙。文集作紹興。今據改。

凡

山川道路人戶田宅

文集作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句下有必要東西

相連南北相照以至十二字。

當眾共定

文集句上有亦須二字。

而民

亦不至於煩費矣

文集煩費作甚病。

姦民猾吏並緣爲

奸下

文集有實佃者或申逃閭無田者返遭俵寄至於職田俵寄不足則或撥別色官錢以充

之。如此之類其弊不可徧舉。今來欲行經界若更

存畱此等名字則其有無高下仍舊不均而名色

猥多不三數年

文集納下

又須生弊云云。

每產一文納錢若干

有米若干



三

照元分數分隸

文集此下有若干為省計若干為職田若干為學糧若干

為常平

廬其居之意

文集此下有誠厚下足民攘斥異教不可失之機會

二十

也十

六字。

冬十月以地震條

遂疏其事上之

行狀此下有且言必可行之說

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兩句。

遍傳兩足下

文集有連及右臂四字。

刊四經四子書於郡條

孔氏壁中書

氏原作子。文集作氏今據

改。

異時有能放呂公之法

文集公作氏今據改。

二年奏薦知龍溪縣條

察其施為

文集作臣嘗以縣事大要者三

察其施爲知其果有可稱者、
刑獄詞訟財賦是也云云。

夏四月條

正爾安習先生之化

習原作息。今據語類改。

冬十二月復辭條

將見彼黨日甚

文集甚作盛。今據改。

是歲與永嘉陳君舉論學條

前書疏往來

文集前下有後

字。

搏量

原作搏量。今據文集改。

籠統恁地說

語類籠上有只是二

字。

被他瞞

語類被上有都字。

三年始築室於建陽之考亭條

罪戾不天

戾原作及。今據

文集

改。



儒藏

朱子年譜

校勘記

是歲孟子要略成條

先生所編要略

語類先上有若字。

四年春正月有旨趣之任條

復還舊秩

文集復作俾今據改。

五年奏劾將官條

從事郎

文集作武功郎。

辛卯奏事行宮便殿

以提萬事之綱

事原誤世。今據文集改。

以緝熙於光明

文集光明下有使異時嘉靖殷邦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

王二句。

丁酉奉御筆不允條

改作說書差遣

行狀改上有乞字。

奏乞討論嫡孫承重之服條

已行之禮舉而復墜

文集句上有已革之弊去而復畱八字。

瑞慶節條 節前一日

一本日下有晚關報來日五字。

乃草劄子

下一本有明下日二字。

上論災異劄子條

皆爲沙土下

文集有臣雖不曾親見然親舊相訪

見之者多驗之數人其說如一決非虛妄。臣竊思維間者以來災異數見秋冬雷雹苦雨傷稼山摧地陷無所不有皆爲陰盛陽微之證。陛下雖嘗下責躬之詔出敢諫之令而天心未豫復有此怪亦爲陰聚包

蓋嘗聞之下

文集作商中宗時有桑

陽云云。

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至於七十有五年高宗祭於成湯



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己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於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云云。

甲子上廟祧議條

祫祭則正東向之位行狀位下有者字。

慶元元年冬十一月復辭職名條 及第一次第二

次辭免奏狀

文集及下有後來二字。

二年是歲始修禮書條 乃其義說耳

儀禮經傳通解呂氏本說

作疏、今據改。

三年餞別蔡季通於淨安寺條 但極難得人議究

續集議作講、今據改。

不以彼此遲速惑其心也

續集惑作貳、今據改。

庶得聲問易通

問原作聞、今據續集改。

五年己未條

而不得申於當年者

文集申作伸、今據改。

六年冬十一月壬申條

而自周以來相傳之道

行狀

來下有聖賢二字、今據補。

故其立敬也

一本立作主、今據改。

以及百

世之書

一本作百氏、今據改。

朱子年譜考異校勘記

卷一

三十二年六月高宗內禪條

遂上封事

行狀遂作因。

程氏遺書成條

而疑信之傳

續集而下有於字。

卷三

十一年甲辰條

惟於聞東萊訃其下

其疑之誤。

卷四

餞別蔡季通條

此皆雜探諸書

探疑探誤。



儒藏

朱子年譜 校勘記

朱子論學切要語校勘記

卷一

癸巳第二條

久之浹洽通貫

文集作久久。

第六條而體驗於操存涵養之實

文集於作乎、涵養作踐履。

甲午第一條

蓋自十五六時讀是書

文集時下有知字。

丁酉第一條

纂訂

文集訂作定。

第二條 論語說三篇

文集說字在三篇下。

己亥第一條 如今所論

語類作今如今據改。

放得稍高

語類

放上有
故字。

依舊在大路上

語類上下
有行字。

即求捷徑

語類即

作卻。

庚子第四條

便謂如此可以平做將去

文集作可
以如此。

甲辰第八條

雖欲爲出處語默之察

文集爲
作惟。

第九條

而經世下

文集有之
務二字。

第十條

須要隨處見得

文集見
作盡。

乙巳第一條

則無許多事

文集則
作卻。

第三條

是學者今日大病

文集學者二
字在今日下。

伊洛拈



儒藏

朱子年譜

校勘記

出敬字

指原作指。文集作拈、今據改。

第四條

遠方士子

文集士子作學者。

第五條

又有一種

文集種作二。

高白標置

文集置作致。

丙午第三條

不必編綴異同

文集同作聞、今據改。

第四條

舊來雖知此義

文集義作意。

第五條

古人所謂格物知至者

文集作物格、今據改。

丁未第三條

其目則在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之問

文集在於作不出乎。

第四條

則心體自明

文集心作本。

似亦未離窠臼也

文集離下有

前日二字。

戊申第五條

黽勉於規矩準繩之內

文集準繩作繩約。

第六條

所謂全體此心者

全原作會。文集作全。程子遺書學者全體此心。

本作全、

今據改。

第七條

而今日所講操存涵養者

文集講作謂。

恐亦

自是其所謂入處

文集所謂作一時。

第九條

則知益崇而禮益卑

文集無則字。

則其得失



藏

朱子年譜

校勘記

亦可見矣

文集無則其二字。

第十條

但須實進得一步

文集步作等。

己酉第二條

若奔程走限

文集走作趁。

第七條

以愚天下之耳目

文集天下作學者。

第八條

便是涵養做頭

語類是下有以字。

不是今日涵

養

語類不是作非謂。

今人多先要安一箇敬字在這裏

語類無

莫放教散

語類放在教下。

要字。

庚戌第一條

晚乃自信

文集乃作方。



第四條

形而下之器也

器原作氣。文集作器。今據改。

上下千

百餘年之間

文集百作有。

第七條

都使不得一毫杜撰下

語類有只順他去四字。

只

今六十歲

語類作六十一歲。

今且與之說箇樣子

語類之作

公。

第十條

致知格物

語類致上有如字。

正心誠意修身

語類

正心在誠意下。

便是固執之

語類無之字。句下有只此二事而已六字。

便

是要皆齊頭著力

語類要在皆下。

第十二條

聖人教人

語類作聖賢。

也不會教人煞定

如何做

語類教人在殺定下。

若指定事親

指定事長

語類

兩定字下有是字。

看甚事來

語類看下有有字。

第十三條

又理會一件

語類無理會二字。

若一件書不

讀語類件作箇。

卷二

辛亥第六條

近世爲學

文集近作今。

第七條

別有疑處

文集別作到。

第九條 卻無可下手處文集卻作即。

第十二條 某年二十時語類時作餘。

癸丑第一條 況未必能通而不誤乎文集況下有又字。

其病皆由於此文集由作出。

第四條 但知到粗率語類到作道、今據改。

乙卯第三條 置之度外文集置上有久已之字。

第七條 以審眾理之是非文集審作察。

第九條 亦常如此文集常作當。



第十五條

零碎剖剔

文集剖作括。

丙辰第五條

恐此意一旦斷絕

文集意下有思字。

第八條

是後所定本

文集後下有來字。

第十一條

推句脈

文集推下有尋字今據補。

第十二條

固安於卑近

文集近作陋。

丁巳第三條

更緩散消索了

語類更作便今據改。

戊午第四條

檢閱一遍

文集遍作過。

己未第三條

又卻說道問學

語類學下作致廣大又卻說盡精微極高



明又卻說道中庸溫故又卻說知新敦厚又卻說崇禮這五句。

卻只偏在尊德

性上去下

語類有揀那便宜多底占了八字。

事變日新而無窮

語類事作時句上有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末亦不得

三十

非吾輩之責乎下

語類有若是少間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十

四

卻怕人說到

語類作說道今據改。

一日間

語類日下有之字。

一身有許多事

語類一上有小而二字。

一國天下

語類作大

而一國又

都要與他做

語類要下有人字做下有不是人做卻教誰做

八

做出許多事業下

語類有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汎觀天下之事精粗巨

細無不用偏下稍打成一塊亦是一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云云。

第四條

自古無不曉事的聖賢

語類事下有情字。

那箇

事理會不得下

語類有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云云。

第五條

但聖人平日

語類句上有今所說固是如此七字。

也不曾

說箇天理在那裏

語類會下有先字。

那邊也無頓處

語類

那上有放字今據補。

致知有多少次第力行有多少次第

語類知行下並有又字。

第七條

聖賢說事親要如此事君要如此事長要



儒藏

朱子年譜 校勘記

如此言要如此行要如此

語類要上皆有便字。

自見得在

面前

語類自下
有然字。

如何如喫饅頭

語類無如何
二字、有正字。

都是好笑下

語類有不成
模樣四字。

庚申第二條

著謹體察

文集謹作
緊今據改。

然後分別一

心出外

文集作別
分今據改。

附記校勘存疑

卷一 紹興三十二年秋八月、應詔上封事條後、注引文集答許順之書云、所寄諸說、求之皆似太過云云。按文集此書內有伯崇去年春閒得書、問論語數段云云。檢蔡刻文集卷三十九答范伯崇前書所詢、民可使由之一段、題下注癸未二字。癸未爲隆興元年、則答許順之此書當在隆興二年甲申。未知白田先生所據本題注同否。

乾道四年程氏遺書成條、注引答石子重書、內有敬字之說、深契鄙懷云云。按文集、敬字上有伯崇精進之意、反不逮前、而擇之見趣操持、愈見精密、二十一字。又按文集卷四十三答林擇之書、有云敬以直內、爲初學之急務、誠如所諭、亦已報南軒、云擇之於此無異論矣。合二書觀之、此敬字之說、乃承上擇之而言也。

卷二 淳熙四年丁酉四十八歲夏六月論孟集注



或問成條、注引文集答張欽夫書云、中庸大學章句、緣此略修一過。按文集此二句上、有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勒、懷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

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功夫做了、下梢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緣此此字、玩上文一段語意尤顯。

詩集傳成條、注引書臨漳所刊詩經後云、淳熙庚戌冬十月、按文集卷八十二載書臨漳所刊四經後、惟易後書淳熙九年夏六月庚子朔旦、書詩春秋三經



後並書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考淳熙元年爲甲午，至十六年爲己酉，次年庚戌，則光宗紹熙元年也是。淳熙爲紹熙字誤。

同年生王樸臣大令炳校勘朱子年譜、引證文集、語類諸書，極爲詳審。六安涂制府重梓是書於鄂垣，命祖翼悉照永康應本校正，并附校勘記及存疑於後，俾後之讀者有所參攷焉。光緒癸未孟夏，陽湖惲祖翼謹記。



儒藏

朱子年譜

附記校勘存疑

一五九

右朱子年譜四卷、考異四卷、附錄二卷、康熙閒寶應王白田先生所輯、而寶時受之於侍郎吳竹如先生、以重刻於吳閭者也。先生僑居金陵、寶時每至必謁、頗聞緒論。閒歲始以是書見寄曰、是天下學者不可少之書也。寶時亟讀之、則所載朱子出處本末、視洪李本實爲嚴慎、而於著述及師友問答、又恪遵朱子作伊川年譜法、一一詳考其歲月先後、俾讀者潛心默識、有以曉然於朱子生平進學次第、以爲畢生用

力之準的。而凡頓悟事功之說，不得以撓亂其心志。於以徧讀朱子之書，而證之於古昔聖賢之訓，庶幾如朱子服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以無失聖學之軌轍者，誠天下學者不可少之書也。此本爲長沙唐確慎公舊刻，閒有訛脫，乃屬元和王孝廉炳以文集語類校改其無可疑者，其不同而兩有可通，則或白田所據與今行各本互異，亦仿昔人考異別錄於後。繼自今旣得正路而遵之，其慎毋怠。

廢以勉承先生之教也夫。同治庚午嘉平月立春後
三日、永康應寶時識。



子朱子爲學次第考

清·童能靈編撰

郭齊校點

吳洪澤審稿

清乾隆間刻本

《子朱子爲學次第考》三卷，清童能靈編撰。清乾隆間刻本。

童能靈（一六八三——一七四五），字龍儔，號寒泉，清連城（今福建連城）人，貢生。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累舉優行，皆以母老辭。後主漳州芝山書院。所著《子朱子爲學次第考》爲時人稱道，此外有《理學疑問》、《周易制義》、《留村禮意》、《樂律古義》等。

是編前有作者自序及凡例，正文爲年譜例，按年羅列作者所擇朱熹之重要論著而加以詳細考辨，以學術分疏爲主，而不重行實。據自序，作者少時受學於家庭，即聞朱子之學有早中晚之異。後遍讀朱子遺書，見有異同，輒爲標識。積累久之，則「見其說之遠至數十年，近或數年，亦或數日而一變者，其爲淺深疏密異同之辨，雖曲折纖悉，猶可得而見焉。因名其編曰《朱子爲學次第考》。而此編大旨爲「據朱子晚年定說以訂其早歲之異同」。人所共知，朱熹學說嘗經歷較長的動態變化過程。研究朱學者或不考其年代，究其早晚，致異說紛紛，爭論不休者多以此也。一二大儒曾致力於爬梳，王陽明有《朱子晚年定論》，王懋竑有《朱子年譜》及《考異》。然陽明之《論》未免先入爲主，而懋竑之《譜》重在史實考證，於學術發明無多。作者在前人研究基礎上作專題考辨，有功於朱子，具有重要意義。然以朱熹四十五歲爲一學術先後截然界限，稱「朱子進學次第分明可考而不可不詳考者，至是蓋已粗畢矣。以後但據《年譜》錄其事蹟，以備朱子全觀云」，則有待商榷，難以令人信服。其所列舉朱熹早晚異同之辨大要數端，亦似未盡得要領。其辨析取舍可否，則其見仁見智，及出於作者觀點學識，不失爲一家之言。編印方面，則誠如作者自言，有傷繁之處。校刻亦較粗疏，多有錯字。



子朱子之學、博文約禮兩造其極、而有以集諸儒之大成焉、蓋前人之論具矣。夫博約孔子之教也、而朱子造其極、然則後之學孔子者、舍朱子其誰適焉。朱子既歿、學者奉爲準繩數百年、至明之中葉、始頗爲異說以亂

之、朱子之道幾於晦蝕。我

國家崇尚正學、表章朱子以風示天下、士之生於是時、咸知向徃而不惑於岐途、以臻於一道同風之盛者、豈偶然也哉。靈少受學於家庭、先君子留村府君卽授以章句集註及太極通



書西銘解義曰、此朱子晚年定說也。
於時蓋已聞其學有早中晚之異、顧
未有以辨。久之、徧讀遺書、所見異詞、
輒爲標識其端。徐而察之、則其間所
與知舊門人講學之餘、徃徃旁涉時
事、因可按以年譜及史而得其歲月

先後確有據依。然後本其平生手筆、
參以門人記錄、逐一剖晰、窺見其說
之遠至數十年、近或數年、亦或數日
而一變者、其爲淺深踈密異同之辨、
雖曲折纖悉、猶可得而見焉。因名其
編曰朱子爲學次第考。書成、閱十餘



年、頃爲同學抄錄、頗及遠近。顧念朱子道學之精微、非淺陋所窺、而學者將由朱子以達於孔氏、則於其生平議論本末先後、與所爲淺深踈密、異同之辨、固有不可以不考者焉。爰自識其卷端、以質諸同志云。

乾隆元年二月既望、

後學連城童能靈謹識。

凡例

一是編據朱子晚年定說以訂其早歲之異同。其間剖晰處雖不遺餘力、未嘗敢鑿空自出意見云。

一朱子大學、中庸章句皆序於淳熙己酉、時朱子年六十歲。其前一歲五十有九、始貽書象山陸氏、辨論無極太極。而是歲始出西銘、太極解以授學者。蓋西銘已序於乾道壬辰、太極已序於癸巳、朱子行年四十三、四、一書實其生平定論之本。然皆至辨無極之年始出以示人、此所謂晚年之說也。其學庸或問見於中庸序、易學啓蒙成於五十七歲、而論孟集註則自謂如經稱等、不可



增減者、皆晚年之說也。其餘諸經、悉見於本年之下。

一、朱子文集有關於議論本末先後次第者、朱子間已自註年月。其餘與知舊門人講學之書、多旁及一時之事。其係於國家者、可考之於史。係於一身者、可證於年譜。今已悉見於本年、而或有未盡見者、朱子本書猶可按也。

一、延平答問實爲朱子手輯、其間自註年月甚詳、無或遺畧者、正以自明其當年講說本末次第也。今據朱子晚年之說以訂其與延平異同處、細加剖晰、寧詳毋畧者、蓋以其語存乎道要、卽以見朱子晚說之爲至當不易。

不可以授受之迹而失乎義理之精也。

一、朱子早晚異同之辨、大要數端、曰一貫忠恕、曰未發已發、曰太極動靜、曰仁、曰心性、曰體用、曰理一分殊、曰空妙、曰實理、曰默識而存、曰循序而進是也。

一、是書專考朱子爲學次第、其間淺深踈密異同、曲折纖悉、逐年逐月皆有可見。卽後學用心、實不出此一途。雖其爲朱子自悔處、亦必曾經一番微細體驗、方可見此理之實也。以此與陳氏通辨一書專爲朱陸異同之論、稍有別云。

一、是書之成已十餘年、當時止剖析義理、不暇作文字、嘗



自覺傷繁。前至鰲峯書院，呈趙中丞師，亦嘗云爾。顧年來衰病兼有，圖書易範，律呂及諸經諸儒文字，精力不能遍及，姑仍舊稿，序而存之，俟諸有道云爾。

于朱子爲學次第考卷之一

後學連城童能靈著

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子朱子生。

紹興四年甲寅、五歲。

始入小學。朱子父希齋先生與內弟程復亨書云、媳

婦生男、名五二、以行稱、今五歲、上學矣。年譜

乙卯、六歲。

朱子曰、某五六歲時、心便煩惱、個天體、不知是何物、上

面是如何。年譜繫此於四歲、今據語類、朱子自言者、近是。

丁巳、八歲。



儒藏

通孝經大義、署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間從群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端坐默識。年譜
己未十歲。

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嘗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人亦易做。年譜

庚申十一歲。

受學於家庭。年譜

癸亥十四歲。

肅齋卒、奉遺命受學於籍溪胡原仲、憲白水劉致中、勉之屏山劉彥中。①子輩三人之門。初、肅齋疾革、以家事



屬劉彥脩子羽而訣于三人者、且顧謂朱子曰、三人學

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从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

韋齋沒、子羽爲築室於里第之旁、朱子奉母夫人祝遷

居焉、乃稟學於三人之門。白水妻以女、而二劉尋沒、事

籍溪爲最久云。年譜

甲子十五歲。

朱子曰、某十五歲時、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一良呂與

叔大臨解得痛快、讀之未嘗不悚然警勵奮發。語錄

乙丑十六歲。

始從劉病翁所叩僧談禪。語類詳見癸未歲。

清瀾陳氏學部通辯曰、病翁卽劉屏山、朱子少嘗師事之、其禪學亦從病翁來。

能靈謹按、朱子生平論禪學、較之二程、張子尤悉且透、蓋以其好之蚤而又久、且篤焉、能深知其底蘊也。後世或疑諸大儒未嘗親究禪理之妙、誤矣。

丙寅十七歲。

朱子曰、某十六七歲時、喫了多少辛苦讀書。語錄

丁卯十八歲。

舉建州鄉貢。考官蔡光烈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

三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年譜

戊辰十九歲。

登王佐榜進士。年譜

己巳二十歲。

朱子曰、某從十七八歲時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句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後、方知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又曰、自十五六至二十歲前、得上蔡語錄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再看用粉筆、三看用黑筆。數過之後、全與原看時不同矣。又曰、二十歲前、已看得書大意如此。語錄

庚午二十一歲。

春、如婺源展墓。時鄉會酒酣、坐客以次歌詠、朱子獨歌



儒藏

離騷一章音吐洪暢坐客竦然。年譜

能靈謹按朱子於離騷晚年猶喜誦之且爲之註而序之矣。顧又嘗竊考離騷首段屈子自敘之語亦似有開宗明義一章之遺意蓋與朱子蚤題孝經之旨有會焉。然則朱子生平事親事君立身之梗概已卽此而可想見矣。

辛未二十二歲。

銓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年譜

癸酉二十四歲。

夏將赴同安任特往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伺之門。行狀



朱子曰、某初師屏山、籍溪、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又曰、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方曉得他說。又曰、李先生只教看聖賢言語。俱語錄末段。詳後癸未歲。

能靈謹按、朱子初好禪學、至此、延平始教以從日用間做工夫、又教以只看聖賢之書、則其學亦一變矣。然有不能盡變者、如後此數年答人書、馳心空妙之悔是也。

秋至同安任蒞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更名其燕坐之堂曰高士軒、揭簿所當爲於楮間。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克子弟員、訪求名士爲學職、使諸生相與漸磨、學殿齋舍、加整輯焉。年譜

乙亥二十六歲。

在同安任。建經史閣貯書、以便學者。定釋奠禮、立故相

蘓公

頌

祠於學宮。

年譜

能靈

謹按、是時朱子方好禪學、而在官所行、皆聖

賢事業也。然年才二十有六耳。

丙子二十七歲。



七月、秩滿、代者不至。冬、奉檄走旁郡、因併載老幼送之東歸。年譜、參文集。

朱子曰、同安薄滿、到泉州候批書、客邸借得孟子一册、

于細讀、方尋得本意。語錄

丁丑、二十八歲。

春、返同安、候代不至、假陳氏館居焉。數月、友生之嗜學者相往還、知學之有師、爭尊慕之。因作畏壘菴記、以畀

陳氏。年譜

能靈謹按、畏壘之名、本莊子庚桑子偏得老聃之

術、以居畏壘之山者也。今考朱子記中雖云菴名

出於客意、且云庚桑子蓋莊周、列禦寇所謂有道者、予之學不足以知之、則亦已不欲以之自居矣。然此時竟用而不改者、以其出於蚤年也。朱子早年既嘗扣僧談禪、而晚歲又嘗訂參同契、註陰符經、學者或以爲疑。不知朱子蚤年之學其說未定、故其見於文字間者不能一律、朱子蓋已自謂馳心空妙之域而悔之屢矣。至於參同、陰符、雖不免雜學之書、然其所言者特陰陽五行之說、其中實有理致焉、卽亦物理之一端也。朱子晚年僞學禁嚴時當自晦、然亦必其不在實理之外者、姑取以

玩焉、正與其蔡季通討論琴律一例。蓋所謂游於藝之候也。學者其可不深察哉。

六月、延平李先生答書曰、承喻涵養用力處、足見近來好學之篤也。但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卽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用力處也。於涵養處着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養、終不巳物也。更望勉之。

延平答問

能靈謹按此見朱子蚤年用力涵養之學也。

十月、代者卒不至、以四考滿罷歸。士民懷思、惠教爲立祠於學宮。旣還建州、築室武夷山中、四方遊學之士從



者甚衆。年譜

能靈

謹按觀此及畏壘菴記則是歲蓋朱子朋來之始也。然朱子則方親師求友益勤不懈云。

戊寅二十九歲。

正月見李先生於延平。年譜

能靈

謹按年譜於此條之下載李先生云爲學之

要在窮理致知及身實踐而以居敬爲主。又按語

類云李先生當時論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着模處。竊謂語類乃親承朱子之說而記之者年譜則搜輯於沒後而爲

之自當以語類爲正。卽今以延平答問及朱子所作李先生行狀考之，則所謂論學許多意思皆可見，而說敬字誠未有分明處也。然此三言實程子教人門戶。朱子中年以後，則奉之以終身矣。誠萬世學者之準繩也。

歸自延平，復上書於李先生，問一貫忠恕之說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已而言之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之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爲之末，而其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

延平答問

又與范直閣書曰：胡丈書中復主前日一貫之說甚力。



但云若理會得向上一着、則無有內外上下遠近邊際、廓然四通八達矣。竊謂此語深符鄙意、蓋既無有內外邊際、則何往而非一貫哉。文

能靈

謹按前上延平先生之說、據朱子自編延平

答問、載在此年冬十一月之前、則當卽往見延平之後、既歸而後書問之也。此與范直閣書亦不知其與問延平之說日月孰爲先後。但此書後幅云、某頃至延平、見李愿中、交問以一貫之說云云、則正是此年春往見延平事也。文集與范書一連凡四篇、皆論一貫忠恕之旨、而四篇詞意次第相承、



其爲一時之筆無疑。其最後一書復云、去歲在同安、獨居幾閱歲、看論語近十篇、則又正是上年丁丑假館於陳時事也。又據語類門人問先生與范直閣書、朱子曰、此是三十歲以前書、大概也是然說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較別。此尤可見此書卽爲此年之說矣。今謹並列於此。

又按一貫忠恕之說、語類朱子以此爲論語第一章、此蓋朱子生平所爲辨之最蚤而論之亦最詳者也。然其說晚而益精、尤莫精於集註云、集註曰、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

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又曰、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圈外註程子曰、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如此、則忠恕固宜有體用本末之分矣。今觀其與延平先生書、但曰自其盡已而言、自其及物而言、但因已與物爲差、而不以體用本末爲忠恕之別也。夫體者用之全、用者體之分也。故其當曰曲當、其得曰各得、而其殊曰萬殊也。恕則用之殊而萬者、乃偏主于一事、不得與忠字並列、均曰大道之全體也。夫理有全有偏、有全



之偏、有偏之全、固不可以一概論也。非全無以見理之一、非偏無以見分之殊。分之所殊、_上於其偏者也。偏屬一事而不相假借。此理之所以有定分也。亦卽理之所以實而無妄也。今日處_上皆全、則是無偏而非全矣。分之定者何由而辨乎。將并體之實者何由而憑乎。定分之莫辨、實體之莫憑、此空妙之論所爲瀾翻疊出而事障理障之談皆自此而起也。據後此數年朱子荅汪尚書書、猶自謂其馳心空妙之域者十有餘年、則其在此時也固宜不免落空矣。嘗試因而論之、所謂理有偏全者、

蓋理不孤立、不單行也。嘗^③一事之中而衆理畢具焉。如父子之親、別於君臣之義也；而父之親子則必愛而勞之，是仁中固有義矣。推之於禮與智，亦仁中所必具焉。是則偏之全也。天地之生萬物，禽獸艸木各得一偏，而一物之中各具頭尾，各有消息，是卽偏之全也。然禽獸艸木各有定體而不相易焉，是歸于偏矣。父之勞子，雖曰仁中有義，而仁中之義固非義中之義也，是偏于仁而已矣。何謂全之偏？如未發之中，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宜莫全於此也。然以之對乎已發而言，則但屬陰之靜而



已、是全而亦偏矣。故朱子論太極、嘗通舉性情而言曰、太極者性情之妙、未發已發之理也。又曰、太極無方所、無地位、可頓放、動時屬陽、靜時又只是陰。此所以明乎太極之理、乃合未發已發而言之、其未發之時、已發之時、一時之頃、一事之中、皆非全體、而誠無方所地位、可以頓放也。必如孔子之繫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合陰陽而言之、是則太極之全體也。斯爲全之全乎。總之止一理耳。未發而全者、已發之偏而可以見全焉、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惟其全也、故曰太極。惟其偏中之

全也。故曰各一大極。但細玩註中萬字殊字則體用偏全皆有定理矣。而豈曰一之所貫莫非大道之全體乎。語類朱子自言曰此是三十歲以前書不似而今看得又較別。是不可以不辨矣。

又按朱子嘗有答黃商伯書論章句或問者。正言理有偏全處。可証此與延平先生書所謂莫非全體之說未爲至當也。其書在章句或問已成之後。因問而及此。蓋晚年定論也。

附答黃商伯書論章句或問曰。論萬物之一源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



也。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幸更詳之、自當無可疑也。文集

又按程子論仁有所謂專言偏言之異者、尤可見理之分殊處、自屬偏也。但朱子之答黃商伯、可見天地生物之恕、不得謂莫非全體處。而程子之論仁、可見人及物之恕、不得謂莫非全體也。

又按一貫之說、集註云、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則所謂一貫者、實以一而貫萬也。而內外之相貫、自不待言矣。此與范直閣書但云無有內外邊際、則比於集註、其說已踈矣。此亦語類所謂

不似而今看得又較別者也。近日稼書陸氏讀朱隨筆欲據此與范直開書以證合集註之說能無失之毫釐者乎。

又按朱子集註之精審愚嘗遍考朱子晚年之說而詳辨之見于舊著理學疑問中矣。今復述之于此雖其詞過繁顧于其中曲折纖悉頗覺分明云爾。

謹按一貫章集註曰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此其以一爲體而萬爲用蓋劃然



分明、有不待辨者矣。雖然、體則約於一也、用乃侈而萬也、初不知其用之萬者爲將自此一者而分之耶。爲復不必分而但卽此一者之變而有萬耶。此自昔諸儒之論所爲紛々而未定也。前明虛齋蔡氏蒙引曰、在心只一理、在外面方有萬理。此似亦集註渾然一理而用各不同之說。然集註初不劃然以萬理屬之外也。今旣以萬理屬之外、則其所謂在心者誠只有一而無萬矣。夫在心之云、乃對乎用之發外者言之、自當屬未發之體也。雖未發已發一理流行、集註但以至誠無息言之、本無

分界。然當其泛應而曲當之時，自是已發之後矣。其所謂一理者，至此已散而爲萬矣。惟其未發之先，寂然不動，則外無所感，中無所應，而在心之理，乃渾然未之分焉。寂然未之變焉。於是考一理之實者，必於此而致其詳焉。中庸之論大本達道也，必截然分未發已發以爲之界者，此也。今欲觀此章所謂一理者，亦卽當於未發之前，觀其體之實矣。昔程朱之論未發也，以爲有思慮卽是發。夫在心未發之時，思慮未起，渾然寂然，卽其爲一理者，且莫得見焉。何從窺其中之有萬理耶。無惑乎蔡



氏以在心爲只一理也。在心只一理，則在外之萬理必自此在心之一理而分矣。朱子亦謂恕是分破出來底是也。然謂一理而分，則此一理之體必實見其有可分者。不見可分之實，則此一理也。混融上，渺無面目。當此之時，思慮未起，渾然寂然，雖曰如止水明鑑，而此水鑑之體將毋有見於心而無見於理乎？此之不可不察也。近世呂氏又爲之說曰：忠是盡處，一恕是推處。一果爾，則是恕亦不得謂之萬也。卽集註所謂萬殊者，特此一理之變而萬也。程子謂隨時變易以從道，朱子亦謂中

無定體、隨時而在、則以萬爲一之變、亦未始非也。然以一變而萬、則此一理也、又不特有其可變、必實有其當變者焉。當變而變、故雖變而適得乎當然之分。程子所謂權只是經也。不見其當變而但以爲可變、則恐誤認此一理也。初無不易之定分、而僅如水之無定質焉、流而爲川、止而爲湖、隨其地勢之方圓曲折而就之、又何以見仕止久速之各當者。雖復隨時變易、而適得乎不偏不易之中哉。且夫循變之說而不已、則如方變而爲圓、左變而爲右、但因變而爲分之殊也、初不以分之殊而



有變也。雖以一變而萬、而萬亦只是一也。忠固一也、恕亦一也。雖謂忠卽恕之動者變而靜焉、特爲萬變中之一、亦無不可也。又何必獨以其一本者屬之體、而以其萬殊者屬之用哉。此又不可不察也。夫自昔諸儒之論一本萬殊者、皆不出乎分與變之說矣。特分而不察其所以分、變而不察其所以變、則未分之體幾無以自別於空寂、而萬變之用實徒自眩爲靈幻。彼夫道體之確然爲一本、爲萬殊、皆有當然之實、而非思慮作爲之所及者、何從而見之哉。愚蓋深病焉。竊嘗考程子之書及朱

子晚年諸說矣。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又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蓋言已應之理卽其未應時之所具、而未應時所具則卽其萬象之森然於冲漠無朕中者也。此冲漠無朕者、卽其萬殊之所以一本而未發之體也。此最程子精要之言、朱子採入近思錄者、夫能有誤哉。迨朱子晚年答陳器之書、亦謂性以太極渾然之體、其中涵具萬理、又謂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此亦卽程子萬象森然之說而無異義也。其答徐彥章書又謂未發之前、萬理皆具於靜中、已發之後、所具之理



乃行於動中、此又與程子萬象森然已具而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之語如出一口、其語意尤覺分明也。夫未發之前、冲漠無朕者、非卽泛應之本而渾然一理之在心者哉。然萬象之森然者已具是矣、是則其所以一理而可分萬殊之實也。所以一可變而萬、而當變之理卽已具於萬象之森然者也。何以明之。凡理之變、皆起於不得而執一也。惟其一理之中已具萬分、各各不同、則此之一理異乎彼之一理、故不得執一而有變焉。變不因乎本然之理以應事也、而但聽事之不同而生變、亦

難免於義外之學矣。且夫理之與事也、理在先乎。事在先乎。朱子曰、未有此事、先有此事之理、則是理固在先也。其所以處事之理、雖萬變不同、亦但卽以其事之理而處之。若理原無當變者、卽其事已先無此萬變矣。不此之察、而漫言分與變者、夫豈有是處、而亦何往而不遇其窮哉。或曰、雖然、萬象已具於冲漠之中、又何得云一理耶。曰、程子固嘗曰、理一而分殊、謂之分者、正謂卽此一理之中、各別其分也、非謂各出一理、各自分派而爲萬分也。如卽此一處、有方維上下之異位、卽此一物、有



表裏首尾之殊致是也。愚亦嘗曰、天地之間、惟其無一則已、有一則必具二焉、而二中之一又應各各具二、則十百千萬皆已在一中而具之矣。周易三百八十四爻、皆已具於六十四卦之中、六十四卦已具於八卦之中、八卦已具於四象之中、而四象之未生也、已在兩儀中具矣。兩儀之未判也、已在太極中具矣。雖太極爲理、儀象爲氣、理中固不雜乎氣也、然而太極之理固卽儀象卦爻之所從出者也。朱子易學啓蒙曰、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燦然於其中。又

曰、由四而八、而六十四、以至於百千萬億之無窮、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皆具於渾然之中、不容毫髮思慮作爲於其間也。今且卽以兩儀之有象者觀之。彼其一奇畫而爲陽儀也、固未嘗分之而爲偶也。然而旣有一奇畫、則必有一畫之首尾焉。一首一尾而偶者已具矣。至於首尾之中、又應各有其首尾、則迭分迭密、而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皆已無所不具矣。此固不待分之而後具也。卽此一奇畫之體、已無所不具也。朱子又答黃直卿書曰、一卦一爻各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之處、又



便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然則太極之一理而具萬分也。又何疑哉。或曰。此猶合理數而言之也。今專卽理以求之。何如。曰。理則仁義禮智是已。然以仁言。義已具矣。以仁義言。禮智已具矣。如乾具四德。而坤亦具四德是也。朱子小學題詞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玩一綱字。則知其中固有萬分之目在矣。今卽以四者之綱之發用者言之。如父子之親。固主於仁。而別於君臣之義者也。然而仁之中自有其定分焉。自有其節文焉。自有其分別焉。是義禮與智已在一仁中具矣。推之於君臣之義。復

然也。天下無不仁之義、亦無無禮無智之義、以不仁卽不義、而無禮無智卽爲無義也。是一義之中而仁禮與智又已具矣。推之於禮與智復然也。是則四者爲網、而其中有各具之仁、義禮智如此也。此雖亦似乎忠恕莫非全體之說、然而各有所主、則仁中之義自分屬仁、義中之仁自分屬義、各隨其所主之仁義而分而統之、固爲各具之一太極、而非統體之太極也。然而統體之太極其無所不具也、從可知矣。中庸之論至聖也、五德皆備於時出之先、而智之一德、則卽其未出而有別者也。然



而曰文曰理、曰密曰察、其詳悉者已如此矣。是則五德之統備者可知矣。仲尼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也。卽其大德之中而小德已具足也。不然、持者持何物。載者載何事。夫豈空無所有而漫以天地譬之耶。凡此皆可見一理中已具萬分之實也。或曰、雖然、朱子謂一卦一爻便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則是所謂分之殊者誠有萬不同矣。顧此有萬不同者皆具於統體一太極之中、各各分明、能無龐雜破碎而傷其渾然之體耶。曰、不然。五官百體以至八萬四千毛孔、皆具於一身之中、未嘗不渾

然一身也。初不見其龐雜破碎也。蓋一身本是一氣。而一氣之中自有陰陽五行、表裏上下之別。則則清陽在上而爲首、濁陰在下而爲足、五官爲表、五臟爲裏。細推之、雖百骸畢備、不過以完其一氣之全體也。若不本於一氣而身外之物一毫或雜焉、則如竹木之刺人、雖小莫容矣。何者。爲其不是一氣而有以間吾渾然之體也。嘗覽方書於一眼之中、必分五臟論治、此亦似各成一體者。然而在人身、固渾然一物也。東坡嘗有言曰、牽一髮而頭爲之痛、拔一毛而身爲之動、則髮皆吾頭、而毛孔



皆吾身也。此其立說本意雖與吾之所指不同。然正不妨借觀以見一毛一髮之皆渾然一體也。且令一身之內毛髮或有不具之處不得爲一身之全體矣。朱子又嘗謂合濤起來便成全體者。正謂是也。或曰程子有言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據此則一理之中宜只有仁義禮智四者之大綱耳。大綱有四自可以應萬變而不窮。至於應變之中則自各見其爲仁中之仁、仁中之義、義中之義、義中之仁。要之不外此四者之大綱也。今謂四者中又各具仁義禮智如仁中之義、義中之

仁皆已具於渾然一理之中、此恐未盡然也。曰、據子之說、四者而外、所以應萬變而不窮者、爲將自此四者而分之耶。爲復不必分而但卽此四者之變耶。此非卽向所謂分而不察其可分、變而不見其當變之失也哉。且程子之言、朱子門人亦嘗及之矣。門人問曰、先生以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又細分將去、而程子謂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只分到五行住。若要細分、則如易樣分。此可見四者之中當有各具之仁義禮智矣。又嘗於答胡廣仲書中引程子



此言而釋之曰、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也。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然則所謂曷嘗有孝弟者、特在性中無孝弟之名、無孝弟之事耳。豈謂無孝弟之理耶。今若以一分爲二之說而細分之、則孝弟雖統屬一仁、而孝則仁之仁也、弟則仁之義也。如孟子亦以事親從兄分仁義是也。然孟子又嘗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性中曷嘗有萬物。顧不可謂無萬物之理也。既有萬物之理、則知四者之中必各具四者、然後足以該萬物之數也。故集註曰、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

物細微其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君臣父子之理性中之大者。故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卽謂率性之仁則爲父子之道。率性之義則爲君臣之道。率仁之仁爲孝。率仁之義爲弟。而率之之云。初非統人而率之也。朱子曰率循也。又嘗以隨字代率字者。謂隨其性之所具。則自有此道也。且非獨此而已者。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敬非屬義者乎。然以五常而分配五倫。則敬兄之敬乃長幼之序。自當屬禮也。此其所以別於君臣主敬之大義者也。然則庸敬在兄者。禮中之禮也。斯須之敬在



鄉人者、又以義裁之而爲禮中之義也。方其酌鄉人時、卽率此禮中之義以行於斯、須之間、故其斯須之敬亦爲出於一定之分、而非私智之所安排也。今謂性中只有四者之大綱、而無各具之細目、則是應變之處仍不免於私智之所爲耳。又況生知安行之聖人、其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者、卽安排擬議有所不及也哉。大抵自其統體而觀之、則四者不具、固不得成其爲一理也。而既有四者之大綱、則又必有各具於四者中之細目。無各具於四者中之細目、亦不得成其四者之綱也。如此、則一

理之中已具萬分者已較然矣。然此四者中所各具之細目既已有萬不同，而卒不病其龐雜破碎者，何哉？蓋以有萬不同之外，正各有所統，而僅以成其四者之綱也。四者之綱僅以成其統體之一理也。周子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此也。而又何患於龐雜破碎而傷其渾然之體哉？且子之所疑龐雜破碎者，以其各各不同耳。愚又譬之一身焉，正惟百體之具，俯仰向背各各不同，乃得相互相成而互爲一體也。若使耳目手足形體皆同，或耳目手足之體各具耳目手足而與統體之一



身同、則反當各自成一身、而不得相爲一體矣。此可見萬殊之分、乃所以成其爲一理之妙、而萬分之各各不同者、皆一理之所應有也。惟一理之中、應有萬分、則一身之中、應具百體。而閱萬人之身、如出於一體焉、則知一理之具萬分者、爲此理不易之體矣。又何疑其不渾然也哉。無已、請更以孟子決之。孟子旣稱萬物皆備於我矣、然又嘗言四端而不及五常之信、豈謂四端之中、果無信乎。分明有一信而不爲之區分、則性在四端之中、渾然而無迹也。而一理之具萬分者、其渾然無迹亦若

是則已矣。朱子嘗謂中間自有間架條理，又謂非有牆壁遮攔爲界至者，蓋反覆言之，以明此一理之體本具萬分而無迹也。要而論之，此一理也。橫言之，則以大統小而爲體焉，如楊子太元以方州部家相統是也。豎言之，則以踈統密而爲用焉，如邵子經世以元會運世相統是也。夫一理之未發者，卽橫言之而爲體者也。萬殊之已發者，卽豎言之而爲用者也。而苟非體之無不具也，又何以用而無不周耶？是亦可知一理具萬分之實，而萬分皆一理之所分見矣。然則一又何爲而不貫乎萬



也哉。嗚呼。自有集註以來。此義理沒者已數百年矣。愚顧安能已於辨也夫。

附錄朱子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書曰。性是大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涵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間自有條理。自有閒架。不是儻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盖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七分。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

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燦然有條若此。文集

能靈

謹按、玉山講義出于甲寅歲、是時朱子年六

十有五、而此書則因問講義而答之者、正其晚年親筆、宜爲定論也。開首便云、性是太極渾然之體、其中涵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蓋曰綱領則知固有條目在矣。曰大者、則知固有小者在矣。此其所以爲涵具萬理也。或云、綱領在內而統乎萬理之在外者、則何以云其中涵具萬理也。況曰其



中自有條理間架，則是萬理之具亦非拉雜堆積在一處也。以綱領之說推之，蓋大畧如愚所謂方州部家之相統是也。

附錄朱子答劉薛仲問目曰：仁義禮智四者固性之綱維，然其中無所無不包，更詳味之。文集 此書中或問已作之後矣。

附錄朱子答徐彥章書曰：未發之前，萬理皆具，然乃虛中之實，靜中之動，渾然未有形影着模，故謂之中。及其已發，然後所具之實理乃行乎動者之中耳。文集
能靈謹按：萬理皆具於未發之前，卽所謂謂之

中者、則一理之具萬分明矣。又按朱子四十以後始分未發已發、而此書已分得鑿々、固其晚年定論也。

附錄朱子答黃直卿書曰、所喻太極散爲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旨、川上之嘆、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大概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及通書一部種々諸說耶。蓋旣曰各具太極、則此處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盡得。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各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盡得。皆不但爲塊然自守之計而已也。文集

能靈謹按一卦一爻各具一太極。便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則統體之太極固涵具萬理矣。故曰與一貫之旨萬物皆備之說相合也。

又按一貫章語類皆只說一理之貫萬理處多。而言一理之具萬分處少。正與集註合。蓋此章本旨原重在一理故也。然亦有推原到一理之具萬分處。今附錄一條最明白者於此。使讀語類者得以

通考而明辨之焉。

附錄語類偶錄一條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蓋他心裏盡包這萬理，所以散出於萬事萬物，無不各得其理。

能靈

謹按語類諸條異同，愚另有辨說，此不盡載。又按一理之具萬分者，若以爲畫定界至，如鐵板鑄成，塊然一物，卽非道無方體之妙，而亦不得謂之渾然矣。大抵一中有四，而四各具四，以至於萬，雖分明各有定分，而萬只合於四，四合於二，二合於一也。要之禮智已只是仁義中之仁義矣，然豈



可謂但有仁義而無禮智乎。又豈可謂仁義之外別出一禮智乎。是則雖有四者而渾然一理可見矣。卽推之雖有萬分而渾然一理可見矣。只爲此處不分明遂以泛應曲當者爲一理之所變化而認得此理極靈極妙便覺與心無別而人於空妙矣。蓋理本在心理感而心卽動心靜而理亦藏初非有兩時兩處也。幾何不卽以心爲理耶。朱子初說正不免此如是歲所作存齋記可考也。嗚呼。不有朱子晚年之書吾烏從而見此理之實哉。

是歲爲同安許順之作存齋記曰。人之所以任天地之

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見聞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

清瀾陳氏學部通辨曰、朱子初年之學、亦只說一個心、專說求心見心、全與禪陸合。

能靈謹按、朱子早晚之分、只在心與理之辨、而語類朱子自謂初見延平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云



學禪。延平教以道無元妙，只在日用間做工夫處，便自見得。今存齋記獨舉心而言曰：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此其與延平之所謂日用者果同乎。又曰：心之爲體瞭然有見云云，則分明以心爲理矣。

又按語類，延平謂朱子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前事却理會不下，則其所謂道理者原與事不相涉，應卽指心之靈妙者，泛謂之道理也。故曰說得無限道理，又曰也曾去學禪。此處道理二字恐只當話頭二字看也。今謹於癸未歲條下備錄語類

全文以便考云。

冬十一月、以養親丐祠。十二月、差監潭州南嶽廟。年譜

巳卯、三十歲。

三月、作謝上蔡先生語錄序、朱子所較定也。八月、召

赴行在、辭。十一月、省劄促行、辭。俱年譜

庚辰、三十一歲。

夏五月、延平答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於此一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往往不能無補。

也。延平
答問

能靈

謹按此延平先生所得於羅先生而以授朱子之要言也。但未發時本靜而未動之時，愚於論一貫處已詳言之。至於太極動而生陽，便當屬之已發矣。顧延平先生他日答書乃謂太極動而生陽難以已發言之，則其所謂未發者，似不專屬之靜時也。又參下一書引呂與叔無形聲之說，則但無形與聲雖一動一靜而點然^⑤流行者，皆當以爲未發也。此恐卽中和舊說序未嘗發之旨，而朱子自謂與延平之意不遠者乎。若朱子晚年之說，則



今章句或問可據、而向所附錄答徐彥章一書尤爲明晰也。

七月、延平答書曰、所云因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數句、偶見全在日用間、非著意非不著意處、才有毫髮私意、便沒交涉、此意亦好、但未知用處何如。須喫緊理會這裏始得。某裝時傳得呂與叔中庸解甚詳、今此本忘之已久、但尚記得一段云、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形聲接於耳目而可以近也。必有事焉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學者見乎此、則



庶乎能擇乎中庸而執之隱微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不能應者、正惟虚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又據孟子說必有事焉、至於助長不耘之意、皆似是言道體處、來諭乃體認出來。學者正要如此、但未知用時如何。昭合渾然、體用無間、乃是。不然、非著意、非不著意、冥冥濔濔、疑未然也。
延平
答問

能靈

謹按、此書所述呂與叔之言、厥後朱子於中庸或問嘗痛駁之。然此時則延平先生方以授朱子也。中引孟子必有事焉一段、考明道程子嘗以

此爲與鳶飛魚躍同意，雖是斷章取義，然却正在上下昭著處，帶人活潑潑地也。朱子於此，乃以爲在非着意，非不着意處。延平先生述呂與叔之言，又以爲在無形聲可接而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處，便覺得杳冥恍惚，殊與程子之意不相合也。朱子旣存其說於答問，而仍痛駁之於中庸者，一則不沒早年講學之實，一則恐人終惑於其說也。願學者深察之。

又按此書以必有事焉爲言道體處，而其所謂有事者，則指不見不聞，無形聲之可接，不可求之於



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獨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
感之而能應者焉。此便是延平先生丁歲答書所
謂太極動而生陽、難以已發言之之意也。夫動而
生陽、當是已發矣。但延平之意以爲太極之動本
無形聲可接、卽如此書感而能應處、雖是已動而
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便是不可作
已發看也。大抵延平論未發已發、在有形聲可接
與無形聲可接處、不在動靜上分界也。須將延平
前後諸書細考之、自見。其後朱子中和舊說、遂謂
人生皆是已發、而但於已發中時時有未發者存

焉。蓋實胚胎於此書、而展轉以求之之過也。朱子於壬辰歲作中和舊說序、固已自明其誤、而自謂其與延平之意不遠矣。嗚乎。李朱當日授受及此、可謂入微、然正不能無誤若此。後之學者其可不悉心以辨之歟。

又按中庸指定喜怒哀樂而分已發未發以爲界、不惟已發者分明可見、卽未發者亦只是此喜怒哀樂之理也。此何其着實明白、而於一動一靜一體一用之間、又何其條理自然、不廢安排也。此書所述呂與叔之言、不惟說到不可求之耳目、不可



道之言語處爲近於心思路絕、言語道斷之說、卽其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亦復覺得杳冥恍惚、而使人用心於冥寂之境也。嗚乎。講學之得失如此、是豈易言歟。人心實實有其理、故隨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其言便字字着實。今但曰昭昭、曰不可欺、曰能應、便只似昭昭靈靈之說、以其落空故也。

附、中庸或問曰、經文所謂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爲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旣失其指、

而所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論孟本文之意。至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求、則庶乎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豈不誤之甚哉。

冬、再見李先生於延平。送寓合傍西林院、閱月而後去。
年譜

辛巳、三十二歲。

二月、以書問李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先生嘗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某疑既言動而生陽、卽與復卦一



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卽天地之喜
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
卽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人物之心。如此作
兩節看。不知得否。延平答書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
源。只是動靜闔闢。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
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
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
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統同只是此理。此理就
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卽何緣知之。蓋就
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

生陽難以爲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竊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爲之、此只是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地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是度內耳。

延平答問

能靈

謹按、延平先生此書、當以前歲一書參之。其

以動而生陽爲此、只是理、難以已發言之者、先生固以理爲未發也。其所謂未發者、以前書考之、則



卽指無形聲可接而不可求之於耳目言語處。與
今章句專以屬之於靜者不同也。惟不專屬靜。故
雖動而生陽。動靜闔闢終始萬物。然但無形聲可
接。便謂難以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此理也。其於
程子論復卦見天地之心處。亦謂天地之心非真
有形聲之發。只是理無間斷。陽盡復來。要人於此
識得而常存此心焉。如顏子之不遠復。則自無間
斷耳。蓋不實指一陽之復爲天地之心。只作假象
以示人看。乃正所以見天地之心未嘗發而可見
也。彼其平居教人看未發時氣象。恐只是此意。竊

謂若果如此、則是已發者但在有形聲可見處、而不可以論理矣。但可於人身喜怒哀樂之已發未發上見此理之大本達道、而不可以徑以此無形聲可接之理爲已發未發矣。其後朱子遂欲單從未發上體認、既以心認之、則不能不發、而益不可以見未發之體也。遂至展轉之間、以爲時時皆已發、而特於已發之中則自有未發者存焉、而已發未發乃至不分兩時矣。既不分兩時、故遂又總統言之曰、昔聞之師、當於未發已發之機默識心契、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云云。凡此諸說、見於答



何叔京及張欽夫書中、蓋皆原於此書以動靜皆爲未發也。然實與朱子晚年中庸章句、太極解義之說不同矣。然則延平此書正不若朱子晚年之精而實不足據。今性理大全中乃首載此書於太極圖下小註、殊與朱子解義及其他說話俱不合、蓋徒使學者茫然而莫知所從焉。竊謂延平答問乃朱子自編者、亦特以明其學之有自而不沒其實耳。抑或朱子自註中和舊說所謂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者焉。而朱子生平雖得力於延平、顧其於延平精約之語、如以當理而無私心、論仁之屬、皆

已採入集註矣。答問之編雖多微至之處，要自有不合於程子及朱子晚年所見處。朱子惟據實編次，以不沒當年所聞次第耳，非遂以此爲字字皆傳心之要也。學者但奉朱子晚年之說爲據，自可論定於千載云。

又按朱子與延平先生授受之秘，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後之爲學者當以朱子爲宗，則自有不得不辨者焉。大抵朱子之得力於延平者，在置禪說而讀聖賢之書，因一理而窮分殊之實，蓋已見於語類及趙氏答問書後矣。至於延平先生生平涵



養之之粹、自得之深、則又未始不隱然見於答問及語類、文集中。然其立說不若朱子晚年之精、則毫釐之差、卽有如朱子早年中和舊說之誤者、其所係豈小哉。世但以朱子師承之故、不敢一置是非、甚且必以延平之說爲準、則終身所見不出朱子早年之學、亦已自誤矣。竊謂延平受學於豫章、豫章又出於龜山、然龜山之學已不能無議、而見於朱子之說者屢矣。噫、人心天理之公、萬世學術之辨、聖賢又何嘗以一己之私義而闕其口耶。試觀朱子通書後跋、則知其卽周子之書、所得之於延

平者已僅云一二矣、何得遂以此等書爲據哉。

壬午、三十三歲。

春、迎延平先生於建安、遂與俱歸、復寓西林數月。汪

端明聖錫嘗稱朱子師事延平久而不懈、每一去而復

來、則所聞必益超絕。末三句、朱子延平行狀中語。五月、祠秩滿、復請。

以上俱年譜

六月、延平答書曰、來論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個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



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恐有礙。蓋天地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若以爲此理惟人獨得之、卽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概。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

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卽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卽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延平答問

能靈謹按此朱子論仁之始也。論語集註曰、仁者愛之理、蓋愛情而仁性也。性者未發之體、而情者已發之用也。性者生理、而情則生理之發、生意亦從可見也。不可遽以生意當仁、况可徑以生機而論理乎。其曰心之德、則又言理之得於心者、亦卽心之所得以爲心也。蓋理不離乎心、而亦不雜乎



心之謂也。集註定於晚年，故一語之間，而體用之別、心理之分，皆瞭然可見，而仍不失爲一物也。今朱子於此，旣以仁爲心之正理矣，其下面推廣處，又只是說得個生機，是不離乎心而已，雜乎心也。然延平先生乃深許之，而復引上蔡知覺了了之說，此正朱子後來仁說中所譏以覺爲仁之謬也。不獨此也，旣以知覺爲仁之體矣，而卽以從知上用着力者爲仁之用，則是本體工夫直爲一物，而體用亦俱在一時一處矣。故其說曰：本源體用兼舉也。凡此皆異乎朱子晚年之說，惟其論惟人獨

得之語、則延平爲精耳。然自是數年、朱子論仁皆不脫知覺之意。迨四十以後、始變其說而益精焉。及作集註、乃獨有取於延平當理而無私心之一言、亦可知延平之言朱子不能無所擇也。明人困知記謂諸儒中延平爲無病、近更有以橫渠、延平、南軒勝於程朱者、亦不察矣。

八月、應詔上封事、復予祠。

八月後、又書問延平先生曰、某昨妄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爲然。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但



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仁之爲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爲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旣言理一分殊、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亦是此意也。又詳伊川之語、竊謂理一分殊、此句言理之本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殊錯揉、不可名狀、而纖毫之間、同異畢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二句、乃是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蓋理一而分殊一句、正如孟子所云必有事焉。

之處、而下文兩句、卽其所以有事乎此之謂也。大抵仁字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爲義、失之遠矣。延平答問

能靈

謹按前一書以仁爲人之所以異乎禽獸者、

又謂義是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此書則以仁爲人物之所不得不同、而義不出乎仁之外、此固已承延平之說而推之益密矣。但其間專以理之本



然者屬之未發、而引孟子必有事焉之處以證之、
程子嘗以必有事焉數句作道。專以下工夫處屬
體看、延平及朱子早年亦云爾。之發用、而曰自其所以有事乎此之謂、此則亦因
延平前書之說而言之、實與朱子晚年中庸章句
不同也。蓋如章句之說、則未發已發皆爲理之本
然、而特分體用耳。若論下工夫處、則二者皆各有
其所有事焉。如云自戒懼而約之、卽未發時致中
工夫也。自謹獨而精之、卽發用時致和工夫也。何
嘗專以理之本然者屬之未發、而以工夫屬之發
用耶。夫理之本然、自有發用、豈曰發則見於形迹、

而但可屬之工夫耶。惟此處剖判未定，故自此以後數年之間，或欲專向未發時下工夫，或欲併執夫未發已發之機，又或以爲未發者不專在夢寐之時，如中和舊說紛紛之論，皆是此處剖判不定故也。又此書雖以理之本然爲未發，而其所謂未發者，亦是因延平前書之意，而不專屬之寂然不動也。但謂不出於人力工夫處，便看作未發耳。觀其下文曰：仁是天理流動之機，又曰：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則是豎謂分殊卽在理一之中，較之前書爲已密，然其所謂理一而分殊者，終是時時見其



流動耳。此卽中和舊說之意也。試玩天理流動之機只下一機字、便是以機爲理而與心無別矣。此其所以未免有馳心空妙之悔、如後來答汪尚書及薛士龍等書之言也。大抵朱子誤處亦是學者最易誤處、顧後之學者未入深微處、又往往入而遂不得出焉、是以不可不詳考而精辨之也。

又按此書謂理一分殊句是言理之本然、全在本體未發時看、朱子卽於此句之下自註、延平批語云、須是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今合內外爲可。竊謂本體卽富屬之未發、而已發則屬用矣。今延平

乃批云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可知體用不分兩時者、延平之意也。此中和舊說之所由失歟。況所謂合內外爲可者、亦只是要將發用應事之在外處俱合在本體上看、正與太極動而生陽之書謂此只是理、難以已發言之者同一意也。此延平先生之說所爲不若朱子晚年之精密者乎。

又按、此書有全在未發時句、已下一時字、似一時亦分兩時矣。但旣以下工夫處爲發用、則其所謂時者、乃下工夫與未下工夫之時、以此而分兩時也、非以動靜分兩時也。然則凡延平先生所謂未



發之前及未發之時、雖下前字時字、皆只是未下工夫之時耳、非以靜之時爲未發也。須合前後諸處細考之、方可見其得失。

甲申歲答江元適第三書、其得失與此上延平書畧同、辨說見後。

心理之辨、未發已發之辨亦詳於後。

十月、答延平書曰、承諭近日看仁一字、頗有見處。但乍喧乍靜、乍明乍暗、子細檢點、儘有勞攘處。詳此、足見潛心體認用力之效。蓋須自見得病痛窒礙處、然後可進。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乍明乍暗、乍喧乍靜、

皆未熟之病也。延平答問

能靈謹按此可見朱子是時體認用力之效蓋如此。然竊意此病非止此一時也。更以後此數年之說考之。迨至癸巳以後庶幾可免乎。抑義理無窮工夫難熟學者或未嘗以身體之又安知此病之難免也。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三十四歲。

三月再召辭有旨促行。年譜

五月延平答書曰近日涵養必見應事脫然否。須就事兼體用下工夫久久純熟漸可見渾然氣象矣。延平答問

能靈謹按、既曰就事、則專屬用上工夫矣。而云兼體用者、延平先生蓋不分體用爲兩時也。

延平先生與羅宗約博文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鮮與倫比。晚得此人商量、甚慰。又曰、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人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



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動處無、卽非矣。年譜

能鑒謹按、此書年月未詳、顧末幅所云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下工夫、又曰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正與是年答朱子書所謂應事脫然、所謂久久純熟、漸見渾然氣象者、語意相合也。又朱子明年甲申歲始力闢禪說、而此書云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今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皆可見其不出於此時也。

六月延平答書曰、承諭令表弟之去、反而思之、中心不能無愧悔之恨。自非有志於求仁、何以覺此。語錄有云、程子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陷在心中爲悔。來論云、悔吝已顯然、如何便消隕得。胷中若如此、卽於道理極有礙。有此氣象、卽道理進步不得矣。正不可不就此理會也。某竊以謂有失處罪已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奈何。常畱在胸中、却是積下一團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求其所以愧悔不去爲何而來。若來論所謂似是於平日事親事長處、不曾存得恭順謹畏之心、卽隨處發現之時、卽於此處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

今^⑧漸明、卽此等固滯私意漸化矣。又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畱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卽渾是道理、卽所過自然化矣。更望以此二說於靜默時及日用處下工夫看如何。吾輩今日所以差池、道理不進者、只爲多有坐此境界中爾。延平答問

能靈謹按、此朱子從延平先生講學之書也。自此

以後、止有一二論時事之語、因朱子將趨召命而言之者。惟此一書、可見是時師弟子講摩所至云。十月、至行在、召到垂拱殿、奏劄凡三上。先是、朱子將趨召命、問所宜言於延平先生、首用其說以對。年譜

能靈

謹按、奏劄卽前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但愚於此編時、所以考朱子生平進學次第耳。若其微言、則有傳註、其經世、則有奏劄、是乃朱子全體大用之所存、學者又當編考之。此旣不能盡載、而亦未敢以是爲足以盡朱子之學也。

是月、延平李先生卒。

朱子門人趙氏師夏曰、文公先生嘗謂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爲龐侗宏濶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耻於小。於延平之言、則以何爲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覆思之、始知其不



儒藏

我欺矣。蓋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今文公先生之言行，布滿天下，光明俊偉，毫釐必辨，而有以會其同，曲折致詳，而有以全其大，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本末兼舉，細大不遺，而及門之士亦各隨其分量，有所依據而篤守，循序而漸進，無憑虛蹈空之失者，實延平先生一言之緒也。

能重

謹按：觀趙氏此言及下條語錄教讀賢書之

書延平
各問後

言，則知朱子之學得力於延平先生之大者，此也。其他雜見於答問語類中者不一，然此則其要也。



朱子晚年於滄洲精舍列祀延平先生者、事見甲寅歲殆正以此歟。若夫未發之論、則遂至沿誤數年而不已。蓋其義理雖大而且要、然自不能無失矣。今趙氏所述朱子之言、並不及此、固有微意。况厥後朱子集註於程張、獨稱子、他皆稱氏、既不敢概尊延平於程張之列、而亦不敢與他家同稱、但據實而稱以師者、蓋明其學之所得力、而仍斟酌至當也。若劉聘君於朱子爲翁壻、然亦其少時之師也、則又不敢與延平同稱矣。此朱子精義之一端、須合而考之、卽當時之意可見矣。慎勿以未發之論

爲授受宗旨、庶幾後學不誤於所入也。

十一月、除武學博士、拜命遂歸。年譜

是歲、論語要義成、論語訓蒙口義成。年譜

能靈

謹按、此朱子諸經傳註之始也。朱是徧求古

今諸儒之說、合而編之。及講於延平、始獨主程氏而刪其穿鑿支離之說、補輯訂正爲要義一書。既又以其訓詁畧而義理詳、殆非啓蒙之要、因爲刪錄而成口義一書、通其訓詁、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要義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而又以平日所聞於師友及得之於心思者間附見焉。二書皆



有序見文集中。今述其梗概如此云。又按文集答汪尚書第一書本註是歲癸未六月其第三書本註甲申十月而其第二書無註應在甲申十月之前是歲六月之後也因謹錄於此。

答汪尚書第二書曰某於釋氏之學蓋嘗尊其人師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敢遽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

初心、不可得矣。

能靈謹按、據此書、則朱子之學自十五六時扣僧談禪以來、至此而一變矣。語類有一條與是書相出入、謹以並列於此。

語類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謂禪也。一日

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個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使用他意思去胡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

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賢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能靈謹按語類此條又可見朱子之得力於延平先生者也。所謂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者。卽上條答汪書內所謂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是也。是時朱子年三十四。其云一二年來



者、蓋三十二三時也。自十五六至三十二三而始覺禪學罅漏百出、故其明年甲申歲答李伯諫及注尚書書皆是指其罅漏處。顧何以至四十以後於答薛士龍書內又有馳心空妙之域二十餘年之悔也歟。大抵罅漏猶易見、而其精深處乃直相似而難辨也。如楞嚴下半部便見罅漏、其上半數卷愈入愈微、自非此理十分透熟、即如史遷所謂宿學、難自解免也。觀他日廖子晦記癸巳所聞曰、爲他佛說得相似、近年方看得分曉、則難分曉處又不在此罅漏之迹矣。學者正須於明年甲申以後、壬辰癸巳以前得朱子仍自悔爲空妙之域者、庶

幾見朱子晚年之學爲繼往開來、顛撲不破之理
歟。



儒藏

子朱子爲學次第考 卷一

校記

①中：當作「沖」，見《屏山集》及諸書。

②「不」下當脫「爲」字，見《延平答問》。

③嘗：當作「當」。

④則則：當衍一字。

⑤點然：疑誤。

⑥之之：當衍一字。

⑦答延平書：當作「延平答書」，見《延平答問》。

⑧今：當作「令」，見《四庫全書》本。

⑨編：當作「徧」。

子朱子爲學次第考卷之二

後學連城章能靈著

甲申、三十五歲。

正月、之延平、哭李先生。有祭文及李先生行狀。諸年

能靈謹按、行狀之作在此年、蓋早年之說也、說見後。

力辨學術。見於答李伯諫書及答汪尚書、江元適書。

能靈謹按、延平在時、云極能指其差誤。於答汪尚書第二書、則自謂心獨有所自安、而不復求之外學。至是答李伯諫書、始力加辨晰、而言之愈決矣。理



固自有漸也。

答李伯諫書曰、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缺一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然。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力却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却全不管着。此所以無方寸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

文集

龜鑑 謹按此書本註甲申、然分條辨論、今摘錄此。

答汪尚書書曰、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當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畧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旣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返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旣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又况俟之而未必。



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俛俛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
克、寧煩無畧、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
存久自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
矩、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
而幾微之間、毫釐必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
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此其與
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
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文集本註
甲申十月

能靈謹按、此書之說、乃全闕外學廓然一悟之失



也。所謂此二而彼二、此實而彼虛者、大意亦已盡之矣。然細考其間、尚不能無得失、而實皆從延平先生之說而來。其得處、則所謂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者、蓋延平之教、理不患其不一、而所難者分之殊是也。其失處、則不分酬酢之際、獨屬已發之用、而云酬酢之際、體用渾然者、蓋延平之教、謂本源體用兼舉、又謂就事兼體、用下工夫、且謂用處如何、昭合渾然、體用無間是也。今以朱子晚年定說考之、則酬酢之際、當屬已發之用、而未酬酢之前、當屬未發之體。今但曰酬酢之際、體用

渾然則是體用不分兩時、而特於發用之際隱然常有未發之全體存於其間也。蓋中和舊說之說已根於此矣。

或問、酬酢之際、如應此一事、則止是於吾心全體之中、分出一事之理以應之、所謂理之發而屬用者也、非其體之全也。然方其發時、感而遂通、既非擬議之所及矣、且隨事泛應、各出而不窮焉、又豈臨時杜撰之所有乎。是必有渾然全體者、常存於其間、以爲大本焉。其體無時而不存、斯其用無時而或竭。是故體與用必不可分兩時也。今獨以酬



酢之際屬已發之用、而以未酬酢之前屬未發之體、則方其酬酢乎此一事也、彼所爲渾然全體、以爲萬事之本者、至此將安往乎。曰、不然。未發之前、渾然之中、固已具夫萬事之條理矣。已發之際、則卽此渾然全體之中、分屬此一事之條理以應之、此非迷與渾然之全體離而相失也。譬之一身焉、未應用之前、其爲渾然全體者、固無所偏屬矣。及其目有所視也、則耳之神亦注乎目、而手與足皆爲日用焉。其手有所持也、則足之力亦從乎手、而耳與目又皆爲手用焉。是故用發於親親之愛、則

敬亦行於親矣。用發於長長之敬，則愛亦行於長矣。蓋已發之後，一理爲主，則衆理卽畢從之，不得謂其體之全者至此而遂亡也。且理更有以相反而見其存者。如喜樂之時，可謂無怒與哀矣。顧其所以爲喜爲樂者，亦卽此怒哀者而反用之耳。豈得謂怒哀之體至喜樂之時而遂亡乎？又豈得謂別有一喜怒哀樂渾然之全體，雖其喜樂方發而彼全體者自未發乎？是故用主乎仁，則義亦在仁中；天下原無不義之仁也。用主乎義，則仁亦在義中；天下原無不仁之義也。何者？分雖殊而理目一^①



故也。其用之偏主者、分之殊也。其體之渾全者、理之一也。惟其理之一、而千條萬派皆統於一、而無二理也。此其體之所以無不全也。惟其分之殊、而千條萬派不可淆亂、而各有殊分也。此其用之所以偏有所主也。且惟其理之一也、故一事之理發用、則衆理不錯出而畢向於一也。已向於一、則亦自當從其所主而不復兼主、卽不害其爲分之殊矣。如愛主於親親、則凡其敬親者亦皆爲愛中之敬矣。敬主於長長、則凡其愛兄者亦皆爲敬中之愛矣。卽如耳之從乎目、則不得謂目視左而耳且

聽右耳目將有並用也。抑不獨此也。凡此愷此用之所以分者、亦第性其理之一而分之殊故耳。蓋未發之體、卽此已發者之存、而已發之用、卽此未發者之著。此所謂理之一也。但體用雖一理、而其分又自殊焉。故未發之前、以其一無所向也、則渾然而全具。已發之後、以其偏有所主也、則判然而各殊。此則性情之所以分、而仍非有所兩物者也。如謂發用之後、旣已條分派別、判然而各殊矣、而其體之渾然者、仍自渾然而不分、則是已發之理、特此全體未發者之聲影緒餘、而其見於酬酢之際



者、亦皆非所^②性中存之實矣。况卽此全體者之渾然而終不變、則是用雖紛然而其體仍自寂然也、豈不異於晚年分別體立用行之說哉。是故體用之辨不明、用必歸於幻而無實、以其非卽體之所發現故也。體必入於寂而常空、以其非卽用之所蘊藏故也。如此展轉之間、必將馳心空妙之域而不自知矣。此朱子早年所以雖已力闢外學之誤、而四十以後仍不免馳心空妙之悔、而自謂其因彼說相似、遂至於鶻突者也。千古學術之界、其所爭有毫釐千里之異者、蓋以此而已矣。

或曰、親親長長之大處、固是一理、發而衆理卽畢從之矣、若夫暫而乍見之所感、微而動容之所中、其於此理之應、亦僅得見其端倪耳、豈可謂衆理皆向於此一處乎。曰、感有淺深、事有久暫、則理之應者亦因之而爲微爲顯之不同焉。然皆卽此全體者之端倪也。以其事之大者言之、則固如愚所謂目有所視而四體畢從之矣。以其事之小者言之、則又當如東坡所謂牽一髮而頭爲之痛、拔一毛而身爲之動者、不妨借喻以見端倪之不離乎全體也。但其各有所當、則偏主於一、而自是條理

之分見者耳。此亦如杜甫詩云、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方其仰看時、豈不四體畢從乎仰。然已錯應人矣。可見發用之偏而必不能兼營也。要之一動一靜、一偏一全、此卽體用之所以分、而確然不入於空幻者也。

附錄朱子體用定說。

答呂伯恭別紙曰、中庸首章言中和之所以異、一則爲大本、一則爲達道、是雖有善辨者、不能合之而爲一矣。故伊川先生云、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學者須是於未發已發處認得



一一分明、然後可以言體用一源處。然亦只是一源耳、體用之不同、則固自若也。文

能靈

謹按、此說分別未發爲體、已發爲用、與章句

合、乃癸巳以後定說也。下條同此。

又答徐彥章曰、分別體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吾書、雖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今之所謂一者、其間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用之分哉。文

集

能靈

謹按、併體與用、合而言之、本不見於吾儒經



傳、然有時言體、有時言用、亦可互見也。彼立體用之說者、而實有卽體卽用之意、則有如所謂用而常空、空而常用者、於空用皆着個常字、便是不分兩時矣。朱子所謂酬酢之際、體用渾然者、殆正與相混、亦癸巳所聞、自謂鶻突者也。必如此附錄二條定說、則物理之固然、始分明不可易矣。

文集答江元適三書、其詞意與此答汪書相出入、而其首篇中幅論及奏劄流傳云云、正在召對垂拱之後、是爲此年也。謹採其畧、並載於此。

答江元適第一書曰、某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

及人。以先生君子之餘教、頗知有意於爲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又曰、聖人之學、所以異於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以高明中庸無異體故也。

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全與上條答汪書同意。顧此書旣云前此之出入者十餘年矣、其後答薛士龍書年已四十餘、又謂馳心空妙之境者二十餘年、是此



時雖已力闢空妙、然尚有涉於空妙而不自覺者也。竊謂此病便是體用渾然一句爲之根。蓋體用既不分兩時、則時時皆見其發用、雖物理差別處、無過不及處、皆覺得是活動處、而心之與理難於分別矣。觀後此諸說自可見也。

又按此書及下答元適書、其通體說理、雖云無過不及、有是非可否處、然皆看得有流動不息之意、蓋正不脫壬午書中所謂天理流動之機、於一機字內見此理也。此便是心與理不分明處。學者讀朱子文集、正須於此等處辨其爲早年之說耳。近

見當湖陸氏於此書及下一書中摘取一二處揭而書之於讀朱隨筆殆考之不詳也。謹識於此以爲讀朱子者告焉。晚年心理定說見戊子歲

再答江元適書曰、某之所聞、以爲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乎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第、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而自得之、然後爲至。文集

三答江元適書曰、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月之間、



而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卽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謬、卽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文集

能靈謹按此三書中、第一書云高明中庸無異體、第二書云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是非、審可否、由是精義八神、以致其用、第三書云大端全體卽所謂仁、其定位不易、不可差謬處卽所謂義、此皆與晚年定說大致相同也、特後來益加精審耳。^③惟其第一書有體用渾然句、第二書有無分段無時

節句、第三書有流行發用、無一息之不然句、此則與晚年之說不同矣。然細玩三書、實同一意。蓋惟無一息之不流行、則卽以爲無一息之不發用。旣無一息之不發用、則本體便在發用之中、而更無獨立之時。故曰體用渾然、又曰無分段、無時節也。若以後此定說考之、則發用處固是流行、然流行豈專屬已發耶。惟其一發而一未發、斯卽一動一靜而不已焉、此流行之說也。今以流行發用合併言之、卽與太極通書解義諸說不同矣。

又按前壬午書中謂理一分殊一句全在本體未



發時看、其所謂未發者、原只指未著人力工夫則、
便雖動處、亦看作未發。今則因動處未免看來是
發用了、故又稍變延平之說、以爲無一息之不發
用、而特於發用之中、則時時見有未嘗發之本體
存焉、蓋已漸入於中和舊說之解矣。自是以後說、
已發處皆只在流動處看、而不專屬人力工夫矣。
然其所謂未發者、則仍是延平不見不聞、無形聲
可接之意、固非章句之所謂未發也。若如章句之
說、則體用已判爲兩時、而不得謂之渾然矣。延平
生陽難作已發看、則發字作有形看。朱子壬午書
中遂將發用作工夫看、此處又將發用作自然看、

稍與延平異。但謂無一息不發用，則入於中和舊說矣。由是看未發者，卽在發用之中，體用同時，亦依然延平之意也。

又答柯國材書曰：近衢州有一江元適登仕，泳以書來云：頃歲獨學，嘗窺求仁之端，又謂須明識所謂元者，體諸中而無疑，則道之進也化也。基諸此矣。此論似非偶然。默識，試一思之，何如？又曰：欲識仁字，大概且看不仁之人可見。蓋其心頑如鐵石，不問義理，事任已知，是以謂之不仁。識此氣象，則仁之爲道可推而知矣。

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首云武學闕尚有三年，中間因及

時事。考之史，與年譜皆在甲申年也。書中又引元



適來書云云、蓋知答元適三書正在此年矣。今試竊論之。朱子後此數年、嘗有答南軒書、於先議仁體之說深不以爲然也。而此則方有取於元適之言、其爲得失可知矣。其中言仁氣象、試按而推之、則不頑者其心之虛靈也、不任已知者謙退認理也。此雖亦是仁者氣象、然已覺四德皆包在內矣。於仁之界限不清、而亦未見心理之別、性情之分也。試以後此答南軒論仁諸書參之、精粗深淺又何如耶。

又按書中有云、論語比年畧加工夫、然亦只是文

義訓詁之學終未有脫然處。更有詩及孟子各有少文字、地遠不欲將本子去觀此則諸經傳註之功自成論語口義以來蓋積累而爲之次。

是歲困學恐聞成。○朱子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年譜

乙酉三十六歲。

四月請祠。④五月從差監潭州南嶽廟。年譜

丙戌三十七歲。

作雜學辨。文集

答何叔京書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



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食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學、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至、未嘗不愧汗沾衣也。文集
能靈謹按、此書之下答叔京數書、中及時事、皆丙戌、丁亥、戊子間事也。而此書又在其前、當不出乙酉、丙戌之間。况味其語意、亦當去延平之沒未久也。因繫於此。

節齋蔡氏作朱子像贊曰、文公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

中節云云。又曰、凡學可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惟此有非言之所能到、志先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之道者、必於此而求之。

能靈

謹按、未發之說在程子時原但屬之於靜、即

今章句所本是也。故龜山承之、亦只主靜說耳。至延平先生之教、始以動而生陽不屬已發、則動靜皆在未發之內矣。朱子自序中和舊說、謂其與延平之意不遠、可見也。朱子於己丑之春已變其說、而又於壬辰歲序之以爲戒、固未嘗以之立教也。然龜山之說雖以靜爲未發、而嘗有未發之前體



所謂中之語及延平行狀中有驗未發時氣象之語、朱子晚年皆論其失、今語類文集可考也、又何嘗以此教人耶。節齋親受業於朱子之門、第弗深考、遽引此早年答何叔京書、以爲朱子教人宗旨、豈不貽誤後學耶。

又按甲申書中猶謂不離乎事物之間、辨其是非、審其可否、而此書乃遽云但求之大本、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是此時中間又畧一小變也。然此病朱子於下條答書已自言之。着未發氣象雖受之延平、然延平嘗令着意分殊處、故甲申書猶不失其意。此却單向理一上用工夫。

謹附朱子定說。

附答胡季隨書曰、未發之前、纔要體所謂中、則已是發矣。文集

附語類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個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能靈謹按此段云李先生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以下抑揚其詞亦終是恐人於此作病耳豈肯以此爲教人宗旨耶。

又附語類淳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個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着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字是着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

能靈謹按未發之前所謂寂然不動也然朱子嘗謂此時亦不恁困則此心本體之明固未嘗或息

而天下之大本卽於此存焉。但念慮有不生耳。若於此下體認字、則未免便是已發、而未發者不可見矣。於是遂以爲時時皆已發、而已發之中時時自有其未嘗發者焉。此蓋延平不以動而生陽屬已發、而朱子自是以後相沿、至於中和舊說之論也。

又答何叔京書曰、昔聞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機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說、而究亦

未能一蹴而造其域也。

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末有近年南北交兵語事在甲申十月。若乙酉以後已講和矣。今不云去年而云近年亦當爲丙戌之書也。此書之下又一書云歲前報葉魏登庸此正丙戌年事而謂之歲前當是丁亥開歲之書矣。下書作於丁亥益知此書爲丙戌也。其間以未發已發合併言之已漸近中和舊說之論然味其通體之意卽後來姚江固亦不出於此旨矣。

丁亥三十八歲。



儒藏

答何叔京書引孟子必有事焉之說曰、夫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夫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可不可之幾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泰然、有以應萬物之求、而何躁妄之有哉。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末云歲前報葉魏登庸、當爲丁亥

歲首之書也。大意亦不出丙戌之論。其中幅有云、遺說所疑、重蒙鑄論。然愚尚有未安者、及後八篇之說併以求教。其下卽有一書、首云、昨承遺說及後八篇云云、則是一時之書矣。其書分十餘條、今謹摘一條於後。

其一條曰、夜氣以爲休息之時則可、以爲未發之時則未安。魂交而夢、百感紛紜、安得爲未發。而未發者又豈專在夢寐間耶。文集

能靈
謹按、此一條卽中和舊說之論也。但彼則言之愈暢而意愈決耳。

七月、爲張仲隆記其讀通鑑之室曰、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卽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文集

能靈
謹按、據此言、則分明以覺爲仁矣。所云卽吾



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亦與前答何叔京書所謂執未發已發之機、默識而心契者語意相合也。而其源則從延平先生引上蔡仁是知覺了了之說來。其後壬辰歲答張欽夫書、乃力言以覺爲仁之非、此尤不可不考也。要之仁是生理、覺是生氣、是一是二、其辨甚微。謂覺不離仁則可、謂仁屬於覺則不可也。論語言仁、曰仁者樂山、曰仁者靜壽、曰仁不能守之、曰剛毅木納近仁、易曰安土敦乎仁、此皆不可以覺爲仁之明証也。朱子後來嘗以此意辨之矣、此時則方以仁屬之於覺也。

八月訪南軒張敬夫。棧於潭州、范伯崇、德念林擇之用

中侍行。伯崇嘗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

能相合。留長沙再閱月、與南軒偕登衡嶽、至衡州而別、

有南嶽遊山記、倡酬集。南軒贈詩、遺經得抽繹、心事兩

編濔。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與南軒別後、遂偕伯崇、

擇之東歸、授拾道中所作詩、得二百餘篇、名東歸亂藁。

是行也、道經昭武、謁端明黃通老、中於其家。端明端莊

靜重、德容粹然、朱子請納再拜之禮而見之、進於門弟

子之列、其敬慕如此。

年譜

十二月、除樞密院編修。用執政陳、俊卿劉珙薦也。年譜



儒藏

子朱子爲學次第考 卷二

戊子三十九歲。

四月、崇安饑、貸粟於府以賑之。時盜發崇安、人情大震、乃請貸於府、得粟六百斛、籍戶口散給之、民以不饑。是冬有年、民願輦穀還官、知府事王淮俾畱里中而上其籍於官、社倉之法始此。年譜

編次二程遺書。初二程子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頗爲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年譜

省劄屢促就職、固辭。時太學錄魏掞之以論會覲夫國、遂立辭。

七月、崇安大水、奉府檄行視水災。

以上年譜

答何叔京書曰、道理無窮、思索見聞有限。聖人之言、正在無窮處、而吾以其有限者窺之、閤鎖重重、未知何日透得盡耳。

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之末正言、戊子年事、觀此則可見

朱子遜志時敏之功、不敢自是之意矣。假令於此時自矜獨得而不復求之、則晚年精義入神、博約兩盡之功、豈復得見也哉。

又答何叔京書曰、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現之端、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



儒藏

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現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又曰：所論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個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鑑耶。

能靈

謹按：此書末云築楊州城，亦戊子年也。

文集

學部通辨曰：朱子斯書，道一編指爲朱子晚合象山。王陽明指爲朱子晚年定論。據年譜，朱子四十歲丁母祝孺人憂。此書有奉親遣日之云，則祝無恙時所



答。朱子年猶未四十、學方日新未已、與象山猶未識面、何得爲晚合、何得爲晚年定論耶。顛倒誣罔、莫斯爲甚。

又答何叔京書曰、性心只是體用、體用豈有相去之理乎。又曰、心者體用周流、無不貫徹。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在上言築城一書之後、下言賑饑

一書之前、亦戊子年也。旣曰性心只是體用、又曰心者體用周流、則分明以心爲性矣。語類曰、口是體、說話處是用。又曰、不成香爐是火箸之體、火箸是香爐之用。蓋言體用本是一物故也。明儒羅整

庵雖力闢心學、然猶不免以心爲性之用、是亦朱子早年之見也。今以程朱定說推之、則性卽理也、心則氣之精爽也。故性之用爲情、情之體爲性、此獨指理而言也。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此則指氣而言也。心靜則性之爲體者以立焉、心動則情之爲用者以行焉、是故性之體用常乘乎心之體用以爲體用也、非謂性爲心之體而心爲性之用也。大抵學者雖知性之爲理、却疑理則道體無爲、不可以用字加之、而理之用時又只在心之知覺中見、則似只爲知覺之妙耳。今附錄朱子心性理

氣體用定說以明之。

附答楊子直書曰、其向以太極為體、動靜爲用、其言固未當。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文集、下同。

附答姜叔權書曰、性與心字、所主不同。如邵子謂心者性之邪郭、乃爲近之。但其語意未免太粗。須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無病耳。

附答徐子容書曰、伊川先生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
能靈
謹按、以上卽章句集註、太極解義之說、乃爲



定說也。而心性之分可見矣。蓋性惟是理、則毫釐不容紊故、必有學問思辨之功。若心、則只是人之神明耳、自不假書冊言語也。今既以心爲性、於是又有下條之說。

又答何叔京曰、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某近日因事、方少有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目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學部通辨曰、此書首言賑饑事、考年譜正在是年。王陽明所編定論採答何叔京凡四書、前一書也、此一書也、尚有二書、又皆在此所錄二書之前、皆祝孺人猶在、朱子未識象山時所答。至淳熙乙未、朱子方會象山、而何叔京亦卒矣。見朱子作陽明何得指爲晚叔京墓誌年哉。

附錄朱子晚年論學定說答項平父書曰、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未嘗教人專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爲氣質之稟不能無

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卽事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文集

能靈謹按、此書末云、大學章句一本漫徃、則當是大學章句已成之後、乃爲定說也、與是歲所謂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者、誠判然不同矣。蓋自丙戌、答何叔京書至此、皆有緇見聞書冊之意、皆執



此一意而不變也。惟中和舊說則云、致知格物工夫、自是始有所施、又似稍變其說者。故愚嘗以爲中和舊說以心爲性、雖不脫前此數年之見、且或從而甚之、然於此稍變處、又竊疑其或在此歲之末也。故以編於此書之後云。

答張欽夫書中和舊說之一日、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其暫而休息、未與物接之時爲未發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

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然、隨處發現、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誘之私、所能壅遏而牴牾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發現。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

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

文集朱子自註此篇曰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耳。下篇同此。

能靈謹按此下三書皆卽所謂中和舊說也。據朱子自序中和舊說則此書作於己丑之前而丁亥往見南軒之後也。故於丁亥歲答何叔京夜氣一條謂未發不專在夢寐間者已有此意。但彼書語意猶疑而未決。惟至此則言之始暢而持之始決。卽朱子序中亦謂其自此不復有疑也。又上條錄是歲答何叔京書亦云曉然無疑。又云日用之間。



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正與此書所說不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天理本然、不少停息者同一意也。今列於此、證據甚明云。

又按朱子於辛巳歲嘗以動而生陽爲已發處、是必以靜而生陰爲未發處矣。循此而求之、則動靜體用條理固自分明。惟延平先生之說獨以動而生陽不屬已發、且於朱子所謂在本體未發時看者批云、兼本體已發未發看、則體用不分兩時、而特以可見者爲已發、不可見者爲未發矣。朱子因之、於已發遂有兩說焉、始但從用工夫上看爲已



發既乃從靜中之動、魂交而夢上亦看爲已發、遂覺時時皆已發、而絕無靜而未發之時矣、夫安得不以未發者獨屬之不可見之地耶。未發之體、朱子前此雖未明言、然常引孟子必有事焉之說、則猶覺是有物流行不息者、特不可見耳。雖不可見、而此物既流行不息、亦尚未遽斷之以爲寂然不動也。至於此書、則又非獨以爲不可見而已、且謂萬起萬滅之中、此流行之全體常自見其寂然焉、於是已發者一邊發、而未發者一邊未發、已發者自時時發動、而未發者自時時不動。其與後來解

動極復靜、靜極復動之旨、分別體立用行之說、不同矣。蓋愈推而愈深、乃愈細而愈誤。此朱子所以卒自悔其馳心空妙之域者乎。

又答張欽夫書中、和舊說之二曰、前書所扣、正恐未端的、所以求正。茲辱誨諭、乃知尚有認爲兩物之蔽、深所欲聞、幸甚幸甚。當時乍見此理、言之惟恐不親切、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徃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隔斷絕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又曰、向見所著中庸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

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前後隔截氣象、何如。細玩中庸、只消着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個未發底耳。

文集朱子自註曰、此書所論尤乖戾。

能靈謹按、前書云、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寂然

之本體未嘗不寂然、則是寂然者原不起不滅、而起滅之中、却自有其不起不滅者存也、故曰認爲兩物。此書乃以方往方來論之、蓋謂方往者已發也、方來者卽未發也。以其時時來、便是時時未往



也。故曰常有未行乎用之性。又曰來得無窮、便常有個未發底、而此個未發底隱然未往、而無形聲可接、則亦卽所謂寂然不動之本體也。如此則打成一物矣。然如此愈覺無涵蓄安息之時矣。故曰所論尤乖戾。要之、只是從不息之機上認來認去、便成此病。其大意固不出延平先生動而生陽、俱看入未發之旨也。朱子序此書、固曰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其所未言者或不遠矣。

又答張欽夫書中和舊說之三曰、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現之端、自以爲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



病尚多、未爲精切。比遣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徃徃自見。酒落處、始竊自信、以爲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工夫、自是其有所施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個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容間息。據其已發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卽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

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文

能靈

謹按前書云發者方往、未發者方來、而此書

云發者人心、未發者皆其性、則是心性之別只在前後往來之間見之。而又統名之曰天機活物、是明明以心爲性矣。況人心亦自有靜定之時、今求之太過、翻覺滾滾不得靜、故又有下一書之說。

又答張欽夫書中和舊說之四曰、大抵目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儻侗地見得個太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



以爲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會入思議。所以屢蒙
教告、以求仁之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脚工夫處。蓋只見
得直截根源、頓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
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倚泊、蓋其所見一向如
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
雍容之意、畧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
今爾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個安宅、正是
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
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徃
方來之說、正是手^⑤茫脚亂、無着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

是亦可笑矣。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又於前書所論方往方來之中特見一個主宰知覺處。要之只主知覺也。然方往方來一書雖云只見直截根源、傾湫倒海氣象、日間爲大化所驅、無立脚處、然於丁亥歲答何叔京書所謂其心儼然有事之云、則固嘗從心上立腳下工夫矣。蓋此時議論之不定如此。

又答石子重書曰、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却是要見得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鳶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

說個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却恐顛倒、非聖門求仁之學也。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首云去秋走長沙、即丁亥秋訪南軒於潭州事也。則此書當在戊子矣。大化一句、即前答張書之說。可知答張諸書所謂中和舊說者、在戊子作此書之前也。但其或出丁亥初歸之後、或即作於戊子、即無可證耳。要之相去未久也。

已丑四十歲。

春始易中和舊說。

能靈

謹按此爲朱子進學大節目、故謹書之。然實



儒藏

據朱子所自作中和舊說序也。其序作於後三年壬辰、而實追論是歲己丑之學、故載於是歲之下。但其間亦特未發已發條理初分耳。若夫心性之辨、則猶在壬辰癸巳之間云。

朱子中和舊說序曰、余早從延平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嘆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嘗發耳。



自此不復有疑、以爲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甫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予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爲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爲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悞、以至於此。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

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氷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爲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及嘗同爲此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爲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於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喜新、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舊藁、一編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懲前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予之可戒而知所戒也。



獨恨不得奉面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壬辰八月、新安朱某仲晦云。文集

能靈

謹按、據此序、則延平已沒、始訪問張欽夫、而告以所聞、又未之省也。退而沉思、始有人生莫非已發、而其未發者特未嘗發之論、卽所與張往還諸書、題曰中和舊說者是也。又云早歲受中庸於延平、求未發之旨、未復云恨不奉面質諸李氏之門、但以其所已言者推之、卽知其所未言者不遠矣、則中和舊說固爲延平先生之意也。然朱子乃

重以爲戒如此、學者其可不深考乎。又云、乾道己丑之春、爲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忽而自疑、則舊說之變實在己丑歲也、而朱子年已四十矣。但己丑雖已變舊說、而仍有未盡處。殆至癸巳以後、其說始爲無病云。

又按、朱子旣作此序、以訂中和舊說之誤矣、其後丙申歲、朱子年四十有七、又嘗於讀列子時、偶記一條、追悔己丑以前之學、而重以爲戒者、正當與此序並看也。

觀列子偶記曰、向所謂未發者、卽列子所謂生之所生

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丙申臘日、因讀列子書此。文
集

能靈
謹按中和舊說序所謂未嘗發者、實卽列子未嘗終、未嘗有之說、而彼書所謂覺性不動、常自寂滅者、正此旨也。朱子特記之、以自識其誤、而兼爲學者戒焉、此亦可見明季諸人皆掇拾朱子之所棄也。

又按是歲己丑、始分未發已發條理。今考文集答林澤之有一書、正是未發已發初分之說、其文甚



明宜繫於此。

答林澤之曰、昨日書中論未發者看得如何。兩日思之、疑舊來所說於心性之實未有差、而未發已發字頓放得未甚穩當。疑未發只是思慮事物之未接時、於此便可見性之體段、故可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也。發而中節、是思慮事物已交之際皆得其理、故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心則通貫乎已發未發之間、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向疑遺書所記不審、今以此勘之、無一字不合。信乎天下之書未可輕讀、聖賢旨趣未易明、道體精微未易究也。文

集

能靈

謹按、中庸章句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其字指喜怒哀樂之情。蓋性情本一物、特以其未發、則靜而爲體者、正所以別之爲性也。今此書云未發時可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則與章句異矣。又謂已發時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乃以心性交互言之。而下文卽單承心字、以爲通貫已發未發、一動一靜之全體、是混心於性也。心性之實、豈能無差乎。然乃自謂未有差、又可知此僅爲初分未發已發條理之言、而心性之辨蓋猶有待也。愚故曰、在壬辰癸巳之間、文集中尚有未發已



發辭及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皆與此書同
一初分條理之言今不具錄。

八月省劄後促行會九月丁母祝孺人憂乃止。年譜

庚寅四十一歲。

正月葬祝孺人於建陽之寒泉塢自爲墳記。朱子於

父母墳墓所托之鄉人必加禮敵已以上則拜之。

是歲家禮成。朱子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朔望則
歸奠於几筵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定爲喪祭禮又
推之冠婚共爲一編命曰家禮。晚年多所損益未大更
定云。

七月、遷葬父肅齋先生墓、作遷墓記云、府君將歿、欲葬
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安其里靈梵院側。時某幼未
更事、卜地不祥。既懼體魄之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
七月五日遷於里之白水鵞子峯下。後至慶元間、再遷
上梅里寂歷山、則不復爲銘矣。以上
年譜
辛卯、四十二歲。

創立社倉於所居之五夫里。朱子所居里每歲春夏
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易至搆變、遂因前
貸郡米、創立社倉一區、以備出貨。每石量收息米二斗、
逐年依此歛散。或遇小歉、卽蠲其息之半。大饑、盡蠲之。



救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

十二月、服闋。以上年譜

是歲、作知言疑義。知言、五峯胡氏書也、朱子與南軒

張氏、東達呂氏同著疑義。^⑥

答呂伯恭書曰、陰陽動靜之說、竟未了然、何耶。今以來

論所引者、推明之。夫謂人生而靜是也、然其底於物者、

則亦豈能終不動乎。今指其未發而謂之中、指其全體

而謂之仁、則皆未離乎靜者而言之。至於處物之宜、謂

之義、處得其位、謂之正、則皆以感物而動之際爲言矣、

是安得不有陰陽體用動靜賓主之分乎。故程子曰、知



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語道矣。世之論義者多外之、不爾、則混然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此意極分明矣。且體用之所以名、正以其對待而不相離也。今以靜爲中正仁義之體、而又爲中正仁義之用、不亦矛盾、祇稅之甚乎。文集

能靈

謹按、文集中答呂伯恭書、其首八篇無可考。

自論欽夫去國一書以下、凡數十篇、皆有事跡及冬春時序、可按以稽其歲月。而欽夫去國事在辛卯之歲、此書適在其前、故當繫於辛卯也。又按、朱子議論早晚皆有次第、其始但泛就體用上說、其

次乃就中庸未發已發上說。然皆條理未分也。自
已丑春間始分未發已發條理。而猶謂未發不可
謂之性。又其次始以性情分動靜而別體用。見於
答張欽夫書矣。然尚未向陰陽上說也。至此書始
漸向周子動靜陰陽上說。不惟以性情分陰陽。而
又以中正仁義分陰陽矣。但其解中正仁義。却與
癸巳所解太極圖說不同。謹錄於此。以見其所見
之與年俱進也。答張欽夫性情
分動靜書未錄

又答呂伯恭書曰。工夫易簡斷。義理難推尋。而歲月如
流。甚可憂懼。奈何奈何。文集

壬辰四十三歲。

正月論孟集義成。是書初名要義、又改名精義、後改今名。

四月有旨疾速起發、以祿不及養再辭。

資治通鑑綱目成。

能靈

謹按年譜據序繫綱目之成在是歲、然此後

正復修改、故乙未鵞湖會後答呂伯恭書曰、綱目

草藁畧具。蓋朱子著述皆於成後不輟修改也。

西銘解義成。

八月名臣言行錄成。

以上
年譜



儒藏

子朱子爲學次第考 卷二

作仁說。

答張欽夫書曰、在中之說、來論說得道性未嘗相離、此意極善。但所謂此時蓋在乎中者、文意簡畧、某所未曉。又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亦非文意。蓋旣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卽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卽事卽物、無不有個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在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



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爲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夫此廓然初豈有中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之分、則須如此、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耳。

此書文集朱子自註壬辰冬。

龍溪

謹按此書謂發而中節卽此在中之理發形

於外、此愚所據以爲用卽體之現者也。體既現於用中、則方其用時、豈得謂更有渾然之全體雖已發而仍未發、如所謂常挾以相隨者乎。以此言之、

則體用之各分一時愈明矣。分之則用卽體之現、而用皆所性之實也。體卽用之藏、而體亦非洞然無物、卽非條理不具者也。但用時各有所主、如愚所謂目之視、則百體之神皆從乎目而不雜出。雖其全體者不相離、而要、不害其爲分之殊也。

又按此書謂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卽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此亦非實有一物忽然而漂蕩也。蓋所中之節卽理之無過不及者也。過與不及卽不中其節矣。不中其節、則節亡矣。此所謂漂蕩淪胥也。是故能反之、則又卽此而枉焉。



又按中和舊說序作於是歲八月、而此書朱子自註壬辰冬、大抵當時特自記其年月者、蓋以紀其議論之一進也。如甲申答李伯諫書、亦自註年月、而延平答問於李先生來書及朱子問之者皆謹書年月、正以明其爲早歲之所聞與其學之所到也。後人往往忽之、則朱子垂教之心遂隱矣。愚是以表而出之焉。

答張欽夫論仁說曰、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爲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

別有包四者之心、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誰是卽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爲妙也。今欲極言仁字而不本於此、乃概以至善目之、則是但知仁之爲善、而不知其爲善之長也。却於已發現處方下愛字、則是但知已發之爲愛、而不知未發之愛之爲仁也。又曰、仁但主於愛、若其差等、乃義之事。仁義雖不相離、然其用則各有所主而不相亂也。若以一仁包之、則義禮與智皆無所用矣。又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



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旨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交涉、見其以公爲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爲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耳。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交涉也、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又曰、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爲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

物且不能有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愛乎。又曰、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言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爲此也。又曰、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又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爲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

文
集

能發

謹按、癸巳歲答呂伯恭書中云、仁字之說、欽

夫得書云已無疑矣。然則以上諸書宜在癸巳前



一歲故以繫於是歲壬辰也。蓋當時朱子既作仁說又因張之疑而與之往復皆所謂仁字之說也。其剖晰之精詳者如此此張之所以無疑也。夫學者試參觀前歲朱子與延平先生論仁書及答柯國材諸書言仁之說則其淺深疎密誠大有逕庭矣。

又按是歲朱子議論乃爲切近的當。然考其早歲講學自延平先生沒後獨與南軒張氏復往爲多。其間多有不遠合處而朱子於張之言必痛駁其失一字不肯放過張卒亦往往從之此可見聖賢

之心以義理爲公、初無嫌疑繫吝之私也。其後朱張二子並入聖賢之域、豈不宜哉。

癸巳、四十四歲。

二月朔、作敬箴。又作六先生贊。文集

能靈

謹按、敬箴見工夫之要、六先生贊見識議之

精此皆前此之所未及、而後此之所莫能易也。自是則守有定而愈純、知有定而愈密云爾。

三月、省劄促行、又辭、就乞差監獄廟。

四月、太極圖傳、通書解成。

五月、有旨特與改秩、主管台州崇道觀。前除樞密院

編修、屢石不起、梁克家奏乞褒錄之。孝宗曰、朱某安貧樂道、廉退可嘉、故有是命。朱子以改秩畀祠、皆朝廷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一旦驟得之、求退得進、揆之私義、既有未安、或致上累聖朝綜核之政、故辭。六月、編次程氏外書成。

十一月、尚書省檢會不合辭免、又具狀辭。以上年譜

答薛士龍書曰、某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



言動之際、庶幾銖積寸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義理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下段叙免喪辭召事、正在壬辰以後。而以答呂伯恭書中事迹考其書之作於癸巳歲而又言及薛士龍者有三書焉。其一云薛湖州昨日得書、下一書云士龍無因緣相見。前時湖州買茶人回曾附書、未知收得否、則卽此書也。又下一書云聞士龍物故、可駭可嘆、則是答薛諸書皆不出於此年矣。蓋朱子方與士龍通書、而士龍遽卒也。

廖德明錄癸巳所聞曰、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尚鶻突、爲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看得分曉。

能靈謹按、廖子晦乃朱子門人、記其癸巳歲所聞於朱子之語也。記稱二三年前者、應指庚寅、辛卯之歲也。是時朱子年四十一二矣、蓋尚未免鶻突也。考朱子於巳丑春巳分未發、巳發條理、又歷庚寅、辛卯、至於壬辰、然後西銘解義成、而於理一分殊之辨洞然矣。然太極通書二者尤爲與杏、則又歷癸巳四月而二書之解始成、於是精密詳審而無復遺憾。故論朱子之學者、當以壬辰、癸巳以後



之說斷爲終身定論也。讀朱子之書者，亦自當以不合於西銘、太極、通書之說者，斷爲早年之論明矣。顧學蔣通辨，但以朱子四十歲爲斷，近日當湖陸氏又以壬辰爲始，分未發已發之年，恐皆有所未盡也。自此而後，則但有愈精愈密、愈純熟而愈簡潔者，蓋無復向時異同之說矣。

又按廖氏所記時繫之癸巳者，正以明夫是歲之當爲定論也。

又按朱子進學次第分明，可考而不可不詳考者，至是蓋已粗畢矣。以後但據年譜錄其事蹟，以備

朱子全觀云。



儒藏

子朱子爲學次第考 卷二

校記

①目：當作「自」。

②所：當置「性中」下。

③蜜：當作「密」。

④從：當作「復」，見王懋竑《朱子年譜》卷一。

⑤茫：當作「忙」。

⑥東蓬：當作「東萊」，見《東萊集》別集卷七。

⑦簡：當作「間」，見《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卷三三。

⑧正：疑誤。

子朱子爲學次第考卷之三

後學連城童能靈著

淳熙元年甲午、四十五歲。

五月、省劄再檢會、依已降指揮。六月、始拜改秩之命。屢具辭免、遜避逾年、上意愈堅。至是始拜命、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

十一月、何叔京卒。除夕答呂伯恭書云、爲欽夫作修舜廟碑文、又云欲修鄉約鄉儀及冠昏喪際^①之儀。二年乙未、四十六歲。

五月、東萊呂氏伯恭祖謙來訪、編次近思錄成。呂自



藏

東陽來訪、留寒泉精舍旬日、相與掇周子、二程子、張子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十四篇、號近思錄。朱子守臨漳日、添入數條、刊之於學。嘗語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金溪陸氏子壽、九齡其弟、象山陸子靜、九淵偕東萊會於鵞湖。東萊歸、朱子送之信州之鵞湖寺、江西二陸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講其所聞焉。陸子壽有詩、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陸子靜詩、墟

墓與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峯石崇成泰嶽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古今。朱子^③和詩。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既而諸公各持所見。不合而罷。

七月。成晦菴於蘆峯之雲谷。

三年丙申。四十七歲。

二月。如婺源省墓。蔡季通元定從。既至。婺源宰張漢



儒藏

率諸生請講書於學、辭。又請撰藏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遺書、外書、文集、經說、司馬氏書儀、高氏送終禮、呂氏鄉約、鄉儀等書畱於學中。日與鄉弟子講書於汪氏敬齋。隨其資稟、誨誘不倦。至六月初旬乃歸。

六月、除秘書省秘書郎、辭。一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之士。叅政龔茂良以朱子操行耿介、屢召不起爲言、遂有是除。朱子答韓尚書書云、某狷介之性、矯揉萬分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旣深而自信愈篤。以此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故二十年來、甘自退藏、以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



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文集

八月、再辭許之、遂復與祠差主管武夷山冲祐觀。會

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遂有是命。年譜

十一月十三日、劉氏令人卒。年譜

四年丁酉、四十八歲。

二月、葬劉氏令人於建陽縣嘉禾里石唐^④大林谷、名其

亭曰萃如、而規壽藏於其左、名其菴曰順寧。年譜

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既編次論孟集義、又作訓蒙

口義。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其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矣。年譜

十月，周易本義成。朱子答呂東萊論易書云：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辭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之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無復包含該

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文集

詩經集傳成。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其與經文舛戾，則穿鑿爲說以通之。朱子獨以經文爲主，而訂其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真經後，以還其舊。年譜五年戊戌，四十九歲。

劇暑，答東萊曰：近看論孟等書，儘有平高就低處。文集八月，差知南康軍，辭不允，降旨疾速之任。宰相史浩必欲起之，或言宜處以外郡，於是差權發遣南康軍事。



兼管內勸農事、仍借緋。

十月、丐祠。

十一月、省劄檢會已降指揮。

十二月、又趣疾速之任。以上俱年譜

六年己亥、五十歲。

正月、再請祠、不報、候命於鉛山。東萊屢書勉行、南軒

亦謂須一出爲善。雖出處去就素有定論、然更須斟酌

消息、勿至已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爲

用、於大體却有害也。至是、再請祠不報、朱子始有出意。

正月、行至信州鉛山、俟命、寓止崇壽僧舍。年譜

陸氏九齡來訪。年譜

三月、省劄再趣行。是月晦、赴南康軍任。初到軍、首下教三條、其一延訪民利病、其二令父老教戒子弟、其三勸民遣子弟入學。每五日一詣學宮、爲諸生講說、豐饗不倦。郡之有賢德者、禮之以爲學職、士風翕然丕變。立三先生祠及五賢堂。先是、移文教授司戶、以爲某蒙恩假守、^⑤付民社、固將使之宣明教化、篤勵風俗、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乃立濂溪周先生祠於學宮、以二程先生配焉。又以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齋別爲一堂祀之、乃旌表孝子熊仁瞻之門。三先生祠



南軒張氏記、五賢
堂延之尤氏記。

六月、奏乞蠲減屋子縣稅錢。屬邑星子土瘠賦重、疏
乞蠲免。事下戶部、戶部下漕司責以對補。會有言庶僚
不當用劄子奏事者、因引以自劾。

十月、重建白鹿洞書院。書院乃唐時李渤故址、榛廢
已久。朱子詢得之、乃令星子令復建書院於其地、且言
於朝、得賜勅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註疏等書。又
捐俸買書以益之、並置田以贍學者。數月告成、率郡屬
鄉宦、過客學徒釋菜於先聖先師。每暇輟一至、諸生從
而質疑問難、誨誘不倦。乃立五教之目、爲學圖並脩圖



身處事接物之要、俾學者規守之。尤致意於明誠敬義數語。又與時宰書、乞復洞主廢官、使得備員、與學徒講道其間。稍假之廩、畧如祠官之入、不報。書院東萊呂氏記

十二月、申請陶威公廟額。廟在都昌縣、祀晉侍中大

尉長沙陶威公、侃水旱禱禳皆有感應。據縣稅戶董翌

等狀請、特賜廟額、以表忠義。以上俱年譜

朱子嘗云、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以前作

了。語錄

七年庚子、五十一歲。

正月、請祠、不報。

二月、張南軒訃至、罷宴哭之。時南軒卒於江陵府治、朱子屢爲文祭之、及爲作神道碑。

申減屬縣科紐秋苗夏稅、木炭、月椿、經總制錢。

四月、應詔上封事。

以疾請祠、不報。時陳俊卿守金陵、過闕入見、上薦朱

子甚力。

大脩荒政。時值南康軍屬星子、都昌、建昌至秋大旱、失收、朱子竭力措置、爲救荒備。會詔江東帥守恤民隱、決滯獄、以銷旱災、且頒勸分賞格、因卽推廣爲奏、乞降時旨、減前所申星子縣稅、及三年赦文已蠲官租、禁州

卽勿得催理。若囚繫淹延，則特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嚴立程限，排日結絕乃可。因以賞格諭富室，得米貳萬石，使椿留以待。復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錢米充庫糧備賑濟。又申嚴隣路斷港遏糴之禁。郡濱大江，舟艘岸者遇大風輒淪溺，因募饑民築堤捍舟。民免於饑，舟患亦息。預戒三縣，每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場，以待賑糴，合爲三十五場。其缺食甚者先加賙給。比冬，遂以旱傷分數告於朝，乞蠲闔本軍稅租苗米四萬七千餘石。奉旨三等以下人戶夏稅畸零並與倚閣。放數旣寬，民無流徙多所全活。



十一月作臥龍菴。菴在廬山之陽五老峯下，祀諸葛

武侯像於堂，而別起亭於臥龍潭上，書武侯制表中宏毅忠壯忘身憂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十六字於亭楹，皆捐俸爲之，而囑西源隱者崔嘉彥董其役，官民咸無

預焉。朱子自爲記。以上俱年譜

八年辛丑五十二歲。

正月開場濟糶。初，旣分場，選現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蒞一場，以轄糶事，而分委縣官巡察之，以戢減剋乞覓之弊。至是人戶悉令起赴場就糶，鰥寡孤獨之人則用常平米令賑濟。

又慮農事將起、民間乏錢、凡合糴皆濟半月。都昌無米、自郡運而往、千里之內、莫不週浹。比三月結局、所活饑民老幼三十餘萬丁口。其施設次第、人爭錄傳以爲法。時孝宗臨御日久、垂意恤民、凡所奏請、無不報可、以故得行其志、民無流離之患。

二月、陸氏九淵

來訪。

陸請書其兄教授墓誌銘。朱子

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陸氏以君子小人喻義利章發論、大畧謂科舉之士日從事聖賢之書、而志之所向、專在乎利。必於利欲之習、怛然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



藏

篤行之、斯謂之君子。朱子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請書於簡、以諗同志。

三月、差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次。南康任將滿、廟堂議遣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遂有是命。

南康任滿、合奏稟事件。原有南康任滿奏事之旨、因奏本職四事。

閏三月、去郡東歸。朱子治南康郡、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暴細民、撓法害政者、必繩治不少貸。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爲急務、風俗丕變、文學行義之士彬彬出焉。

四月、過九江、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劉子澄來謁、請爲

諸生說太極圖。

是月十九日至家。以上俱
年譜

答東萊曰、道間看中庸、覺得舊說有費力處、畧加脩定、稍覺勝前。計他書亦須如此、義理無窮、知識有限、求之言語之間、尚乃不能無差、况體之身、見諸事哉。

又一書曰、數時絕無學者講學、便覺頽惰、無提撕警策之益。旦夕亦欲作一課程、未必有益於人、庶幾稍自益耳。以上
文集

七月、除宣教郎、直秘閣、辭。以荒政脩備、民無流殍、故有是除。朱子以前所勸出粟人、未推賞、不拜。



呂東萊訃至、爲位哭之。

八月、差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先是、王淮爲相、問侍讀

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卽

疏朱子以下六十八人。會浙東荐饑、上軫宸慮、淮遂薦

朱子。因拜命、卽日單車就道。復以前納粟人未推賞、乞奏事。

十月、堂帖報南康出粟人已推恩、乃受職名。

十一月己亥、奏事延和殿。奏疏內條陳救荒之策、畫

爲七事以上。

十二月、視事於西廡。朱子初授命、卽移書他郡、招募



海商販米至浙，許以不收力勝及雜稅錢。到則依價出糶，更不裁減。至是，海艘已輻輳矣。日與僚屬寓公鈎訪民隱，規畫纖悉，晝夜不倦，至廢寢食。分畫既定，則親出按歷，始於會稽諸縣，次及七郡，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不遺餘力。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秋毫不煩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部內不知官吏憚其風采，夙夜戒飭，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若衢州守臣李嶧等，不恤荒政，皆按劾其罪。由是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畫類南康時，而用心尤苦。所

活不可勝計。有短朱子者，謂其疎於爲政，上謂宰相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

冬，以社倉法奉詔頒行於諸路。初，條陳荒政入奏時，請推行崇安社倉之法於天下。至是得請，首頒行之。台發有應時爲之者。以上俱年譜

九年壬寅五十三歲。

正月，條奏採荒事宜。以浙東荒政拯救事宜列爲九條，並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及推賞獻助人。又請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行住催。

夏，有詔捕蝗，復上奏狀。畧云：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

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其次惟有出內庫之錢以爲取
糴之本。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復上宰相書極言民之與
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倘民散國危則措身
無所矣。

條奏諸州利病。首言紹興和買之弊乞痛減歲額然
後用貫頭均紐仍用高下等第均敷而免下戶出錢使
得相乘除以優之。及言台州丁絹錢有抑納倍輸之患
奏乞每丁納半錢半絹其諸郡差役之法請令民均出
義田罷去役首免排設次官差保正副長輸收義田仍
令上戶兼充戶長沿海四川鹽法乞取會福建下四川



產鹽法行之。諸郡酒坊亦乞改照處州萬戶酒法。救荒之餘凡可以便民者莫不規爲經久之計焉。

毀秦檜祠。祠在永嘉學移文毀之。

七月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是月行部將由台

趨溫既入台境民有訴太守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不法者及趨台城則訴者益衆因盡得其促限催稅違法擾民貪污淫虐蓄養亡命偷盜官錢僞造官會等事具劾之仍送紹興鞠實宰相王淮以姻舊匿不爲奏仲友亦自辯且言弟婦王氏驚悸病篤乞送浙西無礙官體究已而紹興獄具按章至六上宰相不得已取首章語



未甚深者及仲友自辯疏同上。曲說開陳。故他無鑄削。止罷江西新任。時台州久旱。雨遂大注。是歲穀重熟。八月。除直徽猷閣。辭。獎賑濟之勞也。朱子以爲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躡等疏榮。懼非所以示勸懲。况近按唐仲友反爲所訴。雖已罷其新任。而跟究指揮尚未結絕。方籍藁以俟斧誅。豈敢冒竊恩榮。以紊賞刑之典。不允。差江西提點刑獄辭。詔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再辭。朱子初聞江西之命。即日解職東還。亟具辭免。大畧以所除官乃填唐

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願得歸耕故壟、畢志舊聞。及詔與江東梁、總兩易之、則言祖鄉隸江東、墳墓田產、合該迴避。詔特免迴避、復辭。今來所除、仍司按察、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所爲、或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徇私、又恐下負夙心、上辜眷使。乞特與祠、使得卒其舊業、退避怨仇。時辭職名不允之命同下、則又辭以前按唐仲友既不差官體究、恐臣所按有不公不實之罪、難以例沾恩賞。詔並不許。

十一月、力辭新任職名、仍請祠。極言昨來所按賍吏



黨與衆多、棊布星羅、並當要路。自其事發以來、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觖排。向非聖明洞見底蘊、則不惟不肖之身反爲魚肉、而其變亂黑白、詿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閒、或可少紓患害。時大府丞陳賈請禁僞學、王淮以唐仲友故怨朱子、欲沮之、因以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時首論曰、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皆陰詆朱子、故奏及之。

年譜

十年癸卯五十四歲。

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上覽奏、知不可強起、故有

是命。朱子初守南康、再使浙東、卽有以身徇國之意。及是、知道之難行、退而奉祠、杜門不出、海內學者尊信益衆。作感春賦以見志。

四月、武夷精舍成。正月經始至、是落成、徙居之。四方

士友來者衆甚。

以上俱年譜

十一年甲辰五十五歲。

力辨浙學之非。朱子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騁於外、



每語學者以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之言、務收歛疑
 定、以致克己肅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
 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脩身
 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潘景愈、
 孫應時輩言之。以上俱年譜

十二年乙巳、五十六歲。

二月、崇道觀秩滿、復請祠、差主管華州雲臺觀。年譜

十三年丙午、五十七歲。

三月、易學啓蒙成。朱子旣推義文之意、作周易本義、
 又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啓蒙四篇、以示初學。

八月、孝經刊誤成。以上俱年譜

十四年丁未、五十八歲。

三月、小學書成。

四月、差主管南京鴻慶宮。

七月、差江西提點刑獄、辭。時上諭宰執、朱熹久閒、可

與監司。周必大議除轉運副使、或謂金穀非其所長、故

有是命。以上俱年譜

十五年戊午、五十九歲。

五月、趣奏事之任、復以疾辭、不允、且趣入對。

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會宰臣王淮罷政、周必大爲



相薦之。及入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獎諭甚渥。因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願聞。」

除兵部郎官，以足疾請祠，詔依舊職名，提刑江西。前數日，兵部侍郎林栗與朱子論西銘不合，至是，迫以供職。朱子以足疾甚，在告，申部乞候疾愈。翌日，栗遂疏朱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餘緒，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

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徒迭爲遊說、政府所以^⑮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陞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効舉、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故事、無以待郎劾本部郎者、蒲朝皆駭異之。於是足疾請祠。上曰、林栗言似過當。丞相周必大奏曰、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時上意方向朱子、欲易他部。丞相請仍授提刑、從。

七月、在道辭免新任。

八月、以足燕巧祠、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

予旣行、且疏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爲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票劾、熹之辭始末、叅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而遂忘其欺耳。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脩者、輒以道學歸之。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第恐自此遊辭無實、讒言橫生、良善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旣形、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不報。會胡晉臣拜侍御史、首劾林栗狼愎自用、喜同惡異、



無事而指學者爲僞、最人之所惡聞。遂出栗知泉州、詔朱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卽速之任。朱子固辭足疾不任起發、復丐祠、遂除是職。

九月、復召、辭。時廟堂知上眷厚、憚朱子復入、故爲兩罷之策。上悟其故、至是復召之。朱子辭、以爲遷官進職、皆爲許其閑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

十一月、趣入對、再辭、遂上封事。六月、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准具封事以聞。

至是趣入對、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疏人、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

翌日、除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辭。時上感其忠鯁、故有經帷之命、蓋將爲燕翼謀也。朱子因密草奏疏、凡十事將上。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遂力辭新命、不果上。

是歲四月、象山貽書十一月、朱子答書辨無極。

能靈謹按、朱子文集答陸氏無極之辨、在是歲。朱子年垂六十、而議論不合如此、王陽明等早異、晚同之說、誣矣。學菑通辨於朱陸異同言之已詳、今



不復爲之辨也。但此係要節年譜反刪去，今特著之云。

始出太極通書^①、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

十六年己酉六十歲。

正月除秘閣脩撰辭。

二月孝宗內禪光宗卽位，尊孝宗爲壽皇聖帝，退居重華宮。

是月甲子序大學章句。

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二書定著已久，猶時竄改。至是以穩愜於心而始序之。又著學庸或問、中庸輯畧。

四月再辭職名。

五月從所請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

閏五月更化覃恩轉朝散郎賜緋魚。

八月除江東轉運副使辭。詔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

事。朱子以祖鄉田產隸部內辭詔免迴避。

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始拜命。以光宗初政再

被除命遂不敢辭。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六十一歲。

四月之漳州任。見曉漳風俗薄陋民不知禮至有居

父母喪不服衰絰者。朱子首下教令述古今禮律以開



諭之。又取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訓子弟。其俗尤崇尚釋氏。男女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菴舍以居。悉禁之。俗爲大變。時詣學校。訓誘諸生。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之不倦。又擇士之有行義。知廉耻者。使列學藏。爲諸生倡。又教習諸軍弓射。分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教場。挽弓及等者。有賞。不及者。畱射。及等則止。終不及者。罷之。兩月之間。皆成精技。又熟聞知錄趙師虛之爲人。試之政事。尤得其實。遂首舉之。故迪功郎高登忤秦檜貶死。爲奏請詔雪。以褒其直。

奏除屬邑上供無名賦七百萬、減本州無額經總制錢四百萬緡。

奉行經界法。初朱子爲同安簿時、已知經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至是卽加訪問講求、纖悉畢究。以至弓量筭造之法、盡得其說。乃具陳利害疏於朝。及宣德意、勝之通衢。貧民下戶莫不深喜、而土居豪右兼併侵漁者以爲不便。會州人有居要路者、幸有是奏、亟啓從之。久之有旨、本州先行經界法。後竟有沮之者、事遂以寢。

十月、以地震及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仍請詞、不允。



刻五經四書於郡。各著爲說、繫於諸經書後、以曉學者。云、如今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曰、某覺得今年方無疑。又曰、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語錄
二年辛亥、六十二歲。

二月、與趙帥汝愚論招州軍募江戍。

三月、復除秘閣脩撰、主言南宮。①鴻慶宮、任使居住。正月、長子塾卒於婺州。報至、卽以繼體服斬衰丐祠歸治喪葬、遂有是除。



四月、去郡、再辭職名。上初政、嘗除秘撰。時已力辭、奉詔褒許、難以復受、故再辭焉。其治漳也、一以崇教化、正風俗爲先務。其年化成而去、漳民莫不思之。

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由橋。

七月、再辭職名、不見。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不敢辭。

九月、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

十二月、仍以漳州經界不行自劾。

三年壬子、六十三歲。

二月、復請補祠職、從之。詔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

使節事不相關、可卽速之任。朱子猶以補祠職爲請、遂許之。

始築室於建陽之考亭。

永康陳同甫來訪。同甫名亮、以文雄浙中。自負王霸

之畧、而任俠豪舉。朱子嘗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同甫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每遇朱子生辰、雖居千里外、必遣人問遺、歲以爲常。至是來訪、朱子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頡頏、永康事功。若不竭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辭。

四年癸丑、六十四歲。

正月、再辭。

二月、仍舊主管南京鴻慶宮。

十二月、除知潭州、湖南安撫、辭、不允。是冬、使者至金

還、金人問南朝朱先生安在、答以見擢用。歸白廟堂、遂有是除。朱子以辭遠就近、不爲無嫌、力辭、不允。

五年甲寅、六十五歲。

正月、再辭。詔長沙巨屏、得賢爲重。往祇成命、毋執謙辭。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會洞僚侵擾屬郡、恐其滋



熾遂拜命。

五月始之鎮。在途所次老稚携扶來觀夾道填擁。長沙士子夙知向學四方雲集誨誘不倦坐席至不能容士俗懽動。

洞獠侵擾郡境遣使諭降之。徭人蒲來矢出省地作擾或薦軍校田昇可用召問之以爲可招斯以某日不俘以來將斬汝昇卽以數十輩馳往取文書粗若告身者數通自隨諭以禍福來矢喜聽命遂并其妻子俘以至官給衣冠引赦不誅。

改建嶽麓書院。書院本劉樞密及南軒先生之舊久



而廢墜。乃更擇爽塏之地而新之、別置員額、以待不由課試而入者。其廩給與郡庠等。朱子常窮日之力治郡事、夜則與諸生講論問答、客無倦色。每訓以切已務實之學、懇惻周至。

奏請飛虎軍隸本路節制、從之。以本路別無軍馬、惟賴飛虎軍以壯聲勢、而乃遙隸襄陽不便、故以爲請。六月、申乞歸田、不允。時孝宗陞遐、朱子哀慟不能自勝。又聞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益切憂懼、遂申省乞歸田里。

七月、寧宗卽位、召赴行在奏事、辭。黃裳爲嘉王府翊

善、自以學不及朱熹、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宰相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難合，反爲累耳。」上在潛邸，聞名，每恨不得爲本宮講官。至是，趙汝愚首薦焉。

考正釋奠禮儀行於郡。先是，漳州任內嘗列上釋奠禮儀，得請施行。旣去官，復格不下。至是下之。時召還奏事，又苦目眚，乃力疾躬爲鈎校刪剔，定爲數條，頒行巡內州邑，僅畢而行。

立忠節廟。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

彥卿、趙民彥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

兵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屈而死。五人皆以忠節沒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乃於城隍廟內創立祠堂、肖像祀之。又請於朝、賜廟額曰忠節。

八月、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再辭、不允。仍趣令疾速供職。朱子初辭奏事之命、兼旬不報、遂東歸。道中忽被除命、以爲超躐不次之除、不免冒昧之譏。乞仍舊奉祠。辭至再、且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幸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



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繫匪輕。朱子在道、聞南內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爲是言。

九月晦、至自長沙、次闕外。先是朱子行至上饒、聞以

內批逐首相、罷左丞相賈正出知建康。有憂色。學者問其故、曰、大臣

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或謂此蓋廟堂之意、曰、

何不風其請去而後許之。上新立、豈可導之使輕逐大

臣耶。及至六和塔、永嘉諸賢俱集、各陳所欲施行之策、

紛紜不決。朱子曰、彼方爲几、我方爲肉、何暇議及此哉。

蓋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故朱子憂之。



十月戊子朔、乞且帶舊職奏事。次日、入國門。四日辛卯、奏事行宮便殿。朱子立朝以辛卯日爲始朱子行至宜春、時門人廬陵劉韞遮見、請曰、先王是行、上虛心以待、敢問其道何先。曰、今日之事、非大改更、不足以悅天意、服人心。必有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之志、而不敢以天子之位爲樂、然後庶幾積誠盡孝、默通潛格、天人和同、方可有爲。其事大、其體重、以言乎輔贊之功、則非吾之所任。以言乎啓沃之道、則非吾之敢當。然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人主無不可進之善。以天子之命召藩臣、當不俟駕而往。吾知竭吾誠、盡吾力耳、外此非吾所能預計也。

辭新除待制職名、不允。奏事後、面納劄子辭職名。有旨依已降指揮、不允。又辭、乞改作說書差遣。以爲未得進說、而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効涓埃、而疾病不支、遂竊特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乃拜命。

上孝宗壽皇山陵議狀。時趙彥逾按視山陵、謂土肉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旒改新穴、視舊僅高尺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日月、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遂中寢。朱子乃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吉

土、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罔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砂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

辛丑、受詔進講大學。故事、講筵每遇隻日、早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卽行嬖罷。又大寒大暑亦係罷講日分。講畢、乃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早晚進講、從之。朱子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聖德者、罄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



差兼實錄院同修撰。再辭，不允，遂拜命。

更化覃恩，授朝散郎，賜紫金魚袋。

乙巳晚講，乞令後省看詳封事。時以雷雨之變，下詔

求言。朱子因奏登極之初，獻言者衆，乞令後省官看詳，

擇其善者條上，取旨施行。庶聞者知勸，直言日聞。詔差

沈有開、劉光祖看詳，限十日奏聞。

奏乞三年內賀禮並免。瑞慶節前一日晚開報，來日

百官稱賀。朱子欲不出，不可，乃草劄子，明日立班投進。

有旨却賀表不受。末後復謂三年內賀禮並免，節序進

名奉慰從之。



庚戌講筵留身奏四事。時上有旨脩葺東宮爲屋數百間欲徙居之。而諫臣黃度將論近習遽以特批逐之。朱子不勝憂慮因講畢乃疏奏四事謂凡此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覆思慮斷而行之以答天變以應人心。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而進對之時率多遺忘敢復冒昧輒形紙墨至于孤危之蹤不敢自保切恐自今已往不復久侍清閑之燕矣。上爲之感動然卒無所施行。

閏月戊午朔晚講次日編次講章以進。朱子進講數次論及盤銘丹書復編次成帙以進。上喜且令點句來。

他日請問、上曰、宮中嘗讀之、其要在求放心耳。朱子頓首謝、因復奏疏、勉上進德。且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矣。朱子退、謂門人曰、上可與爲善、願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

辛酉晚進講。

請脩嫡孫承重之服。上居壽皇喪、有司請於易月之



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朱子上疏畧曰、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法。當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至是、詔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因朱子言也。

上廟祧議。孝宗將祔廟、禮官初請祧宣祖而祔孝宗、繼復有請併祧僖宣二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者。時宰相趙汝愚、禮官孫逢吉等各持所見、紛紜不一。癸亥當集議、朱子度難以口舌爭、乃辭疾不赴而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復引大儒程頤之說、以爲物豈無本而生之

者。狀上、廟堂不以聞。

甲子、在告。

乙丑、直日、准告封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丁卯、宣引入對。朱子上朝、祧議狀、未聞於廟堂。丙寅

得旨、來日內引。是日入對、賜食、上問外事、人才畢、朱子

請宣引之旨。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

也、可細陳其說。初、朱子既被旨、恐上必問及、乃取所論

畫爲圖本、貼說詳盡。至是、出以陳奏、久之。上再三稱善、

且曰、僖祖乃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俱不會祧、

今日豈可容易。可於榻前撰數語、俟徑批出施行。朱子



方憊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然之。
既退、卽以上意喻廟堂、則聞已毀僖宣廟、更創別廟以
祀四祖矣。時相既以王安石之論爲非、異議之徒忌其
軋已、藉以求勝、事竟不行、天下恨之。朱子與 汝愚書謂
丞相以宗枝入輔王室、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撤祖
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永國
祚於無窮、其可得乎。

戊辰入史院。朱子以實 20 畧無 21 脩撰官三員、
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 22 攝、所脩前後往往不相
應、嘗與衆議、欲以事目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

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編刑法、須依次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序爲書、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紀載不同者、須置簿抄出、與衆會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案底在。時檢討官不從。

丙子、晚講。

是日晚會彭

龜年

出護使客、因請畱身、申

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除卿宮觀、可知悉。宰相趙汝愚袖御批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戊寅、

罷官

遣其內侍王

德謙

封內批付朱子、朱子即附奏謝、

仍申省照會、遂行。中書舍人陳

傅良

起居郎劉

光祖

起



居舍人鄧_驥御史吳_玠吏部侍郎孫_{逢吉}登聞鼓院游
 仲_鴻給事中樓_鑄交章劉之_①皆不報。朱子立朝終於丙
 講者七、內引
 奏事者再。

壬午、詔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尋除知江陵府、辭
 不允。他日、工部侍郎黃_艾因入對、問所以逐朱_熹之

驟。上曰、始除_熹經筵爾、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辨其故、

帝不聽。吏部侍郎孫_{逢吉}亦因講權輿之詩、反復以諷、

上曰、朱_熹之言多不可用。初、韓_{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且

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子聞之、惕然以爲憂、
 慮辭免職名、已徵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陳之。又約吏

部侍郎彭龜年請對、白發其奸。龜年出護使容、侂冑益

得志、朱子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汝愚當以厚

賞酌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丞相方謂其易制、所荷以爲

腹心、謀事諸人又持祿苟安、無復遠慮。朱子獨懷忠憤、

因講畢、奏疏極言之。侂冑大怒、陰與其黨謀去之。而一

時爭名之流亦潛有基間之意。由是侂冑之計遂行。及

龜年出護使容、侂冑回而朱子已去國矣。即上章攻。侂冑云、

止緣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大暴故、亦欲陛下亟去此小

人。既而侂冑聲勢益張、羣憚附和、並疑及丞相、視正士

如深仇、衣冠之禍、蓋始此云。



十一月、還考亭、復辭前命、仍乞追還新舊職名。初、還過玉山、邑宰司馬邁請爲諸生講說、辭不獲、乃就縣庠賓位、因學者所請問而發明道要、聞者興起。邁刻講義一篇、以傳於世。及抵家、遂力辭新命。

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

竹林精舍成。朱子既歸、學者甚衆。至是精舍成、率諸生行釋菜禮於先聖。後更名曰滄洲精舍。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六十六歲。

正月、辭舊職名。

三月、又辭、並不允。以議僖祖祧不合、自劾、並累申省。

有旨、次對之職、除受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依已降指揮、不得再有陳情。⁽²⁴⁾

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

五月、復辭職名、並乞致仕、不允。初、侂冑即欲併逐趙

相、而難其辭、及是、誣以不軌、竄永州。中外震駭、大權一

歸。侂冑一矣。侂冑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士大夫嗜利無

耻、或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除去異已者、然後可以

肆志、陰疏姓名授之。於是羣小附和、以攻偽學。太府寺

丞呂祖儉以論救丞相貶韶州。朱子自以蒙累、朝知遇

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極



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寃。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自賣禍不聽。蔡元定入諫。亦不聽。門人朝奉郎劉炳請以著夾之。遇遯之同人朱子默然。退取奏藁焚之。更號遯翁。遂以疾乞休致云。

十二月。以屢辭職名。詔依舊充秘閣脩撰。宮祠如故。

先是。辭職名不允。又以嘗妄議山陵不報。自劾待罪。乞鑄職名。詔無罪可待。又言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²⁵⁾御詔從之。

是歲。楚辭集註成。時朝廷治黨人方急。丞相趙黜死於永。朱子憂時之意。屢形於色。因註楚辭以見志。其書

又有辯證及後語。

二年丙辰六十七歲。

二月、申省乞改正恩數。大意言、昨來疏封錫服、封贈

蔭補、磨勘轉官、皆爲已受從官恩賜、請乞改正。不許。

十二月、褫職罷祠。先是臺臣擊僞學、旣榜朝堂、未幾、

張貴模指論太極圖說之非。省闈聞之、是科取士、稍涉

義理者悉見黜落。士子咸避時忌、文氣日卑。門人楊道

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言者、亟以

書告。朱子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慮。時

臺諫皆韓侂胄所引、無不迎合其意、以攻僞學爲言。然



憚清議、未敢先發者。胡^絳未達時、嘗謁朱子於建安。朱子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絳不能易也。^絳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及是爲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朱子自任、專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爲小官、時嘗扞朱子論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爲御史。^絳以疏章授之、²⁶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誣論十罪、言朱子剽竊程頤、張載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與。殍糲食淡、衣裘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鵞湖之寺、或呈

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跡、如鬼如魔。乞禡熹職、罷

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別州編管。詔落朱子職、

罷祠、竄蔡元定於道州。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以

(27)學、宰相謝深甫抵其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

元定、不過自相講學耳、果何罪乎。事乃止。

是歲始脩禮書。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其書大要以儀

禮為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

篇及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

子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別為編、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

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禮、祭禮、大傳、外傳。其大體

已具者蓋十七八。先是草奏欲乞脩三禮會去國不及上。

三年丁巳六十八歲。

正月別蔡元定於寒泉精舍。時郡縣遠捕元定甚急。

元定色不爲動。既行朱子與嘗所游百餘人會別淨安寺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坐客感嘆有泣下者。朱子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明日獨與元定會宿寒泉相與訂正參同契終夕不寐。次年元定卒於春陵朱子爲哀慟。

韓文考異成。是歲元旦朱子書於藏書閣下東楹曰。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此其憂傷微意可見矣。

四年戊午六十九歲。

作書傳。文集內止載二典、禹謨、金縢、召誥、洛誥、武成諸說數篇、及親藁百餘段具在。其他大義口授蔡沈、俾足成之。

十二月引年乞休。朱子以明年年及七十、尚帶階官、義當納祿、具申建寧府、乞保明申奏致仕。朱子致仕家貧、故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其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則一介弗取也。時攻僞學日急、士六



纔超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附異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肆市、以別其非黨。而朱子曰、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以謝絕生徒、儉德避難者、朱子曰、禍福之來、命也。或又微諷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曰、某不曾上書自辯、又不曾作詩謗訕、只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詔落秘閣脩撰、依前官差遣。

答李季章書曰、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所以惜此餘日、正爲所編禮傳已

畧見端緒而未能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且與了却、亦可瞑目矣。又云、舊來諸經說、間因講說時有更定。

能靈

謹按、據此、則朱子於諸經說此時猶有更定。

陽明以集註爲朱子早年之作、非其實矣。

五年己未、七十歲。

四月、有旨、令守朝奉大夫、封婺源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仍兼秘閣脩撰致仕。

始用野服見客。坐客榜畧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爲禮、而嘆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又謂上衣下裳、大帶方屨、比之涼衫、自不

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服帶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居而已。且使窮鄉下邑得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

六年庚申、七十一歲。

正月、爲陳氏作聚星亭贊。考亭陳氏故有離榭、名曰聚星亭。至是作新之。朱子爲本原荀陳事迹、畫著屏上而爲之贊。

三月丙辰朔己未、夜說太極圖。庚申、夜說西銘。太極圖、西銘二書、蓋朱子奉以終身者、至是尤諄諄爲學者詳言之。其示人以原始反終、存順沒寧之意深切著明。



矣。改太學誠意章。先是戊午歲朱子嘗與廖德明帖

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矣。至是

日、將此章再爲定酌。午刻疾甚、莫能興、前言若爲之識。

甲子、朱子卒於考亭滄洲精舍。三月初九日午初刻

也、享年七十有一。送終諸禮皆遵遺訓焉。朱子終時自是月丁巳至

甲子蔡沈撰夢奠記甚悉、備載於後。朱子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

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六日云。

門人蔡仲默沈撰夢奠記云、慶元庚申三月初二日丁

巳、先生簡附葉味道來、約沈下考亭、當晚即與味道至

先生侍下。是夜先生看沈書集傳、說數十條及時事甚

悉精舍諸生皆在、四更方返、只沈宿樓下書院。

初三日戊午、先生在樓下改書傳兩章、又貼脩稽古錄一段。是夜說書數十條。

初四日己未、先生在樓下、商量起小亭於門前洲上。先生自至溪岸相視、陳履道載酒飲於新築亭基。時溪東山間有獸聲甚異、里人在坐者云、前後如此、鄰里輒有喪禍。然聲未嘗有此雄也。是夜說書至太極圖。

初五日庚申、先生在樓下、臆腑微利。邑宰張揆來見、有餽先生却之。謂知縣若寬一分、百姓得一分之惠。揆藉時相之勢、凶焰可畏、百姓苦之。是夜說西銘、又言爲學



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日久、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初六日辛酉、改大學誠意一章、令詹_淳謄寫。又改數字、又脩楚辭一段。午後大瀉、隨入宅室、自是不復能出樓下書院矣。

初七日壬戌、先生臍腑甚脫、文之_埜自五夫歸。

初八日癸亥、精舍諸生來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生₂₈遠來、然道理只是恁地。但大家倡率、做些堅苦工夫。須牢固着脚力、方有進步處。時在坐者林子式₂₉、_{夔孫}、陳器之。

墳、葉味道質孫、徐居父字、方伯起、劉擇之成道、趙

唯夫元裕及沈。先生顧沈曰、某與先丈疾

勢一般、決不能起。沈答曰、先人疾兩月餘、先生方苦臙

腑。然老人氣體易虛、不可不急治之。蓋先人疾實與先

人相似、上極熱、揮扇不輟、下極冷、洩瀉不止。先人亦初

因痞結、服神功丸、致動臟腑。春陵病草時、嘗作先生書⁽³⁰⁾

及此故也。諸生退、先生作范伯崇念德書、託寫禮書、且

為冢孫擇配。又作黃直卿幹書、令收禮書底本、補葺成

之。又作敬之在書、令早歸、收拾文字。且嘆年⁽³¹⁾

父子、乃不及相見也。夜分、令沈檢集氏疾源。劉擇之云、



待制脈絕已三日矣。只是精神定。把得如此分曉。

初九日甲子五更。令沈至臥內。先生坐床上。沈侍立。先生以手挽沈衣。令坐。若有所欲言而不言者久之。醫士

諸葛德裕來。令無語。用治命移寢中堂。平明。精舍諸生

復來問疾。味道云。先生萬一不諱。禮數用書儀何如。先

生搔首。益之云。用儀禮何如。先生復搔首。沈曰。儀禮書

儀參用何如。先生首肯之。然不能言。意欲筆寫。示左右

以手版托紙進。先生執筆如平時。然力不能運。少頃置

筆就枕。手誤觸巾目。沈正之。諸生退。沈坐首邊。益之坐

足邊。先生上下其視。瞳猶炯然。徐徐開合。氣息漸微而



逝午初刻也。是日大風破屋、左右梧桐等六木皆拔。未
 幾洪水、山皆崩陷。其所謂山頽木壞者與。嗚呼痛哉。
 十一月壬申、葬於建陽縣石塘里大林谷。今名嘉禾里將
 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聚於信上、欲送僞師之
 喪。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論時政得失、令守
 臣約束。然會葬者幾千人、禁錮之嚴有所不避焉。

校記

①際：當作「祭」。

②啄：當作「琢」，見《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一五。

③朱子和詩：按，此乃朱熹淳熙六年赴南康軍任途中和陸九齡者。編者羅列於此，易誤會於鵝湖之會所和。

④石唐：當作「唐石」，見《勉齋集》卷三六《朱熹行狀》。

⑤卑：當作「界」。

⑥輟：當作「輒」。

⑦闕字當爲「之序」，見朱熹《白鹿洞學規》。

⑧闔：當作「閣」，見《朱熹集》卷一七、二一、二二諸狀。

⑨徒：當作「徙」，見右引書卷二一、三四、四二諸狀。

⑩起：當衍，見右引書卷一六、九九諸文。

⑪此史實有誤。據《誠齋集》卷一一四《淳熙薦士錄》，楊萬里薦朱熹等六十人於淳熙十二年。

⑫輪：當作「輪」，見《朱熹集》卷一八。

⑬川：當作「州」，見右引書卷一八。

⑭跟：當作「體」，見右引書卷二二。既爲編者撮述語，亦當作「根」。

⑮所：當作「許」，見《宋史》卷三九四《林栗傳》。

⑯通書：當衍，見王懋竑《朱子年譜考異》。

⑰宮：當作「京」。

⑱即：當作「疾」，見《朱熹集》卷二三。

⑲「法」上當脫「之」字，見《勉齋集》卷三六《朱熹行狀》。

⑳闕字當爲「錄院」，見《朱子語類》卷一〇七。下二處闕字，分別當作「統紀」、「相統」。

㉑劉：當作「留」。

㉒容：當作「客」，見《宋史》卷四二九《朱熹傳》。

㉓同㉒。

㉔情：當作「請」。

㉕御：當作「銜」。

㉖章：當作「草」，見《宋史紀事本末》卷二一。

㉗闕字當爲「絕僞」，見右引。

㉘生：當作「君」，見《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一六。朱熹稱門生亦常稱「諸公」。

㉙林子式：當作「林子武」，林夔孫字子武，《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一七有傳。



③⑩春：當作「春」。

③⑪闕字當爲「息言許多」，見蔡沈《夢奠記》。

③⑫石塘：當作「唐石」，見《勉齋集》卷三六《朱熹行狀》。

大鄭公行年小紀

清·孫衣言編撰

吳洪澤校點

李文澤一審

郭齊二審

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大鄭公行年小紀》一卷，清孫衣言編撰。清同治十二年刊本《遜學齋文鈔》卷一二。

鄭伯熊（一一二七？——一一八一），字景望，宋永嘉（今浙江溫州）人。與弟伯英齊名，時人稱爲大鄭公、小鄭公。紹興十五年進士，歷婺州司戶，召試正字。乾道間除著作佐郎，出爲福建提舉，改江西提刑，奉祠。起知婺州，淳熙間以國子司業兼國史院編修官，除宗正少卿。出知寧國府，移知建寧。八年卒，後謚文肅。伯熊邃於經學，與薛季宣俱以學行聞，倡伊洛之學於永嘉，學者宗之。著有文集三十卷、《六經口義拾遺》、《贅語》、《記聞》，均已佚。今存《書說》一卷，收入《藝海珠塵》絲集。

伯熊《宋史》不爲立傳，事蹟散見《南宋館閣錄》卷七、《宋史翼》卷一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五等。清孫衣言所輯是譜，則臚述其生平事蹟，最爲全面。孫氏長於考證，故《小紀》於伯熊生卒、生平行實等，考據多精，鈎輯文獻豐贍，對研究鄭氏生平及永嘉之學，頗有裨益。

遜學齋文鈔卷十二

瑞安孫衣言劭聞

大鄭公行年小紀

鄭文肅公在宋南渡時爲吾鄉大儒薛文憲陳文節蔡文懿諸公皆其弟子實爲永嘉學問所自出以不爲苟合官止九卿宋史不爲立傳郡邑志列之儒林傳敘次尤多舛漏偶於讀書之暇畧爲考訂爲行年小譜一卷庶後之人有以考焉

公諱伯熊字景望永嘉人父熙績母陳氏以宋高宗建炎初生公

按郡邑志二鄭公傳不詳家世水心爲景元墓誌亦不



儒藏

大鄭公行年小紀

書其父母。去秋得公母陳太恭人墓誌言太恭人陳贈朝請郎鄭熙績之妻。贈奉直大夫豫之女。朝請之先三衢石室人。周廣順中六世祖官樂清。其子延祚遂居永嘉。又考張九成橫浦集陳氏考妣墓銘言豫字謙仲。封右承議郎。四女次適進士鄭熙績。熙績郡邑志進士題名無墓銘爲陳一鶚開祖父母作。則公乃開祖甥也。陳太恭人墓誌言恭人以淳熙乙巳卒。年八十七。而景元墓誌言景元卒於紹熙三年。年六十三。景元之生當建炎四年戊申。則公之生當在建炎元二年間。

紹興十五年中進士第。

陳騭中興館閣錄七。鄭伯熊劉章榜進士出身。治詩兼



經義萬厯温州志選舉紹興乙丑劉章榜鄭伯熊永嘉
人按乙丑爲紹興十五年公登第時年蓋甫十六七
授台州黃巖尉紹興二十年至黃巖從高士徐先生庭筠學
陳耆卿赤城志十二黃巖尉鄭伯熊永嘉人文行爲學
者師紹興元誤作建炎二十年至人呼爲石蓮縣尉以其年
尙少而堅不可磷也按是時公年甫三宋史隱逸徐庭筠傳
附父中曰黃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庭筠曰富貴易得
行傳後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言訖爲名
臣又林表民赤城集石磐徐季節墓誌云尉今龍圖鄭
公伯熊生日有獻歌詩者先生作上壽論詒之公得論
喜盡卻賀者其罷也求言於先生先生曰富貴易得名

節難保。公謹受焉。蓋公少年時志趣已如此。

再調婺州司戶參軍。

凌迪知萬姓統譜。黃宗羲宋元學案皆言公登第後歷

黃巖尉。婺州司戶。

萬曆溫州志。乾隆永嘉志皆失書黃巖婺州二節。湯成烈永嘉志稿失書

一節。而不詳其歲月。橫浦集陳氏考妣墓銘云。孫女八

人次。適左迪功郎。婺州司戶參軍鄭伯熊。姑姪。惟開祖

兄弟三人。不知公所娶誰女。按開祖母潘安人以紹興二十五年乙

亥卒。銘卽作於是年。時公適官司戶。惟不知黃巖以何

時滿替。婺州以何時到官耳。今金華志職官則并其姓

名佚之矣。

孝宗隆興元年。除秘書省正字。尋以奉祠去。

中興館閣錄八正字隆興以後鄭伯熊元年三月除八月監南嶽廟。按宋制凡令錄簿尉有薦才任館閣者召試而後除。公蓋在黃巖時以薦被召而不知薦者何人。爲正字甫五月卽監嶽廟蓋以不合求去而得祠祿也。姓譜萬厯志學案皆云召試正字除太常博士而不知其以奉祠去。又所謂遷太常博士者於它書亦無可攷。姓譜學案於常博後卽繼以出爲福建提舉萬厯志於常博後卽繼以遷吏部侍郎不知其爲提舉由吏部出吏部則由佐著作遷且公在吏部爲員外郎非侍郎也。宋制尙書六曹吏部最峻敘遷之法必由刑戶侍郎乃轉吏部侍郎常博轉前行郎中特旨乃得左右司諫殿中侍御史耳。萬厯志蓋不攷之甚。

乾道二年冬召爲國子丞。

諸書皆不言公嘗丞太學。薛季宣浪語集五有送鄭景望赴國子丞詩二章。又集六送景元赴秀州判官詩序云。走歸自武昌。始獲交於景望。景元又云。居數年。景望召爲國子丞。又兩踰時。景元赴由拳從事。其序末曰。乾道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則景元之赴秀州。卽在是年。攷浪語集附錄鄭伯英祭常州先生文云。歲在甲申。公歸里居。甲申爲孝宗隆興二年。公之被召。當在乾道二年。其送詩有句云。好溪寒已半。京洛暖應回。好溪卽今處州溪。通甌江者。是二年之仲冬也。景元以次年夏赴官。自春而夏。可云兩踰時矣。又送公詩序言及水災。又有



鄉人儀之之語蓋海溢之後有人薦之而家居被命則爲乾道二年丙戌之冬無疑又送公詩次章有云百惱愁成斛羣疑鬼載車而序亦多戒辭蓋公久食祠祿至此始有召命故勸其避疑忌以俟大用耳。

乾道三年六月除著作佐郎尋兼太子侍讀

中興館閣錄七著作佐郎乾道以後鄭伯熊三年六月除四年六月爲吏部員外郎又錄四脩日厯式注云舊式少監程俱定紹興三十一年四月少監陳之淵著作佐郎張震復上建炎以來日厯格至乾道間著作佐郎鄭伯熊以新舊格參立按是年冬金使賀會慶節上壽在親郊散齋期內公在館職移書政府爭爲北使用樂

見李心傳朝野雜記乙集四。

乾道四年六月爲吏部員外郎。

浪語集二十四與鄭景望書自聞拜佐著作之命嘗一
領教畢。又云又拜手札感尉良甚。啟沃微意。畧蒙見教。
思之誠切。時病十寒一暴。何以哉。願勿以未聽而情我。
告導之心。成所謂遠者大者。必不可進。乃鴻鵠舉耳。按
陳振孫書錄解題十八言公爲館職王府東宮官。姓譜
學案志稿皆於吏部郎後繼書太子侍讀。萬縣府志失
此言拜佐著作復言啟沃微意。是爲著作時。卽兼太子
侍讀。館閣錄偶未及載。而諸書皆不知其由。小著遷郎
官。又姓譜繫此於監國司馬後。學案繫此於知婺州後。



志稿則於黃巖代去後卽云入爲吏部員外郎皆爲失攷。又按與書前言勿以未聽而情我告導之情又言必不可進乃鴻鵠舉則公爲侍讀時已有不合而去之意。攷浪語集十三劉復之哀詞云歲大災饑癘比屋復之請粟於郡身挾醫撫鄉士大夫家戶到。又云走乃大服介鄉先生鄭景望吏部一見復之爲郡司戶在乾道初年其亡在乾道六年四月而哀詞猶稱吏部則公爲郎官歲月稍久未幾遂以提舉常平出矣。

出爲福建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

同治福建通志九十宋職官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鄭伯熊乾道間任。

朱子集八十五何叔京鎬墓碣再調汀州上杭丞數行
縣事專用寬簡爲治罷稅外無名之賦人便安之部使
者鄭君伯熊名好士行部得君甚喜顧郡事爲不理囚
禁或累數月不得釋檄君佐其守又三十六答何叔京
書來使云願招歸流亡復業及募得新民願受一廛者
此最厚下固本之良策然更有方便與寬得一兩項泛
科亦久遠之利來者必益衆矣如何聞新倉使鄭景望
甚賢或可告語耳按叔京墓碣不言調上杭年月而福
建志職官上杭丞何鎬注亦但云乾道間任薛士龍復
之哀詞作於乾道六年六月後尙稱景望爲吏部則其
出爲監司當在六年秋冬間姓譜學案皆誤繫正字常
博後萬厯府志永嘉志湯



成烈永嘉志越一年遂有寧國司馬之命。蓋其在閩歲
稿皆失書。月甚淺政績可見者獨賴有朱子一碣一書耳。

魏王愷判寧國府召爲王府司馬。

浪語集二十四與景望第二書茲承寵膺綸命綱紀王
府佐宋太伯蓋極一時之選可謂儒者之榮敢以爲賀。
然聞以國遜易處閑靜難非漸漬以仁義之指歸俾知
所自以優於天下之樂無以見輔導之德以丈老於聖
人之學蒙聖天子託子之寄廟堂遴於宮僚之擇誠可
謂當人之舉。某所見如此不得不告。攷宋史光宗紀乾
道七年立爲太子慶王愷爲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
國府進封魏王。此書正以爲王府司馬致賀。魏王光宗

兄故以太伯爲况則王府之命當在七年秋冬其言擇於宮僚亦公嘗爲太子侍讀之證也又攷魏憲惠王傳淳熙元年徙明州則王判寧國蓋首尾三年公爲司馬又在魏王到鎮之後又先以自劾去其在寧國蓋當乾道八年書末又云丈在閩中門庭之廣得人有幾則又詢其提舉福建時所得人才亦可見其禮賢好士之概卽何叔京碣所謂名好士也又按浪語集與陳君舉書云四三哥却有典午之命似舍驥勿乘矣公在鄭氏諸從中次第蓋在四十三而典午者司馬也以監司除王府屬官不爲美遷故有此語。

上魏王書言謙德未光不聽自劾免改江西提刑未行乞祠

以歸。

姓譜魏王判宣州南面受屬吏謁幕府進劄子亦坐而
可否之及伯熊除府司馬遂以劄子開說謙德未光嫌
疑之際或駭觀聽姓譜繫吏部郎官於此下誤萬厯志魏王判宣州
除司馬以劄子開說謙德未光不聽遂自劾免改江西
提刑奉祠同學案攷陳亮龍川集十五送叔祖筠州高安
簿序某之師友永嘉鄭公朝暮來持憲節按筠州今江
西瑞州此卽郡志學案所謂自劾免改江西提刑也今
江西通志職官無鄭公名或未上卽以奉祠歸歟

起知婺州。

康熙金華府志職官知婺州軍鄭伯熊清熙二年由奉



儒藏

大鄭公行年小紀

議郎任。按公去寧國在乾道九年。其起知婺州亦以家居。被命而於淳熙二年至婺也。

淳熙三年秋。召赴闕。尋除國子司業。

龍川集二十七郎秀才墓誌銘。淳熙三年秋。鄭婺州召還。約其弟迓。母括蒼而語其屬邑之民。永康陳亮曰。我必取道龍窟。以趨行在所。按公弟卽景元。蓋公母在婺。以將赴闕。送母歸溫州。而約其弟來處。以迓之。乃造於朝。故有取道龍窟。以趨行在之語。

呂祖謙東萊集與周丞相子充書。鄭景望之去。邦人甚去思。然此公論正而氣和。還朝必有裨益。但未知處之如何耳。按周益公淳熙十一年始爲相。此書在景望初召還時。不應卽稱丞相。蓋後人編集時追改。



又按東萊集與潘叔度書景望入學舊觀浸還蓋自婺州奉召時尙未除官不久卽爲少司成矣。

周必大平園續稿二十六數文閣學士李文簡公燾神道碑力請變文體取實學以致人才。上袖公奏付三省下學官議。國子監司業鄭伯熊等請如公言。按碑先言四年春駕幸太學命公執經。四年爲淳熙丁酉則公爲少司成蓋在三年丙申冬其時甫自婺州召還也。姓譜失書知婺州及自婺州召爲少司成一節而學案乃謂由婺州入爲吏部郎官兼太子侍讀。厯國子司業志稿亦繫司業於太子侍讀之後皆爲失攷。止齋集張忠甫墓誌銘景望三入朝二十餘年其卒也。

位不過九卿。三入朝。謂初召丞國子。繼除著作佐郎。及後自婺州召爲少司成也。

淳熙四年七月。兼國史院編脩官。

淳熙四年九月。遷宗正少卿。仍兼國史院編脩官。

中興館閣錄八。國史院編脩官。淳熙以後。鄭伯熊四年七月。以國子司業兼。九月爲宗正少卿。仍兼。

淳熙五年。除直龍圖閣。知寧國府。

水心集十二。歸愚翁集序。景望徇道寂寞。視退如進。官至宗正少卿而止。按書錄解題言。公至少司成。宗正少卿嚮用矣。每少不合。輒乞去。水心祭鄭龍圖文云。官雖不爲賤。而未得要地以建明。蓋宋時常由侍從得執政。



由卿監得侍從。官至宗正，可以游登從列，而每以不合
 乞去，故以卿貳終也。又按宋史職官志：二直龍圖閣，祥
 符九年以馮元為太子中允直龍圖閣之名始此。凡館
 閣之久次，必選直龍圖閣，皆為遷待制之基也。中興後，凡
 直閣為庶官任藩閫監司者，貼職各隨高下而等差之。
貼職猶今之又云：龍圖閣，大中祥符中建，以奉太宗御
 書。御集有學士、直學士、待制等官。又云：直龍圖閣寺監
 掌貳補外。謂出守。或領監司，舉皆是。帥臣宋時州有軍額
 則除之。而公由宗正卿出守，則寺貳也。寺監掌貳其官
復加館閣貼職以示寵異。

乾隆甯國府志職官上：宋知府事鄭伯熊，字景望，永嘉

人開治學舍市官書二千卷聚生徒至二百人又職官表淳熙五年任七年代去蓋首尾二年

淳熙七年甯國秩滿歸永嘉尋除知建寧府

袁燮絜齋集十五通判平江府校書郎姚君穎行狀淳熙五年廷對第一授承事郎簽書監國軍節度判官又云七年奉二親之官太守龍圖鄭公伯熊鉅儒也一見契合遇之良厚秩滿去語君曰親老思鄉滿則罷罷則歸雖丐祠之請亦不至於廟堂君聽其言亟以書白魯公具道之且曰首當爲言於上使以達官榮其親甚於里居之樂其親也按行狀穎以淳熙八年召對除校書郎改倅平江而鄭公先在監國又先以秩滿去則其知



寧國實在淳熙五六年又可知其去寧國時未奉移官之命也。學案言移知東萊集與朱子書云鄭景望自寧國過此渠亦是未滿前年歲間不曾通政府書直至細

滿

猶今言實滿蓋宋時俚俗語

亦無問正與姚穎行狀所言合。或宰

相爲之言乃復知建寧耶。魯公王淮也。

龍川集二十七郎秀才

墓誌銘孤出鄭公之書曰是

從寧國以三萬贖我。又云夏五月鄭公還永嘉余與徐

元德居厚候之館頭按誌翥卒於淳熙五年正月其子

景明以免喪之年冬十一月將葬乞銘於同甫當在七

年所云夏五月鄭公還永嘉蓋由寧國歸以五月過永

康也。

徐元德亦永嘉人塢於永康遂僑居焉館頭蓋永康郵次

又按水心集送鄭丈

赴建寧詩云兩地旌旗一閩中十年監牧九卿崇公以
淳熙五年出守寧國至七年復知建寧首尾三年所謂
一閩中也又有句云遙知獨上千山路處處梅花逐暖
風止齋集送鄭少卿景望知建寧第一首末句云新茶
可擷英蓋公守建寧以七年冬間拜命八年春初上道
而抵任當在採茶時矣故二公贈詩如此止齋又有句
云過家鄉里敬將母士夫榮過家即同甫所謂歸永嘉
將母則與太夫人同行也又止齋兼送景元一章首句
云海內言華萼誰名動搢紳末二語云公餘如促剌
把古書陳蓋景元亦同行也公卒時景元嘗有書報朱
爲之跋見朱
子集八十一

同治福建通志九十二宋職官知建寧府鄭伯熊淳熙間任。

淳熙八年以疾卒於建寧。

陸游渭南集三十四知興化軍趙彥真墓誌銘郡守鄭公伯熊知君最深有疾不以郡事屬其貳而言於使者請檄公攝守疾革獨延公至卧內屬以草乞致仕奏朱子集八十一跋鄭景望書呂正獻公四事云右申國呂正獻公四事見其家傳而故建寧太守鄭侯書齋壁以自警也侯此時已屬疾間不兩月而終啟手足時清明安定執禮不懈如常日又云其爲此邦號令條教必本於孝弟忠信學者傳之按公守建寧甫及半歲其建



明它無所見於此二則可以見其大畧。又按是年七月金華呂伯恭亦卒。東萊年譜卒於淳熙八年辛丑七月二十九日。而其與朱子書有景望不起之語。則鄭公之卒先於伯恭。蓋在是年夏間。又按龍川集二十二祭鄭龍圖文云。丙午之夕。我將哭吾亡友於金華。銜冤籲天。謂天不明。癸卯之朝。誰尸死生。黑頭如麻。獨我良朋。哀哀不寐。躑躅而行。爲此邂逅。恍若銘旌。問其前驅。來自建寧。嗚呼噫嘻。得非吾鄭先生之靈耶。又云。去年之夏。舉酒相屬。旅舍依然。不知今日之醉。公於冥冥也。蓋同甫往哭伯恭。而鄭公歸櫬適過金華。舉酒相屬。卽郎秀才墓誌所謂與徐居厚候之館頭也。又止齋集哭呂伯恭郎中舟行寄諸友云。



去年上溪船落日建安旆。今年上溪船露濡金華草。則當在淳熙九年伯恭已葬而止齋哭之墓上也。是年秋公弟伯英以喪歸葬於永嘉清通鄉證覺院後山鄭氏先世塋也。

書錄解題但言卒於建寧府。皆言卒於溫州府志永嘉志不言有謚及贈官。姓譜郡邑志皆云卒謚文肅亦不言贈官。按吳子良林下偶談云鄭敷文大儒也名伯熊朱子語類云黃義剛問鄭敷文所論甫刑之意今敷文鄭氏書說其書具存攷宋史職官志諸閣有敷文閣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等官公由宗正少卿除直龍圖閣出守或以致仕恩例加贈敷文閣待制故有此稱。又鄭公卒

時得年若干不可攷。水心景元墓誌景元以紹熙三年卒年六十三而公先十一年卒蓋甫五十三四。陳太恭人墓誌云先是伯英葬龍圖於清通鄉證覺院北山而坎其中央爲壽藏今以葬則公蓋祔葬母墓。鄭氏家譜謂鄭氏祖墓在永嘉四十一都證覺院後左側山麓蓋卽龍圖葬處。又郡邑志不詳二鄭所居水心陰陽精義序云鄭氏園住城南林下偶談云木尙書待問造宅侵鄭氏地則其居在城南而與木爲鄰也。姓譜鄭伯海傳家譜鄭伯海傳鄭氏地則其居在城南而與木爲鄰也。前師訓生徒五百餘人至今名其里曰學堂又按公有子四人陳太恭人墓誌云孫男脩職郎耆仁亦先卒次志仁由仁處仁爲仁好仁求仁將仕郎曾孫男台僧公盩



充耘圓僧。止齋集承事郎潘公墓誌云：二女孫長適直
 龍圖故宗正少卿鄭公伯熊第四子處仁。又分韻送王
 得脩詩序云：鄭志仁字能之，能之與叔父伯英字去華
 則以故龍圖先生嘗客德脩於宣城。以伯英爲叔父，則
 志仁亦景望子。而景元二子爲仁，求仁見水心所作墓
 誌則耆仁，由仁蓋亦公出。惟好仁不知爲誰子耳。據陳太恭
人墓誌公尚有所著書有集三十卷有六經口義拾遺
弟伯海伯麟
 有彥語有紀綱，又有書說雜著。同甫有景望書說序雜
存。其從學弟子曰陳傅良、蔡幼學、朱伯起，未待問黃巖
 應恕、永康郎翁。

宋史陳傅良傳：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

水心集温州學記鄭景望出明見天理神暢氣怡篤信固守言與行應。

歸愚翁集序大鄭公恂恂少而德成經爲人師深厚悃悃無一指不本於仁義無一言不關於廊廟。景望徇道寂寞視退如進。

祭鄭景望龍圖文惟公順正靜密夷曠粹沖不違其心不裸其躬出處進退潛涵顯融謗譽不及庶幾中庸此愚不肖謂如公者可以繫天下之望而待萬物之會通浪語集答葉適書王梅溪之方正鄭著作之沖養皆吾黨之望。

周必大省齋文彙跋鄭景望詩卷言道學者薄詞章近



世則然。景望龍圖通經篤行。見爲儒宗。而其詩句乃綽有晉唐名勝之風。胸中所養。亦可知矣。

樓鑰攻媿集祭鄭龍圖文。德量淵澄而不見其涯涘。性質玉粹而不勞於琢磨。其形於文也。渾然天成。而上軌於周漢。其進於道也。怡然理順。而深探於雄軻。與之游。如在春風之中。登其門。如入泰山之阿。是非至明而涵容不顯。其迹進退至切。而從容不見其他。至於莅官。則有不惡而嚴之風。憂世則有哀而不傷之意。發而中節。茲又皆其所以爲至和者也。

龍川集祭鄭少卿景望文師儒輔導之官。舉天下皆以爲莫宜於公。而公亦庶幾出其一二以上。論三代之英。

及舉手之少異已多言之足徵。雖去國之不較。寧有志之竟成。將所存之高而事不下接。抑道之興廢不可以人事爲憑耶。

鄭景望雜著序公之行己以呂申公范滂夫爲法論議以賈長沙陸贄爲準而惓惓斯世若有隱憂則又學於孔孟者也。

校記

①畢：當作「筆」，見《四庫全書》本《浪語集》卷二四。

②家戶到：當作「家至戶到」，見薛季宣《浪語集》卷一三《劉復之哀詞》。

③「之名」上，當補「直閣」二字，見《宋史》卷一六二《職官志》。



藏 齋

大鄭公行年小紀

楊文節公年譜

清·鄒樹榮編撰

劉德清校點

吳洪澤一審

郭齊二審

一粟園叢書本

《楊文節公年譜》一卷，清鄒樹榮編撰。一九二二年南昌鄒氏排印《一粟園叢書》本。

楊萬里（一一二七——一二〇六），字廷秀，號誠齋，宋吉州吉水（今屬江西）人。歷官太常博士、太子侍讀、秘書監、江東轉運副使等。楊萬里是南宋傑出詩人，與陸游、范成大、尤袤並稱「中興四大詩人」，同時他又是著名的唯物主義思想家，詩品、官品、人品譽稱於世，是一位文節俱佳的歷史人物。

關於楊萬里年譜，今存最早版本即為此譜。原版刊刻不精，今略為校勘。此後有崔驥《楊萬里年譜簡編草稿》，刊於《江西教育》第十九號，一九三六年五月版；葉渭清《楊誠齋先生年譜手稿》，姜亮夫《楊誠齋疑年》，見《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著錄，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劉桂鴻《楊萬里年譜及其詩》，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一九七〇年油印本；胡明珽《楊萬里先生年譜》，臺北《大陸雜誌》第三十九號，一九七四年版。另有夏敬觀《楊誠齋年譜》，附刊於《楊誠齋詩》，商務印書館一九四〇年版；王守國《誠齋年表》，附刊於《誠齋詩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還有僅見著錄的王迪諏《楊誠齋年譜》（《江西現代人物及其著述目》）、王咨臣《楊誠齋先生年譜》（著者自藏稿本）。

楊文節公年譜

時事 出處 詩文著述

南昌鄒樹榮少陶著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 一歲

是年九月念二日子時、先生生於吉水南溪之里第。父諱芾、母毛氏。比陸放翁少二歲、范石湖少一歲。

二年戊申 二歲

三年己酉 三歲

金兵南下、帝航海、命張浚駐平江、與呂頤浩會兵討賊、爲川陝京湖宣撫處置使。

四年庚戌 四歲

帝歸臨安、金人立劉豫爲子皇帝。



紹興元年辛亥 五歲

秦檜始相。

二年壬子 六歲

秦檜免相、張浚知樞密院事。

三年癸丑 七歲

遭母毛氏憂、哭甚哀。

四年甲寅 八歲

趙鼎相。

五年乙卯 九歲

是年徽宗殂於金。大饑、先生父芾爲親糴米百里外。

六年丙辰 十歲

趙鼎罷。

七年丁巳 十一歲

樓鑰生於是年

金人廢劉豫。趙鼎再相、安置張浚於永州。

八年戊午 十二歲

秦檜再相、與金議和。趙鼎罷。

九年己未 十三歲

金人歸河南、陝西地。

十年庚申 十四歲

師事鄉先生高守道、與其子德順爲友。金復取所歸地。

十一年辛酉 十五歲

夜雨詩有云、憶年十四五、讀書松下齋。



藏

楊文節公年譜

十二年壬戌 十六歲

金人歸徽宗鄭后邢后喪及韋太后。

十三年癸亥 十七歲

師事瀘溪王庭珪。

十四年甲子 十八歲

徙趙鼎於吉陽。是年袁燮生。

十五年乙丑 十九歲

放張浚於連州。

十六年丙寅 二十歲

劉豫死。

十七年丁卯 二十一歲

師事安福劉安世、與劉承弼交。

十八年戊辰 二十二歲

十九年己巳 二十三歲

自安福劉安世處回家。

二十年庚午 二十四歲

是年中本省解試、爲趙像之所取士。

二十一年辛未 二十五歲

舉於禮部、聞罷。

二十二年壬申 二十六歲

師事黟溪劉才邵。

二十三年癸酉 二十七歲



儒藏

楊文節公年譜

金遷都於燕。

二十四年甲戌 二十八歲

中進士丙科。

二十五年乙亥 二十九歲

秦檜死。除贛州司戶參軍。

二十六年丙子 三十歲

任贛州司戶參軍。欽宗殂於金。

二十七年丁丑 三十一歲

在贛任^①。

二十八年戊寅 三十二歲

任滿回籍。始由南山歸南溪。除零陵丞。

二十九年己卯 三十三歲

十月十九日丞零陵、父與繼母羅碩人迎侍俱來。謁張浚於永州、當在是年。

三十年庚辰 三十四歲

仲春遊東山、作東山聽琴賦

三十一年辛巳 三十五歲

金主亮南侵、被殺於瓜州。十一月、賀張浚判建康。作劉廷直墓表、海鰭賦。

三十二年壬午 三十六歲

七月編詩、曰江湖集、盡焚前所著江西體千餘篇。秋、考試湖南漕司。有賀張魏公少傅宣撫啓、施少材蓬戶甲稿序、羅上行墓表。

焦竑略記字義云、楊誠齋考較湖南、同寮取易義爲魁者。誠齋見卷上書盡作盡黜之、曰、揭榜、喧傳以爲場屋取尺二秀才、吾輩面目何施耶。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 三十七歲

二月、罷零陵丞、父與繼母羅氏俱自零陵回籍。移厲邑人唐德明之書齋、爲之記。病傷寒兩旬、秋回籍。冬至京引見。是年三月、有送郭慶道序、玉立齋記。

二年甲申 三十八歲

正月、自京回籍。張浚薦除臨安教授、未赴、遭外艱。是年有祭張魏公文、清江譚氏景延樓記。

乾道元年乙酉 三十九歲

宅憂、在籍。七月、謁羅斐恭。秋作黃世永哀辭。

二年丙戌 四十歲

秋、訪張南軒於長沙。有中秋月賦、送劉景明遊長沙序。

三年丁亥 四十一歲

春、遊都下、見虞允文、待以國士。秋還家。十二月、有送羅永年序。八月、有秋雨賦^③、冬、作葉丞相

願行狀。

四年戊子 四十二歲

有正月六日雷雨感歎示壽仁子詩。十月、有賀陳俊卿左相啟。二月、有一經堂記。

五年己丑 四十三歲

八月、有楊杞文集序。十一月、有與虞右相允文書、又有與陳俊卿右相書。

六年庚寅 四十四歲

四月廿六日、知奉新縣。五月、有與胡銓書。十月六日、內升國子博士、虞允文薦之也。是年有羅棐恭行狀、懷種堂記、竹所記。

七年辛卯 四十五歲

是年上疏乞留張栻、黜韓玉栻。雖不果留、而公論偉之。七月廿八日、遷太常博士。有上虞允文書。



儒藏

楊文節公年譜

八年壬辰 四十六歲

春二月、爲省試主司。九月七日、升太常丞。上輪對劄子二。冬、有與虞允文宣撫四川書。

九年癸巳 四十七歲

孟夏、太廟薦櫻桃、禮官各分賜四籃。是月廿八日、升將作少監。上輪對劄子二、有劉承弼水月亭記。

淳熙元年甲午 四十八歲

春、出知漳州。子長孺以書經中解試。有得臨漳陞辭劄子二、祭虞允文嚴州聚山堂記、袁機仲通鑑本末序。

二年乙未 四十九歲

六月、薦知常州、乞祠不赴、而歸營一小齋、狀如舟、名釣雪舟、讀書其間。有螺陂五一堂記。

三年丙申 五十歲

以辭常州乞祠祿在籍。爲劉光祖記怡齋劉氏旌表門閭記。

四年丁酉 五十一歲

四月十日赴常州任。編詩曰荆溪集。十月寄書張敬夫。又有益齋藏書自序^④。

五年戊戌 五十二歲

任常州。五月碩人羅氏病。五易醫得葉伯文藥而愈。送之以序。子長孺試南宮。不遇。荆溪集自序云。戊戌三朝時節賜告。少公事。遂作詩。未覺作詩之難也。是年九月自序江湖集。三月有宣^⑤州豫章先生祠堂記。

六年己亥 五十三歲

二月晦卸常州任。三月除廣東常平使者。由常回籍候補。編詩曰西歸集。秋喪子壽任。李與賢自安福來訪。十月三日有興崇院經藏記。

七年庚子 五十四歲



提舉廣東茶鹽公事。正月赴任。三月到任。編詩曰南海集。子長孺、次公俱隨任。旋遣歸。冬初復來。正月有王氏慶衍堂記。九月有胡銓行狀。

八年辛丑 五十五歲

二月五日、兼本路提點刑獄。閩道^⑥沈師犯南粵。冬月、督諸郡兵往平之。孝宗稱爲仁者有勇、書生知兵。九月九日、有韶州張余二公祠記。

九年壬寅 五十六歲

正月、自潮州平賊回任。二月、有祭呂祖謙、張栻文。七月、丁繼母羅太碩人憂。八月五日、除直秘閣、因喪不赴。回籍。諸郡賻布爲錢四百萬。有吉水近民堂記。

十年癸丑 五十七歲

是年幼子幼輿生。宣溪王維藩來訪。

十一年甲辰 五十八歲

十一月、授吏科員外郎。編詩曰朝天集。有上殿劄子三。十月、有似剡老人正論序、江西宗派詩序。十二月、有楊輔世文集序。

十二年乙巳 五十九歲

二月、爲銓試考官。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條列十事、愷切詳明、授吏部郎中、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八月、兼太子侍讀、宮僚以得端人相賀。講陸宣公奏議、隨事規警、太子深敬之。時王淮爲丞相、問宰相何最急先務、答以人才最急先務、卽疏朱熹以下六十人以獻。有楊邦乂行狀、輪對劄子三、獨醒雜志序、東宮勸讀錄。

十三年丙午 六十歲

守右司郎中。三月間、光宗爲皇太子、御書誠齋二字賜之。十九日、皇太子召宴榮觀堂、賜金杯纈羅。五月、有樞密院官屬名顯記。十二月、尙書左司郎中。是年六月十八日、自序南海集、^⑩守。



儒藏

十四年丁未 六十一歲

三月、充殿試主司官。夏旱、應詔上言。十月十一日、授秘書少監。太上皇崩、詔皇太子參決庶務、上疏諫止。八月、有王賅墓表。四月三日、自序荆溪集。六月十五日、自序西歸集。

十五年戊申 六十二歲

三月、永思陵禮成。洪邁議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等配享、上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由是忤旨。四月、以直秘閣出知筠州。七月到任、編詩曰江西道院集。八月、始作易傳、有易外傳序、陳俊卿墓銘。九月、有王瀟溪文集序、西溪和陶詩序。

十六年己酉 六十三歲

五月四日、再復直秘閣。六月五日、授朝議大夫。七月間、仍在筠州任。八月十二日、拜召命、是日啟行。九月十二日入修門、十月十二日奏事選德殿。二十九日授秘書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借煥章閣學士爲接伴金國賀正旦使。是年編詩曰朝天續集。春二月、壽聖傳位皇太子、

是爲光宗。四月、有張鉉南湖集序。九月、有祭王淮文。十二月、有和霍卿當世急務序。閏月、有浩齋記、高安學記。十月三日、自序江西道院集。十月初三日、有上殿劄子三。八月、有御書誠齋二大字跋。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 六十四歲

正月、復借煥章閣學士爲送伴金國賀正旦使。高宗^①日曆成、故事王藺屬先生爲序、留正取用傅伯壽作。先生以失職、十月上章丐外。十一月十三日、除江東運副。編詩曰江東集。子長孺赴官零陵簿。六月、有羅氏一經堂集序。四月十九日、自序朝天續集。九月、有麻姑山藏書山房記。

二年辛亥 六十五歲

任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公事。五月七日、奏薦劉起晦、章熒堪充館學。八月、行部、常禮不受。九月七日、奏薦吳師尹等政績。是年四月、有眞州壯觀亭記。五月、有吉



儒藏

州六一堂記。九月、有蕭千巖摘稿序。是年按郡、見南康教授臨川危稹、獎歎之、偕遊廬山。

三年壬子 六十六歲

是年朝議准行鐵錢於江南諸郡、上疏言其不便、不奉詔、忤宰相留正意、以疾力辭請祠。八月十一日、除知贛州、不赴、回籍編詩曰退休集。是年春、仍行部各郡。三月十三日、奏舉徐木、袁采、朱元之、求揚祖政績。四月初八日、奏舉王自中、曾集、陰元德^⑫政績。二十六日、奏舉程侂、應賢、良方正科。五月廿五日、自序江東集、和陶淵明歸去來詞、有建康府新建貢院記、有廬陵王英臣墓志銘。

四年癸丑 六十七歲

授秘閣修撰、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封吉水縣男、食邑三百戶。正月、闢東園、有梅花賦、陳養廉墓銘。十二月、有通鑑韵語序。五月、有泉石膏肓記^⑬。七月、有吉水除屯田租記。十一月、有李成用集序。

五年甲寅 六十八歲

是年七月、帝禪位於太子、是爲寧宗。上巳日、周益公來訪。夏、游郡城、遊眺雲際寺。閏月、有李氏重修遺經閣記。三月、有福榮堂記。十月、有五美堂記。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 六十九歲

五月、召赴行在、辭不至、仍乞祠。八月、授煥章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歲暮小恙、周益公來訪。冬、遊雲際寺。二月、有答朱子書、又有孫正之文集序。是年廬陵羅椿有詩寄之云、苦辭君命驚凡子、清對梅花更與誰。

二年丙辰 七十歲

六月、引年致仕。十二月十三日、有詔不允。以牛尾狸獻周益公。有與余丞相端禮書、隆興府學記、喚春園記、趙氏三桂堂記、趙公衡墓表。

三年丁巳 七十一歲



七月、復乞致仕、詔不允。八月二十六日、豫章李原之主吉水簿、執贄於門、潭帥余端禮遣騎惠書送酒。有廣漢李氏義概堂記、送郭才舉序、葉顯行狀。十二月、知綿州王沆請籍僞學趙汝愚等五十九人、先生與焉。

四年戊午 七十二歲

正月六日、封吉水縣子、食邑五百戶。二月十七日、進賢文閣待制、通議大夫致仕。有御製贈詩致仕七絕一首、有奉新縣懷種堂後記、龍湖遺稿序、蕭侍御廷試真書跋。是年十二月、有金安節撰陳丞相志銘稿跋、結銜尙題大中大夫、煥章閣待制。

五年己未 七十三歲

是年與周益公壯丹詩相倡和。子次公入京、授官監衡州安仁縣稅。八月二十八日、有胡澹庵先生文集序、劉德禮行狀。十一月、有存齋覽古詩斷序。

六年庚申 七十四歲



是年光宗崩。長子長孺令南昌。幼子幼輿監慈利縣稅。腊月、周益公送一驛四免^⑮、有啓謝之。五月、有靜庵記。六月、有北牕集序、楊存墓表。十月、有章貢道院記、又有眉山任公小醜集序。秋、有祭京鐘文。十二月、有張奭行狀、又有祭朱子文、答福帥張子儀書。

嘉泰元年辛酉 七十五歲

加吉水縣伯、食邑七百戶。上元後一日、遊眺山莊。夏、偶足痛三日。秋、登天柱峯。是年四月、有陳僉判思賢錄序。六月、有送侯子雲序、頤庵詩集序、澈溪文集序、彭漢老行狀。十月、有湖北檢法廳盡心堂記、又有祭余端禮文、蕭服詩軸跋。

二年壬戌 七十六歲

子次公秩滿回籍。秋、蘇州使君張子儀尙書贈衣服、送酒錢、行散雲際寺。冬至、遊郡城。是年正月八日、有秀溪書院記。閏月、有醉樂堂記、趙應齋雜集序。十月、有趙像之行狀。是年有題張敬之南昌官寺重新梅子真祠堂詩。

三年癸亥 七十七歲

六月二十四日、詔進寶謨閣直學^{①⑥}。七月辭免。九月三十日、詔不許。秋、遊郡城、謁周益公。二月、有長汀縣治記、王淮行狀。四月、有江西續派二會詩集序、三近齋餘錄序、槧溪集序。是年、有寄題南昌尉張敬之徐孺子墓之思賢亭詩。

四年甲子 七十八歲

以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進封廬陵郡侯、食邑一千戶。以男長孺官僚升朝、儀遇郊祀大禮、封叙通奉大夫。四月、易傳成、自爲後序、共二十卷。五月間、患淋疾、復脚痛。十月、有祭周益公必大文、又有答袁樞書、與邱宓書、瑞蓮齋記、周易宏綱序。

開禧元年乙丑 七十九歲

九月二十日、召赴行在、以淋疾力辭不至。八月、欲上奏極陳韓侂冑之奸、以壅閼不得自達而止。十月、有沈氏山居記。十二月、子次公入京受縣。

二年丙寅八十歲

正月、進寶謨閣學士、賜衣帶鞍馬。聞侂冑用兵事、慟哭失聲、有遺言八十四字、又十四字、又十五字、擲筆隱几而沒。時五月初八日午時也。史作八十三誤也。



藏 儒

楊文節公年譜

校記

①「贛」下當脫「州」字。

②盡：當作「尽」，見《履齋示兒編》卷九。

③雨：當作「暑」，見《誠齋集》卷四三《秋暑賦》。

④自：當作「目」，見右引書卷七九《益齋藏書目序》。

⑤宣：當作「宜」，見右引書卷七三《宜州新豫章先生祠堂記》。

⑥道：當作「盜」，見《誠齋集》卷一二二《右司王僑卿墓表》、《宋史》卷四三三《楊萬里傳》。

⑦洲：當作「州」，見《誠齋集》卷一八《平賊班師明發潮州》詩。

⑧科：當作「部」，見《宋史》卷四三三《楊萬里傳》。

⑨名題：當作「題名」，見《誠齋集》卷七四。

⑩此下原缺。

⑪高宗：當作「孝宗」，見右引。

⑫除元德：當作「徐元德」，見《誠齋集》卷七〇《薦舉王自中曾集徐元德政績奏狀》。

⑬盲：當作「育」，見右引書卷七五。

⑭壯：當作「牡」，見右引書卷三八《益公和白花青綠牡丹王字韻詩再和以往》。

⑮免：當作「兔」，見右引書卷五八。

⑯「學」下當脫「士」字，見《宋史》卷四三三《楊萬里傳》。

⑰僚：當作「係」；下句「儀」：當作「議」，見《誠齋集》卷四七謝表。



儒藏

楊文節公年譜

袁樞年譜

鄭鶴聲 編撰

王蓉貴 校點

吳洪澤 一審

周 斌 二審

中國史學叢書本

《袁樞年譜》，鄭鶴聲編撰。民國十九年上海商務印書館《中國史學叢書》本。

袁樞（一一三一—一二〇五），字機仲，宋建安（今福建建甌）人。隆興元年試禮部，詞賦第一人，調温州判官，教授興化軍，入爲禮部試官，除太學錄。乾道九年出爲嚴州教授，取《資治通鑑》爲藍本，以事相類，編爲《通鑑紀事本末》。召爲大宗正簿，歷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官，權工部郎官、軍器少監，除吏部員外郎，遷大理少卿，權工部侍郎，仍兼國子祭酒。光宗朝知常德府。寧宗朝知江陵府，被劾罷，提舉太平興國宮。開禧元年卒，年七十五。袁樞有史才，其修國史列傳，拒章惇家人文飾之請，有「無愧古良史」之稱；創紀事本末體，對後世影響頗大。所著除《通鑑紀事本末》外，尚有《易傳解義》及《辯異》、《童子問》等，已佚。《宋史》卷三八九有傳。

編者鄭鶴聲（一九〇一—一九八九）爲我國著名史學家，著述多達一百六十餘種，嘗致力於史學家年譜編著，撰有《司馬遷年譜》、《班固年譜》、《杜佑年譜》、《袁樞年譜》等多種。是譜考述譜主歷官及學術活動，尤詳於所著《通鑑紀事本末》及與楊萬里、朱熹等討論《易》學等事蹟，對研究南宋學術史，可資參考。譜中有附表十一份，臚列袁氏世系、同年進士及同僚等情況，表六列出《通鑑紀事本末》總目並加以評述，頗具史家特色。原譜略有失誤，今人王德毅撰有《鄭著袁樞年譜補正》（《簡牘學報》第五期，一九七七年一月）。今據民國十九年版《中國史學叢書》本斷句重排，對引文中的個別訛誤，有所訂正。

袁樞年譜

袁氏亦作轅氏、又作爰氏、復有作滾、轅、援等字者、皆古字通用、一聲之轉、非別自爲姓也。鄭樵氏族略列而爲三、

一、袁氏、媯姓、舜後、陳胡公之裔。胡公生申公、申公生靖伯、十八世孫莊伯生諸、字伯爰、孫濤塗、以王父字爲氏、世爲陳上卿。

二、轅氏、陳轅濤塗之後、其詳見袁氏譜。史記儒林有轅固、漢書有轅豐、後漢功臣禦兒侯轅終古。

三、爰氏、即袁氏也。陳胡公九代孫爰伯諸之後、漢有爰盎、楚人、後漢侍中爰延、陳留人、魏郎中令爰節。

通志卷二十七

姓觸列而爲六。

一、袁、雨元切。姓纂云陳胡公七世孫莊伯生諸、字伯爰、其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左傳伯爰孫轅濤塗、濤塗子袁選、濤塗孫袁頗、袁僑。

二、轅、音同上。姓苑云轅濤塗之後、左傳陳大夫袁頗之族有轅咺、轅買、千家姓云彭城族、漢書有轅固、轅終古。

三、猿、音同上。出袁系、千家姓云臨安族。

四、滾、音同上。亦出袁系、千家姓云汝南族。

五、爰、音同上。千家姓云濮陽族。列子有爰旌國、前漢功臣爰類、後漢有爰延、爰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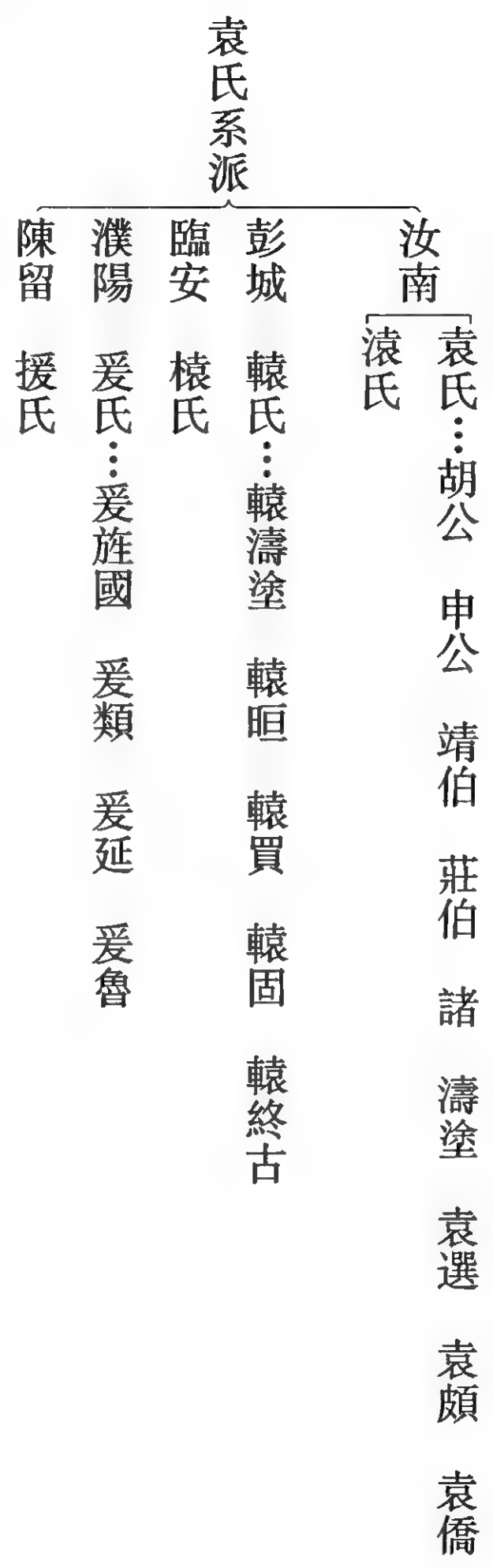
儒藏

袁樞年譜

六、援音同上。亦出爰系千家姓云陳留族。姓觸卷二

由此言之則袁有六字五族之異。

附表一 袁氏系派表



唐書宰相世系表袁氏出自媯姓。陳胡公滿生申公犀侯、犀侯生靖伯庚、庚生季子惓、惓生仲牛甫、甫生雲伯順、順生伯他父、他父生戴伯、戴伯生鄭叔、鄭叔生仲爾金父、金父生莊伯、莊伯生諸、字伯爰、孫宣仲濤塗、賜邑陽夏、以王父字爲氏、宣仲生選、選生聲子突、突生惠子雅、雅生頗、奔鄭。秦末裔孫告辟難、居於河洛之間、少子政、以袁爲氏、九世孫袁生生玄孫幹、封貴鄉侯、復居陳郡陽夏。八世孫良、二子昌、璋、昌成武令、生漢司徒安、字邵公、三子賞、京、敞、京蜀郡太守、二子彭、湯、湯字仲河、太尉、安國、康侯、三子成、逢、隗、成、左中郎、生紹、紹中子熙、其後世居樂陵東光。熙裔孫全喜。同州



藏書

袁樞年譜

侍中璋生司徒滂字公熙滂生渙字曜卿魏御史大夫四子侃寓奧準準字孝尼晉給事中生冲字景玄光祿勳生耽字彦道歷陽太守耽生質字道和東陽太守二子湛豹豹字士蔚丹陽尹二子洵湛洵宋吳郡太守謚曰貞二子顗顗字國章宋雍州都督二子戡昂梁司空河東袁氏本出陳郡唐書卷七十四列表如次

附表二 袁氏系統表

袁氏姁姓——陳胡公——申公——靖伯——季子愔——仲牛甫——聖伯順——伯它父——戴伯——鄭叔

仲爾金父——莊伯——諸——濤塗——選——突——雅——頗——告——政——生——幹

陽夏祖

鄭祖 河洛祖 以袁為氏 返陽夏

良——昌成武令——安漢司徒——敞蜀郡太守——湯太尉——隗逢——成佐中郎——紹——熙樂陵東光祖——全喜

璋——滂漢司徒——渙魏御史大夫——奧——寓——侃

準晉給事中——冲光祿勳——耽歷陽太守——質東陽太守

湛——豹丹陽尹——洵宋吳郡太守——顗宋雍州都督——戡——昂

據此袁氏世居陽夏再徙東光別出河東唐時袁氏得宰相三人恕己相中宗爲昌之裔滋相憲宗爲璋之裔智弘相高宗爲河東派所出而昌之裔孫莫與之匹故袁氏諸族汝南爲著劉子玄所謂稱袁則飾之陳郡史通邑里者是也而袁樞者實屬汝南之裔千家姓云汝南族漢書有袁盎袁安袁閎袁閭袁隗袁逢袁紹三國有袁潭袁尚袁熙晉書有袁宏南史有袁粲袁叔文袁昂唐書有袁天綱袁朗宋史有袁樞姓觸卷二引韓愈袁氏先廟碑云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袁氏春秋世陳常壓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斑斑見可譜常居陽夏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申儒遏黃唱業於前司徒安懷德於身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分仕南北昌黎集卷二十七是則袁氏之族至魏晉始分散矣說者謂袁氏之族粉居列州而系望皆出於陳郡陽夏支葉扶疏本原實一袁氏藝文志序建安袁氏樞其代表人物焉四庫總目袁樞字機仲建安人孝宗初試禮部第一歷官至工部侍郎以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尋提舉太平興國宮事蹟具宋史本傳四庫總目卷四十九茲集其生平事蹟爲袁樞年譜

宋高宗紹興元年辛亥

西元一一三二歲。

一生於建州建安縣。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宋史本傳袁樞字機仲建之建安人。

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建安屬福建路。宋史地理志建寧府本建州建安郡舊軍事崇寧戶一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六縣七建安浦城嘉樂松溪崇安政和甌寧。

宋史卷八十九

疑年錄三續袁機仲七十五。生紹興元年辛亥卒開禧元年乙丑。

疑年錄卷二是時距司馬光之卒已

四十有五年。

疑年錄司馬君實六十八生天禧三年己未卒元祐元年丙寅案即西元一〇一九至一〇八六也。

宋淳熙間郡守韓元吉記其風俗曰家有詩書戶藏法律其民之秀者狎於文負其厲氣者亦悍以勁。

康熙建寧府志卷五

樞之品性頗受地方風氣之影響云。

二祖勝之退建寇。

福建通志宋列傳袁樞祖勝之居家以信義聞建炎間張員范汝爲二寇繼發欲屠其鄉勝之挺身往說遂引去。

福建通志卷七十四

又外紀建炎元年建州軍校張員等作亂二年夏五月轉運判官謝如意執張員等誅之又建炎四年秋七月建州民范汝爲作亂紹興元年冬十月范汝爲復叛入建州二年春正月宣撫使韓世忠圍建州汝爲自焚死餘黨悉平。

福建通志卷一百六十六是張范之亂自建炎元年至紹興二年方平也。

紹興二年壬子

西元一一三二歲。



儒藏

袁樞年譜

韓世忠平建州。

宋史高宗本紀紹興二年春正月辛丑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爲自焚死斬其二弟餘黨悉平。宋史卷二十七

又韓世忠傳建州范汝爲反辛企宗等捕討不克賊勢愈熾以世忠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五日城破汝爲竄身自焚斬其弟岳吉以徇世忠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令軍士馳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宋史卷三百六十四自是建州一帶始得安居樂業矣。

紹興三年癸丑。西元一一三三二歲。

重修神宗哲宗實錄。

宋史職官志紹興三年詔置國史院重修神宗哲宗實錄以從官充修撰以左僕射呂頤浩提舉國史右僕射朱勝非監修國史。宋史卷一百六十四

紹興四年甲寅。西元一一三四四歲。

朱熹始入小學。

朱子年譜紹興四年甲寅五歲始入小學。年譜韋齋與內弟程復亨書云息婦生男名五二今五歲上學矣。朱子年譜卷一

紹興五年乙卯西元一一三五五歲。

當始誦讀。

尚友錄謂樞七八歲時題詩屏間爲衆所奇。見後則其誦讀當先此數年。

紹興六年丙辰西元一一三六六歲。

當在誦讀。見前

紹興七年丁巳西元一一三七七歲。

一當在誦讀。見前

二呂祖謙生。

疑年錄呂伯恭四十五。祖謙生紹興七年丁巳卒淳熙八年辛丑。疑年錄卷二案伯恭爲機仲論學好友。

又爲同年友生晚於機仲而卒又早於機仲蓋機仲之小友也。

紹興八年戊午西元一一三八八歲。

當題詩屏間。

尚友錄袁樞幼穎悟七八歲時題詩屏間云泰山一葉輕滄浪一滴水我觀天地間何啻猶一指衆大

奇之。尚友錄卷五機仲之幼慧可見一斑矣。

紹興九年己未西元一一三九九歲。

命修徽宗實錄及元豐會要。



宋史高宗本紀紹興九年二月壬申命修徽宗實錄十二月命修元豐會要

宋史卷二十九

又職官志紹興九年修徽宗實錄詔以實錄院爲名仍以宰臣提舉以從官充修撰又是年詔秘書省

校讎國朝會要

宋史卷一百六十四

紹興十年庚申

西元一一四〇十歲。

罷史館置監修官。

宋史高宗本紀紹興十年二月丁卯罷史館以日曆歸祕書省置監修國史官

宋史卷二十九

又職官志紹興十年日曆所詔依舊制併歸祕書省國史案以著作郎佐修纂舊史館官罷歸元官尋

復

宋史卷一百六十四

紹興十一年辛酉

西元一一四一十一歲。

秦檜上徽宗實錄。

宋史高宗本紀紹興十一年七月戊戌秦檜上徽宗實錄

宋史卷二十九

又秦檜傳十一年六月拜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徽宗實錄成遷少保

宋史卷四百七十三

紹興十二年壬戌

西元一一四二十二歲。

始立太學。

宋史高宗本紀紹興十二年四月甲申增修臨安府學爲太學

宋史卷三十

又選舉志建炎初即行在置

國子監立博士二員以隨行幸之士三十六人爲監生紹興八年葉琳上書請建學而廷臣皆以兵興

餽運爲辭。^③十三年兵事稍息，建太學，置司業、祭酒各一員，博士三員，正錄各一員，養士七百人，上舍生

三十員，內舍生百員，外舍生五百七十員。自外舍有月校，而公試人等曰：內舍自內舍有月校，而舍試

人等曰：上舍凡升上舍者，皆直赴廷對。宋史卷一百五十七

紹興十三年癸亥，西元一一四三十三歲。

修兩朝忠義錄。

玉海藝文：紹興十三年六月十四日，詔史館編修靖康、建炎忠義錄。玉海卷五十八

紹興十四年甲子，西元一一四四十四歲。

秦熺進日曆、禁野史。

宋史秦檜傳：紹興十四年，檜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祕書少監領國史。進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日

曆五百九十卷。自檜再相，凡前罷相以來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日曆時政亡失已多，是後

記錄皆熺筆，無復有公是非矣。宋史卷四百七十三

紹興十五年乙丑，西元一一四五十五歲。

詔增太學弟子員。

宋史高宗本紀：紹興十五年二月戊寅，增太學弟子員百人。宋史卷三十通鑑後編：紹興十五年二月戊

寅，帝謂宰執曰：朕觀史冊，見古之養士有至二三千人，亦朝廷一盛事。於是復增弟子員百人，通舊以

七百人爲額，尋命置上舍生三十人，內舍生百人。通鑑後編卷一百十六



紹興十六年丙寅

西元一一四六十六歲

詔增太學外舍生。

宋史高宗本紀紹興十六年春正月戊子增太學外舍生額至千人。

宋史卷三十又選舉志凡諸道住本

州學滿一年三試中選不犯第三等以上罰或不住學而曾兩豫釋奠及齒於鄉飲酒者聽充弟子員。

每歲春秋兩試之旋命一歲一補於是多士雲集至分場試之俄又詔三年一試增至千員中選者皆

給綾紙贊詞以寵之。

宋史卷一百五十七

紹興十七年丁卯

西元一一四七十七歲

一當人太學。

福建通志宋列傳樞初人太學。

通志卷七十四

高宗自紹興十二年重興太學嗣後連年擴充學額南宋

太學盛於一時所謂多士雲集者蓋不虛也機仲曾人太學肄業亦當在是時矣。

二朱熹舉鄉貢。

朱子年譜紹興十七年丁卯十八歲秋舉建州鄉貢年譜考官蔡滋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篇策皆

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朱子年譜卷一

紹興十八年戊辰

西元一一四八十八歲

一當在太學。

見前

二朱熹登進士第。

朱子年譜紹興十八戊辰十九歲春登王佐榜進士夏準勅賜同進士出身年譜中第五甲第九十人語錄某少年時只做得十五六篇舉業後來只是如此發舉及第朱子年譜卷一

紹興十九年己巳西元一一四九十九歲

一當在太學見前

二禁科舉用程說

宋史選舉志紹興十九年詔自今鄉貢前一歲州軍屬縣長吏籍定合應舉人以次年春縣上之州州下之學覈實引保自神宗朝程顥程頤以道學倡於洛四方師之中興盛於東南科舉之文稍用頤說諫官陳公輔上疏詆頤學乞加禁絕秦檜入相甚至指頤爲專門侍御史汪勃請戒飭攸司凡專門曲說必加黜落中丞曹筠亦請選汰用程說者並從之宋史卷一百五十六

紹興二十年庚午西元一一五〇二十歲

一當在太學見前

二試國子監

宋史本傳幼力學嘗以修身爲弓賦試國子監周必大劉珙皆期以遠器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案周必大傳紹興二十年登進士授徽州戶曹中博學鴻詞科教授建康府除太學錄宋史卷三百九

十一又劉珙傳登進士乙科召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宋史卷三百八十六機仲自幼力學復以修身爲

務故爲時人所器重必大於是年登進士第其除太學錄至早當在是年也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西元一一五一二十一歲。

當在太學。見前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西元一一五二二十二歲。

當在太學。見前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西元一一五三二十三歲。

當在太學。見前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西元一一五四二十四歲。

當在太學。見前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西元一一五五二十五歲。

當在太學。見前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西元一一五六二十六歲。

一當在太學。見前

二重修日曆。

宋史高宗本紀、紹興二十六年六月辛卯、以秦檜既死、命史館重修日曆。宋史卷三十一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西元一一五七二十七歲。

當離太學。

宋制太學生自外舍而內舍而上舍凡分三級自紹興十六年後定三年一試則自外舍生至上舍生其間九年已滿設機仲自十七歲入太學至是當離太學矣。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西元一一五八二十八歲。

鄭樵進通志。

玉海藝文紹興二十八年二月己巳鄭樵召對授迪功郎其所著通志令有司給筆札寫進通志二百卷樵以歷代史冊及采他書上自三皇下迄隋代通爲一書倣遷固體爲本紀列傳而改表爲譜改志爲略。玉海卷四十七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西元一一五九二十九歲。

詔錄李燾百官公卿表。

玉海藝文紹興二十九年七月十七日戊戌史院言知成都雙流縣李燾有續皇朝百官公卿表一百十二卷乞給札鈔錄從之。玉海卷四十七

紹興三十年庚辰西元一一六〇三十歲。

國史院進徽宗寶訓。

玉海藝文紹興庚辰提舉國史進徽宗寶訓。玉海卷四十九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西元一一六一三十一歲。

國史院進三朝史帝紀。



玉海藝文紹興二十八年八月戊子朔置國史院修三朝史三十一年提舉陳康伯奏乞進呈帝紀三

十卷。玉海卷四十六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西元一一六二三十二歲。

一鄭樵卒。

疑年錄鄭漁仲五十九。樵生崇寧三年甲申卒紹興三十二年壬午梁玉繩督記引汪應辰薦鄭樵狀

稱年逾七十篤學不倦與史不合茲據周益公辛巳親征錄。疑年錄卷二

二詔集建炎紹興詔旨條例。

玉海藝文紹興三十二年六月丁亥詔曰朕惟太上皇帝臨御三紀法令典章粲然備具嗣位之初深

懼墜失其議設法哀集建炎紹興以來詔旨條例以聞朕當與卿等恪意奉行以對揚慈訓既而命吏

部侍郎徐度刑部侍郎路彬哀集。玉海卷四十九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西元一一六三三十三歲。

一登進士第。

宋史本傳試禮部詞賦第一。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福建通志宋列傳試禮部詞賦第一隆興元年登進士。通志卷七十四

案宋史孝宗本紀隆興元年四月壬申賜禮部進士木待問以下五百三十八人及第出身。宋史卷三

十三通鑑後編隆興元年科得呂祖謙。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一呂祖謙年譜孝宗隆興元年癸未春試禮

部四月十二日賜進士及第改左迪功郎。呂東萊文集是科得第者甚多機仲鄉人袁說友亦於是科及第其和御製賜進士詩二首云雲漢昭回下建章鸞翔鳳翥燦龍光宸奎錯落皆謨訓聖語丁寧示抑揚自古求言開數路只今兼聽極羣方一篇默寓憂勤意正爲成王不敢康堯言不數漢文章謾說唐人萬丈光百辟共知尊上指羣儒何止戴言揚絲綸甫幸來中禁琬琰俄欣奏上方京邑小臣觀盛事願輸忠悃贊明康。東塘集卷五蓋孝宗竭力欲圖恢復首求賢以自輔是科及第列傳於宋史其事業可考者約得黃洽黃度詹體仁許及之樓鑰王阮趙雄丘密李祥孫逢吉傅伯成應孟明呂祖謙程迥林光朝等十五人列表如次、

附表三 宋史中隆興元年進士錄

姓名	籍貫	事蹟舉要
黃洽	福州	宋史本傳、隆興元年、以太學生試春官第二、詔循故事臨軒賜第二人及第、授紹興府觀察判官。 <small>略</small> 慶元六年薨、年七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洽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兩朝推爲名臣。有文集奏議八十五卷。 <small>宋史卷三百八十七</small>
<small>德潤</small> 侯官		

<p>黃 度</p> <p>叔文</p>	<p>紹興 新昌</p>	<p>宋史本傳、好學讀書、祕書郎張淵見其文、謂似曾鞏。隆興元年進士、知嘉興縣、人監登聞鼓院。<small>略</small>嘉定六年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度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作詩書周禮說、著史通、抑僭竊、存大分別爲編法、不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即近驗遠、可以據依、無遷陋牽合之病。<small>宋史卷三百九十三</small></p>
<p>詹體仁</p> <p>元善</p>	<p>建寧 浦城</p>	<p>宋史本傳、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饒州浮梁尉。<small>略</small>開禧二年卒、年六十四。體仁穎邁特立、博極羣書。少從朱熹學、以存誠慎獨爲主。爲文明暢、悉根諸理。周必大當國、體仁嘗疏薦三十餘人、皆當世知名士。郡人真德秀早從其游。<small>宋史卷三百九十三</small></p>
<p>許及之</p> <p>深甫</p>	<p>温州 永嘉</p>	<p>宋史本傳、隆興元年第進士、知袁州分宜縣、以部使者薦除諸軍審計。<small>略</small>嘉定二年拜參知政事、進知樞密院事、兼參政。兵端開、侂冑欲令及之守金陵、及之辭。嘉定二年卒。<small>宋史卷三百九十四</small></p>



樓 鑰 <small>大防</small>	王 阮 <small>南卿</small>	趙 雄 <small>溫叔</small>	丘 密 ^{①⑥} <small>宗卿</small>
明州 鄞縣	江 州	資 州	江陰 軍人
<p>宋史本傳、隆興元年試南宮、有司偉其辭藝、欲以冠多士、策偶犯舊諱、知貢舉洪遵奏得旨以冠末等。^{①⑤}投贄謝諸公、考官胡銓稱之曰、此翰林才也。試教官、調溫州教授。^略嘉定六年薨、年七十七、贈少師、謚宣獻。鑰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宋史卷三百九十五}</p>	<p>宋史本傳、少好學、尚氣節。^略阮見朱熹於考亭、熹與語大悅之。登隆興元年進士第。^略朱熹嘗惜其才氣術略過人、而留滯不偶云。嘉定元年卒。^{宋史卷三百九十五}</p>	<p>宋史本傳、爲隆興元年類省試第一、虞允文宣撫四蜀、辟幹辦公事。入相、薦於朝。^略紹熙四年薨、年六十五、贈少師。^{宋史卷三百九十六}</p>	<p>宋史本傳、隆興元年進士、爲建康府觀察推官、丞相虞允文奇其才、奏除國子博士。孝宗諭允文舉自代者、允文首薦密、有旨賜對。^略知樞密院事、卒謚忠定。密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宋史卷三百九十八}</p>

李祥 <small>元德</small>	常州 無錫	宋史本傳、隆興元年進士、爲錢唐縣主簿、 <small>略</small> 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諡肅簡。 <small>宋史卷四百</small>
孫逢吉 <small>從之</small>	吉州 龍泉	宋史本傳、隆興元年進士第、授郴州司戶。乾道七年太常黃鈞薦於丞相虞允文、梁克家將處 ^① 以學官、逢吉竟就常德教授以歸。李燾、劉珙、鄭伯熊、劉焞相繼薦之。 <small>略</small> 知贛州、已屬疾。卒。諡獻簡。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孫氏三龍。 <small>宋史卷四百四</small>
傅伯成 <small>景初</small>	孟州 濟源 ^②	宋史本傳、少從朱熹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連江尉、試中教官科、授明州教授、以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才。 <small>略</small> 卒年八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端平三年、賜諡忠簡。 <small>宋史卷四百十五</small>
應孟明 <small>仲實</small>	婺州 永康	宋史本傳、少游太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試中教官、調臨安府教授、繼爲浙東安撫司幹官、樂平縣丞。 <small>略</small> 慶元初、權吏部侍郎卒。孟明以儒學奮身、受知人主、官職未嘗倖遷、韓侂胄嘗遣其密客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孟明不答、士論以此重之。 <small>宋史卷四百二十三</small>



廣 藏

<p>林光朝</p> <p>謙之</p>	<p>程迥</p> <p>可久</p>	<p>呂祖謙</p> <p>伯恭</p>
<p>興化</p> <p>莆田</p>	<p>應天</p> <p>寧陵</p>	<p>婺州</p> <p>金華</p>
<p>宋史本傳、孝宗隆興元年、光朝年五十、以進士及第、調授袁州司戶參軍。<small>略</small>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素有士望。因引疾提舉興國宮、卒年六十五。<small>宋史卷四百三十三</small></p>	<p>宋史儒林本傳、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揚州泰興尉。<small>略</small>嘗教授經學於崑山王葆、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喻樗、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等、卒官朝奉郎。<small>宋史卷四百三十七</small></p>	<p>宋史儒林本傳、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small>略</small>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諡曰成。<small>略</small>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歿、郡人即而祠之。<small>宋史卷四百三十四</small></p>

二調温州判官教授興化軍。

宋史本傳、試禮部、詞賦第一人、調温州判官、教授興化軍。

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案選舉志、隆興元年御試第

一人承事郎、簽書諸州節度判官、第二、第三人文林郎、兩使職官、第四、第五人從事郎、初等職官、第六人至第四甲並迪功郎、諸州司戶簿尉、第五甲守選。宋史卷一百五十六機仲以第一人及第、得授温州判官。呂祖謙等或爲迪功郎、或爲諸州司戶簿尉、蓋在第六人至第四甲之間也。

又案職官志、簽書判官、掌裨贊郡政、總理諸案文移、斟酌可否、以白於其長而罷行之。凡員數多寡、視郡小大及職務之煩簡。初政和改簽書判官廳公事爲司錄、建炎初復舊。凡節度推判官、從軍額、察推及支使、從州府名。凡諸州減罷通判處、則升判官爲簽判、以兼之。小郡推判官不並置、或以判官兼司法、或以推官兼支使、亦有併判官窠闕省罷、則令錄參兼管。又教授、景祐四年詔藩鎮始立學、他州勿聽。慶曆四年詔諸路州軍監、各令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自是州郡無不有學。始置教授、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委運司及長史於幕職、州縣內薦、或本處舉人有德藝者充。熙寧六年詔諸路學官、委中書門下選差。至是始命於朝廷。元豐元年、州府學官共五十三員。諸路惟大郡有之、軍監未盡置。元祐元年詔齊、廬、宿、常等州、各置教授一員。自是列郡各置教官。建炎三年教授並罷。紹興三年復置四十二州。十二年詔無教授官州、軍令吏部申尚書省選差。二十六年詔並不許兼他職、令提舉司常切遵守。宋史卷一百六十七案此可知機仲初爲判官、後爲教授、皆由尚書省選差。温州即瑞安府屬兩浙路、興化軍屬福建路。宋史地理志、瑞安府本温州永嘉郡、太平

興國三年降爲軍政和七年升應道軍節度。建炎三年罷軍額。縣四永嘉平陽瑞安樂清。又興化軍同下州太平興國四年以泉州游洋百丈二鎮地置太平軍尋改縣三莆田仙游興化。宋史卷八十九機仲自及第後歷任兩職至乾道七年爲禮部試官其間八九年不聞另調他官當仍爲判官或教授也。

三胡銓論史官失職。

宋史職官志隆興元年以編類聖政所歸併國史院命起居郎胡銓同修國史。宋史卷一百六十四

又胡銓傳隆興元年遷祕書少監擢起居郎論史官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閣門以未嘗預牒以今日無班次爲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閣門及以有無班次爲拘詔從之。宋史卷三百七十四於是可知當時史局之失。

隆興二年甲申。西元一一六四三十四歲。

一當爲温州判官或興化教授。見前

二錢端禮監修國史。

宋史職官志隆興二年參政錢端禮權監修國史。宋史卷一百六十四

乾道元年乙酉。西元一一六五三十五歲。

一當爲温州判官或興化教授。見前



二、虞允文提舉國史。

宋史職官志乾道元年參政虞允文權提舉國史。

宋史卷一百六十四

又陳俊卿傳乾道元年除吏部侍郎

同修國史錢端禮起戚里爲參政窺相位甚急端禮遣客密告俊卿已即相當引共政深拒不聽翌日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憾之。宋史卷三百八十三

乾道二年丙戌

西元一一六六

三十六歲

一、當爲温州判官或興化教授。

見前

二、免進欽宗日曆送國史院修纂。

宋史孝宗本紀乾道二年十二月辛巳詔免進呈欽宗日曆送國史院修纂實錄。

宋史卷三十三又職官

志乾道二年置實錄院修欽宗實錄其修撰檢討以國史院官兼領。

宋史卷一百六十四

乾道三年丁亥

西元一一六七

三十七歲

當爲温州判官或興化教授。

見前

乾道四年戊子

西元一一六八

三十八歲

一、當爲温州判官或興化教授。

見前

二、蔣芾等上欽宗帝紀實錄。

宋史孝宗本紀乾道四年四月甲寅蔣芾等上欽宗帝紀實錄。

宋史卷三十四

三、李燾上續通鑑長編。

宋史孝宗本紀乾道四年四月丙辰禮部員外郎李燾上所著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一百八卷。
宋史卷三十四又李燾傳倣司馬光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於建康爲編年一書名曰長編浩大未畢。
仍效光體爲百官公卿表史官以聞詔給札來上乾道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
卷。宋史卷三百八十八

乾道五年己丑

西元一一六九

三十九歲

一當爲温州判官或興化教授。

見前據興化府志是年以陸琰充興化學官琰著莆陽志七卷見宋志。

二詔刪定會要以續修會要爲名。

宋史職官志陳俊卿提舉編修國朝會要乾道五年令本省再加刪定以續修國朝會要爲名。宋史卷一

百六十四

又玉海藝文乾道五年四月戊子祕書少監汪大猷言蔡攸所修自元豐至政和吉禮妄有刪

改欲再刪定以續會要爲名從之。玉海卷四十八

乾道六年庚寅

西元一一七〇

四十歲

一當爲温州判官或興化教授。

見前

二陳俊卿等上四朝會要太上皇玉牒。

宋史孝宗本紀乾道六年五月己未陳俊卿虞允文等上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會要太上皇玉牒。

宋史卷三十四玉海藝文乾道六年五月己未宰相虞允文上續會要斷自神宗之初訖於靖康之末凡

六十年總二百卷分二十一類六百六十六門。玉海卷四十八



儒藏

袁樞年譜

乾道七年辛卯

西元一一七一四十一歲。

一爲禮部試官除太學錄輪對三疏。

宋史本傳乾道七年爲禮部試官除太學錄輪對三疏一論開言路以養忠孝之氣二論規恢復當圖萬全三論士大夫多虛誕僥榮利。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案福建通志本傳於輪對三疏後有孝宗嘉納之語宋史孝宗本紀乾道七年十一月甲戌御集英殿策試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李垕戊寅賜垕制科出身。宋史卷三十四選舉志孝宗乾道七年

詔舉制科以六論增至五通爲合格始命官糊名謄錄如故事試院謂文卷多不知題目所出有僅及二通者帝命賜束帛罷之舉官皆放罪舊試六題一明一暗時考官命題多暗僻失求言之意臣僚請遵天聖元祐故事以經題爲第一篇然後雜出九經語孟內注疏或子史正文以見尊經之意從之。宋史卷一百五十六機仲之充禮部試官蓋爲李垕等制舉科矣又孝宗本紀乾道七年十二月庚申詔閣門舍人依文臣館閣以次輪對。宋史卷三十四機仲之輪對三疏當在是時。

是時機仲方爲太學錄案宋史職官志元豐官制國子監置祭酒司業丞主簿各一人太學博士十人。舊係國子監直講元豐三年詔改爲太學博士每經二人正錄各五人武學博士二人律學博士正各一人略

隆興以後又定國子博士一員太學博士三員正錄共四員學官之制始定。宋史卷一百六十五

機仲爲太學錄即正錄也案職官志正錄掌舉行學規凡諸生之戾規矩者待以五等之罰考校訓導如博士之職。宋史卷一百六十五蓋猶學校之訓育主任也。

二奏劾張說。

宋史本傳乾道七年張說自閣門以節鉞簽樞密樞方與學省同僚共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樞退詣宰相示以奏疏且曰公不恥與噲等伍邪虞允文愧甚。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案宋史孝宗本紀乾道七年三月己卯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事以明州觀察使知閣門事兼樞密都承旨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言說不宜執政丙戌殿中侍御史李處全乞遣張說按行邊戍以息衆論中書舍人范成大乞不草詞戊子說罷爲安慶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宋史卷三十四又佞幸傳張說開封人父公裕省吏也爲和州防禦使建炎初有軍功說受父任爲右職娶壽聖皇后女弟由是累遷知閣門事隆興初兼樞密副都承旨乾道初爲都承旨加明州觀察使七年三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時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珙恥與之同命力辭不拜。宋史劉珙傳起復同

知樞密院事珙六上奏懇辭。命既下朝論譁然不平莫敢頌言於朝者惟左司員外郎張栻在經筵力言之。宋史道學傳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栻草疏極諫其不可旦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

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中書舍人范成大不草詞。宋史范成大傳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成大當制留詞案頭

七日不下又上疏言之說命竟寢。尋除說安遠軍節度使奉祠歸第不數月出知袁州。宋史卷四百七十說以佞

幸見進與士大夫異流其不爲當時正人君子所容已有公論機仲以諍諫名。圖書集成以機仲入諍諫部遇事直言雅有古風所謂同僚則楊萬里等也。見後呂祖謙謂庚寅辛卯之間袁楊風節隱然在



兩學間

跋通鑑紀事本末

良有以也。

乾道八年壬辰

西元一一七二

四十二歲

一爲禮部試官除太學錄

見前

案宋史孝宗本紀乾道八年夏四月庚子賜禮部進士黃定以下三百八十有九人及第出身。

宋史卷三

十四通鑑後編乾道八年科得陸九淵舒璘考官呂祖謙謂九淵曰未承款教僅得傳聞一見高文心

開目明知爲江西陸子靜也。

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三

又宋史呂祖謙傳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

果九淵人服其精鑑。

宋史卷四百三十四

案是科自陸九淵舒璘外其餘著名宋史者尚有陳謙徐誼劉燾等數人列表如次

附表四 宋史中乾道八年進士錄

姓名	籍貫	事蹟舉要
陸九淵	撫州	宋史儒林本傳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 <small>略</small> 朱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云。 <small>宋史卷四百三十四</small>
<small>子靜</small>	金溪	



儒藏

袁樞年譜

<p>劉燾</p> <p><small>晦伯</small></p>	<p>徐誼</p> <p><small>子宜</small></p>	<p>陳謙</p> <p><small>益之</small></p>	<p>舒璘</p> <p><small>元質亦作元賓</small></p>
<p>建陽</p> <p>建州</p>	<p>溫州</p>	<p>溫州</p> <p>永嘉</p>	<p>奉化</p>
<p>宋史本傳、與弟韜仲、受學於朱熹、呂祖謙。乾道八年、舉進士、調山陽主簿。<small>略</small>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再三。<small>略</small>卒贈光祿大夫、其後賜諡文簡。<small>宋史卷四百一</small></p>	<p>宋史本傳、乾道八年進士、累官太常丞。<small>略</small>誼嘗與紹興老將接、於行陣之法、分數奇正皆有指授、自爲圖式、後諡忠文。<small>宋史卷三百九十七</small></p>	<p>宋史本傳、乾道八年進士、授福州戶曹、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錄、勅令所刪修官、樞密院編修官、陳中興五事。<small>略</small>謙有雋聲、早爲善類所予、晚坐僞禁中廢。<small>宋史卷三百九十六</small>首稱侂冑爲我王、士論繇是薄之也。</p>	<p>宋史本傳、舉乾道八年進士、兩授郡教授、不赴、繼爲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或忌璘所學、望風心議、及與璘處、了無疑問。爲徽州教授、其學寢盛、丞相留正稱璘爲當今第一教官。<small>宋史卷四百十</small></p>

二張說再用事、貶謫相繼。

宋史佞幸傳、乾道八年二月、張說復自安遠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交章論之、起居郎莫濟不書錄黃、直院周必大不草答詔。宋史李衡傳、除侍御史、以老固辭、不獲命、差同知貢舉、會外戚張說以節度使掌兵權、衡力疏其事、謂不當以母后肺腑、爲人擇官、廷爭移時、改除起居郎、衡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章五上、請老愈力、上知不可奪、仍以祕撰致仕、時給事中莫濟不書敕、翰林周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呂亦與衡相繼論奏、同時去國、士爲四賢詩以紀之、又王希呂傳、乾道六年召試、授祕書省正字、除右正言、時張說以攀援戚屬擢用、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希呂與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上疑其合黨邀名、責遠小監當、既而悔之、改授官觀、方說之見用、氣勢顯赫、後省不書黃、學士院不草詔、皆相繼斥逐、而希呂復以身任怨、去國之日、屏徒御、躡履以行、恬不爲悔、由是直聲聞於遠邇、雖以此黜、亦以此見知、又周必大傳、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事、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必大奏曰、昨舉朝以爲不可、陛下亦自知其誤而止之矣、曾未周歲、此命復出、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不敢具草、上批王曦疾速譔入、濟必大予官觀、日下出國門、說露章薦濟、必大於是濟除温州、必大除建寧府、濟被命即出、必大至豐城、稱疾而歸、濟聞之、大悔、必大三請祠、以此名益重、於是命權給事中姚憲書讀行下、命翰林學士王曦草答詔、未幾、曦升學士承旨、憲贈出身爲諫議大夫、詔希呂合黨邀名、持論反覆、責遠小監當、衡素與說厚、所言亦婉、止罷言職、遷左史、而濟必大皆與在外官觀、日下出國門、國子司業劉焞移書責宰相、言說不當用、即爲言者所論、出爲江西轉運判官、於是說勢赫然、無敢撓之者。宋史卷四百七十

案孝宗本紀、乾道八年二月辛亥、以虞允文爲左丞相、梁克家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癸丑、以安慶軍節度使張說、吏部侍郎王之奇並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交章論說不可爲

執政不報。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答詔。權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詔並與在外宮觀。丙辰詔罷王希呂與遠小監當尋詔與宮觀。丁巳李衡罷爲起居郎。宋史卷三十四觀此可見當時士大夫之好持正論不屈勢利而說之不滿人望亦非偶然。

三朱熹撰成通鑑綱目

玉海藝文紹興八年胡安國因司馬光遺藁修成舉要補遺文約而事備。乾道壬辰朱熹因兩公之書別爲義例爲綱目五十九卷。序例一卷綱倣春秋而參取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綱者春秋

著事之法。目者左氏備言之體。序例曰表歲以首年。逐年之上行書其甲子。遇甲子字則朱書以別之。則雖無事依舉要以備歲

年。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分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大書以提要。凡大書有正例變例。正例如始終興廢。灾祥沿革

及號令征伐。生殺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皆特書之。而分注以備言。凡分注始追原其始者。有遂

言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拜罷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溫公所立之言。所

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評。而兩公所遺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亦頗采。以附於其間。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統

正於下而人道定。大綱槩舉而鑒戒昭。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玉海卷四十七

乾道壬辰夏四月自序云。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強。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



義例增損櫟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朱子文集

朱子行狀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煩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朱子年譜卷一

案是書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俱載之。宋志又別出提要五十九卷蓋即一書而誤分爲二也。四庫全書提要以聖祖御批著錄於史評類中。四庫總目史評朱子因司馬光資治通鑑以作綱目惟凡例一卷出於手定其綱皆門人依凡例而修其目則全以付趙師淵。後疏通其義旨者有遂昌尹起莘之發明永新劉友益之書法箋釋其名物者有望江王幼學之集覽上虞徐昭文之考證武進陳濟之集覽正誤建安馮智舒之質實辨正其傳寫差互者有祁門汪克寬之考異明宏治中莆田黃仲昭取諸家之書散入各條之下是爲今本皆尊崇朱子者也。故大抵循文敷衍莫敢異同。明末張自勳作綱目續麟始以春秋舊法糾義例之譌芮長恤作綱目拾遺以通鑑原文辨刪節之失各執所見屹立相爭。我聖祖因陳仁錫刊本親加評定折衷歸一。四庫總目卷八十八蓋是書行世距朱子沒已二十年矣展轉傳鈔不知是原本否。且朱子晚歲欲加更定以趨詳密而力有未暇則此書實爲朱子未定之藁矣。

乾道九年癸巳

西元一一七三四十三歲

一調嚴州教授。

宋史本傳張說自閣門以節鉞簽樞密樞方與學省同僚共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即求外補出爲

嚴州教授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嚴州即建德府屬兩浙路宋史地理志建德府本嚴州新定郡遂安軍節度本睦州軍事宣和元年升

建德軍節度三年改州名軍額縣六建德淳安桐廬分水遂安壽昌宋史卷八十八

景定嚴州續志州學教授題名學惟教授一員宣靖兵興至乃闕官紹興二年始復置乾道五年呂成

公以太學博士需次來爲員外教授後未有繼者淳祐十二年省併京局官爲在外添差官乃復員外

置以監封樁庫江一鶚爲之然非常員前志例無題名今補其闕自紹興二年始嚴州續志卷三茲就乾

道間諸教授列表如次

附表五 乾道間嚴州教授人物表

鄭庶——乾道三年六月初十日到任

呂祖謙——乾道五年九月十五日到任

曹嶧——乾道六年七月初七日到任

蔡霖——乾道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到任

程弘圖——乾道八年九月初七日到任

袁樞——乾道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到任

顧强——淳熙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任

乾道
間嚴
州教
授



上七人中著名宋史者僅祖謙樞而已。宋史呂祖謙傳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宋史卷四百三十四機仲接程宏圖任接任者則爲顧強其在嚴州教授任內當自乾道九年六月至淳熙三年二月間前後約四年其時任知州者則爲詹亢宗曹耜紹興重修嚴州圖經知州題名詹亢宗乾道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以左朝奉郎權發遣乾道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赴召曹耜乾道九年八月十五日以朝散郎權發遣淳熙元年九月二十七日丁父憂去任。重修嚴州圖經卷二機仲在任內最大工作即爲通鑑紀事本末之撰著得與郡人呂祖謙等商榷亦盛事也。據袁氏藝文金石錄稱機仲曾爲嚴州教授因家桐廬果爾則其在嚴州當甚久矣。二撰著通鑑紀事本末。

宋史本傳求外補出爲嚴州教授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案是書書錄解題通考宋志四庫全書俱著錄作四十二卷明張西銘溥於每篇後加以論斷依篇分析爲二百三十九卷初楊萬里爲之序闡明作書之旨元延祐己未宣城陳良弼得萬里所刊版因書其顛末於叙次至張溥重刊時標事綱於上方附末論於事訖又圈點於其旁亦頗便於觀者卷首有張序。即亭知見傳本書目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宋袁樞撰通行本張溥校官本通行本合明沈朝陽前編及陳邦瞻

谷應泰之書爲一天祿後目有宋刊本二部宋刊元印本一部宋刊有嚴陵小字本岳州本當從此出岳州本湖廣巡撫豐城李枋校刊十三行行二十八字內府及陽湖孫氏並有宋寶祐丁巳趙與憲重刊大字本每頁二十二行行十九字是板尚在南監故印

本至今不少。按今上海涵芬樓刊者即宋刊大字本也。

茲據上海涵芬樓影印宋刊大字本列目如次

附表六 通鑑紀事本末總目表

共計四十二卷二百三十九篇

卷一、一三家分晉二秦并六國三豪傑亡秦

卷二、四高帝滅楚五諸將之叛六匈奴和親七諸呂之變八南粵稱藩九七國之叛一〇梁孝王驕恣

卷三、一漢通西南夷二淮南謀反三漢通西域四武帝伐匈奴五武帝平兩越六武帝擊朝鮮

一七武帝惑神怪一八巫蠱之禍一九燕蓋謀逆

卷四、二〇霍光廢立二一趙充國破羌二二匈奴歸漢二三恭顯用事二四成帝淫荒二五河決之患

卷五、二六丁傅用事二七董賢嬖倖二八王莽篡漢二九光武中興

卷六、三〇光武平赤眉三一光武平漁陽三二光武平齊三三光武平隴蜀三四楚王英之獄三五馬后抑外

家三六竇氏專恣三七西域歸附

卷七、三八兩匈奴叛服三九諸羌叛服四〇鮮卑寇邊四一嬖倖廢立四二梁氏之變

卷八、四三宦官亡漢黨錮之禍董卓之亂四四黃巾之亂四五韓馬之叛四六袁紹討公孫瓚

卷九、四七曹氏篡漢四八孫氏據江東四九劉備據蜀

卷十、五〇吳蜀通好五一諸葛亮出師平南中附五二吳侵淮南五三魏平遼東五四明帝奢靡五五司馬懿誅



曹爽五六吳易太子五七諸葛恪寇淮南孫琳逆節附

卷十一、五八魏滅蜀五九淮南三叛六〇司馬氏篡魏六一晉滅吳六二羌胡之叛樹機能齊萬年六三陳敏之

叛

卷十二、六四西晉之亂賈氏諸王胡羯江左中興附

卷十三、六五劉淵據平陽殺太弟又附六六慕容據鄴六七成李據蜀六八張氏據涼六九王敦平湘漢七〇石勒寇河朔七一前趙平秦隴七二石勒滅前趙七三氏據仇池

卷十四、七四祖逖北伐七五王敦之亂七六蘇峻之亂七七燕討段遼討宇文附七八趙魏亂中原冉閔滅石氏

卷十五、七九江左經略中原八〇桓溫伐燕八一桓溫滅蜀八二桓溫廢立八三苻氏據長安苻堅篡立八四苻

秦滅涼八五苻秦滅燕

卷十六、八六慕容叛秦復燕肥水之役姚萇滅秦慕容滅西燕八七丁零叛燕八八拓跋興魏八九魏伐後燕慕容德

據廣固附

卷十七、九〇僞楚之亂九一盧循之亂九二譙縱之亂九三呂光據姑臧九四乞伏據金城九五禿髮據廣武

九六蒙遜據張掖九七秦滅後涼

卷十八、九八馮跋滅後燕九九蒙遜伐西涼一〇〇乞伏滅西涼一〇一蒙遜伐西秦一〇二劉裕滅南燕一

〇三劉裕滅後秦一〇四赫連據朔方一〇五魏滅北燕一〇六魏滅夏一〇七魏滅北涼一〇八魏平仇池

卷十九、一〇九劉裕篡晉一一〇元魏寇宋一一一徐傳廢立一二二彭城王專政一二三宋文圖恢復一一四



儒藏

袁樞年譜

宗愛弒逆一一五太子劬弒逆一二六南郡王之叛一二七竟陵王之叛

卷二十一、一八廢帝之亂一九宋明帝北伐一二〇蕭道成篡宋一二一魏遷洛陽一二二蕭鸞篡弒

卷二十一、一二三元魏寇齊一二四蕭衍篡齊一二五南北交兵一二六魏伐柔然

卷二十二、一二七肇忠用事一二八邢巒寇巴西一二九梁魏爭淮堰一三〇元乂幽后一三一六鎮之叛一三

二元顓入洛一三三元魏之亂

卷二十三、一三四魏分東西一三五高氏篡東魏北齊一三六宇文篡西魏後周一三七侯景之亂

卷二十四、一三八梁氏亂亡陳霸先篡梁附一三九西魏取蜀一四〇蕭勃據嶺南一四一王琳奔齊陳伐齊附一四

二齊顯祖狂暴常山王篡立附一四三安成王篡立一四四周陳之叛一四五宇文護逆節一四六周伐齊周齊

爭宜陽附一四七吐谷渾盛衰

卷二十五、一四八周滅齊一四九楊堅篡周一五〇始興王謀逆一五一隋滅陳一五二隋易太子

卷二十六、一五三突厥朝隋一五四隋討高麗一五五煬帝亡隋一五六高祖興唐

卷二十七、一五七唐平東都李密王世充一五八唐平河朔竇建德一五九唐平隴右薛舉一六〇唐平河西李軌一

六一唐平河東劉武周一六二唐平江陵蕭銑一六三唐平江淮杜伏威李子通沈法興輔公柘一六四唐平山東劉

黑闥

卷二十八、一六五太宗平內難一六六太宗易太子一六七太宗平突厥一六八唐平鋋勒一六九唐平西突

厥一七〇太宗討龜茲一七一太宗平高昌一七二太宗平吐谷渾

卷二十九、一七三貞觀君臣論治一七四唐平遼東一七五吐蕃請和一七六突厥叛唐一七七唐平奚契丹

卷三十、一七八武韋之禍一七九太平公主謀逆

卷三十一、一八〇李林甫專政一八一姦臣聚斂宇文融楊慎矜韋堅王鉷楊釗一八二楊氏之寵一八三安史之亂

卷三十二、一八四劉展之叛一八五李輔國用事張后程元振附一八六僕固懷恩之叛周智光附一八七元載專

政一八八吐蕃入寇代宗幸陝一八九兩稅之弊一九〇裴延齡姦蠹一九一吐蕃叛盟

卷三十三、一九二藩鎮連兵湮原之變李懷光之叛附

卷三十四、一九三伾文用事一九四憲宗平蜀劉闢一九五憲宗平吳李錡一九六魏博歸朝田洪正一九七憲宗

討成德王承宗一九八憲宗平淮蔡吳元濟德宗討吳少誠附一九九憲宗討淄青李師道二〇〇河朔再叛

卷三十五、二〇一南詔歸附二〇二宦官弒逆甘露之變附二〇三朋黨之禍二〇四武宗平澤潞劉植二〇五裘

甫寇浙東

卷三十六、二〇六龐勛之亂二〇七回鶻叛服二〇八吐蕃衰亂唐復河湟附二〇九蠻導南詔入寇二一〇李克

用歸唐

卷三十七、二一一黃巢之亂二一二藩鎮之亂二一三楊行密據淮南二一四王建據蜀

卷三十八、二一五諸鎮相攻二一六朱溫取淄青二一七朱溫篡唐宦官之亂二一八郢王篡弒二一九李氏據

鳳翔岐蜀相攻附

卷三十九、二二〇錢氏據吳越董昌僭逆附二二一王氏據閩中二二二劉氏據廣州二二三高氏據荆南二二四

徐氏纂吳

卷四十二、二五馬氏據湖南二二六晉王滅燕二二七後唐滅梁二二八莊宗滅蜀

卷四十一、二二九鄴都之變李紹琛之叛附二三〇安重誨專權二三一秦王之亂潞王纂弒附二三二契丹入寇二

三三孟知祥據蜀二三四石晉篡後唐二三五范楊之叛范延光楊光遠

卷四十二、二二六契丹滅晉劉知遠復汴京二二七三叛連兵二三八郭威篡漢劉旻據河東二二九世宗征淮南

三梁克家上中興會要等

宋史孝宗本紀乾道九年九月丙申梁克家等上中興會要太上皇及皇帝玉牒。宋史卷三四又職官志

乾道九年祕書少監陳騭言編類建炎以後會要成書以中興會要爲名從之。宋史卷一六四玉海藝文

乾道九年七月自建炎初元續修成書二百卷八月丙申右相梁克家等上之進呈於垂拱殿九月祕

書少監陳騭請名曰中興會要。玉海卷五十一

淳熙元年甲午。西元一一七四四十四歲。

一爲嚴州教授。見前與楊萬里相遇於嚴陵。

二楊萬里撰通鑑本末叙。

袁機仲通鑑本末序初予與子袁子同爲太學官子袁子錄也予博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後一年子袁子分教嚴陵後一年予出守臨漳相見於嚴陵相勞苦相樂且相楸以學子袁子因出書一編蓋通鑑之本末也予讀之大抵舉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



而約其作窅而擷其究遐而邇其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之方也予每讀通鑑之書見其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之不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繹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蓋編年繫日其體然也今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嘆且泣也嗟乎由周秦以來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亦不一矣而其源亦不一哉蓋安史之亂則林甫之爲也藩鎮之禍則令孜之爲也其源不一哉得病之之源則得其醫之之方矣此書是也有國者不可無此書前有姦而不察後有邪而不悟學者不可以無此書進有行而無徵退有蓄而無宗此書也其人通鑑之戶歟雖然觀人之病戚人之病理人之病得人之病至於身之病不憚焉不諱焉不醫之距焉不醫而繆其醫焉古亦稀矣彼闇而此昭宜也切於人紓於身可哀也夫子袁子名樞字機仲其爲人也正物以己正枉以直有不可其意憤怒見於色辭蓋折而不靡躋而不悔者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子袁子有焉

誠齋集卷七十八

案宋刊本序末署淳熙元年三月戊子廬陵楊萬里叙等字叙文間有出入末段子袁子名樞以下刪則此序當作於是年明矣

機仲與萬里最爲知好萬里屢有書牘與之討論學術又薦之於時相王淮宋史楊萬里傳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爲贛州司戶調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客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終身乃名其讀書之室曰誠齋浚人相薦之朝除臨安府教授未赴丁父憂改知隆興府奉新縣會陳俊卿虞允文爲相交薦

之召爲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說出守袁。萬里抗疏留栻。又遣允文書以和同之說規之。栻雖不果留而公論偉之。遷太常博士。尋升丞兼吏部右侍郎官。轉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是序之撰則萬里赴漳州任道出嚴州時也。

淳熙二年乙未

西元一一七五四十五歲

一爲嚴州教授

見前

二呂祖謙跋通鑑紀事本末

書袁機仲國錄通鑑紀事本末後通鑑紀事本末袁子所輯章首則楊子之筆也。庚寅辛卯之間

孝宗

乾道六七年也。

袁楊風節隱然在兩學間。予辱爲僚相與講肄。蓋四有得焉。憂患索居舊業湮廢。袁子官

旁郡。閱其孤陋。乃以是書開予。予慨然曰。通鑑之行百年矣。綜理經緯。尠或知之。習其讀而不識其綱。則所同病也。今袁子掇其體大者。區別終始。使司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難而遺學者以易。意亦篤矣。昔者司馬公與二劉氏范氏繙中祕外邸之書。餘二十年。其定爲二百九十四卷者。蓋百取其一千取其十也。覽者猶難之。若袁子之紀本末。亦自其昔年玩繹參訂。本之以經術。驗之以世故。廣之以四方賢士大夫之議論。而後部居條流。較然易見矣。夫豈一日之積哉。學者毋徒樂其易而深思其所以難則幾矣。

東萊集卷七

案東萊集目錄注云淳熙二年二月。則是跋當作於是年明矣。機仲與祖謙爲同年友。祖謙金華人。機仲教授嚴州。故云旁郡。祖謙以丁內憂居明招山。其時方在籍。故云憂患索居也。



儒藏

袁樞年譜

三、朱熹跋通鑑紀事本末

跋通鑑紀事本末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載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於春秋既依經以作傳復爲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爾然自漢以來爲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固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於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繫左氏之卒章實相受授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十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君機仲乃以暇日作爲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或乃病其於古無初而區別之外無發明者顧第弗深考耳機仲以摹本見寄熹始得而讀之爲之撫卷太息因記其後如此以曉觀者淳熙二年秋七月甲寅新安朱熹書於雲谷之晦菴云

朱子年譜卷二

是時熹方著近思錄成其夏呂祖謙訪於寒泉精舍

文集書近思錄後云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

恭來自東陽過余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宏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

四、朱陸會講鵝湖



藏

袁樞年譜

朱子年譜淳熙二年乙未四十六歲偕東萊呂公至鵝湖復齋陸子壽象山陸子靜來會年譜東萊歸先生送至信州鵝湖寺江西陸九齡子壽九淵子靜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講其所聞而子壽子靜自執所見不合而罷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朱子年譜卷一

象山年譜淳熙二年乙未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會朱元晦諸公於信之鵝湖寺復齋詩云云元晦歸三年乃和此詩朱亨道云鵝湖講道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朱與陸猶有異同欲令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伯恭蓋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邀劉子澄趙景昭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款亦有意於學又曰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辨以爲堯舜以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趙劉諸公拱聽而已象山年譜卷一

案鵝湖之會爲朱陸學術辯論之總匯關繫理學故叙於此

淳熙三年丙申西元一一七六四十六歲

一爲嚴州教授見前二月二十一日顧強接任

二洪适回袁教授狀

回袁教授狀竊審拜恩帝宇分職教官枉汗竹以甚勤知往瓜之已及某官學稱經筵譽振儒林絳帳垂堂將應撞鐘之問褒衣匝序可無鳴鼓之攻即對言綸遂榮朝黻幸從容之有便冀跋履之自頤盤
洲文集卷五十五機仲以二月間去任則是狀至遲在是年二月前矣

三、龔茂良上通鑑紀事本末

宋史本傳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其書奏於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玉海藝文紀事本末四十二卷袁樞編淳熙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參政龔茂良言袁樞編通鑑紀事有補治道或取以賜東宮增益見聞詔嚴州摹印十部仍先以卿本上之。玉海卷四十七

又淳熙三年十一月戊辰二十四日詔取袁樞資治通鑑紀事賜皇太子與陸贄奏議熟讀以求治道。玉

海卷五十五

案宋史龔茂良傳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紹興八年進士第。略除禮部侍郎上亟用茂良手詔問國朝典故有自從官經除執政例明日即拜參知政事奏事賜坐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參政皆公議所與。宋史卷三百八十五茂良機仲鄉人深知之故以奏上耳案景定嚴州續志郡有經史詩文方書凡八十種。續志卷四今錄其經史部分如次

一、六經正文

二、語孟正文

三、櫟齋禮記集說

四、玉藻講義

五、通鑑紀事本末



六本史

七唐鑑

八周子太極通書

九胡氏春秋傳

一〇胡氏春秋通書

一一春秋後傳

一二春秋後傳補遺

一三尚書說命講義

一四尚書無逸講義

一五謝先生語論

一六爾雅義

以上郡學書籍十六種、通鑑紀事本末已占其一。蓋通鑑紀事本末一書、自淳熙二年、即有摹本寄呈朱熹、呂祖謙所見、諒亦爲摹本、則其時所有、不過爲友好參訂之用。至是詔嚴州摹印十部、然後始有刊本矣。所謂宋刊嚴陵小字本者是也。是刊楊萬里爲之序。越八十四年、爲理宗寶祐五年丁巳、西元一二五七趙與簋以嚴州本字小且譌、易爲大書、出私錢序刊於湖州。迨元仁宗延祐六年己未、西元一三一九陳良弼時爲嘉興學掾、與簋之孫明安出所藏書版示良弼、因白御史宋一齋、僉憲

鄧善之償以中統鈔七十五錠移置禾學良弼爲記明初版歸南監成化中重爲修補南雍志載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版完計四千四百面者即此刻也寶祐丁巳秋七月朔趙與簋序有云淳熙壬子退而里居四年之間熟得繙閱略嚴陵舊本字小且訛乃易爲大書精加讎校以私錢重刊之非特便老眼訓子弟庶與四方朋友共之云

宋刊本通鑑紀事本末序

延祐己未陳良弼序云節齋患嚴

陵本字小且訛於是精加讎校易爲大字刊版而家藏之凡四千五百面可謂天下之善本也頃年士學陋藝苑蕪此版束之高閣者四十餘年又懼其爲勢家所奪也祕不示人一日節齋孫趙明安者過嘉禾謁學宮目擊余所爲若不懈者乃歎曰昔有雲間好事者出中統鈔三百錠求市吾不忍售恐流散而不能永其傳也若置之嘉禾學宮償吾半直亦無憾矣余集學之士議之或曰此書幸矣然挾貴勢而覬覦者得毋爲學校累乎或曰全是書以惠後學厚德也挾貴勢而不償直者賢者不爲夫何懼議未決適御史宋公一齋僉憲鄧公善之按臨是邦良弼白其事二公大喜曰有補文治其速成之學宮方有助創試闡之費力不能如趙所需乃出中統鈔七十五錠償之趙亦不計也

元刊本序

此通鑑紀事本末在宋元間刊行之大概焉

四、調任大宗正簿召對

宋史本傳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其書奏上略他日上問袁樞今何官茂良以實對上曰可與寺監簿於是以前以大宗正簿召登對即因史書以言曰臣竊聞陛下嘗讀通鑑屢有訓詞見諸葛亮論兩漢所以興衰有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王言垂法萬世遂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姦佞致於禍

亂且曰固有詐僞而似誠實、儉佞而似忠鯁者。苟陛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爲朝廷累。上顧謂曰：朕不至與此曹圖事帷幄中。樞謝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福也。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案機仲以是年二月去任，其年十一月詔取通鑑紀事本末。孝宗閱而嘉嘆，因問其官。茂良以實對，蓋言其闕職也。故孝宗即令爲大宗正簿。當在其年與進書時不遠。宋史職官志：宗正寺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卿掌叙宗派屬籍，以別昭穆而定親疎，少卿爲之貳，丞參領之，主簿一員以京官充。元豐官制行，詔宗正長貳不專用國姓，蓋自有大中正司以統皇族也。略大宗正司景祐三年始制。略中興後以位高屬尊者爲判大宗正事，又置大宗正丞一員以文臣充，掌糾合宗室而檢防訓飭之。

宋史卷一百六十四

案機仲爲大宗正簿，受茂良之薦。茂良以四年六月丁丑罷參知政事，則機仲亦當以是時去職。

五、李燾權同修國史進四繫錄。

宋史職官志：淳熙三年特命李燾以祕書監權同修國史，權實錄院同修撰。宋史卷一百六十四

玉海藝文：淳熙三年權禮部侍郎李燾進四繫錄，記女真契丹起滅自紹聖迄宣和靖康凡二十卷。上

曰：朕可一日忘此虜哉。玉海卷五十八

淳熙四年丁酉，西元一一七七四十七歲。

一、爲大宗正簿。見前

二、龔茂良上徽宗實錄等。



儒藏

袁樞年譜

宋史孝宗本紀淳熙四年三月己酉龔茂良等上仁宗玉牒徽宗實錄皇帝玉牒

宋史卷三十四

又儒林呂祖謙傳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

宋史卷四百三十四

三龔茂良罷

宋史孝宗本紀淳熙四年夏四月乙亥參知政事龔茂良以曾覲從騎不避道杖之戊寅上奏乞罷政不許六月丁丑龔茂良罷乙卯以王淮參知政事

宋史卷三十四

宋史龔茂良傳淳熙四年正月召史浩於四明茂良覺眷少衰因疾力求去上曰朕以經筵召史浩卿不須疑時曾覲欲以文資祿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覲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上諭覲往謝茂良正色曰參知政事者朝廷參知政事也覲慙退上諭茂良先遣人於覲衝替而後施行茂良批旨取賈光祖輩下臨安府韃之手詔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上使人宣諭委曲令繳進手詔且謂卿去雖得美名置朕何地茂良即奉詔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附曾覲者也中書舍人林光朝繳奏不書黃遂補外茂良力求去上諭曰朕極知卿不敢忘欲保全卿去俟議恢復卿當再來是日

除職與郡

宋史卷三百八十五

案茂良以淳熙元年十一月參知政事至四年六月罷孝宗嘗從容謂茂良曰自今諸事毋循私若鄉曲親戚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誤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

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容迹見於外因上言官人之道在朝廷則當量人才在銓部則宜守成法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四其在任內推薦之士自機仲外若朱熹葉適陳傅良劉清之等俱爲當時名

士皆加引薦可謂賢矣茲列推薦諸人如次

附表七 龔茂良引薦人物表

姓名	籍貫	事蹟舉要
朱熹 <small>仲晦</small>	徽州婺源	宋史本傳淳熙二年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祕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羣小乘間讒毀乃因熹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沖祐觀 <small>宋史卷四百二十九</small>
葉適 <small>正則</small>	温州永嘉	宋史本傳少保史浩薦於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游參知政事龔茂良復薦之召爲太學正遷博士 <small>宋史卷四百三十四</small>
陳傅良 <small>君舉</small>	温州瑞安	宋史本傳登進士甲科教授泰州參知政事龔茂良才之薦於朝改太學錄出通判福州丞相梁克家領帥事委成於傅良 <small>宋史卷四百三十四</small>
劉清之 <small>子澄</small>	臨江	宋史本傳詣吏部詮得知宜黃縣茂良人爲參知政事與丞相周必大薦清之於孝宗召人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 <small>宋史卷四百三十七</small>



淳熙五年戊戌、西元一一七八四十八歲。

一、遷太府丞、論奏諸事。

宋史本傳、遷太府丞、時士大夫頗有爲黨與者、樞奏曰、人主有偏黨之心、則臣下有朋黨之患。比年或謂陛下寵任武士、有厭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親信左右、內庭行廟堂之事、近侍參軍國之謀。今雖總權綱、專聽覽、而或壅蔽聰明、潛移威福、願可否惟聽於國人、毀譽不私於左右。上方銳意北伐、示天下以所向、樞奏、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以弱。苟陛下志復金讎、臣願蓄威養銳、勿示其形。復陳用宰執、臺諫之術。時議者欲制宗室應舉鎖試之額、限添差獄祠、減臣僚薦舉、定文武任子、嚴特奏之等、展郊禋之歲、緩科舉之期、樞謂此皆近來從窄之論、人君惟天是則、不可行也、遂抗疏勸上推廣大以存國體。

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案宋史職官志、太府寺舊置判寺事。元豐官制行、始正職掌、置卿、少卿各一人、丞、主簿各二人。卿掌邦國財貨之政令、及庫藏出納、商稅平準、貿易之事。少卿爲之貳、丞參預之。凡四方貢賦之輸於京師者、辨其名物、視其多寡、別而受之。儲於內藏者、以待非常之用。頒於左藏者、以供經常之費。宋史

卷一百六十五

機仲之爲太府丞、當在是年、以職而論、非言事之官、而機仲遇事奏聞、切中時事、惜不

得盡見其議論也。資治通鑑後編、淳熙五年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時曾覲、王抃、甘昇三人盤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赴建康、過闕人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風俗大變、向士大夫奔覲、扞之門、十纔一二、尚畏人

知今則公然趨附、蓋已七八、不復顧惜矣。此曹聲勢既張、侍從臺諫多出其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後編卷一百二十五則其時國事之不振、可以知矣。機仲之奏論、亦當在是時也。

二李燾言四朝史乞責近限。

玉海藝文、淳熙五年四月、禮部侍郎同修國史李燾言、今修四朝正史、開院已十七年。自開院至成書凡二十有八年乞降睿旨、責以近限、庶幾大典早獲備具。詔限一年。玉海卷四十六

淳熙六年己亥。西元一一七九四十九歲。

一爲太府丞。見前

二趙雄上會要。

玉海藝文、淳熙六年七月甲戌。十八日進會要一百五十八卷。玉海卷五十一又資治通鑑後編、淳熙六年秋七月、趙雄等上會要。後編卷一百二十五

淳熙七年庚子。西元一一八〇五十歲。

一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

宋史本傳、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爲相、負國欺君。吾爲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嘆曰、無愧古良史。宋

史卷三百八十九



儒藏

袁樞年譜

資治通鑑後編淳熙七年十二月庚寅趙雄等上神哲徽欽四朝國史志時袁樞同爲編修官章惇家以同里之情宛轉致意請樞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爲相負國欺君吾爲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之公論雄時總史事見之嘆曰無愧古良史矣後編卷一百二十五

案趙雄隆興元年類省試第一淳熙五年三月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以宰相而提調修史之事者也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宋史與蔡確邢恕呂惠卿曾布安惇等同列姦臣傳紹興五年高宗閱任伯雨章疏手詔曰惇詆誣宣仁后欲追廢爲庶人賴哲宗不從其請使其言施用豈不上累泰陵貶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於朝詔下海內稱快獨其家猶爲辨誣論見者哂之宋史卷四百七十一則其爲時人所痛疾可知矣機仲雖欲文飾亦不可得也

二趙雄等上四朝國史志

宋史孝宗本紀淳熙七年十二月庚寅趙雄等上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國史志宋史卷三十五

玉海藝文淳熙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國史院上四朝正史志一百八十卷地理志全出李燾之手餘多采續通鑑玉海卷四十六

三命張從祖類纂會要

玉海藝文淳熙七年十月九日祕書少監趙汝愚言國朝會要續會要中興會要今上會要分爲四書去取不同詳略各異請合而爲一俾辭簡事備勢順文貫從之將作少監張從祖類輯會要自國初至孝廟爲一書凡二百二十三冊五百八十八卷嘉定元年四月十六日詔府省寫進三年六月十六日

上之。玉海卷五十一

淳熙八年辛丑。西元一一八一五十一歲。

一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見前

二喻良能進忠義傳。

玉海藝文淳熙八年冬十月國子監簿喻良能進忠義傳起於戰國王蠋終於五代孫晟上下一千一百年所取者一百九十人凡二十五卷乞頒之武學授之將帥上曰忠臣義士不顧一身可以表勵風俗。玉海卷五十八

淳熙九年壬寅。西元一一八二五十二歲。

一權工部吏部郎官。

宋史本傳權工部郎官累遷兼吏部郎官。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案職官志工部員外郎舊制凡制作營繕計置採伐材物按程式以授有司則參掌之建炎三年詔工部郎官兼虞部屯田郎官兼水部隆興元年詔工部屯田共一員兼領自此四司合爲一矣又吏部員外郎舊主判二人以朝官充元豐官制行置吏部郎中主管尚書左右選及侍郎左右選各一員參掌選事而分治之凡郎官並用知府資序以上人充未及者爲員外郎先是乾道元年詔今後非曾任監司守臣不除郎官著爲令自是館學寺監臣拘礙資格遷除不行郎曹闕員但得兼攝旋即外補間有不次擢用者則自二著躐升二史以至從列其自外召爲郎則資級已高曾不數月必



藏

袁樞年譜

序進卿少而郎有正員者益少矣。宋史卷一百六十三機仲之充兩部郎官亦皆暫權性質旋即外補矣。

二廉視真揚廬和四郡

福建通志列傳淳熙九年兩淮旱命樞廉視真揚廬和四郡還奏民占田不知其數二稅既免上輪穀帛之課力不能墾者皆廢爲荒地他人請佃則以疆界爲詞官無稽考是以野不加闢戶不加多而郡縣之計益窘望詔州縣畫疆立券占田多而輪課少隨畝增之其餘閑田給與佃人庶幾流民有可耕之地而田萊不至多荒復陳兩淮形勢語皆切中時病。福建通志卷一百七十四

宋史本傳兩淮旱命廉視真揚廬和四郡歸陳兩淮形勢謂兩淮堅固則長江可守今徒知備江而不知保淮置重兵於江南委空城於淮上非所以戒不虞瓜州新城專爲退保金人過而指議淮人聞而嘆嗟誰爲陛下建此策也。宋史卷三百八十九案宋史孝宗本紀淳熙九年正月庚寅詔江浙兩淮旱傷州縣貸民稻種計度不足者貸以椿積錢三月壬辰遣使按視淮南江浙振濟。宋史卷三十五又食貨志淳熙九年著作郎袁樞振兩淮。宋史卷一百七十三

附表八 袁樞振災區域表

州郡	隸屬	崇寧戶數	崇寧人口	管轄縣數
真州 ^望	淮南東路	二萬四千二百四十二戶	八萬二千四百十三口	揚子 ^中 六合 ^望

揚州	淮南東路	五萬六千四百八十五戶	十萬七千五百七十九口	江都 <small>緊</small> 廣陵 <small>緊</small> 泰興 <small>中</small>
廬 ^望 州	淮南西路	八萬三千五百十六戶	十七萬八千三百五十九口	合肥 <small>上</small> 舒城 <small>下</small> 梁 <small>中</small>
和州	淮南西路	三萬四千一百四戶	六萬六千三百七十一口	歷陽 <small>緊</small> 含山 <small>中</small> 烏江 <small>中</small>

四、遷軍器少監、除提舉江東常平茶鹽。

宋史本傳、遷軍器少監、除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案職官志、軍器監置監、少監各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監掌監督繕造兵器什物、以給軍國之用、少監爲之貳、丞參領之。乾道六年、以少監韓玉往建康檢點物馬、以奉使軍器少監爲名。淳熙二年、錢良臣以少監總領淮東財賦。八年、沈揆復以監長行。諸監長貳、自是始許總餉外帶。然二人實初兼版曹職事。宋史卷一百六十五又提舉茶鹽司、掌摘山煮海之利、以佐國用、皆有鈔法、視其歲額之登損以詔賞罰。凡給之不如期、鬻之不如式、與州縣之不加恤者、皆劾以聞。政和改元、詔江淮荆浙六路共置一員、既而諸路皆置。中興後、通置提舉常平茶鹽司、掌常平義倉免役之政令。凡官田產及坊場河渡之人、按額拘納收糴儲積、時其斂散以便民、視產高下、以平其役。宋史卷一百六十七機仲以軍器少監兼充江東茶鹽提舉使、蓋未久任、即調知處州矣。

淳熙十年癸卯

西元一一八三 五十三歲

一知處州

宋史本傳除提舉江東茶鹽改知處州

宋史卷一百八十九

處州屬兩浙路宋史地理志處州上縉雲郡軍事戶一十萬八千五百二十二口二十六萬五百三十

六縣六麗水龍泉松陽遂昌青田慶元

宋史卷八十八

其在任當有一二年之久

二朱熹築武夷精舍成

朱子年譜淳熙十年癸卯四十四歲春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夏四月武夷精舍成年譜結廬於武

夷之五曲正月經始至四月落成始來居之四方士友來者甚衆

朱子年譜卷三

案武夷精舍有仁智堂隱求室止宿寮石門塢觀善齋寒棲館晚對亭鐵笛亭釣磯茶竈魚艇之勝

熹俱有詩以紀之實武夷山中之巨觀也

宋韓元吉武夷精舍記吾友朱元晦居於五夫里去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後圃暇則游焉與其門生弟

子挾書而誦取古詩三百篇及楚人之詞哦而歌之瀟灑嘯咏留必數日淳熙十年元晦既辭節使於

江東遂賦祠官之祿而於其溪之五折負大石屏規之以爲精舍取道士之廬猶半也誅鋤茅草僅得

數畝而勢幽清奇石佳木拱揖映帶使弟子輩具畚鍤集瓦木相率成之元晦躬書其處中以爲堂旁

以爲齋高以爲亭密以爲室講書肄業琴歌酒賦莫不在是

武夷山志卷十

案武夷精舍又名文公祠。淳熙十年，熹卜築於此。其子孫葺而廣之，號紫陽書院。

朱熹武夷精舍雜詠詩序：武夷之溪東流，凡九曲而第五曲爲最深。蓋其山自北而南者，至此而盡聳。全石爲一峰，拔地千尺，上小平處微戴土，生林木極蒼翠，可玩而四隕稍下，則反削而入，如方屋帽者。舊經所謂大隱屏也。屏下兩麓，坡陀旁引，還復相抱，抱中地平廣數畝，抱山溪水隨山勢從西北來，四曲折始過其南，乃復遶山東北流，亦四曲折而出。溪流兩旁丹崖翠壁，林立環擁，神剜鬼刻，不可名狀。舟行上下者，方左右顧瞻，錯愕之不暇，而忽得平岡長阜，蒼藤茂木，按衍迤靡，膠葛蒙翳，使人心目曠然，以舒窈然以深，若不可極者，即精舍之所在也。直屏下兩麓相抱之中，西南向爲屋三間者，仁智堂也。堂左右兩室，左曰隱求，以待棲息；右曰止宿，以延賓友。左麓之外，復前引而右抱中，又自爲一塢，因累石而門之，而命曰石門之塢。別爲屋其中，以俟學者之羣居，而取學記相觀而善之義，命之曰觀善之齋。石門之西少南，又爲屋以居道流，取道書真誥中語，命之曰寒棲之館。直觀善前山之巔爲亭，回望大隱屏，最正且盡，取杜子美詩語，名以晚對。其東出山背，臨溪水，因故基爲亭，取胡公語，名以鐵笛。說具本詩注中。寒棲之外，乃植援列樊，以斷兩麓之口，掩以柴扉，而以武夷精舍之扁揭焉。經始於淳熙癸卯之春，其夏四月，既望，堂成而始來居之。四方士友來者亦甚衆，莫不嘆其佳勝，而恨他屋之未具，不可以久留也。釣磯、茶竈皆在大隱屏西，磯石上平，在溪北岸，竈在溪中流，巨石屹然，可環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當中科臼，自然如竈，可爨以瀹茗。凡溪水九曲，左右皆石壁，無側足之徑。惟南山之南有蹊焉，而精舍乃在溪北，以故凡出入乎此者，非漁艇不濟。總之爲賦小詩十有一篇，以紀其實。

朱子



文集卷九

三與朱熹等倡和武夷山中

朱熹武夷精舍成，四方士友至者頗衆，倡和酬酢盛極一時。如祝穆、潘植兄弟、張巽、廖德明等俱從熹學於精舍，而機仲最爲勝友。武夷山志：袁樞與朱文公友善，武夷精舍題咏最多。武夷山志卷十七其實機仲與元晦屢有倡和之作，不僅武夷精舍題咏已也。

精舍雜咏十二首

朱子文集卷九

朱熹

琴書四十年，幾作山中客。一日茅棟成，居然我泉石。

精舍

我慚仁智心，獨自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日千里。

仁智堂

晨窗林影開，夜枕山泉響。隱去復何求，無言道心長。

隱求室

故人肯相尋，共寄一茅宇。山水爲留行，無勞具雞黍。

止宿寮

朝開雲氣擁，暮掩薜蘿深。自笑晨門者，那知孔氏心。

石門塢

負笈何方來，今朝此同席。日用無餘功，相看俱努力。

觀善齋

竹間彼何人，抱甕靡遺力。遙夜更不眠，焚香坐看壁。

寒棲館

倚筇南山巔，却立有晚對。蒼峭矗寒空，落日明影翠。

晚對亭

何人轟鐵笛，噴薄兩崖開。千載留餘響，猶疑笙鶴來。

鐵笛亭

削成蒼石稜，倒影寒潭碧。永日靜垂竿，茲心竟誰識。

釣磯

仙翁遺石竈。宛在水中央。飲罷方舟去。茶煙裊細香。

茶竈

出載長煙重。歸裝片月輕。千巖猿鶴友。愁絕棹歌聲。

漁艇

精舍雜詠十首

武夷志卷十

袁樞

先生出雲谷。看盡東南山。吳越幾往來。衡廬屢躋攀。恨無璫瑤英。駐此冰雪顏。有懷武夷仙。相期蒼翠間。

隱屏精舍

此身本無累。動靜隨所寓。結廬在巖谷。自適山水趣。朝來抱雲氣。日夕沐風露。坐觀天地心。詎忘仁智慮。

仁智堂

本是山中人。歸來山中友。豈同荷蓀老。永結躬耕耦。浮雲忽出岫。膚寸彌九有。此志未可量。見之千載後。

隱求室

出處紹前哲。典型資後生。虛堂懸青鏡。視者心自明。古人不難到。功用在于行。緬懷朋盍簪。耿耿中夜情。

觀善齋

巖前風入松。谷口泉漱石。寫之五絃琴。身在函丈席。竹間有餘地。營館招羽客。靜夜絙高絃。待月寒林隙。

寒棲館

落日鬱蒼煙。空山轉寒碧。石屏倚天立。端峭一千尺。無言獨與對。足以承朝夕。何用向時流。抵掌恣談劇。

晚對亭

當年跨鶴翁。想在雲深處。鐵笛忽龍吟。萬壑披蘿霧。遙知發天祕。踏破蒼苔路。吹與衆仙聞。來看晚題



藏

袁樞年譜

句。鐵笛亭

投轄出東溟、持竿歸九曲。溪翁未問訊、笑失雙鬢綠。潭邊舊釣石、瑩滑磨青玉。竟日漫垂綸、忘機看鷗浴。釣磯

摘茗蛻仙巖、汲水潛虬穴。旋然石上竈、輕泛甌中雪。清風已生腋、芳味猶在舌。何時棹孤舟、來此分餘啜。茶竈

溪迴山路斷、月白沙汀冷。有人掀短篷、擊櫂歌聲永。聞之三嘆息、渙然發深省。歸去萬石灘、理我釣魚艇。漁艇

寄朱晦翁山中丹砂

武夷志卷二十二

袁樞

丹砂九轉世莫傳、羽衣婀娜飛朝天。淒然風露洗塵世、星斗一天隨轉旋。空餘丹鼎在巖際、夜夜虬光騰霽煙。天遺紫陽弭絳節、點石成玉公須專。朝來金鎖開洞府、丹火已灰當復然。離龍坎虎玄又玄、不須人間詢謫仙。黃熊跑號青兕舞、爭欲舐鼎嚴笞鞭。巖頭風高捲衣袂、嘶斷玉龍雲滿川。怡然上池漱瓊液、鼓枻下濯丹溪泉。雲間雙鶴儻未下、招隱爲我歌長篇。

奉陪機仲宗正景仁太史期會武夷而文叔茂實二友適自昭武來集相與泛舟九曲周覽巖壑之勝而還機仲景仁唱酬迭作謂僕亦不可以無言也衰病懶廢那復有此勉出數語以塞嘉貺不足爲外人道也

朱子文集卷四

朱熹

此山名自西京傳、丹臺紫府天中天。似聞雲鶴時降集、應笑磨螳空回旋。我來適此秋景晏、青楓葉赤

搖寒煙。九還七返不易得。千巖萬壑渠能專。同遊幸有二三子。天畀此段非徒然。梁郎季子山澤臞。傅伯爰盜瀛洲仙。相逢相得要彊附。却恨馬腹勞長鞭。黃華未和白雪句。畫舸且共清泠川。回船罷酒三太息。百歲誰復來通泉。景仁數日屢誦此句盈虛有數豈終極。爲君出此窮愁篇。

奉答景仁老兄贈別之句同上

朱熹

古人一去心不傳。舉世誰復知其天。奔趨嗜欲名利境。浩蕩勢若飄風旋。嗟予慨此其已久。矧復痼疾羶雲煙。禪關夜扣手剥啄。丹經晝誦心精專。十年齊楚得失裏。醉醒夢覺今超然。迷心昧性哂篤學。貪生惜死悲方仙。如何懶惰行不力。日月逝矣義和鞭。祇今已□遠玄象。羨子正似方來川。何憂功名與事業。但要溥博而淵泉。不見君家鼻祖開聖學。照耀今古書三篇。六經說命篇始有學字

復用前韻敬別機仲同上

朱熹

君家道素幾葉傳。只今用舍懸諸天。屹然砥柱戰河曲。肯似落葉隨風旋。奮髯忽作蝟毛磔。浩氣勃若霄中煙。隱憂尚喜遺直在。壯烈未許前人專。武夷連日聽奇語。令我兩腋風泠然。初如茫茫出太極。稍似冉冉隨羣仙。安能局促夜起舞。下與祖逖爭雄鞭。終憐賢屈惜往日。亦念聖孔悲徂川。願君盡此一杯酒。預澆舌本如懸泉。沃心澤物吾有望。勒移忍繼鍾山篇。

讀機仲景仁別後詩語因及詩傳綱目復用前韻同上

朱熹

道有默識無言傳。向來誤矣空談天。只今斷簡窺蠹蝕。似向追蠹看蟲旋。始知古人有妙處。未遽秦谷隨飛煙。終然世累苦妨奪。下帷發憤那容專。一心正爾思鵠至。兩手欲救驚頭然。書空且復罷咄咄。屢



儒藏

袁樞年譜

舞豈暇陪仙仙。

兩年罷詩止酒故云。

功名況乃身外事。我馬碑兀甘回鞭。解頤果值得水井。

謂詩傳鑒古亦

會朝宗川。

謂綱目

兩公知我不罪我。便可築室分林泉。十年燈下一夜語。閑日共賦春容篇。

讀通鑑紀事本末用武夷唱和元韻寄機仲

同上

朱熹

先生諫疏莫與傳。忠憤激烈號旻天。却憐廣文官舍冷。只與文字相周旋。上書乞得聊自屏。清坐日對銅爐煙。功名馳驚往莫悔。鉛槧職業今當專。要將報答陛下聖。矯首北闕還潸然。屬詞比事有深意。憑愚護短驚羣仙。口言未秉太史筆。自幸已執留臺鞭。

溫公以留臺領書局。時韓魏公與書有執鞭之語。

果然敕遣

六丁取香羅漆匣浮桐川。陰凝有戒竦皇鑒。

恭聞上讀此書有履霜堅冰之語。

陽剝欲盡生玄泉。明年定對白

虎殿更誦大學中庸篇。

頃在武夷官講正心誠意

次袁機仲韻

朱子文集卷十

朱熹

長記與君別。丹鳳九重城。歸來故里。愁思悵望渺難平。今夕不知何夕。得共寒潭煙艇。一笑俯空明。有酒徑須醉。無事莫關情。

尋梅去疎竹外一枝橫。與君吟弄風月端。不負平生何處車塵不到。有箇

江天如許。爭肯換浮名。只恐買山隱。却要煉丹成。

四李燾上續資治通鑑

宋史孝宗本紀。淳熙十年三月戊辰。李燾上續資治通鑑長編六百八十七卷。

宋史卷三十五

又李燾傳。七年。長編全書成。上之。詔藏祕閣。燾自謂此書寧失之繁。無失之略。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總目五卷。依熙寧修三經例。損益修換四千四百餘事。上謂其書無愧司馬遷。

宋史卷三百

玉海藝文乾道四年四月丙辰禮部郎李燾言臣於去年八月會要二十九日奉旨從汪應辰奏取臣所著續資治通鑑自建隆迄元符令有司繕寫校勘藏之祕閣臣尋於十四日賜對面奉旨令早投進又令給札臣先次寫到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迹共一百八十年計一百八卷內建隆元年至太平興國元年太祖一朝事迹雖曾於隆興元年具表投進後來稍有增益謹重錄進治平以後文字更加整齊節次修寫臣此書非可便謂續資治通鑑姑謂續資治通鑑長編庶幾可也其篇帙或相倍蓰則長編之體當然寧失於繁猶光志云爾今寫成一百七十五冊并目錄一冊上進五月壬戌朔詔燾纂述有勞特轉兩官六年三月二日詔降下長編付祕省令依通鑑字樣大小繕寫仍將李燾銜位於卷首依司馬光銜位修寫淳熙十年三月六日燾爲遂寧守始上其全書會要云六百八十七冊十年修撰上之自建隆至靖康凡九百八十卷書目一百六十八卷建隆訖靖康舉要六十八卷上甚重之以其書藏祕府燾以司馬光作資治通鑑唐三百年長編范祖禹掌之祖禹所修六百餘卷光細刪之止八十卷故燾纂集用光義例廣記備言以待後之作者玉海卷四十七

淳熙十一年甲辰西元一一八四五十四歲

一知處州見前

二李燾卒

通鑑後編淳熙十一年九月甲寅敷文閣學士致仕李燾卒燾甫冠憤金讎未報著反正議十四篇皆



救時急務爲人剛大特立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栻嘗謂李仁甫如霜松雪柏仁甫燾字也燾無嗜好不殖產業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葉適謂春秋以後纔有此書後編卷一百二十六

三熊克上九朝通略

玉海藝文淳熙十一年十二月四日知台州熊克上九朝通略一百六十八卷一百冊詔遷一官倣通鑑之體作繫年之書一載釐爲一卷簡要不如徐度之紀詳備不如李燾之編玉海卷四十七

淳熙十二年乙巳

西元一一八五五十五歲

一知處州

見前

二楊萬里薦朱熹袁樞等六十人

宋史楊萬里傳東宮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爲侍讀官僚以得端人相賀王淮爲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宋史卷四百三十三宋史王

淮傳王淮字季海婺州金華人也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略與李彥穎同行相事淮謂授官當論賢否

不事形迹誠賢不敢以鄉里故舊廢之非才不敢已私庇之上稱善擢知院事略趙雄罷相蜀士之在

朝者皆有去意淮謂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進遷蜀士乃安宋史卷三百九十六

楊長孺淳熙薦士錄跋淳熙乙巳誠齋爲吏部郎中時王季海爲丞相一日丞相問誠齋云宰相何事最急先務誠齋答丞相云人才急當先務丞相云安得人才而用之誠齋取筆疏六十人以獻隨所記憶者書之退而各述其長上之丞相此卷是也稿藏於家雜然而書初無先後之序皆無優劣之意誠

茲據原藁薦引人物列表如次

附表九 楊萬里淳熙薦士錄誠齋文集卷一百十三

姓名	個人特長	備考
朱熹	學博二程、才雄一世、雖賦性近於狷介、臨事過於果銳、若處以儒學之官、涵養成就、必爲異才。	見宋史卷四百二十九
袁樞	議論堅正、風節峻潔、今知處州。	宋史卷三百九十八
石起宗	立朝敢言、作郡有惠。	
祝懷	奇偉之節、恬退之心、士論所稱、久置閑散。	
鄭僑	立朝甚勁正、持節有風采。	
林枏	外溫中厲、遇事敢爲。	
蔡戡	器度凝重、學問該洽。	
馬大同	文學政事、士林之英、至於持節、風采甚厲、官吏皆肅。	



鞏湘	今之儒先、世之吏師。	
京鏜	性資靜慤、文辭工致。	宋史卷三百九十四
王回	俊辯而敏、豐而裕。	宋史卷四百三十二
劉堯夫	嘗冠釋褐、立朝敢言。	
蕭德藻	文學甚古、氣節甚高、其志常欲有爲、其進未嘗苟合、老而不遇、士者屈之、今爲湖北參議官。	
章穎	早冠多士、其學益進、立朝鯁挺、公論推表。	宋史卷四百四
霍篋	儒而知兵、長於論事、至於兩淮利害、尤其所諳。	
周必正	工於古文、敏於吏事、臨疑應變、好謀而成。	
張貴謨	上庠名士、有才謀可應時須。	
劉清之	得名儒朱熹之學、傳乃祖原甫之業。	宋史卷四百三十七
湯邦彥	學邃於易、得先天之數、才濟於用、有經世之心。	



儒藏

袁樞年譜

王公衮	儒者能斷、吏事敢爲、剴繁摧姦、尤其所長。	
莫漳	長於史學、達於吏治。	
張默	魏公之姪、能傳胡文定春秋之學、所至作吏、皆有能聲。	
孫逢吉	學邃文工、吏用明敏、沈介德和、黃鈞仲秉以國士待之。梁滂、陞朝、前知袁州萍鄉縣。	宋史卷四百四
吳鎰	早以文學受知名勝、如張安國、沈德和、黃仲秉皆以國士待之。京官、今知郴州郴縣。	
王謙	風力振聳、勇於摧姦、立朝蹇蹇、士論歸重。	
譚惟寅	文辭甚古、志操甚堅、嘗除太學博士、今知郴州。	
但中庸	有學有文、操守堅正、持節布憲、風采甚厲。	
韓璧	直諍修潔、人稱其賢。	
李誦	恬退難進、廉吏之表、陞朝、今爲江州德安知縣。	

余紹祖	德勝於才、廉而有惠、新江陵府通判。	
葉元潏	和而有立、早有奇節、故相葉顥子昂之姪、今爲江西提舉司幹官待次。	
廖德明	所學正、遇事能斷、選人、前韶州教授。	宋史卷四百三十七
趙充夫	廉明彊濟、治行甚高、陞朝、今知臨江軍新喻縣。	
左昌時	吏能精密、所至有聲、新知真州。	
胡思成	和粹而賢、敏達於政、嘗知安豐軍。	
趙像之	能文練事、淡如寒峻、今爲隨州通判。	
孫逢辰	儒術飾吏、廉操脩人。	
劉德秀	議論古今、切於世用、鄭榜、京官、今知湘潭縣。	
施淵然	工於古文、恬於仕進、前任監和劑局、今任祠祿、陞朝。	



儒藏

袁樞年譜

祝禹圭	氣節正方、議論鯁挺。	
張泌	器宇粹和、文辭工致、與其弟濤俱有令名、前輩稱吳中二陸。	
李大性	四六詩句、甚有律令。	宋史卷三百九十五
李大異	嘗冠別頭、仕優進學、作文下語、準柳儀曹。	
李大理	學問殫洽、吏事通明。	
曾三復	以文策第、以廉提身、作邑有聲、盡罷橫斂、梁榜。	宋史卷四百十五
曾三聘	刻意文詞、雅善論事、蕭榜、選人、前西外宗學教授。	宋史卷四百二十二
徐澈	詩句明爽、牋奏典重、作邑愛民、辨而不擾、鄭榜、陞朝、今知臨江軍清江縣。	
趙彥恂	吏能精敏、不擇劇易、戊辰王榜、前知衡州、今任宮觀。	
王濱	治郡有聞、惠而能辨、前知吉州、正當苻寇之鋒、修城治兵、寇不敢近、今任宮觀。	
虞公亮	力學有文、子弟之秀、雍公之子、尚淹下僚。	

陳謙	學問深醇、文辭雄俊、聲冠兩學、陸沈下僚。	宋史卷三百九十六
李沐	大臣之子、而綽有寒酸之操。用科之隲、而益厲文辭之工。	
李耆俊	其進雖非科級、其文尤工四六、今知柳州。	
嚴昌裔	學甚正、守甚堅、蓋嘗師張魏公而友欽夫。	
陳字	事母至孝、作郡甚辨、臨事應變、事集而民不擾。	
盧宜之	作文有古人關鍵、日進未已、至於吏能、乃其餘事。	
蘇渭	通敏更事、最善四六、任子之流、所不易得。	
鄭鄖	持身甚廉、愛民甚力、嘗知南雄州保昌縣、殊有治行。太守虐政、一切反之、民情翕然、至今去思。	
趙善佐	爲政和而有威、治賦緩而自辨、章貢吏民、無不安之。	
胡澥	名臣之子、修潔博習、州里有聞、能世其家、今爲撫州宜黃丞、其父字邦衡云。	

三洪邁請以史傳體分類載述。

玉海藝文、淳熙十二年七月、同修史洪邁奏神宗至於欽宗傳叙相授、閱六十五年、除紀志已進外、當立傳者千三百人、其間妃嬪親王公主宗室幾當其半、乞倣前代諸史體例、分類載述、不必人爲一傳。

玉海卷四十六

淳熙十三年丙午、西元一一八六五十六歲。

一、當赴闕奏事。

宋史本傳、改知處州、赴闕奏事。樞之使淮人對也、嘗言朋黨相附、則大臣之權重、言路壅塞、則人主之勢孤。時宰不悅。至是又言、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今朋黨之舊尚在、臺諫之官未正、紀綱言路將復荆榛矣。宋史卷三百

八十九

機仲於淳熙朝最爲諍諫名臣、其奏議甚多、直言諤諤、風節凜然、然亦卒因而去位。真西山跋袁侍郎機仲奏議云、侍郎袁公、以清名直節、受阜陵之知、自庶僚峻躋法從、其制詞略曰、有愛君憂國之心、有憤世疾邪之志、雖未諧於中道、要可謂之正人。大哉王言、公之平生、盡於此矣。然嘗疑公之忠誠亮直、既爲一世正人矣、而猶未合中道、何哉。觀吾先聖有言、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所以約其偏而歸之中、聖門鑪錘之妙、大抵如此。袁公之德、純乎剛者也、剛之過、則爲世所不容、故聖訓及之、是亦洙泗成就英才之意也。其後公果以此不安於朝、退居梅巖、十有餘載、竟老泉石、當世惜之。今觀其奏



儒藏

袁樞年譜

疏遺藁凜然精忠、無所回隱、使當前代諱言之朝、必以爲狂爲訐、爲干名爲賣直、安得有正人之褒。愚於是三歎淳熙之盛。真西山文集卷三十六可謂至言。

二朱熹易學啓蒙成

玉海藝文淳熙十三年三月、易學啓蒙成四篇、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策、考變占爲次。又有蓍卦考誤、揲蓍之法、見於大傳、郭雍爲蓍卦辨疑三卷、熹謂疏家小失其指、而辨之者又大失焉。說愈多而法愈亂、因爲考誤、畢氏中和揲法、視疏義爲詳、論三揲皆卦一正合四營之義、唯以三揲之掛扞分、措於三指間爲小誤、然大數亦不差。易本爲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數以斷吉凶、今其法不傳、諸儒言象數者、皆穿鑿言義理者、大汗漫、故其書難讀、此本義啓蒙所以作也。玉海卷三十六

啓蒙自序、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縱橫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於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傳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無疑於其說云。朱子文集卷十二

又答袁機仲論啓蒙、忽然半夜、一作平地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又答袁機仲論易書此非熹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創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今見行周易緣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啓蒙之書所爲作也若其習聞易曉人人皆能領略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爲屋下之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高明毋以爲熹之說而忽之姑且虚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玩之久熟浹洽於心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將瞭於心目之間而其可驚可喜可笑可樂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

朱子文集卷三十八

三王淮上四朝史傳等

宋史孝宗本紀淳熙十三年十一月甲子王淮上仁宗英宗玉牒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國史列傳皇帝會要

宋史卷三十五

又玉海藝文淳熙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國史列傳一百三十五卷目錄二卷初乾道二年胡元質言三朝之史開院纂修累年於茲竊見靖康繼宣和之後以功緒本末則相關以歲月久近則相繼伏望併修欽宗帝紀繳進名爲四朝國史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詔進呈欽宗實錄并本紀已畢就修纂四朝正史從洪邁之請也

玉海卷四十六

四洪邁請通修九朝正史

玉海藝文淳熙十三年八月十九日邁又請通修九朝正史上許之復言別作之事已經先正名臣之



藏

袁樞年譜

手是非褒貶皆有據依乞命史官無或刪改書未就而邁去國。玉海卷四十六

五王偁上東都事略

玉海藝文淳熙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知龍州王偁上東都事略百三十卷。紀十二世家五、列傳百五、附錄八。明年春三月除直祕閣其書特掇取五朝史傳及四朝實錄附傳而微以野史附益之。玉海四十六

淳熙十四年丁未。西元一一八七五十七歲。

一當除吏部員外郎

宋史本傳除吏部員外郎。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職官志凡郎官並用知府資叙以上人充未及者爲員外郎。宋史卷一百六十三

案是年朱熹以楊萬里薦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待次辭不允機仲之任職當亦不久。

二當遷大理少卿劾御史冷世光

宋史本傳遷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產業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厚賄曲庇之樞直其事以聞人爲危之上怒立罷世光以朝臣劾御史實自樞始。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案職官志大理寺舊置判寺一人兼少卿事一人元豐官制行置卿一人少卿二人卿掌折獄詳刑鞫讞之事凡職務分左右天下劾奏命官將校及大辟囚以下以疑請讞者隸左斷刑則司直評事詳斷丞議之正審之若在京百司事當推治或特旨委勘及係官之物應追究者隸右治獄則丞專推鞫蓋少卿分領其事而卿總焉。宋史卷一百六十五高氏之獄屬左機仲時爲少卿得豫其事而冷世

光以殿中侍御史犯法。殿中侍御史掌以儀法糾百官之失職。在監察羣僚而爲機仲所劾。則適反其道而行之矣。

三當權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貶秩罷歸。

宋史本傳手詔權工部侍郎仍兼國子監祭酒。因論大理獄案請外。有予郡之命。既而貶兩秩寢前旨。
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福建通志宋列傳初樞與羅點詹體仁葉適馮震武五人皆主張朱熹爲監察御史陳賈所嫉。及發世光事賈以臺臣同僚尤惡之。適樞薦士章人賈遂論樞多徇所私貶兩秩罷歸。
福建通志卷一百七十四

案職官志工部尚書掌百工水土之政令稽其功緒以詔賞罰總四司之事侍郎爲之貳侍郎掌貳尚書之事南渡初長貳互置隆興詔各置一員。
宋史卷一百六十三又國子監舊置判監事二人以兩制

或帶職官充元豐官制行始置祭酒司業丞主簿各一人太學博士十人正錄各五人武學博士二人律學博士正各一人祭酒掌國子太學武學律學小學之政令司業爲之貳。
宋史卷一百六十五機仲旋以故去位則亦不能永其任也。

四龔端頤著元祐建中列傳譜述。

玉海藝文元祐黨籍建中上書邪等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和州布衣龔端頤訪求闕遺成列傳譜述一百卷書於編者三百五人不可得而詳者四人而已淳熙十四年三月十八日修國史洪邁請甄錄從之授端頤上州文學。
玉海卷五十八



儒藏

淳熙十五年戊申西元一一八八五十八歲。

一、被貶罷歸。見前

二、修高宗實錄。

宋史職官志淳熙十五年四朝國史成書詔罷史院復開實錄院修高宗實錄。宋史卷一百六十四

玉海藝文淳熙十五年三月十一日洪邁請開院修纂高宗實錄。玉海卷四十八

淳熙十六年己酉西元一一八九五十九歲。

一、被貶罷歸。見前

二、叙復元官。

宋史本傳光宗受禪叙復元官。宋史卷一百八十九

案原官者即淳熙十四年所除工部侍郎及國子監祭酒也。宋史光宗本紀淳熙十六年正月辛亥兩府奏事孝宗諭以倦勤欲禪位皇太子退就休養以畢高宗三年之制。因令周必大進呈詔草二月壬戌孝宗吉服御紫宸殿行內禪禮應奉官以次稱賀內侍固請帝坐帝固辭內侍扶掖至七八乃微坐復興次丞相率百僚稱賀禮畢樞密院官升殿奏事甲子帝率羣臣朝重華宮大赦百官進秩一級優賞諸軍。宋史卷三十六如是則機仲當自淳熙十六年二月間即復元官矣。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西元一一九〇六十歲。

一、復叙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

宋史本傳復叙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宋史職官志宋別設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先時員數絕少自熙寧以後乃增置焉在京宮觀舊制以宰相執政充使或丞郎學士以上充副使兩省或五品以上爲判官內侍官或諸司使副爲都監又有提舉提點主管其戚里近屬及前宰執留京師者多除宮觀以示優禮時朝廷方經理時政患疲老不任事者廢職欲悉罷之乃使任宮觀以食其祿。宋史卷一百七十機仲在京師朝廷以優禮相示故有提舉太平興國宮之事。

二上壽皇聖帝玉牒。

宋史光宗本紀紹熙元年八月己亥帝率羣臣上壽皇聖帝玉牒日曆於重華宮。宋史卷三十六

紹熙二年辛亥。西元一一九一六十一歲。

一提舉太平興國宮。見前

二詔朝臣奏事。

宋史光宗本紀紹熙二年五月庚申詔侍從經筵翰苑官自今並不時宣對庶廣咨詢以補治道六月癸巳詔宰臣執政自今不時內殿宣引奏事。宋史卷三十六

紹熙三年壬子。西元一一九二六十二歲。

一提舉太平興國宮。見前

二上壽皇聖帝玉牒。



宋史光宗本紀紹熙三年十二月癸卯帝率羣臣上壽皇聖帝玉牒聖政會要於重華宮。宋史卷三十六

玉海藝文紹熙三年十二月壬寅進會要八十卷事雖備載而首尾前後紛錯。玉海卷五十一

又淳熙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有旨令編類壽皇聖政紹熙三年十二月四日上五十卷御製序十二

月壬寅進呈癸卯詣宮恭進凡六百四十一條五十冊。玉海卷四十九

三李謙撰壽皇聖範。

玉海藝文紹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御史臺檢法李謙倣貞觀政要仁皇訓典諸書爲壽皇聖範十卷

共一百四十門一千一百五十事。玉海卷四十九

紹熙四年癸丑。西元一一九三六十三歲。

一提舉太平興國宮。見前

二上皇太后冊寶。

宋史光宗本紀紹熙四年十一月癸未帝率羣臣奉上皇太后冊寶於慈福宮。宋史卷三十六

紹熙五年甲寅。西元一一九四六十四歲。

一起知常德府。

宋史本傳知常德府。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福建通志宋列傳紹熙末起知常德府。福建通志卷一百七十四

常德府屬荆湖北路。宋史地理志常德府本鼎州武陵郡常德軍節度乾道元年以孝宗潛藩升府。崇

寧戶五萬八千二百九十七口一十三萬八百六十五縣三武陵桃源龍陽南渡後增縣一沅江宋史

卷八十八所謂紹熙末至遲當在是年矣。

二侍講朱熹罷

宋史寧宗本紀紹熙五年冬十月戊寅侍講朱熹以上疏忤韓侂胄罷趙汝愚力諫不聽臺諫給舍交章請留朱熹亦不聽。宋史卷三十七

又朱熹傳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趙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謙德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駟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遣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宋史卷四百二十九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西元一一九五六十五歲。

一擢右文殿修撰

宋史本傳寧宗登位擢右文殿修撰。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案職官志元祐元年許内外官帶貼職紹聖二年詔職事官罷帶職易集賢殿學士爲修撰政和六年以集賢院無此名其見任集賢院修撰並改爲右文殿修撰次於集英殿修撰爲貼職之高等。宋

史卷一百六十二



儒藏

袁樞年譜

二撰建溪萬石橋記

袁樞萬石橋記。建溪有橋，自正憲陳公始也。公建橋於西溪，人賴以濟，道路誦之。淳熙七年秋大水，北津多敗，自甌寧令季琮請於諸司，欲視西溪之阨而建橋焉。太守趙侯彥操與部使者議，合給公錢五十萬，使營之。令乃屬僧妙昌董其事，且使求四方之助。昌遂經始，明年令憂財用，告匱諸司，以官渡與絕寺之田給之，俾斂其歲人以供工役。累石將崇，敗於春潦。十五年，邦人黃慶曾率耆老告於府，請招講師了性於溫陵，以集其事。太守趙侯善俊從之，遣昌携疏往諭。明年，師與昌偕至，乃相溪夷險而定其址。師曰：「建溪居八閩之上流，北流據一流之要會，非規模雄勝，則不足以壯大邦之勢。然崇山束隘，萬石據險，湍流震激，勢必衝決，當撤故基而崇新址，然後可永其利。」衆皆善之。師遂南下，求貲於富室，捆載而來，造舟運移，據乎礮水之上，糾其徒使供力役，而自往來以經財計，上下協心，歷五年而新址之崇成矣。於是刊木陶甕，橫梁桓宇，凡所資以爲用者，皆求於四方，計費錢三萬九千五百餘緡，而米之斛萬有一千五百四十有奇，較諸西溪用度，則損矣。溪廣一百四十餘丈，爲址十有五，多於西溪之三，而石厚博有加，爲屋一百七十二楹，其數少益而橫廣殺焉。餘皆相若也。慶元元年三月，橋成。太守待制單公會兩司以落之，寮屬畢至，聚觀者萬餘人。耆老語於衆曰：「吾邦地狹而歲多儉，人貧而心易危，使年穀不登，田里愁嗟，則橋之成無日矣。今年豐人安，事克有濟，亦太守鎮撫之惠也。盍請名於橋，以彰其德。」公聞之曰：「歲之豐由於天，人之安原於上，橋之成繫於時。吾守此邦，適逢其會，顧何德之有。幸與邦人同慶之，遂榜其橋萬石，且屬樞爲之記焉。」樞邦人也不敢辭。乃言曰：「昔唐御史中丞崔公守

零陵作亭於城西之墟命之曰萬石蓋託物寓名以爲遊觀樂也。柳子厚作記猶以州邑耆老之辭頌而祝之。矧公鎮撫之惠多於崔中丞而邦人懷詠之情切於永之耆老。樞無子厚之才曷爲辭以盡形容之美乎。竊惟遊觀非政鎮撫爲德此邦之人所以祈贊於公者與永之耆老有間也。請以子厚之頌而爲此橋之銘庶幾秉筆無愧辭而邦人之情可以少慰矣。頌曰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錦此子厚辭也述而書之以告來者。

康熙甌寧縣志卷十

三朱熹彭龜年論奏韓侂冑

宋史寧宗本紀慶元元年四月丁巳朱熹彭龜年等忤韓侂冑送韶州安置。

宋史卷三十七

又朱熹傳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冑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冑矣熹始以廟議自効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祕閣修撰。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

又彭龜年傳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冑之姦會龜年護客熹以上疏見紕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斥不報迨歸見侂冑用事權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姦上疏求去詔侂冑與內祠龜年與郡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

宋史卷三百九十三

觀此可知當時韓侂冑之專恣而國是不堪問矣

四修孝宗實錄



儒藏

袁樞年譜

宋史職官志慶元元年開寶錄院修孝宗實錄。宋史卷一百六十四

玉海藝文慶元元年七月二十日詔修孝宗實錄。玉海卷四十八

慶元二年丙辰。西元一一九六六十六歲。

一知江陵府

宋史本傳寧宗登位知江陵府。江陵瀕大江歲壞爲巨浸民無所託。楚故城楚觀在焉爲室廬徙民居之以備不虞。種木數萬以爲捍蔽民德之。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江陵府屬荆湖北路。宋史地理志江陵府次府江陵郡荆南節度舊領咸淳十年荆湖四川宣撫使兼江陵府事崇寧戶八萬五千八百一口二十二萬三千二百八十四縣八江陵公安潛江監利松滋石首枝江建寧。宋史卷八十八

案機仲之知江陵府蓋接彭龜年任。宋史彭龜年傳寧宗受禪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龜年丐祠慶元二年以呂棐言落職。宋史卷三百九十三則機仲之任事亦當在二年明矣。

茲據荊州府志列寧宗時江陵刺史如次。荊州府志卷三十五

附表十 寧宗朝江陵知府表

寧宗朝 彭龜年 寧宗慶元元年以煥章閣待制任

袁樞 慶元初任

知江陵

宇文紹節 寧宗開禧四年任

者

辛棄疾 寧宗時以龍圖閣待制再任

二提舉太平興國宮閒居著述

宋史本傳授知江陵府尋爲臺臣劾罷提舉太平興國宮自是三奉祠力上請制比之疏傅陶令開禧元年卒自是閒居十載作易傳解義辨異童子問等書藏於家

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案自慶元二年至開禧元年適爲十載則機仲之去職當在是年明矣其去職原因史未明言是時僞學之禁甚嚴朱熹及其門人俱行罷免機仲與熹故亦不能免耳

三禁用僞學黨

宋史寧宗本紀慶元二年正月甲辰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劾留正引用僞學之黨詔落正觀文殿大學士罷宮觀八月丙辰以太常少卿胡紘請權住進擬僞學之黨十二月監察御史沈繼祖劾朱熹詔落熹祕閣修撰罷宮觀竄處士蔡元定於道州

宋史卷三十七

案宋史朱熹傳慶元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自熹去國侂冑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海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



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冑有姻連勸侂冑勿爲己甚侂冑意亦漸悔嘉泰初學禁稍弛宋史卷四百二十九此即後世所謂慶元黨禁是也至慶元六年朱熹卒其間三四年機仲與之論易最多

茲據慶元黨禁列表如次

附表十一 慶元黨禁人物五十九人並見於當時臺諫章疏

宰執四人

一趙汝愚右丞相、饒州。

二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泉州。

三王藺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廬江。

四周必大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吉州。

待制以上十三人

一朱熹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建州。

二徐誼權工部侍郎、温州。

三彭龜年吏部侍郎、温州。

四陳傅良中書舍人兼侍讀兼直學士院、温州。



五薛叔似權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永嘉。

六章穎權兵部侍郎兼侍講婺州。

七鄭湜權刑部侍郎福州。

八樓鑰權吏部尚書明州。

九林大中吏部侍郎婺州。

一〇黃由權禮部尚書平江。

一一黃黼權兵部侍郎臨安。

一二何異權禮部侍郎臨安。

一三孫逢吉權吏部侍郎吉州。

餘官三十一人

一劉光祖起居郎兼侍讀蜀。

二呂祖儉太府寺丞婺州。

三葉適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財賦温州。

四楊芳祕書郎汀州。

五項安世校書郎荊州。

六沈有開起居郎常州。

七曾三聘 知郢州、臨江軍。

八游仲鴻 軍器監簿、果州。

九吳獵 監察御史、潭州。

一〇李祥 國子監祭酒、常州。

一一楊簡 國子監博士、明州。

一二趙汝讜 添差監左藏西庫。

一三趙汝談 前淮西安撫司幹官。

一四陳峴 校書郎、溫州。

一五范仲黼 著作郎兼權禮部郎官、成都。

一六汪逵 國子司業、信州。

一七孫元卿 國子博士。

一八袁燮 太常博士、明州。

一九陳武 國子正、溫州。

二〇田澹 宗正丞兼權工部郎官、南劍。

二一黃度 右正言、紹興。

二二詹體仁 太府卿。



二三蔡幼學福建提舉、福州。

二四黃灝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

二五周南池州教授、平江。

二六吳柔勝新嘉興府教授、宣州。

二七李埴校書郎、蜀。

二八王厚之直顯謨閣、江東提刑、紹興。

二九孟浩知湖州、袁州。

三〇趙鞏祕閣修撰、知揚州。

三一白炎震新通判成都府、普州。

武臣三人

一皇甫斌池州都統制。

二范仲壬知金州。

三張致遠江南兵馬鈐轄、南劍。

太學生六人

一楊宏中

二周端朝

三張道

四林中鱗

五蔣傳

六徐範

士人二人

一蔡元定編管道州。

二呂祖泰決杖配欽州。

慶元三年丁巳。西元一一九七六十七歲。

一提舉太平興國宮閒居著述。見前

二朱熹題機仲所校參同契。

朱熹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予頃年經行順昌憩篋簪鋪見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之語於壁間三復其詞而悲之不知題者何人適與予意會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再過其處舊題固不復見而屈指歲月忽忽餘四十年此志真不就矣道間偶讀此書并感前事戲題絕句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爲金丹歲晚無消息重歎簪簪壁上詩晦翁。朱子文集卷八十四案朱熹答機仲書亦有論及參同契者機仲蓋深於易道而研習參同契亦曾致力者也。

三京鎗等上神宗玉牒、高宗實錄。

宋史寧宗本紀、慶元三年二月己酉、京鎗等上神宗玉牒、高宗實錄。宋史卷三十七

慶元四年戊午。西元一一九八六十八歲。

一提舉太平興國宮閒居著述。見前

二詔禁僞學。

宋史寧宗本紀、慶元四年四月、右諫議大夫張釜請下詔禁僞學。五月己酉、詔禁僞學。宋史卷三十七

慶元五年己未。西元一一九九六十九歲。

一提舉太平興國宮閒居著述。見前

二與楊朱等論易。

機仲晚而好易、其學易索隱一卷、已見宋志著錄、據本傳又有易傳解、周易辯異、易童子問等書、蓋其晚年索居之作也。常以所撰諸書示楊萬里、朱熹等、郵書往還、頗有論辨、而朱熹答機仲論易之書、多至十有一次。據宋志著錄、楊萬里易傳二十卷、朱熹易傳十二卷、又本義二卷、易學啓蒙三卷、古易音訓二卷。宋史卷二百二亦皆深於易學者也。楊氏易傳嘗求教於熹及尤袤、經始淳熙戊申、成於己未、答機仲書亦論及之。又問熹無恙、然熹卒慶元六年、則其答書至早至遲、俱當在此年矣。熹答書首言病中方得紬繹所示圖書卦書三說、則其答書亦在病中。宋史朱熹傳、慶元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則其答書至遲當在此年矣。茲併錄之如次。



三楊萬里答袁機仲書

答袁機仲寄示易解書某今月二十二日入城郭謁新尹趙文文一見某因首問機仲元晦宋臣皆故人無恙外趙文因取機仲易書五編及辯歐陽子易說一紙云機仲小忙不暇作書託以此文面授而口諭某焉某老病久不作書問體中如何何敢以無書望機仲也抑機仲之賜有大於暄涼之書者何大乎此賜也五編一紙之作探天造之機緘發聖門之管籥皆先儒之所未覲後學之所未聞某也何人乃得覲而聞諸乎歐陽先生云不意老年見此奇特籍弟令得機仲一幅八行之書孰與仲多也此某所以大之也機仲之言曰易者剛柔相易之謂又曰乾坤者易之太極又曰易之象數盡在乾坤又曰道之變遷微而難知又曰學易者不可不原象數淵哉子袁子之言乎切哉子袁子之言乎引天下後世之學者自葉而根自支而源者必此之言乎而某之款啓何足以與於斯此某之所以大之也某也儒其號而不儒其實者也然抑嘗有志於斯而慙慙如者也蓋嘗以謂聖人之經如日在天一人仰之不若使衆人仰之庶各有得於目也如射有侯一人射之不若使衆人射之庶各有中於侯也若曰非離婁子無與於觀目非后羿無與於射侯則日無乃孤而侯無乃棄乎是以不度其陋而妄有志於斯也注六十四卦自戊申發功至己未畢務嘗出屯蒙以降八卦於尤延之矣延之我愛不我棄也皆有所竄定焉某皆聽從而改之焉是以樂爲延之出而忘其瀆焉又嘗出家人一卦於元晦矣元晦一無所可否也但云蒙示易傳之祕六字焉某茫然莫解其意焉是以不敢復進焉今再以出之於元晦者出之於機仲正犯機仲變遷難知之戒也機仲能如延之之不我棄而我教乎幸也不然又曰蒙示

易傳之祕乎戲也。幸之戲之惟命焉。誠齋集卷六十七

四朱熹答袁機仲書

答袁機仲熹數日病中方得紬繹所示圖書卦畫一二說初若茫然不知所謂因復以妄作啓蒙考之則見其論之之詳而明者偶未深考是以致此紛紛多說而愈致疑耳夫以河圖洛書爲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於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偶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汎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偶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來喻又謂熹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此亦有說矣數之爲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伍錯綜無所不通則有非人之所能爲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強合其所必合則縱橫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所能強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功夫神妙巧密直是好笑說不得也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卦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爲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



地十却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爲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間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伊川先生已嘗釐正啓蒙雖依此寫而不曾推論其所以然者故覽者不之察耳。至於卦畫之論復來喻於熹之說亦多未究其底蘊。且如所論兩儀有曰乾之畫奇坤之畫偶只此乾坤二字便未穩當。蓋儀四也兩儀如今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爾。自此再變至生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爲一畫之時方有一奇一偶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來喻又曰以二畫增至四畫爲二奇二偶又於四畫之上各增一奇一偶而爲八畫此亦是於熹圖中所說發生次第有所未明而有此語。蓋四象第一畫本只是前兩儀圖之一奇一偶緣此一奇一偶之上各生一奇一偶是以分而爲四而初畫之一奇一偶亦隨之而分爲四段耳。非是以二畫增成四畫又以四畫增成八畫也。此一節正是前所謂自然契合不假安排之妙。孔子而後千載不傳至康節先生始得其說然猶不肯大段說破。蓋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來喻又曰不知陰陽二物果可分老少而爲四象乎此恐亦考之未熟之故。夫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揲蓍之法三變之中掛扐四以奇偶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所謂用九用六者正謂此也。若其無此則終日揲蓍不知合得何卦正使得卦不知當用何爻安得以爲後世之臆說而棄之乎。又詳所論直以天地爲兩儀而天生神物以下四者爲四象此尤非是。大抵曰儀曰象曰卦皆是指畫而言故曰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四象八卦。又曰易有四象而示人以卦爻吉凶。若如所論則是先有太極兩儀四象然後聖人以畫八卦而兩儀四象八卦三物各是一種面貌全然相接不着矣。此乃易之

綱領如法律之有名例不可以毫釐差。熹之所見判然甚明更無疑惑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如其未然幸復有以見教也。

五其二

答袁機仲邵子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此來教所引邵先生說也。今子細辨析奉呈幸詳考之方可見其曲折未遽可輕議也。然此已是就六十四卦已成之後言之故其先後多寡有難着語處。乍看極費分疎猝然曉會不得若要見得聖人作易根原直截分明却不如且看卷首橫圖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之後其先後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詞說於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只依本畫出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蓋本不煩智力之助亦不容智力得以助於其間也。及至卦成之後逆順縱橫都成義理千般萬種其妙無窮却在人看得如何而各因所見爲說雖若各不相資而實未嘗相悖也。蓋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來喻所引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即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爲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若執此說必謂聖人初畫卦時只見一個三才便更不問事由一連便掃出三畫以擬其象畫成之後子細看來見使不得又旋劃擘添出後一半截此則全是私意杜撰補接豈復更有易耶。來喻條目尚多然其大節目不過如此今但於此看破則



其餘小小未合處自當迎刃而解矣。故今不復悉辨以浼高明。伏幸賜察。

六其三

答袁機仲來教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僞作。熹竊謂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真僞者一則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此兩塗而能直以臆度懸斷之者也。熹於世傳河圖洛書之舊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義理不悖而證驗不差爾。來教必以爲僞則未見有以指其義理之謬證驗之差也。而直欲以臆度懸斷之。此熹之所以未敢曲從而不得不辨也。況今日之論且欲因象數之位置往來以見天地陰陽之造化吉凶消長之本原。苟於此未明則固未暇別尋證據。今乃全不尋其義理亦未至明有證據而徒然爲此無益之辨。是不議於室而譟於門。不味其腴而較其骨也。政使辨得二圖真僞端的不差亦無所用。又況未必是乎。願且置此而於熹所推二圖之說少加意焉。則雖未必便是真圖。然於象數本原亦當略見意味有歡喜處。而圖之真僞將不辨而自明矣。

來教疑先天後天之說。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爲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



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爲邵氏解釋而於易經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

來教謂七八九六不可爲四象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成列者爲正而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太少分之者專以天道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太少矣推而廣之縱橫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此乃天地之間自然道理未畫之前先有此象此數然後聖人畫卦時依樣畫出揲蓍者又隨其所得掛扐過揲之數以合焉非是元無實體而畫卦揲蓍之際旋次安排出來也來喻於此見得未明徒勞辨說竊恐且當先向未畫前識得元有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底骨子方有商量今未須遽立論也用九用六之文固在卦成之後而用九用六之理乃在卦成之前亦是此理但見得實體分明則自然觸處通透不勞辨說矣至謂七八九六乃揲蓍者所爲而非聖人之法此誤尤不難曉今且說揲蓍之法出於聖人耶出於後世耶若據大傳則是出於聖人無疑而當是之時若無七八九六則亦無所取決以見其爻之陰陽動靜矣亦何以揲蓍爲哉此事前書辨之已詳非熹之創見新說更請熟玩當自見之今不復縷縷也來喻又云繫辭本只是四象生八卦今又倍之兩其四象而生八卦之一此數字不可曉然想不足深辨請且於前所謂實體者驗之庶乎其有得也來教疑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一畫爲儀二畫爲象三畫爲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

畫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八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徑以八卦徧就加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得。名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亦是畫卦之時。已有此名。至揲蓍求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而得悔。又是後一段事。亦如前所論七八九六云爾。非謂必揲蓍然後始有貞悔之名也。大抵新書所論卦位與繫辭說卦容有異同。至論揲蓍。則只本繫辭。何由別有他說。如此等處。至爲淺近。而今爲說。乃如此竊恐考之殊未詳也。

來教引伊川先生說重卦之由。重卦之由。不但伊川先生之說如此。蓋大傳亦云八卦成列。因而重之矣。但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己意思。惟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旋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然後別生計較。又并畫上三爻以盡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處。乃其畫時。雖是聖人亦不自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直是要人細心體認。不可草草立說也。

七其四。

答袁機仲。伏承別紙。誨諭諄悉。及示新論。尤荷不鄙。但區區之說。前此已悉陳之。而前後累蒙排擯。揮斥。亦已不遺餘力矣。今復下喻。使罄其說。顧亦何以異於前日耶。然既辱開之使言。則又不敢嘿嘿。然其大者。未易遽論。姑即來教一二淺者質之。夫謂溫厚之氣盛於東南。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者。禮家之



說也。謂陽生於子、於卦爲復、陰生於午、於卦爲垢者、曆家之說也。謂巽位東南、乾位西北者、說卦之說也。此三家者、各爲一說、而禮家、曆家之言、猶可相通。至於說卦、則其卦位自爲一說、而與彼二者不相謀矣。今來教乃欲合而一之、而其間又有一說之中、自相乖戾者、此熹所以不能無疑也。夫謂東南以一陰已生而爲陰柔之位、西北以一陽已生而爲陽剛之位、則是陽之盛於春夏者、不得爲陽、陰之盛於秋冬者、不得爲陰、而反以其始生之微者爲主也。謂一陰生於東南、一陽生於西北、則是陰不生於正南、午位之遇而淫於東、陽不生於正北、子位之復而旅於西也。謂巽以一陰之生而位乎東南、則乾者豈一陽之生而位於西北乎？況說卦之本文於巽、則但取其潔齊於乾、則但取其戰而已、而未嘗有一陰一陽始生之說也。凡此崎嶇反復、終不可通、不若直以陽剛爲仁、陰柔爲義之明白而簡易也。蓋如此則發生爲仁、肅殺爲義、三家之說皆無所悟。肅殺雖似乎剛、然實天地收斂退藏之氣、自不妨其爲陰柔也。

來教又論黑白之位、尤不可曉。然其圖亦非古法。但今欲易曉、且爲此以寓之耳。乾則三位皆白、三陽之象也。兌則下二白而上一黑、下二陽而上一陰也。離則上下二白而中一黑、上下二陽而中一陰也。震則下一白而上一黑、下一陽而上一陰也。巽之下一黑而上一白、坎之上下二黑而中一白、艮之下二黑而上一白、坤之三黑皆其三爻陰陽之象也。蓋乾兌離震之初爻皆白、巽坎艮坤之初爻皆黑、四卦相間、兩儀之象也。乾兌巽坎之中爻皆白、離震艮坤之中爻皆黑、兩卦相間、四象之象也。乾離巽艮之上爻皆白、兌震坎坤之上爻皆黑、一卦相間、八卦之象也。豈有震坎皆黑而如坤、巽離皆白而如乾

之理乎。此恐畫圖之誤。不然則明者察之有未審也。凡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契丈猶未之盡。而況其體大而義深者。又安可容易輕忽而遽加詆誚乎。此熹所以不敢索言。蓋恐其不足以解左右者之惑而益其過也。幸試詳之。若熹所言略有可信。則願繼此以進。不敢吝也。

又讀來書。以爲不可以仁義禮智分四時。此亦似太草草矣。夫五行五常五方四時之相配。其爲理甚明。而爲說甚久。非熹猶於今日創爲此論也。凡此之類。竊恐高明考之未詳。思之未審。而卒然立論。輕肆詆訶。是以前此區區所懷。不欲盡吐於老丈之前者尚多。此其爲訑訑之聲音顏色大矣。若欲實求義理之歸。恐當去此而虛以受人。庶幾乎其有得也。僭易皇恐。熹又稟。

八其五。

答袁機仲別幅。乾於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北。於十二卦之位。在東南。坤於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南。於十二卦之位。在西北。故今圖子列文王八卦於內。而布十二卦於外。以見彼此位置迥然不同。雖有善辯者。不能合而一之也。然十二卦之說可曉。而八卦之說難明。可曉者當推。難明者當闕。按圖以觀。則可見矣。

論十二卦。則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始於午而終於亥。論四時之氣。則陽始於寅而終於未。陰始於申而終於丑。此二說者。雖若小差。而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始焉。巳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遯卦。而後溫厚之氣始盡也。其午位陰已生。而嚴凝之氣及申位方始。亥位六陰雖

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義亦放此。蓋地中之氣難見而地上之氣易識。故周人以建子爲正。雖得天統而孔子之論爲邦。乃以夏時爲正。蓋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按圖以推其說可見。

來喻謂坤之上六陽氣已生。

其位在亥。

乾之上九陰氣已生。

其位在巳。

以剝上九碩果不食十月爲陽月之

義推之。則剝卦上九之陽方盡而變爲純坤之時。坤卦下爻已有陽氣生於其中矣。但一日之內一晝之中方長得三十分之一。必積之一月然後始滿一晝而爲復方。是一陽之生耳。夬之一陰爲乾爲遇

義亦同此。

來喻雖有是說而未詳密。故爲推之如此。

蓋論其始生之微固已可名於陰陽。然使以此爲陰陽之限

則其方盛者未替而所占不啻卦內六分之五。方生者甚微而所占未及卦內六分之一。所以未可截自此處而分陰陽也。此乃十二卦中之一義。與復遇之說理本不殊。但數變之後方說得到此。不可攙先輟說亂了正意耳。

來喻又謂冬春爲陽夏秋爲陰。以文王八卦論之。則自西北之乾以至東方之震皆父與三男之位也。自東南之巽以至西方之兌皆母與三女之位也。故坤蹇解卦之彖辭皆以東北爲陽方西南爲陰方。然則冬春爲陽夏秋爲陰亦是一說。但說卦又以乾爲西北則陰有不盡乎西以巽爲東南則陽有不盡乎東。又與三卦彖辭小不同。

此亦以來書之說推之。而說卦之文適與彖辭相爲表裏。亦可以見此圖之出於文王也。但

此自是一說與他說如十二卦之類各不相通爾。

來喻以東南之溫厚爲仁西北之嚴凝爲義。此鄉飲酒義之言也。然本其言雖分仁義而無陰陽柔剛之別。但於其後復有陽氣發於東方之說。則固以仁爲屬乎陽而義之當屬乎陰。從可推矣。來喻乃不



察此而必欲以仁爲柔、以義爲剛、此既失之、而又病夫柔之不可屬乎陽、剛之不可屬乎陰也。於是彊以溫厚爲柔、嚴凝爲剛。又移北之陰以就南、而使主乎仁之柔移南之陽以就北、而使主乎義之剛其於方位氣候悉反易之、而其所以爲說者率皆參差乖迕而不可合。又使東北之爲陽、西南之爲陰亦皆得其半而失其半、愚於圖子已具見其失矣。蓋嘗論之、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彊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長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揚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爾。向日妙湛蓋嘗面稟易中卦位義理層數甚多、自有次第、逐層各是一個體面、不可牽強合爲一說。學者須是旋次理會、理會上層之時未要攪動下層、直待理會得上層都透徹了、又却輕輕揭起下層、理會將去。當時雖似遲鈍不快、人意然積累之久、層層都了、却自見得許多條理、千差萬別各有歸着、豈不快哉。若不問淺深不分前後、輒成一塊合成一說、則彼此相妨、令人分疎不下、徒自紛紛成鹵莽矣。此是平生讀書已試之效、不但讀易爲然也。

前書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此是先儒舊說、未可輕詆。今者來書雖不及之、然此大義也。或恐前書有所未盡、不可不究其說。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

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人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爲明白。非區區今日之臆說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真實之義。而爲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蟲其分放此。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爲人之理矣。故此一義切於吾身。比前數段尤爲要緊。非但小小節目而已也。

九其六。

答袁機仲垂喻易說。又見講學不倦。下問不能之盛美。尤竊欽仰。已悉鄙意。別紙具呈矣。此但易中卦畫陰陽之分位耳。未是吾人切身之事。萬一愚見未合盛意。可且置之。而更別向裏尋求。恐合自有緊切用功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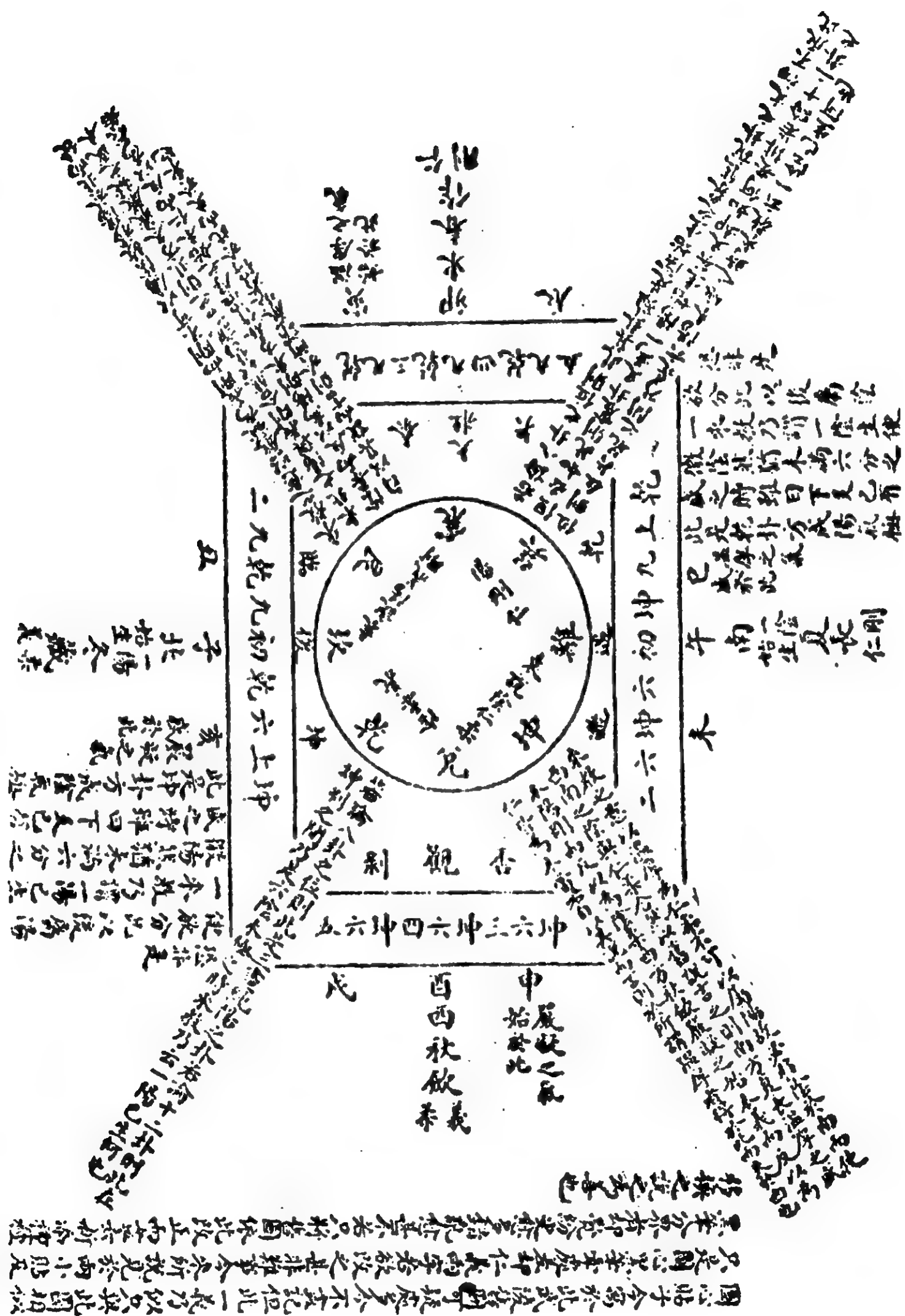
一〇其七。

答袁機仲再辱垂喻。具悉尊旨。然細觀本末。初無所爭。只因武陵舊圖仁義兩字偶失照管。致有交互其失甚微。後來既覺仁字去西北方不得。義字去東南方不得。即當就此分明改正。便無一事。顧乃護其所短而欲多方作計。移換陰陽剛柔四字以蓋其失。所以競辨紛紜。以至於今而不能定也。蓋始者先以文王八卦爲說。而謂一陰生於巽。一陽生於乾。則既非說卦本意矣。其以三陽純乾之方爲一陽始生之地。則又爲乖刺之甚者。及已知而又以十二卦爲說。而謂一陰生於乾之上九。一陽生於坤之



上六遂移北方之陰柔以就南使之帶回仁字於西南而不失其爲陰柔。移南方之陽剛以歸北使之帶回義字於東北而不失其陽剛則亦巧矣。然其所移動者凡二方而六辰六卦例皆失其舊主又更改却古來陰陽界限蓋不勝其煩擾而其所欲遷就之意乃不過僅得其半而失其半。蓋北方雖曰嚴凝而東方已爲溫厚南方雖曰溫厚而西方已爲嚴凝也是則非惟不足以救舊圖一時之失而其耻過作非故爲穿鑿之咎反有甚於前日者。竊恐高明於此急於求勝未及深致思也。欲究其說以開盛意又念空言繳繞難曉易差不免畫成一圖先列定位而後別以舊圖之失及今者兩次所論之意隨事貼說有不盡者則又詳言別爲數條以附於後切望虚心平氣細考而徐思之若能於此翻然悔悟先取舊圖分明改正仁義二字却將今所移易陰陽剛柔等字一切發回元來去處如熹新圖之本位則易簡圓成不費詞說而三才五行天理人事已各得其所矣。

至於文王八卦則熹嘗以卦畫求之縱橫反覆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不敢妄爲之說非以爲文王後天之學而忽之也。夫文王性與天合乃生知之大聖而後天之學方恨求其說而不得熹雖至愚亦安敢有忽之心耶。但如來書所論則不過是因其已定之位已成之說而應和贊歎之爾。若使文王之意止於如此則熹固已識之不待深思而猶病其未得矣。故嘗竊謂高明之於此圖尊之雖至信之雖篤而所以知之則恐有不如熹之深者此又未易以言語道也。至如邵氏以此圖爲文王之學雖無所考然說卦以此列於天地定位雷以動之兩節之後而其布置之法迥然不同則邵氏分之以屬於伏羲文王恐亦不爲無理但未曉其根源則姑闕之以俟知者亦無甚害不必卓然肆意立



論而輕排之也。

又謂一奇一偶不能生四象、而二奇二偶不能生八卦、則此一圖極爲易曉、又不知老丈平時作如何看、而今日猶有此疑也。蓋其初生之一奇一偶、則兩儀也。一奇之上又生一奇一偶、則爲二畫者二、而謂之太陽、少陰矣。一耦之上亦生一奇一耦、則亦爲二畫者二、而謂之少陽、太陰矣。此所謂四象者也。

四象成、則兩儀亦分爲四。

太陽奇畫之上又生一奇一偶、則爲上爻者三、而謂之乾、兌矣。餘六條準此此則所

謂八卦者也。

八卦成、則兩儀四象皆分爲八。

是皆自然而生、渾渾而出、不假智力、不犯手勢、而天地之文、萬事

之理莫不畢具。乃不謂之畫前之易、謂之何哉。僕之前書固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爲之、寫出奇偶相生次第、令人易曉矣。其曰畫前之易、乃謂未畫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於聰明神武之人、以發其祕、非謂畫前已有此圖、畫後方有八卦也。此是易中第一義也。若不識此而欲言易、何異舉無綱之網、挈無領之裘、直是無着力處。此可爲知者道也。目疾殊甚、不能親書、切幸深照。

第四畫者、以八卦爲太極、而復生之兩儀也。第五畫者、八卦之四象也。第六畫者、八卦之八卦也。再看來書、有此一項、此書未答、故復及之。熹又稟。

一一其八。

答袁機仲、易說不知尊意看得如何。前書所云二方六卦六辰皆失其所與得半失半之說、後來思之、亦有未盡。蓋徙陽於北、使陽失其位而奪陰之位。徙陰於南、使陰失其位而奪陽之位。二方固已病矣。東方雖得仍舊爲陽、然其溫厚之仁不得南與同類相合、而使彊附於北方嚴凝之義、不則却須改仁。

爲義以去陰而就陽方得寧貼。然又恐無此理。是東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西方雖得仍舊爲陰。然其離北附南與夫改義爲仁其勢亦有所不便。是西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蓋移此二方而四方八面十二辰十二卦一時鬼亂無一物得安其性命之情也。前書所稟殊未及此之明白詳盡也。

一二其九

答袁機仲易說已悉。若只如此則熹固已深曉。不待諄諄之告矣。所以致疑正恐高明之見有所未盡而費力穿鑿使陰陽不得據其方盛之地。仁義不得保其一德之全。徒爾紛紜有損無益爾。今既未蒙省察執之愈堅則區區之愚尚復何說。竊意兩家之論各自爲家公之不能使我爲公猶我之不能使公爲我也不若自此閉口不談各守其說以俟義文之出而質正焉。然以高明之見自信之篤竊恐義文復出亦未肯信其說也。魏鄭公之言以爲望獻陵也。若昭陵則臣固已見之矣。佛者之言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正此之謂矣。世間事吾人身在閑處言之無益此正好從容講論以慰窮愁而枘鑿之不合又如此是亦深可歎者而信乎其道之窮矣。

一三其十

答袁機仲易說垂示極荷不鄙。然淺陋之見前已屢陳至煩訶斥久矣。今復何敢有言。但詳序說諸篇唯是依經說理而不惑於諸儒臆說之鑿此爲一書要切之旨。今以篇中之說考之則如繫辭說卦解兩引禮記以春作夏長爲仁秋斂冬藏爲義說卦解又獨引溫厚之氣始於東北盛於東南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東北以爲仁義之分。此於經既有據又合於理之自然真可謂不惑於諸儒臆說之鑿



矣。但其所以爲說則又必以爲聖人恐乾止有陽剛而無仁、坤止有陰柔而無義，故必兼三才以爲六畫。然後能使乾居東北而爲冬春之陽、坤居西南而爲夏秋之陰。又必橫截陰陽各爲兩段，以分仁義之界。然後能使春居東而爲乾之仁、夏居南而爲坤之義、秋居西而爲坤之義、冬居北而爲乾之義。此非本書之詞，但以鄙意注解如此，庶覽者之易曉耳。則其割裂補綴、破碎參差，未知於經何所據依，而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

又案文王、孔子皆以乾爲西北之卦、艮爲東北之卦。顧雖未能洞曉其所以然，然經有明文，不可移易。則已審矣。今乃云乾位東北，則是貶乾之尊，使居艮位，未知使艮却居何處。此又未知於經何所據依，而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

又案孔子明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則固以太極爲一、兩儀爲二。而凡有心有目者，皆能識之，不待推曆布算而後可知也。今太極論乃曰：乾坤者，易之太極，則以兩儀爲太極，而又使之自生兩儀矣。未知此於經何所據依，而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

至繫辭解，又謂太極者一之所由起，則是又以爲太極之妙一不足以名之，而其序則當且生所起之一而後再變，乃生兩儀矣。此則又未暇論其於經有無據依，是與不是。諸儒臆說之鑿，而但以前論參之，已有大相矛盾者。不審高明之意果何如也。凡此四條，熹皆不敢輒以爲非，以觸尊怒，但所未曉，不敢不求教耳。

答袁機仲誨諭參同邵氏不知易之說辨博高深非淺陋所能窺測但參同之書本不爲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處不敢輕議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沈存中筆談解釋甚詳亦自有理參同所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雖非爲明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說可推而通則亦無害於易恐亦不必輕肆詆排也

至於邵氏先天之說則有推本伏羲畫卦次第生生之妙乃是易之宗祖尤不當率爾妄議或未深曉且當置而不論以謹闕疑若必以爲不知易則如熹輩尚何足與言易而每煩提耳之勤也既荷不鄙不敢不盡其愚其他如六五坤承向亦疑有誤字見於考異而所示十二卦圖以姤爲子以復爲午亦所未喻所引坎離無爻位亦有脫字此或只是筆誤皆未暇論也俱朱子文集卷三十八

慶元六年庚申

西元一二〇〇七十歲

一提舉太平興國宮閒居著述

見前

二朱熹卒

疑年錄朱元晦七十一生建炎四年庚戌卒慶元六年庚申

疑年錄卷二

朱子年譜慶元六年庚申七十一歲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甲子先生卒冬十一月壬申葬於建陽

縣唐石里之大林谷

朱子年譜卷四

宋史朱熹傳熹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



儒藏

袁樞年譜

政得失、望守臣約束從之。宋史卷四百二十九

三致楊萬里書并示建溪北山四景詩見楊萬里答袁機仲侍郎書

四寄楊萬里易贊見楊萬里答袁侍郎書又跋袁機仲侍郎易贊右易贊并序吾友子袁子機仲侍郎作也微斯人眸子不運而見三聖一心空洞以納太極能倒傾蛟室寫此瓊瑰否誠齋野客楊萬里敬書

誠齋集卷一百

五楊萬里答書

答袁侍郎某伏以即辰秋已小立暑猶未退恭惟宮使殿撰侍郎尊契丈奉瑄祝釐潛天見聖身在霞外望屬寰中三神扶持台候動止萬福契家玉婁咸慶某昨日有自城中來者得報賜妙帖示教新作家人卦解義詞約理明如斧析薪如水赴岳二五兩爻尤爲易簡若乘此破竹之鋒不數日可了此八卦矣何必如某旁搜幽討枉却十二年之燈火乎倚撫風火等詞皆切中二豎所居者醫和之目那得遁疾當聞而藥之也感極荷極易贊敬爲書一通且妄下一轉語又未知道著否晦翁可痛孔堂兩楹遂折其一其關吾道興喪非細事也亦既遣人弔祭之得其子文之報章矣敢復以爲朋友唁也願言珍重即看賜環。誠齋集卷一百十此書作於晦翁逝世後當即爲是年也

六太上皇玉牒會要等

宋史寧宗本紀慶元六年二月乙卯率羣臣奉上聖安壽仁太上皇玉牒聖政日曆會要於壽康宮。宋

玉海藝文慶元六年二月戊寅上太上會要一百卷京鏜上自淳熙己酉二月迄紹熙甲寅七月總二十三類三百六十四門禮樂兵財之大原儒術刑法之要指取賢斂財之品式設官分職之制度九州之別合四夷之叛服概見於斯。玉海卷五十一

嘉泰元年辛酉

西元一二〇一七十一歲

一提舉太平興國宮閒居著述

見前

二楊萬里答書

答袁機仲侍郎書某再拜伏以熙春過中淑景初麗恭惟宮使殿撰侍郎尊契文祝釐竹宮待問宣室天迪眄晦之忠神聽正直之與台候動止萬福某狗馬齒今七十有八矣人間萬事不到胸次不待掃溉而自除不煩排遣而自遠不足勤執事之心惻也惟是挾策讀書此書生之餘習登山臨水此野人之滯癖二病痼之一居膏之上居育之下秦緩之鍼攻之而不達華佗之劑澆之而不入執事何以爲我謀哉然二病者又有淺深每遇書冊財人佳境目輒痛而告勞興輒敗而作惡至於登臨則足愈輕而不知倦行愈遠而不知反前之病不若後之病之深也執事又何以爲我謀哉燕居深念又有一病每懷我執事相與金石之處相忘形骸之表璧水講習之樂嚴瀨詩酒之娛如夢中事夢中之喜不足償覺後之慨也執事又何以爲我謀哉今日寒食方欲躡青鞋喚烏簾鷗鷺前導猿鶴旁扶相將挑野菜於芳洲拾瑤草於枉渚而李尉乃以執事往歲九月之書來發而占之正冠盥手再拜三讀瑤林瓊樹瞻之在前金聲玉振洋洋乎盈耳也夢喜覺慨之一病於是脫然去吾體甚幸甚荷甚幸甚荷示



儒藏

袁樞年譜

教北山四詠新作、朗誦未既、忽乎追參步趨、陟降林岳、攀上巖之刺天、俯中巖之倚空、冰壺清寒以逼人、玉虹飛動而奪目、執事且謂某何如其幸也、徵及拙句、甚願充員湛輩也、山谷云、襄懷對勝境、更覺落筆難也、牽課四絕句、呈似第公輪之門、乃敢揮其斤、西子之牖、乃敢銜其醜、不如是則公輪不哂、西子不曠、再未見、惟觀頤金軀、考祥玉燭之是禱、惟蒲輪遄歸、靈壽錫命之是禱、誠齋集卷六十八

案疑年錄、楊萬里八十三、生宣和六年甲辰、卒開禧二年丙寅、疑年錄卷二是年萬里年七十有八、與答書云云相符、萬里與建康帥丘宗卿書云、今犬馬之齒七十有八矣、自六十有六病而棄其官、已而致其仕矣、朝與樵夫乎拾薪、夕與漁父乎叉魚、尚何爲哉、尚何爲哉、誠齋集卷六十八則是時亦已隱居矣。

三楊萬里題和建溪北山四景、見上書

尚友錄、樞所居有飛瀑梅竹之勝、爲樓臺亭榭其上、扁曰梅巖、日杖履往來、賦詩飲酒其間、尚友錄卷五此機仲晚年退休後之生活焉。

楊萬里寄題袁機仲侍郎殿撰建溪北山四景、誠齋集卷四十二茲錄之如次、

韓子不肯拂、饒操苦出家、何如妙靜老、紫橐碧蓮花、妙靜菴

竹國風世界、梅兄雪友朋、地清無可比、且道玉壺冰、冰壺閣

銀河月外來、玉虹天上落、騎虹弄銀河、人間無個樂、玉虹橋

脚底一朵雲、乘之繞空碧、前身王子喬、今代李太白、抗雲亭

四、修光宗實錄。

宋史寧宗本紀、嘉泰元年二月癸巳、修光宗實錄。宋史卷三十八

又職官志、嘉泰元年開實錄院、修光宗實錄。宋史卷一百六十四

五、上孝宗會要。

玉海藝文、嘉泰元年七月十一日、孝宗會要書成上之、凡二百卷、蓋比而同之者六百九十二條、刪而正之者二千八百有七條、潤色初緒、凡三千八百十八條、別門析類、傳合者九、蔓煩者四、增多四十有六事、詳文省紀、綱制度、粲然有章。玉海卷五十一

嘉泰二年壬戌、西元一二〇二七十一歲。

一、提舉太平興國宮、閒居著述。見前

二、上高宗實錄、修高宗正史、寶訓等。

宋史寧宗本紀、嘉泰二年春正月丁卯、陳自强等上高宗實錄。二月丁亥、修高宗正史、寶訓。九月甲寅、

修皇帝會要。宋史卷三十八

嘉泰三年癸亥、西元一二〇三七十三歲。

一、提舉太平興國宮、閒居著述。見前

二、上孝宗實錄、寧宗會要等。

宋史寧宗本紀、嘉泰三年三月乙卯、陳自强等上徽宗玉牒、孝宗光宗實錄。宋史卷三十八



玉海藝文嘉泰三年八月二十一日進今上會要一百十五卷。玉海卷五十一

嘉泰四年甲子。西元一二〇四七十四歲。

一提舉太平興國宮閒居著述。見前

二周必大卒。

疑年錄周子充七十九。必大生靖康元年丙午卒嘉泰四年甲子。疑年錄卷二

宋史周必大傳嘉泰元年御史施康年劾必大首唱僞徒私植黨與詔降爲少保自慶元以後侂冑之黨立僞學之名以禁錮君子而必大與趙汝愚留正實指爲罪首四年薨年七十有九贈太師諡文忠寧宗題其墓碑曰忠文耆德之碑。宋史卷三百九十一機仲幼年最爲必大所器重是年始卒汝愚於慶元二年暴卒留正亦卒於開禧二年正人君子相繼盡矣。

開禧元年乙丑。西元一二〇五七十五歲。

卒於家。

宋史本傳開禧元年卒年七十五。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案機仲晚年隱居家園攸然自得飲酒賦詩玩山弄水又得研習易傳與仲晦廷秀等互相檢討故史稱比之疏傅陶令良有以也。機仲之被斥蓋緣侂冑之專恣其時侂冑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斥損晚節以規榮進者矣。宋史韓侂冑傳若機仲者可謂賢矣。



論曰機仲自幼時見奇於衆比長見識於劉珙周必大其論學見重於呂祖謙朱熹論事見嘆於趙雄楊萬里所謂議論堅正風節峻整薦士錄非虛言也以剛毅木訥之精神施之於從政爲學此其所以能正物以己正枉以直折而不靡躋而不悔楊萬里序者也機仲之學不外兩途中年從事於通鑑之整理晚年致力於易經之探索換言之則初好史而復好經蓋爲深於經史之學之一大學者其論易與楊萬里朱熹輩論辯甚詳茲不另述其通鑑紀事本末一書貢獻於史學界者甚鉅則不得不爲之說明茲分兩方面述之

一通鑑本末體制本末一體或謂出於創或謂有所因四庫總目古之史策編年而已周以前無異軌也司馬遷作史記遂有紀傳一體唐以前亦無異軌也至宋袁樞以通鑑舊文每事爲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詳叙其始終命曰紀事本末遂又有此一體又唐劉知幾作史通叙述史例首列六家總歸二體自漢以來不過紀傳編年兩法乘除互用然紀傳之法或一事而複見數篇賓主莫辨編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數卷首尾難稽樞乃自出新意因司馬光資治通鑑區別門目以類排纂每事各詳起訖自爲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爲首尾始於三家之分晉終於周世宗三征淮南包括數千年事蹟經緯明晰節目詳具前後始末一覽瞭然遂使紀傳編年通爲一貫前古之所未見也四庫總目卷四十九閔萃祥云古者記事之書左氏司馬氏尚矣左氏以事繫年創編年之始例司馬氏變爲紀傳則又以事繫人爲體雖殊而記事一也後之史家未有能出其範圍者顧古之爲史事簡而易明後世多務記載彌繁綜一年之所聚萃一人之所爲累紙盈寸起訖未窮且年不一事一事不人端緒既繁引申非易學者欲

求一事之本末原始而要終則編年者患其前後隔越紀傳者患在彼此錯陳自非博觀強識融會於中有未易明其條理者矣袁氏樞有見於此乃作通鑑紀事本末揭事爲題聚類而條分首尾詳備鉅細無遺一變編年紀傳之例而實會其通誠記事之別格而史學之捷徑也彙刻紀事本末序葉維幹云

自袁氏創爲斯體踵爲之者代有其人乾隆中欽定四庫提要於史部立紀事本末一門凡以類排比者悉隸於此同上序梁啓超云今日之西史大率皆紀事本末之體也而此體在中國實惟袁樞創之

其功在史界者亦不少中國新史學又云編年體以年爲經以事爲緯使讀者能瞭然於史蹟之際的關

係此其所長也然史蹟固有連續性一事或亘數年而亘百數十年編年體之紀述無論若何巧妙其本質總不能離帳簿式讀本年所紀之事其原因在若干年前者或已忘其來歷其結果在若干年後者若不能得其究竟非直翻檢爲勞抑亦寡味矣樞鈔通鑑以事爲起訖千六百餘年之書約之爲二百三十有九事其始亦不過感翻檢之苦痛爲自己研究此書謀一方便耳及其既成則於斯界別闢一蹊徑焉中國歷史研究法以上諸說皆以機仲本末爲新創體例之說也故宋人或乃病其於古無初而不經焉

持有所因之說者又有兩論也或以爲出於國語或以爲出於尚書朱熹云左氏之於春秋既依經以作傳復爲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袁君機仲乃以暇日作爲此書其亦國語之流矣跋通鑑紀事本末焦竑云史之爲體有編年紀傳二家編年者以年系事詳一國之治體蓋本左氏紀傳者以人系事詳一人之事蹟蓋本史也雖各有所長而編年爲古矣何者紀表志傳自爲篇章



彼此互出不無煩複。蕭穎謂子長創作不合典訓，嘗深非之。然左傳雖以年爲叙，而別爲國語一書，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竟其義，亦知事詞不屬而自爲錯綜，亦其勢然也。後之史家一以司馬遷爲程，春秋之義鬱而不明。荀悅、袁宏始復其舊，而事止一代於閎巨之觀闕如也。司馬溫公覃精史學，總百代爲人君之鑑，乃接魯史以迄五季，一倣左傳之例，說者謂其爲流略之津筏，經濟之潭奧，詎不信哉。但世遠事繁，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者，往往有之。學者尋究其事，欲即始見終，不可驟得不無遺憾。袁機仲氏著紀事本末，以參溫公之書，隨條甄舉，離合始末之間，曲有微意，即謂爲溫公之國語可也。萬曆刊本序

此以紀事本末有類國語之說也。韓菼云：左氏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依經以辨理，錯經以合異，是紀事之史。左氏其首也。又稽逸文，纂別說爲外傳，以廣之分八國各爲卷，是亦一國之本末也。其傳一人之事與言，必引其後事率連以終之，是亦一人一事之本末也。然則內傳紀事而外傳即所以足其事之本末者與？顧內傳以事爲主，既以事斷首尾，不屬外傳，復以言爲主，國之大事不具，譬隋珠之未貫，如狐腋而未集。今學者前後討尋，周章省覽，豈若會萃而種別之爲瞭如哉？左傳紀事本末序

此謂國語雖具本末雛形，而不若本末之瞭然。然其以本末出諸國語，則無間也。至謂其出於尚書者，則章實齋實主之。實齋之言曰：司馬通鑑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爲體也，因事命篇，不爲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但即其成法，沈思冥案，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文史通義

書教下周中孚云機仲善讀通鑑苦其浩博乃以通鑑之文每事爲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詳其始終名曰紀事本末遂於史家紀傳編年二體之外又別爲一體然其源實出於尚書史通六家所謂堯典直序人事禹貢唯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者本末已具即機仲所取法也鄭堂讀書記此皆以本末出尚書之說也。

其實一事物之創造一體例之發明必受其他事體之暗示蓋有無襲取之意而常與之冥合者比比然也。編年以年爲經紀傳以人爲經本末以事爲經所謂史體之三大派別也。其間鴻溝截然各不相混固已然本末一體又與尚書國語有殊焉尚書以言爲經國語以國爲經是也。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所謂二典禹貢洪範顧命之叙事特其例外耳。國語稽內傳之逸文別說分周齊魯晉鄭楚吳越八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未嘗以一事爲起訖也。後人以本末比附之遂以機仲之書淵源於是實有誤會然亦不得謂其毫無關係以其記述事物首尾具備則與本末之意同也。即以本末一體而論亦復有不同有一書備諸事之本末者自通鑑紀事本末外如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明史紀事本末等是也。有一書具一事之本末者如三蕃紀事本末親征朔漠方略欽定臺灣紀略等是也。

二通鑑本末之價值編年之體其失在同爲一事分在數卷斷續相離前後屢出讀者難以記憶艱於融會本末體則適足以救其弊通鑑紀事端緒紛繁前後隔越閱者昏目機仲之書錯綜事實每篇括數字標題各編年月爲次自三家分晉至世宗征淮南凡二百三十九事事各爲篇頗便檢閱然則馬袁



兩書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而綱目非其倫也。王鳴盛謂綱目不作無害而此書似不可無。七史商榷卷一百綴言可謂知言。馬袁之書相輔而行各有其用。楊趙兩氏言之詳矣。萬里之言曰予每讀通鑑之書見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之不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繹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蓋編年繫日其體然也。今讀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歎且泣也。本末楊序與簾之言曰通鑑一書於治道最切實諸史之精華百代之龜鏡古未有也。神宗皇帝深所愛重錫資治之嘉名且命經筵進讀歷朝寶之永以爲訓近世建安袁公復作紀事本末區別條流各從其類豈求加於通鑑之外哉。蓋通鑑以編年爲宗本末以比事爲體編年則雖一事而歲月遼隔比事則雖累載而脉絡貫聯故讀通鑑者如登高山泛巨海未易遽覩其津涯得本末而閱之則根幹枝葉繩繩相生不待反覆它卷而瞭然在目矣。故本末者通鑑之戶牖也。袁公之爲是書其殆司馬文正之疏附先後也歟。本末趙序蓋事以類聚則相形益彰首尾具備則因果自明。故近人研究史實有畫出史蹟集團之說。例如法國大革命一集團也。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之世界大戰亦一集團也。史蹟雖不可分但非如此則研究無所得施故史蹟之劃分皆以爲研究之方便計也。所謂集團者與一段之紀事本末略相近。楊萬里謂通鑑本末大抵舉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作窅而櫛其究遐而邇其於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之方也。楊萬里序梁啓超謂紀傳體以人爲主編年體以年爲主而紀事本末體以事爲主。夫欲求史蹟之原因結果以爲鑑往知來之用非以事爲主不可。故紀事本末體於吾儕之理想的

新史最爲相近抑亦舊史界進化之極軌也。

中國歷史研究法

張西銘云國之有史史之有通鑑通鑑之

有紀事本末三者不可一缺也。國史因人通鑑因年本末因事人非紀傳不顯年非通鑑不序事非本末不明學者欲觀歷代之史則必先觀通鑑既觀通鑑不能即知其端則必取紀事本末以類究之此宋袁機仲先生之書所以與司馬同功也。通鑑紀事本末序 閔萃祥云觀乎編年之書而古今風會之變遷瞭然矣觀乎紀傳之書而古今人物之臧否瞭然矣觀乎紀事本末之書而後古今事理之得失瞭然矣三者皆紀事之書也並行則不悖偏廢則不可。彙刻紀事本末序 故機仲之書實有其特殊之價值與紀傳編年不能以軒輊論也。

當時學者或病其書區別之外無所發明故朱熹題跋以爲通鑑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十百年之

間不相綴屬本末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曲有微意。

見前引

呂祖謙亦謂通鑑綜理經緯眇或知之

本末掇其體之大者區別始終使司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難而遺學者以易。

見前引

則亦不得

與抄錄者比也。祖謙又謂袁子之紀本末亦自其昔年玩繹參訂本之以經術驗之以世故廣之以四方賢士大夫之議論而後却居條流較然易見初非一日之積。

見前引

蓋以述而作者也。張西銘云通

鑑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爲書二百九十四卷又爲目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紀載詳矣先生通理其間其事二百三十有九其書卷四十有二蠻夷僭竊廢興存亡無不備也約而該曲而當其亦以述兼作者乎。

通鑑紀事本末序

諒哉言也。四庫總目樞所綴集雖不出通鑑原文而去取

剪裁義例極爲精密非通鑑總類諸書割裂摭摶者可比其後如陳邦瞻谷應泰等遞有沿仿而包括



條貫不漏不冗則皆出是書下焉。

四庫總目卷四十九

梁啟超亦云樞書出後明清兩代踵作頗多然謹嚴

精粹亦未有能及樞者。

中國歷史研究法

韓莢以機仲之書與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相較以爲司馬氏

之書其徵事也近而立義也顯近則易覈顯則易明袁氏特整齊鉤釵其間爲力少易左氏能傳經之所無亦時闕經之所有又參以二傳每多不同好語神怪易致失實而自啖趙以來多有舍傳立說獨抱遺經以終始者矣先生特爲起例皆袁氏所無。

左傳紀事本末序

其言雖亦近似然創作難爲力因仍

易爲功不可一日語也梁啟超謂樞之著通鑑紀事本末也非有見於事與事之相聯屬而欲求其原

因結果也不過爲讀通鑑之方便法門著此以代抄錄云爾雖爲創作實則無意識之創作故其書不

過爲通鑑之一附庸不能使學者讀之有特別之益。

中國新史學

其論亦似是而實非者也。

雖然機仲之書亦不能無闕點也通鑑一書偏於政治其大綱所在楊萬里所謂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而已其餘史蹟如文學也經學也制度也與一切衣食住行之社會狀況也皆置而不道機仲因之遂付闕如乾隆間錢塘王介眉有補通鑑紀事本末杭世駿序之述介眉之言曰建安之書不言田制則度地居民之法亡不言漕運則鑿渠引河之利塞不言府兵則耕牧戰守之功隳漢唐治理一也曷爲貞觀之政要詳而文景之太平略也太子國本也曷爲楊勇承乾則詳而東海臨江之易則略也后妃大分也曷爲飛燕武媚則詳而子夫麗華之立則略也不韋以呂易嬴是秦先周而亡馮后酖獻幽文是魏較晉尤偏清河逆等劉劭高陽罪浮蓋主平津外寬內深一口蜜腹劍也弘羊販物求利一連檣輕貨也或隱而不書或大書而特書譬之於數是知一而不

知二也是知二五而不知有十也。杭世駿序此等去取雖各隨人而殊不能一概而論且其書限於通鑑所有材料不能旁搜博采亦無可議惟僅摘錄原文不能融會貫穿說明其原因結果及各種背景影響等等則頗有遺憾之處梁啓超謂樞所述僅局於政治其於社會他部分之事項多付闕如其分目又仍涉瑣碎未極貫通之能事然彼本以鈔通鑑爲職志所述不容出通鑑外則著書體例宜然即提要拘元之功亦愈後起而愈易致力未可以吾儕今日之眼光苛責古人。中國歷史研究法議雖公允然就書論書實有未合雖孝宗有治道盡在是矣之嘉歎而實齋有不盡合於所稱之評議焉。

校記

①李綱：原作「李剛」，據《宋史》卷三六四《韓世忠傳》改。

②汰：原作「流」，據右引書改。

③三：原作「二」，據右引書卷一五七《選舉志》三改。

④焚：原作「禁」，據右引書卷四七三《秦檜傳》改。

⑤兩：原作「而」，據右引書卷一五七《選舉志》三改。

⑥紙：原作「綵」，據右引書改。

⑦陳康伯：原作「陳伯康」，據《直齋書錄解題》卷四、《玉海》卷四六改。

⑧三：原作「七」，崇寧僅五年，且鄭樵卒於紹興三十二年（一一六二），年五十九，逆推之，當生於崇寧三年（一一〇三），據改。

⑨三：原作「二」，據《玉海》卷四九改。

⑩王德毅《鄭著袁樞年譜補正》引《宋會要輯稿》選舉二〇之一五、選舉二之一九、選舉四之三七以補充資料，且云：「案：原譜引《宋史》說，試禮部，詞賦第一，而不詳其所以。據梁克家撰《淳熙三山志》卷九隆興元年木待問榜條云：『是舉經義詩賦復分兩科，仍免殿試。』換言之，經義爲一科，詩賦爲一科，以禮部會試成績爲準，唱名賜第，應指通考而言。樞雖試詞賦第一，但通考排名應在第五。」



⑪木待問：原作「李待問」，據《宋史全文》卷二四上改。

⑫言：原作「賢」，據《東塘集》卷五《恭和御製賜進士詩韻二首》改。

⑬禁：原作「葉」，據右引書改。

⑭丘密：原作「岳密」，據《宋史》卷三九八《岳密傳》改。

⑮投：原作「段」，據右引書卷三九五《樓鑰傳》改。

⑯同⑮。

⑰處：原脫，據《宋史》卷四〇四《孫逢吉傳》補。

⑱孟州濟源：原脫，據右引書卷四一五《傅伯成傳》及卷四四六《傅察傳》補。

⑲推：原作「判」，據右引書卷一六七《職官志》七改。

⑳日侍：原作「目待」，據右引書卷三七四《胡銓傳》改。

㉑《鄭著袁樞年譜補正》：《宋會要輯稿》選舉二〇之二〇「乾道五年正月九日，略左從事郎

袁樞、監潭州南嶽廟程宏圖點檢試卷」，「案：原譜於乾道七年下云「爲禮部試官，除太

學錄」，但七年並非大比之年，禮部沒有考試，據《會要》選舉二十則爲國子監發解，時

已官太學錄，故應移至五年下。」「《宋會要輯稿》選舉二〇之二一：乾道七年八月五日，

國子監發解，略太學錄袁樞、梁汝永點檢試卷。」

㉒教官：原無，據右引書卷四一〇《舒璘傳》補。



- ②3 廢：原作「卷」，據右引書卷三九六《陳謙傳》改。
- ②4 讀：原作「數」，據右引書卷四七〇《張說傳》改。
- ②5 二：原作「一」，據《景定嚴州續志》卷三改。
- ②6 散：原作「教」，據《重修嚴州圖經》卷二改。
- ②7 晉滅吳：原作「吳滅晉」，據《通鑑紀事本末》卷一一下改。
- ②8 慕：原作「嘉」，據右引書卷一六改。
- ②9 琛：原作「深」，據右引書卷四一改。
- ③0 楊：原作「陽」，據右引書卷四二改。
- ③1 覽者：原作「檻之」，據《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七《書袁機仲國錄通鑑紀事本末後》改。
- ③2 綸：原作「論」，據《盤洲文集》卷五五《回袁教授狀》改。
- ③3 《鄭著袁樞年譜補正》：「《宋會要輯稿》崇儒四之三〇：淳熙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參知政事龔茂良言：『嚴州近刊《資治通鑑紀事》一書，乃袁樞所編。其書有補治道，或取以賜東宮，增益見聞。』詔：『本州印十部，仍以卿本先次上來。』」
- ③4 虜：原脫，據《玉海》卷五八改。
- ③5 文：原作「大」，據《資治通鑑後編》卷一二四改。
- ③6 林光朝：原作「林光輔」，據《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九改。

③⑦與郡：原無，據《宋史》卷三八五《龔茂良傳》補。

③⑧此條前，《鄭著袁樞年譜補正》據《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七七「淳熙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略著作佐郎兼權吏部郎官袁樞往淮南」，補「九月，往淮南按視旱災賑濟事宜」一則，「案：樞遷著作佐郎，《南宋館閣錄》及《續錄》皆不載。《宋史》卷三八九《袁樞傳》說：兩淮旱，命廉視真、揚、廬、和四郡，歸陳兩淮形勢，謂兩淮堅固則長江可守，今徒知備江不知保淮，置重兵於江南，委空城於淮上，非所以戒不虞。瓜州新城專爲退保，金使過而指議，淮人聞而歎嗟，誰爲陛下建此策也。」又據《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九之六五等補「十月，遷著作郎，仍兼國史院編修官。十二月，差往淮浙江東諸州按視洊饑賑卹情形」兩則。

③⑨隆興：原作「興隆」，據《宋史》卷三九六《趙雄傳》改。

④⑩初：原作「郎」，據《玉海》卷五一改。

④⑪此條前，《鄭著袁樞年譜補正》據《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二之四「淳熙八年正月七日，命試吏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兼修國史王希呂知貢舉，略著作郎朱時敏、袁樞、秘書郎范仲藝並參詳」，補「正月，爲禮部試參詳官」一則。又據同書職官五二之一七補「二月，差往真、揚、和、廬州、鎮江府點檢措置賑濟」一則。並據同書食貨六之二七「淳熙九年五月九日，秘書省著作郎袁樞言」，補「五月，奏革兩淮豪民廣占田地廢耕之患」一則，又補

「是月，除軍器少監，仍兼國史院編修官」一條。

④₂兵：原作「共」，據《宋史》卷一六五《職官志》五改。

④₃諸：原作「詣」，據右引書改。

④₄武夷：原作「夷武」，據上下文及王懋竑《朱子年譜》卷三乙。

④₅身：原作「聞」，據《宋詩紀事》卷五二改。

④₆喜：原作「在」，據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復用前韻敬別機仲》改。

④₇徂：原作「祖」，據右引書改。

④₈妨：原作「芳」，據右引書《讀機仲景仁別後詩語因及詩傳綱目復用前韻》改。

④₉《鄭著袁樞年譜補正》：「閏十一月，被臣僚論列，與州郡差遣。《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之三九：淳熙十年閏十一月九日，提舉江東常平袁樞與州郡差遣。以臣僚言樞傾邪狠愎，初仕中都，事宇文子震，薦之時宰，遍歷清華，平時造請，無非權勢，故有是命。」

⑤₀仲論：原作「論仲」，據《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八《答袁機仲》乙。

⑤₁三十：原作「十三」，四庫本《玉海》同。據下文注釋改。

⑤₂《鄭著袁樞年譜補正》繫此事於淳熙十五年，參下年校記。

⑤₃鞫：原作「鞠」，據《宋史》卷一六五《職官志》五改。下一「鞫」字同。

⑤₄同⑤₂。



藏 齋

袁樞年譜

⑤外：原無，據《宋史》卷三八九《袁樞傳》改。

⑤⑥《鄭著袁樞年譜補正》繫此事於十六年正月：「《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十二之一〇：淳熙十六年正月十二日，權工部侍郎袁樞以論事挾忿，特降兩官放罷。案：原譜於十五年下載被貶罷歸，甚不合。」

⑤⑦《鄭著袁樞年譜補正》：「六月，劾殿中侍御史冷世光身居風憲，囑託徇私。有詔世光放罷。《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五之二六：淳熙十五年六月十一日詔：『今冷世光身居風憲，囑託徇私，可放罷。』既而以大理少卿袁樞言：『奉旨令本寺勘通州百姓高楠訴兄居賢事，却承御史臺姓閻人傳意本寺欲責出余瑒。竊詳其人係的切干證，竊恐上下觀望，乞改授差遣。奉旨將作監丞鄭湜就臨安府置院追王楫及姓閻人鞠實，乃殿中侍御史冷世光、閻大猷囑王楫云，余瑒是殿院親戚，罪已該赦，錢有下落。可與責出知任。』故有是命。案：元盧鎮纂修《重修琴川志》卷八《冷世光傳》云：『除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條奏忠切，彈劾無所避。既而去國奉祠。』則似又非好爲徇私者。地方文獻多爲鄉賢諱，此又見之。七月，論大理寺獄事，並合具案聞奏，取自聖裁。《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之五一：淳熙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詔：『大理寺今後得旨推勘公事，內有干連人合先摘斷，仰逐旋申取朝廷指揮。』先是，詔案內干犯人從本寺先次摘斷，至是大理少卿袁樞言：『大理根勘公事，雖有正犯干犯之人，然其所坐刑名目有輕重，並合具案聞奏，取自聖裁，難以輒



從本寺摘斷。」故有是命。案：原譜將劾冷世光及論大理獄案語，並繫之淳熙十四年下，顯爲不合。《會要》所載上兩事年月日俱備，實可訂正之。是歲，權工部侍郎，仍兼國子祭酒。案：原譜繫在淳熙十四年內，似不妥，特移於本年。」

⑤8政：原作「故」，據《宋史》卷三六《光宗本紀》改。

⑤9寶：原作「文」，據右引書改。

⑥0「度」下原衍一「使」字，據《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刪。

⑥1武陵：原脫，據右引書補。

⑥2後：原作「浚」，據右引書改。

⑥3鄧駟：原作「鄧驛」，據《宋史》卷四二九《朱熹傳》改。

⑥4《鄭著袁樞年譜補正》於此年繫「除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閏十月，罷知江陵」，「十一月，委命覺察曉諭江陵府復州地區客販米斛指定前往兩浙出糶」，「十二月，彭龜年知江陵府」四條，末云：「案：龜年赴江陵任當在慶元元年正月。彭氏《止堂集》卷十《清江道院序》題有「慶元初元春正月，余守荊渚，道歸清江」。又《神道碑》云，公既去，丞相竟論罷矣。據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卷二十，丞相趙汝愚於慶元元年二月戊寅內罷政。龜年既至江陵，樞即在此時回歸故里，至開禧元年卒。《宋史》本傳說，自是閒居十年，自慶元元年至開禧元年正好十年。原譜作罷知江陵在慶元二年，不合。」

⑥5 《鄭著袁樞年譜補正》繫此事於紹熙五年：「案：原譜將樞知江陵繫在寧宗慶元二年，並云，機仲之知江陵蓋接彭龜年任。實則大錯特錯，根本未查考吳廷燮撰《南宋制撫年表》。該《年表》列樞紹熙五年知江陵，乃是接王藺。杜範《清獻集》卷十九《王藺傳》說，除帥江陵，寧宗即位，易帥湖南。《攻媿集》卷四十有《端明殿學士知江陵府王藺資政殿大學士知潭州制》一則，列在樞知江陵制之前。換言之，因藺改帥湖南，江陵缺帥臣，乃差樞自常德往守之。《宋史·袁樞傳》亦云「寧宗登位，知江陵府」，與《藺傳》合看。寧宗即位在紹熙五年七月，樞即在此時後不久改知江陵。又《攻媿集》卷一〇八《徐夢莘墓誌銘》云：「荆帥樞使王公藺移鎮長沙，以公可任帥事，申省委公。經時而侍郎袁公樞始來，知公止請上幕俸給，盡以三月帥俸歸之。又力辭，尤歎其廉。」尤可證明樞知江陵在紹熙五年秋後。」

⑥6 引：原作「行」，據《宋史》卷四二九《朱熹傳》改。

⑥7 士：原脫，據右引書補。

⑥8 「學」下原衍「者」字，據右引書刪。

⑥9 余嘉：原作「余嘉」，據《慶元黨禁》及《宋史全文》卷二九下改。

⑦0 潭：原作「軍」，據《慶元黨禁》改。

⑦1 張釜：原作「張金」，據《宋史全文》卷二九上改。



⑦②尤袤：原作「尤褒」，據《誠齋集》卷六七《答袁機仲書》言「機仲能如延之之不我棄而我教乎」，延之爲尤袤字，據改。

⑦③淳熙：原作「慶元」，而慶元無戊申歲，戊申爲淳熙十五年，據改。

⑦④言：原闕，據《誠齋集》卷六七《答袁機仲寄示易解書》補。

⑦⑤疑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原無，據《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八《答袁機仲》補。

⑦⑥三：原作「二」，據郭齊等校點《朱熹集》改。

⑦⑦陽：原作「陰」，據右引書改。

⑦⑧使：原作「居」，據《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八《答袁機仲》改。

⑦⑨詳：原作「誤」，據右引書改。

⑧⑩待：原作「侍」，據四庫本《誠齋集》卷六八《答袁機仲侍郎書》改。

⑧⑪私：原在「僞」下，據《宋史》卷三九一《周必大傳》乙。

⑧⑫整：原作「節」，據四部叢刊本《誠齋集》卷一一三《淳熙薦士錄》改。

⑧⑬蜜：原作「密」，據文意改。

張宣公年譜

近・胡宗楙 編撰

吳洪澤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周 斌 二審

民國二十一年胡氏夢選樓刻本

《張宣公年譜》二卷、附錄二卷，近人胡宗楙編撰。民國二十一年胡氏夢選樓刻本。張栻（一一三三—一一八〇），字敬夫，一作欽夫，號南軒，又號葵軒，祖籍綿竹（今屬四川），徙居長沙（今屬湖南），張浚子。幼穎悟，長師胡宏，以聖賢自期。紹興三十一年，隨父至潭州，築城南書院以教學者，其後嘗主講嶽麓書院。歷知嚴州，召爲吏部員外郎，兼侍講，遷左司員外郎，出知袁州。後退居長沙，講學著述。起知靜江府，終改知江陵府、荆湖北路安撫使。淳熙七年卒，年四十八，謚曰宣。張栻爲湖湘學派的代表人物，與朱熹、呂祖謙並稱「東南三賢」。著有《易說》、《論語解》、《孟子詳說》、《二程粹言》、《南嶽倡酬集》、《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南軒先生文集》。《宋史》卷四二九有傳。

張栻年譜，有清王開璋所編《南軒公年譜》，道光十九年刊本。日本高畑常信編有《張南軒年譜》，載《中京大學文學部紀要》一九七四年十二月號。本譜爲近人胡宗楙所編。胡宗楙，字季樵，浙江金華人。輯有《續金華叢書》，撰有《永康人物志》、《金華經籍志》、《昭明太子年譜》、《張宣公年譜》、《胡正惠公年譜》及《說文隽言》等。其《張宣公年譜·序》載其編譜宗旨云：「讀《南軒集》既竟，竊不自揣，編訂成譜。首事實，次引證，件分條係，不相雜廁。學問政事，出處行誼，苟有據依，無不剴緝。至於言關忠告，雖遺議皆所當書；事類舞雩，即遊觀亦所不廢。後爲附錄，則以它書有涉南軒事實者入之。」乃據譜主著作而定其生平事蹟及學術活動，繫事有據，引述資料豐富，而於譜主遺事與言行錄等，則輯爲附錄二卷，亦可資參考。

自敘

宗祿溺於俗學有年矣。近始讀朱子書而篤嗜之。宋時講學之殷與朱子往還最契。訢合無間者。首邇張子南軒。呂子伯恭。世以朱張呂三子並稱。緣是而攷三子之年譜。朱有李果齋。李古沖。洪去蕪。王白田數家。呂有門人所訂載入本集。南軒張氏獨付闕如。嘗攷南軒壬辰以選學駁駁焉。而底於成。與朱子庚寅拈出程子涵養二語。大指始定。若合符券。使天而永其年。其所造詣或不出朱子下。南軒致朱子書云。兄閑中得躋精於文字間。殆天意也。朱子亦於南軒之



述爲文祭之、以至於再。低徊此語、而不能置學繫於年之說、不其然歟。讀南軒集、既竟、竊不自揣、編訂成譜。首事實、次引證、件分條繫、不相襍廁。學問政事、出處行誼、苟有据依、無不刪緝。至於言關忠告、雖遺議皆所當書。事類舞雩、卽游觀亦所不廢。後爲增錄、則以它書有涉南軒事實者入之。余友葉左文之言曰、治一人之學派、須求所從入之涂徑。因求涂徑、必當攷其所自。著書攷著書、必當得其年月先後。既得先後、則其議論雖離合錯綜、而皆有涂徑之可尋。而後其人其學宗指、乃得以碁定。後人不能率合增會、



執前概後。旨哉言乎。此非媿爲年譜言。而年譜之作。要不外是。林之何贅。其曷能與於斯。書成。質諸左文。願有以譏正之。無隱。辛未孟秋。永康胡宗楙。

張宣公年譜卷上

永康胡宗林季樵

公名棻，字敬夫，一字樂齋，號南軒。官終右文殿修撰。嘉定八年，賜諡宣。景定二年，封華陽伯。從祀孔子廟庭。系出唐宰相張九齡弟節度使九皐後。九皐始家長安，八世至璘，徙成都。十世至文矩之夫，人往綿竹，依外家，遂爲綿竹人。世居仁賢鄉武都里。文矩生紘，是爲公會祖。官殿中丞，贈太師，冀國公。祖咸，舉賢良方正科，官宣德郎，贈太師，雍國公。父綬，相高宗、孝宗，以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封魏國。



公致仕、贈太保。公其長子也。曾祖母趙氏、王氏、贈冀國夫人。祖母計氏、贈秦國夫人。母樂氏、宇文氏。樂氏封楊國夫人。宇文氏封蜀國夫人。公配宇文氏、封安人。弟杓、官終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子焯、承奉郎、早世。女長適胡宏子大時、次未行卒。寶慶二年正月、詔錄張栻子孫官。朱子文集後稱朱集、贈太保張公行狀後稱行狀、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後稱神道碑、宋史理宗本紀、張杓傳、景定嚴州續志。

宋高宗紹興三年癸丑、一歲。

是年冬、公生。

按行狀云、紹興改元、奏迎太夫人自廣漢來聞

中。又按宋宰輔編年錄稱紹興四年三月張浚罷知樞密院事。浚自建炎三年四月除知樞密院。至是自蜀還朝云云。則紹興元年至三年浚屬未它往。疑卽在閬中生。又按本集謝生朝啟首句云。歲晚而思益艱。又有生辰謝邵廣文詩云。左弧念當辰。藐此卧歲晚。則公生日在冬間可知。

紹興四年甲寅二歲。

六月。公父魏公落職。福州居住。卽日行。九月召還。行狀云。紹興四年六月。以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福州居住。卽日赴福州。九月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

紹興五年乙卯三歲。

紹興六年丙辰四歲。

公受學於家庭。

神道碑云。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公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

紹興七年丁巳五歲。

五月公祖母至建康。

行狀云。太夫人安於蜀。未卽出。上爲降旨召公兄



混、俾迎侍而來。五月始達建康。

八月、酈瓊叛。報至、公聞知不寐。

行狀云、八月八日、酈瓊舉軍叛。

鶴林玉露廬州之變云、南軒言符離之役、諸軍皆潰、唯存帳下千人。某終夕彷徨、而先公方熟寐、鼻息如雷。

九月、魏公落職、永州居住。

行狀云、公以九月五日得請、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旋落職、以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

紹興八年戊午、六歲。

二月、公祖母至永州。

行狀云、八年二月、太夫人抵永、作草堂旁、近以奉版輿、命以三省爲文紀之。

紹興九年己未、七歲。

二月、詔魏公任便居住。尋知福州。九月、至福州。

行狀云、二月、以大需復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旋復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九月、至閩中。

紹興十年庚申、八歲。



紹興十一年辛酉九歲。

十一月、魏公乞祠、寓長沙。

行狀云、十一年十一月、以蜀遠朝廷、不欲逕歸、奉太夫人寓長沙。

紹興十二年壬戌十歲。

是年、魏公築盡心堂養親。

行狀云、恐太夫人念歸、卽長沙城之南爲屋六十楹、以奉色養、榜曰盡心、親爲之記。

紹興十三年癸亥十一歲。

紹興十四年甲子十二歲。

紹興十五年乙丑十三歲。

紹興十六年丙寅十四歲。

七月、魏公落職、連州居住、教授公易、與語聖人之道。行狀云、七月、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被命卽行。自夫人以下皆留侍、獨挈子姪往。日夕讀易、親教授其子栻。

鶴林玉露高宗眷紫巖云、宋高宗嘗問張魏公、卿兒想甚長成。魏公對曰、臣子栻年十四、脫然可與語聖人之道。

是年與宋子飛酬唱於湟州。



儒藏

張宣公年譜 卷上

本集贈別湖南參議宋興道奉祠歸崇安詩云憶昔歲丙寅。又云酬唱寫不供。

紹興十七年丁卯十五歲。

是年與王元龜講學。

宋史王大寶傳云大寶知連州張浚亦謫居命其子栻與講學。

紹興十八年戊辰十六歲。

紹興十九年己巳十七歲。

紹興二十年庚午十八歲。

九月隨侍永州。

行狀云、居連凡四年、二十年九月移永州。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十九歲。

四月、公祖母至永州。

行狀云、二十年九月、移永州、遣人迎太夫人、以次年四月至永。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二十歲。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二十一歲。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二十二歲。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二十三歲。

十月、作懋齋銘。



盧浦筆記懋齋銘云、家君命杓以懋名其齋、命栻銘以告之。栻敬問所以爲銘之意、蓋取夫孔子曰、士必懋而後求智能、遂退而深思、以爲之銘。士或志近、辨給智巧、學之不知其器則小。天下之理、惟實爲貴。實不在外、當懋乎己、不震不搖、物孰加之。以此操行、誰曰不宜。古之君子、惟斯之守、不可小知、而可大受。故以此事親斯爲孝、以此事君斯爲忠、以此事兄斯爲悌、交於朋友斯爲信。子其深思而不忒、維師乎懋、以令子之德。右銘不載集中、蓋當時此紙流落、今幸寶藏遺墨。先生作銘時年二

十有三、實乙亥冬十月辛卯也。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二十四歲。

公祖母計太夫人薨、公隨魏公護喪歸葬於蜀。

中興遺史云、紹興十六年八月、張浚連州居住、後移永州。丙子、丁母夫人憂。

行狀云、以治命當歸葬雍公之兆、奏請、俟命長沙、繼被朝命、以太夫人之喪歸蜀、扶護西歸。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二十五歲。

是年、魏公服闋、落職奉祠、居永州。

行狀云、服闋、得旨落職、以本官奉祠居永。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二十六歲。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二十七歲。

是年楊廷秀爲零陵丞、公與邂逅、爲介紹於魏公。

鶴林玉露誠齋謁紫巖云、楊誠齋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魏公。時公以遷謫、故杜門謝客、南軒爲之介紹、數月乃得見。

誠齋集順寧文集序云、余紹興己卯之冬、負丞丞之零陵。

哀希顏錄。

本集跋希顏錄云、某己卯之歲、哀集顏子言行、爲

希顏錄上下篇。

答胡季隨書云、頃年編希顏錄、如莊子等諸書所載顏子事多削去。五峯先生以書抵某云、其它諸說亦須玩味、於未精當中求精當、不可便容易指以爲非而削之也。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紹興三十年庚辰、二十八歲。

丁母宇文太夫人憂。

行狀云、再娶蜀國夫人宇文氏、先公五年薨。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二十九歲。

春、詔魏公湖南路任便居住、遂歸長沙。



行狀云、三十一年春、有旨令湖南路任便居住、公歸至潭。

稟魏公命、從胡仁仲先生問河南程氏學。一見知其大器、卽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

神道碑云、旣長、又命往從南嶽胡公仁仲先生問河南程氏學。一見知其大器、卽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

本集答陳平甫書云、始時聞五峯先生名、時以書質疑求益。辛巳之歲、方獲拜之於文定公書堂。又云、然僅得一再見耳。

鶴山大全文集後稱鶴山文集跋南軒與李季允帖云、南軒受學五峯、久而後得見、猶未與之言。泣涕而請、僅令思忠清、未得爲仁之理、蓋往返數四而後與之。

按宋元學案云、初、公見五峯、辭以疾。它日、見孫正孺而告之、孫道五峯之言曰、渠家好佛、宏見它說甚。公方悟不見之因、再謁之、甚相契、遂授業焉。此言拜書堂、或卽再謁時耶。

吳獵從公受易。

鶴山文集吳獵行狀云、尋受易於陳善長元。曾魏



忠獻張公寓長沙太中公以易受知因得交張宣公。於是年二十有三遂從宣公卒業。宣公見獵弘裕疏暢喜曰吾道其不孤矣。

十一月魏公判建康府命公與劉公實游。

行狀云改命判建康府被命卽攜二子來。

宋史劉穎傳云金師初退府索民租未入者。劉穎白浚當蠲宿逋。浚喜立予奏免命公與游。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三十歲。

十一月應召赴行在奏事。

行狀云十一月有旨召宣撫判官陳俊卿及公子



棧赴行在。公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仇恥、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誠願益加省察、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也。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上異其言、於是始定君臣之契。

隆興元年癸未、三十一歲。

正月、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祕閣。行狀云、正月九日、制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池州、江陰軍屯駐軍馬、且命卽日開府視事。

神道碑云、少以蔭補承務郎、辟宣撫使^②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祕閣。是時、天子新卽位、慨然以伐仇虜、克復神州爲己任。

趙彥直從公游。

宋史趙方傳云、父棠少從胡宏學。嘗見張浚於督府、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子栻與棠交。方遂從栻學。

公侍魏公盱眙軍中、尋往建康、迂眷至揚。

行狀云、方初退師、公在盱眙、去宿不四百里。浮言洶動、公獨與子栻留盱眙幾月、俾將士悉歸憩、而

後還維揚。是時師退未幾，人不自保，公奉父命由盱眙往建康，挈家屬來維揚，眾心始安。

公復應召奏事，魏公埒奏乞骸骨，不許。尋引見上皇於德壽宮。

行狀云：上復召栻奏事，公埒奏乞賜骸骨。上覽奏，謂栻曰：「雖乞去之，章日至，朕決不許。」

鶴林玉露：高宗眷紫巖云：隆興初，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於德壽宮。首問浚飲食起居狀，又問公幾歲。對曰：「臣年三十一。」又問：「卿母安否？」對曰：「久失所恃。上皇愀然。久之，曰：『朕記卿父再娶』」



時以無繼嗣、曾來商量。卿父曾奏欲令卿來見、今次方得見卿。朕與卿父義則君臣、情同骨肉、卿行奏來、有香茶與卿父爲信。

九月、公復被召。入見、奏盧仲賢辱國無狀、詔下仲賢大理寺、奪三官。公引見德壽宮。

行狀云、忾復被旨、令人奏、公命忾奏仲賢辱國無狀、且奏仲賢不可不明正其罰。上怒、下仲賢大理寺、奪三官。

鶴林玉露中興講和云、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德壽宮。時盧仲賢使金、上皇問、曾見盧仲賢否。對曰、

臣已見之。又問、卿父謂何如、莫便議和否。對曰、臣父職在偏隅、戰守是謹、此事在廟堂、願審處而徐議之、毋貽後悔。

公見孝宗於東華門。孝宗與論人才、公論奏久之。

鶴林玉露南軒辨梅溪語云、孝宗因論人才、問王十朋如何。對曰、天下莫不以爲正人。上曰、當時出去有少說話、待與卿說。十朋向來與史浩書、稱古則伊周、今則閣下、是何說話。對曰、十朋豈非謂浩當伊周之任而責之乎。上曰、更有一二事、見其有未純處。對曰、十朋天下公論歸之、更望陛下照察。



主張。臣父以爲陛下左右豈可無剛明腹心之臣、庶幾不至孤立。上曰、剛患不中、奈何。對曰、人貴夫剛剛貴夫中。剛或不中、猶勝於柔懦。上默然。上又嘗曰、難得仗節死義之臣。公對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

隆興二年甲申、三十二歲。

四月、詔魏公判福州、力辭不許、除醴泉觀使。

行狀云、四月二十有二日、制除公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公力辭恩命、上不許。至五六、除醴泉觀使。

七月一日、魏公還長沙。行至餘干、避暑於趙氏養正堂。

本集書相公親翰云、七月朔日、先公次餘干。暑甚、憇趙氏養正堂。

八月初旬、公侍魏公於清音堂。魏公手書家事付公及弟定叟。二十八日、問國事數語、夜分而薨。

本集題先忠獻公清音堂詩後云、先公書此詩、去易簣纔兩旬。先是一日游清音堂、步上山頂、復步下石磴、略無倦意。笑謂公曰、爾輩喜吾強健、不知吾大命且不遠矣。



行狀云、手書家事付兩子、且曰、吾嘗相國家、不能
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不欲歸葬先人墓左。卽死、
葬我衡山足矣。仲秋二十八日日晡、命子栻坐於
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夜分
而薨、贈太保。

九月、扶匱過豫章。朱公元晦登舟哭之、送至豐城、與
公作三日談。

朱續集答羅參議書云、九月二十日至豫章、及魏
公之舟而哭之。自豫章送之豐城、舟中與欽夫得
三日之款。其質甚敏、學問甚正、若充養不置、何可

量也。

十一月葬魏公。

行狀云十一月辛亥葬於衡山縣南嶽之陰、豐林鄉龍塘之原。

公上誓不言和專務自強疏不報。

神道碑云甫畢葬事卽拜疏言吾與虜人乃不共戴天之仇向來朝廷雖亦嘗興縞素之師然玉帛之使未嘗不行乎其間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蹙



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何功之不成。疏入、不報。

乾道元年乙酉、三十三歲。

李全反、郴州、公佐湖南、安撫使劉共甫破之。

神道碑云、盜起郴、桂間、湖南帥守劉公珙、雅善公、時從訪問、籌策、卒用以破賊。



朱集劉樞密墓記云、乾道元年三月、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以平郴賊李金功、賜御札獎諭。公在長沙、始與諸學友過從講習。

本集答陳平甫書云、自爾以來、僕亦困於憂患、幸存視息於先廬。湘中二三學者、時過講論、同志之友自遠而至、有可樂者、如有五載。

按公自隆興二年冬葬魏公、旋長沙。乾道元年、在禮廬。至乾道五年冬之官嚴州、是爲五年、則與同志講習始於是年可知。

序胡子知言。

本集胡子知言序云、是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然先生之意、每自以爲未足、逮其疾革、猶時有所更定、蓋未及脫藁而已、啟手足矣。或問於某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而子思中庸獨於首章一言之。至於孟子、始道性善、然其爲說則已簡矣。今先生是書於論性特詳焉、無乃與聖賢之意異乎。某應之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指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



之文章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之時如楊朱、墨翟、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而莫知所止也、於是指示大本而極言之、蓋有不得已焉耳矣。又說今之異端直自以爲識心見性、其說講張雄誕、又非當時之比、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超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萬事隳弛、毫釐之差、霄壤之繆、其禍蓋有不可勝言者。先生於此又烏得而忘言哉。故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効天下之動、而必繼之曰、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

仁者心之道乎。而必繼之日、惟仁者爲能盡性至命。學者誠能因其言而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爲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而先生之意所以不異於古人者、亦可得而言矣。若乃不得其意而徒誦其言、不知求仁而坐談性命、則幾何其不流於異端之歸乎。某頃獲登門、道義之誨、浹洽於中。自惟不敏、有負夙知、輒序遺書、貽於同志。不韙之罪、所不得而辭焉。

答彪德美書云、知言序可謂犯不韙、見教處極幸、但亦恐有未解區區之意處、故不得不白。如云夫

子未嘗指言性。子思中庸首章獨一言之。此是設或問之辭。故以或日起之。然云指言。則謂如天命之謂性。是指言也。其他說話無非性命之奧。非若此語指而言之也。故於答之之辭中。引子貢語。以爲夫子之言。無非天命之流行發見也。意則可見矣。

按此序篇末稱輒序遺書貽於同志。似乾道初間作。姑綴於此。

乾道二年丙戌三十四歲。

正月二程粹言成。



粹言序云、河南夫子書、變語錄而文之者也。余得諸子高子、其家傳以爲是書、成於龜山先生。龜山、河南之門高弟也、必得夫心傳之妙。苟非其人、差毫釐而千里繆矣。余始見之、卷次不分、編類不別、因離爲十篇、篇編以目、欲其統而要、非求効夫語孟之書也。昔文中子所得粹矣、中說類多格言、迺門弟子所錄。後之病中說者、謂其擬論語爲僭、是豈文中子意哉。余於是書亦慮後世有以議夫子也、故輒記其始末。若夫子之道、日月其明、泰山其高、江海其大也、豈後學所能形容。夫子姓程、諱某



字正叔。夫子之兄諱某。謚明道先生。亦時有言行錄於其間。乾道丙戌正月十有八日。南軒張栻序。按此序不載本集。神道碑亦未載有粹言。近刻二程全書後有此言。

公與朱公元晦論校正二先生集誤字。

按本集卷二十一答朱元晦第二書與朱集卷三十與張欽夫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四書皆論程集改字。篇長不備錄。以二先生集附錄考之。內有南軒書明道先生遺文後云。右明道先生遺文九篇。長沙學宮既刻二先生文集後三年。

新安朱熹復以此寄栻云得之玉山汪應辰敬以授教授何蘊俾嗣刻之乾道乙丑四月朔廣漢張栻謹書。据此則刊二先生集在二年卽校正亦在是年可知。又按此書後未入本集。

十月陳伯雄弔公於長沙取魏公手澤與之。

本集書相公親翰云十月甲戌陳伯雄來弔於湘水之上欲求字畫而歸爲子孫藏予慟哭開篋取此紙授之。

十一月潭州重修嶽麓書院成公時往講學示學者以公私義利之辨。



本集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云、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達、故有賴於聖賢者出而開之。是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學爲先務。至於孔子、述作大備、遂啟萬世無窮之傳。其傳果何與。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萬物者也。今夫目視而耳聽、口言而足行、以至於食飲起居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烏可乎。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釐之差、霄壤之繆、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於學以明之與。善乎、孟子之得傳於孔氏、而發人深切也。齊宣王見一牛之觳觫而不忍、則告之曰、

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論堯舜之道，本於孝弟，則欲其體夫徐行疾行之間，指乍見孺子匍匐將入井之時，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終日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其或發見，亦知其所以然乎？誠能默識而存之，擴充而達之，生生之妙，油然而中，則仁之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則初不遠也。是乃聖賢所傳之要，從事焉終吾身而後已。雖約居屏處，庸何損？得時行道，事業

滿天下而亦何加於我哉。

朱集觀文殿學士劉公行狀後稱劉公行狀云潭州故有嶽麓書院公一新之養士數十人屬張侯栻時往游焉與論大學次第以開其學者於公私義利之辨聞者風動。

按記末署二年冬十有一月。

冬楊廷秀訪公於長沙居之南軒。

誠齋集怡齋記云乾道丙戌冬予自廬陵抵長沙謁樂齋先生侍講張公公館予於其居之南軒。

按誠齋集有見張欽夫詩二首有句云祥琴聲



尙苦。知公此時尙在禮廬。又有句云、千里爲渠來。知卽是年訪公時作。

諸葛忠武侯傳成。

本集答李季修書云、諸葛忠武侯傳錄呈、有當刪正及增益者、不惜示及。家亦有集、殊不類諸葛公語、當非本書。王子思所編似太草草。某中間所載公之語、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乃得之貞觀政要中、不知前別有處載此否。

朱集答何叔京書云、欽夫傳論並熹所疑數條、請求指誨、幸以一言決之。



又書云、武侯傳讀之如何。更有可議處否。問疑數條例小差、以書問之、欽夫皆以爲然。但熹欲傳末載諸葛瞻及子尙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欽夫却不以爲然、以爲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早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去、以冀其君之悟、可謂不克肖矣。此法甚嚴、非慮所及也。

又書云、欽夫論瞻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愚所不及。

按神道碑以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此傳不載本集。未署年月。以公書傳後攷之。首稱予旣作侯傳。以示新安朱元晦。今按朱集答何叔京書有云。孔明傳近爲元履借去。王白田朱子年譜後稱朱譜於此書注明丙戌。疑此傳亦成於乾道二年。姑綴於此。

張仲欽遷靜江府學。公爲之記。

本集靜江府學記云。某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於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



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捨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

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存、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於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

按此記首稱乾道二年、張侯維以書來、願有以告桂之士。

乾道三年丁亥、三十五歲。

正月、經世紀年脫槁。

神道碑云、此書欲稍更定焉、未之及也。

朱集答廖子晦書云、經世紀年其論甚正、然古人已嘗言之。如漢高后之年、則唐人已於武后中紀發之。蜀漢之統、則習鑿齒晉春秋已有此論矣。堯以甲辰年卽位、乃邵康節皇極經世說。諸家之說亦有同者、此則荒忽不可究知。敬夫所說低悟處、



必是謂武王克商之年、泰誓序作十一年、經作十三年而編年定從序說。柯國材以洪範攷之、訪箕子是十三年事、必是初克商便釋囚而問之、不應十一年已克商、至兩年後乃問之。嘗告敬夫、以爲然。其書已嘗刊行、至是遂止。敬夫服善如此、亦難及也。

按、本集經世紀年序末署乾道三年正月。

九月八日、朱公元晦訪公於長沙。

朱集與曹晉叔書云、九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敬夫學問愈

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外。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歎服。

李本朱譜云、是時范念德侍行、嘗言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留長沙再閱月。

朱集中和舊說序云、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往問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欽夫告余以所聞、亦未之省也。十一月、偕朱公元晦登衡山、林擇之從行、彪德美、范伯崇、胡廣仲皆來會。

本集南嶽唱酬序云、乾道丁亥秋、朱元晦來、留再閱月、將道南山以歸、乃始偕爲此游。林擇之亦與



焉。十一月庚午、自潭城渡湘水。甲戌、過石灘、始望
嶽頂。乙亥、抵嶽。丙子、小憩、彪德美來會。丁丑、渡興
樂江、由馬跡橋登山。戊寅、入高臺寺。己卯、胡廣仲、
范伯崇來會、同游僊人橋。庚辰、下山。

詩送元晦尊兄云、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
文石陞、忠言動宸旒。坐令聲利場、縮頸仍包羞。竭
來卧衡門、無愧自日休。盡收湖海氣、仰希洙泗游。
不遠關山阻、爲我再月留。遺經得細繹、心事兩綢
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惟茲斷金友、出處甯
殊謀。南山對牀語、匪爲林壑幽。白雲正在望、歸袂



風颭颭。朝來出別語。已抱離索憂。妙質貴強矯。精微更窮搜。毫釐有弗察。體用豈周流。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輟。勉哉共無斁。邈矣追前修。

朱集答詩云。我行二千里。訪子南山陰。不憂天風寒。况憚湘水深。辭家仲秋旦。稅駕九月初。問此爲何時。嚴冬歲云徂。勞君步玉趾。送我登南山。南山高不極。雪深路漫漫。泥行復幾程。今夕宿橘州。明當分背去。惆悵不得留。誦君贈我詩。三歎增綢繆。厚意不敢忘。爲君商聲謳。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謂有甯有跡。謂無復

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橫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斁、此語期相敦。

過胡文定公碧泉書堂、有詩。

按、本集詩稱、念我昔來此、及今七寒暄。自紹興三十一年拜五峯先生於文定公書堂、至乾道三年爲七寒暄。

是月、劉共甫奏公學行材能及破賊功、請亟召用、報可。

劉公行狀云、十一月、拜中大夫、辭不獲、乃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材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爲多、願亟召用之。上可其奏。

乾道四年戊子、三十六歲。

夏、偕張安國過陳仲思溪亭。

本集有陪舍人兄過陳仲思溪亭、深有買山卜鄰之意、因成古詩贈仲思詩。

按詩有荷氣薰戶牖句、知在夏間。

八月、張安國作牧荊州、序以送之。



按、本集有送張荊州序。于湖文集附錄陸世良撰張安國傳、以此序乃乾道五年安國致仕時、公餞行所作。今攷序有上流重地、暫茲往牧語、上流自指荊州而言、往牧卽指送之作牧。又按于湖文集金隄記云、乾道四年八月、自長沙來、故列此事於四年八月。

作艮齋銘。

本集艮齋銘云、艮齋、建安魏元履燕居之室也。在易艮爲止、止其所也。某嘗考大學始終之序、以知止爲始、得其所止爲終、而知止則有道矣。易與大



學其義一也。敬爲之銘。物之感人。其端無窮。人爲物誘。欲動乎中。不能反躬。殆滅天理。聖昭厥猷。在知所止。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易曰至善。萬化之源。人所固存。曷自違之。求之有道。夫何遠而。四端之著。我則察之。豈惟慮思。躬以達之。工深力到。大體可明。匪由外鑠。如春發生。知既至矣。必由其知。造次克念。戰兢自持。事物雖衆。各循其則。其則匪它。吾性之德。動靜以時。光明篤實。艮止之妙。於斯爲得。任重道遠。時不我留。嗟我同志。勉哉勿休。繫我小子。懼弗克力。咨爾同志。以起以掖。

朱集答程允夫書云、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又云、如艮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攷證古聖所傳門庭、建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

四月、記郴州學。

本集郴州學記云、某惟先王之於學、所以勤勤懇懇、若飲食起居之不可須臾離者、誠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以至於平天下、未有不須學而成者、實生民之大命、而王道之本原也。然而學以何爲要乎。孟子論三代之學、一言以蔽之曰、皆所以明人倫也。大哉言乎。人之大倫、天所敘也。降衷於民、誰



得無是性哉。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
莫不知敬其兄。而夫婦朋友之間、君臣之際、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無適而非性之所有者。惟夫局於
氣稟、遷於物欲、而天理不明、是以處之不盡其道、
以至於傷恩害義者有之。此先王之所以爲憂、而
爲之學以教之也。然則學之所務、果何以外於人
倫哉。雖至於聖人、亦曰盡其性而爲人倫之至耳。
嗚呼。今之學者、苟能立志、尙友、講論問辯、而於人
倫之際、審加察焉、敬守力行、勿舍勿奪、則良心可
識、而天理自著。馴是而進、益高益深、在家則孝弟

雍睦之行興、居鄉則禮遜廉恥之俗成、一旦出而
立朝、致君澤民、事業可大、則三代之風何遠之有、
豈不盛歟。又豈可不勉歟。學之成、實乾道四年春
二月。

朱公元晦來書論未發之中。

朱集與張欽夫書云、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
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
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
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
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



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枯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

梳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不能致察、使梏之反覆、至於夜氣不足以存、而陷於禽獸、則誰之罪哉。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未發之前、更如何求、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二先生之說如此、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良心之未嘗不發矣。

又書云、前書所扣、正恐未得端的、所以求正。茲辱



誨喻、乃知尙有認爲兩物之蔽、深所欲聞、幸甚幸甚。當時乍見此理、言之唯恐不親切分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深淺之不一、不審如此、見得又果無差否。更望一言垂教幸幸。所論龜山中庸可疑處、鄙意近亦謂然。又如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見、亦未爲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一時

字一際字、便是病痛。當時只云寂然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語錄亦嘗疑一處說存養於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更望指誨也。向見所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前後隔截氣象、如何如何。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



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摸處也。

又書云、誨諭曲折數條、始皆不能無疑、既而思之、則或疑或信而不能相通。近深思之、乃知只是一處不透、所以觸處窒礙。雖或考索彊通、終是不該貫。偶却見得所以然者、輒具陳之、以卜是否。大抵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儻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爲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爲急、而

自覺殊無立脚下功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略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



又書云、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爲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尙多、未爲精切。比遣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始竊自信、以爲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所施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

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卽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施、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



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嘆以爲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爲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爲不切、而私意汨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啟鍵、直發其私、誨諭淳諄、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

按前二書朱譜注云丙戌童能靈朱子爲學考以依朱子中和舊說序聞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語當在丁亥後已丑前。又按後二書朱譜亦云丙戌童能靈朱子爲學考以爲

或卽作於戊子。今概從童說。

乾道五年己丑三十七歲。

二月、魏公加贈太師、謚忠獻、公上表謝。

宋史孝宗本紀、乾道五年二月戊戌^④、贈張浚謚忠獻。

按、本集有謝太師加贈表、誠齋集有讀張忠獻公謚冊感歎詩。

春、朱公元晦悟以性爲未發之非、以書報公、公深以爲然。

朱集中和舊說序云、乾道己丑之春、爲友人蔡季



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
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紛
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
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
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於此。
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
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
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
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
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

則又見其爲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爲此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爲然。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云、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用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



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常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

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

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以遂以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

按此序末署壬辰八月。序中所云以書報欽夫則在己丑春。朱譜攷異以報欽夫書不見於與欽夫答問中。疑卽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是將此書屬之己丑。然此書有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與朱譜攷異程氏遺書成下云程子涵養須用敬二語。庚寅始特拈出。兩相



牴牾矣。錄此以待詳攷。

朱公元晦來書復論未發之旨。

朱集答張欽夫書云、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此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



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祭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

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常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及此。



而來喻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豪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

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

答林擇之書云、近得南軒書、諸說皆相然諾、但先察識、後涵養之論、執之尙堅、未發條理亦未甚明。蓋乍易舊說、猶待就所安耳。

公弟定叟之官桂林、餞之於湘中館。

按于湖文集、乾道五年有與朱編修書、言定叟將有遠役、兄弟不能相舍、卽指之桂林事。

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

神道碑云、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

十二月、陞辭公連論奏。

神道碑云、後六年、始以補郡、臨遣、得復見上。首言、先王之治、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以其胸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土、必先收中原百姓之心。欲得中原百姓之心、必先有以得吾境內百姓之心。求所以得吾境



內百姓之心者、無佗、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今日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所施有先後、則緩急不可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取舍不可不審。

續資治通鑑云、十二月丙午、入見、公奏稱、今日誕謾之風不可長、至如邊事、須委忠實不欺之臣。又言、先聽其言、卻考其實、此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按、本集谷柳嚴州啟有云、蒙恩易郡、更叨桐水之除。又云、秋律既深、霜飈愈厲。又按、嚴州圖經賢牧題名、張栻下、稱乾道五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以右承務郎直祕閣權發遣。是除命在九月。陛辭則在十二月也。

虞丞相彬甫遣人於公致慤懃。公不答。

神道碑云。時宰相雖以恢復之說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且妄意公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慤懃。公不答。

公蒞任。改學門南向。

景定嚴州續志學校云。州學在城西北隅。始學門屈折東出。乾道五年。張宣公知州。始闢南向。

乾道六年庚寅。三十八歲。



春奏免丁鹽錢絹，詔蠲其半。

本集與朱元晦書云：「朝廷蠲末等無常產之輸七萬餘緡，稍寬目前，但筭根不除，少須更力論之。」神道碑云：「到任，問民疾苦，首以丁鹽錢絹太重爲請，得蠲是歲半輸。」

答張欽夫書云：「欲再奏，不若令白丁丁戶每歲人納一二百錢，四等而上，每等遞增一二百，使至於極等，則略如今日之數。聞浙中諸郡有全輸算者，有取之無藝者，朝廷自合因此總會所入之大數，斟酌裁損而均平之，乃爲盡善。」

立孤高亭。

本集送定叟之官嚴陵詩注云、某在嚴陵嘗爲宋廣平立孤高亭。

景定嚴州續志云、西山在城內西北、舊有孤高亭、今廢。

公與呂公伯恭、朱公元晦共論胡氏知言。

呂集與朱元晦書云、知言往在嚴陵時、與張丈講論、亦嘗疏出可疑者數十條。今觀來示、其半亦相類。見與張丈參閱、續當咨請也。

答潘叔度書云、張守論胡子知言、見處極高。



儒藏

張宣公年譜 卷上

本集與朱元晦書云、知言自去年看多有所疑、來示亦多同者、亦有來示未及者。俟便上呈、更煩一往復、庶幾粗定。甚恨當時刊得太早。

又書云、知言之說、每段書鄙見於後、有未是處、就此簿上批來、庶往復有益也。近又看數段、及昨日讀寄來者、皆未及添入、俟更詳之。

又書云、知言疑義前已納呈、今所寄尤密。

答舒秀才書云、某向者受五峯先生之教、浹於心腑、佩之終身、而先生所造精微、立言深切、亦豈能盡窺其藩。向者元晦有所講論、其間亦有與鄙見



合者、因而反復議論以體當在己者耳。固吾先生
所望於後人之意也。如晦叔、廣仲、伯逢皆同志、故
以示晦叔、而晦叔復以示二公、庶幾往返之有益
耳。蓋嘗丁寧、不可示之非其人。其間所論有前後
之不同者、蓋旋據窺測所到而言、何敢執一而不
惟其是之從也。若世俗之人以私意淺量觀者、亦
無如之何。但此議論只當同志者共細繹所疑、不
當遽泛示以啟見聞者輕妄心也。若左右謂以爲
成書而傳之、則大誤矣。

朱集答劉子澄書云、知言之書用意精切、但其氣

象終少和平、又數大節目皆誤。如性無善惡、心爲已發、先知後敬之類、皆失聖賢本指。頃與欽夫、伯恭論之甚詳、亦皆有往復、雖有小未合、然大概略同矣。壬辰。

洙泗言仁錄成。

神道碑云、洙泗言仁錄、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論語仁說、見學者多將仁字做活絡揣度、了無干涉、如未嘗下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工夫、便做仁在其中矣。想像此等極害事故、編程子之說、與同志講之。



朱集答范伯崇書云、欽夫近爲學者類集論語仁字、各爲之說、熹不欲做此工夫。欽夫又說當仁不讓於師、要當識此所以不讓者何物、則知此仁矣。此說是否。

答張敬夫書云、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專一如此用功、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又云、今此錄所以釋論語之言、而首章曰仁其可知、次章曰仁之義可得而求、其後又多所以明仁之義云者、恐其非聖賢發

言之本意也。又如首章雖列二先生之說、所解實用上蔡之意、正伊川說中間者所謂由孝弟可以至仁、而先生非之者、恐更當詳究也。

又書云、近看論語舊說、其間多此類者、此來尊兄固已自覺其非矣。然近聞發明當仁不讓於師之說、云當於此時識其所以不讓者爲何物、卽可以知仁之義。此等議論又只似舊來氣象。

答吳晦叔書云、近因南軒寄示言仁錄、亦嘗再以書論所疑大概如此。而後書所論仁智兩字尤爲明白。



朱子語類云、南軒侏泐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這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

按、朱集卷二十五答張敬夫第四書、稱近聞發明當仁不讓於師之說、又稱筵中見講何書、知屬乾道六年。

五月召爲尙書吏部員外郎。閏五月十七日、赴召。東萊呂太史文集增錄年譜後稱呂譜云、五月除太學博士。公之召也、張公亦自嚴陵召歸爲郎。

嚴州圖經賢牧題名張栻下云、乾道六年閏五月十七日赴召。

刊太極通書於嚴州學宮、又刊二程先生遺書。

本集通書後跋云、太極通書某刻於嚴陵學宮。末署乾道庚寅閏月。

朱集答呂伯恭書云、嚴州遺書本初校未精、而欽夫去郡。

本集答胡季隨書云、所諭二先生遺書、元晦所集、皆存元本、在學者亦好玩味。其間真僞、在我玩味之久、自識別之耳。辛卯。



又書云、論及日讀二程先生遺書、當平心易氣、優游涵泳、所讀其間談性命處、讀之愈勤、探義愈晦。若只靠言語上求解、則未是、須玩味其旨、於吾動靜中體之、久久自別也。辛卯。

又書云、元晦所編遺書、只是哀聚逐家所編全入之、都無所刪也。其間傳錄失指者、固有之、正要學者玩味。辛卯。

是月、廷對。

呂集與潘叔度書云、五月對劄錄去、張丈所對亦甚款。

六月入見、連次論奏。

神道碑云、宰相又方謂虜勢衰弱可圖、建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公見上、上曰、卿知虜中事乎。公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公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公遂言曰、臣竊見比年諸道亦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公因出所奏書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



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其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昧陋畏怯又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陳決機之日。上爲竦聽改容。公復讀曰、今但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歎息褒諭、以爲

前始未聞此論。

公自省中歸、讀西銘。寓舍與呂公伯恭所居相望、八月、約共爲夜課。

本集與朱元晦書云、西銘近日常讀理一分殊之旨、龜山後書終未之得。蓋斯銘之作、政爲學者私勝之流、昧夫天理之本然、故推明理一以極其用、而其分之殊自不可亂。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而其分故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欲之流、仁之方也。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引聖人老者安之、



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又書云、西銘所謂理一而分殊、無一句不具此意。亦謂鄙意然、來示亦盡之矣。但其間論分立而推理一、與推理以存義之說、頗未相同。某意以爲分立者、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疏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弊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

而後仁之體爲無蔽也。似不必於事親事天上分理與義亦未知是否。

又書論西銘之論甚精、乾稱父、坤稱母之說、某亦如此看、蓋一篇渾是此意也。但所論其間有一二語鄙意未安、俟更精讀深思方報去。

呂集與戴在伯書云、某所居乃在舊王承宣園、今號東百官宅、政與張丈寓舍相望、於講論甚便。與潘叔度書云、八月稍涼、已與張丈約共爲夜課。公與陳君舉論學。

止齋文集蔡幼學撰陳公行狀云、陳君舉還過都



城始識公與呂伯恭、數請間扣以爲學大指、互相發明。二公亦喜得友、恨相見之晚。

十一月、郊祀禮成、公論奏。

續資治通鑑云、張栻言、今日君子小人之消長、治亂之勢有所未定、皆在陛下之如何耳。若陛下之心嚴恭兢畏、常如祠之際、則君子小人終可分、治道終可成、強敵終可滅、當如祀事終得成禮。

十二月、兼權左右司侍立官、奏罷發運使職。

神道碑云、兼權左右司侍立官。時廟堂方用史正志爲發運使、公上言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

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關、不過巧爲名色取之於民耳。詔罷之。

宋史孝宗本紀、乾道六年十二月癸酉、罷發運司。是月、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仲冬以後、凡三得對。講筵開在後月。

朱集答張敬夫書云、筵中見講何書、愚意孟子一書最切。今日之用輪、日講解未必有益、不若勸上萬幾之暇、日誦一二章、反復玩味、究觀聖賢作用本末。然後夜直之際、請問業之所至而推明之。以



上之聰明英睿。若於此見得洞然無疑。則功利之說無所投而僥倖之門無自啟矣。異時開講。如伊川所論坐講之禮。恐亦當理會也。

按誠齋集虞公神道碑云。用呂原明司馬康故事。薦張栻入經筵。與宋史張雄傳稱栻再被召論恢復固當。第其計非是。卽奏疏。孝宗大喜。翌日。以疏宣示。並手詔言。恢復當如栻所陳。卽除侍講。且得直宿。時與卿論事。虞允文與雄之徒不樂。遂沮抑之云云。語意各異。

乾道七年辛卯。三十九歲。

二月、開經筵、公講葛覃篇、推廣其事以進陳。

神道碑云、經筵開、以詩入侍。因葛覃之篇以進說、曰、治常生於敬畏、亂常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後世猶有休蠶織而爲厲階者、興亡之效於此見矣。旣又推廣其言、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當時興利擾民之害、詳焉。

按、續資治通鑑列開講於二月。

三月、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公連上疏諫、面責虞丞

相於朝堂。

宋史孝宗本紀云、乾道七年三月、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張栻言說不宜執政。

張栻傳云、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栻夜草疏極諫其不可。旦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栻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

鶴林玉露、南軒諫虞丞相云、南軒質責虞丞相彬



甫不當用張說。至以京黼面斥之。允文曰。先丞相平生亦有隱忍就功名處。何相非之深也。公曰。先公固有隱忍處。何嘗用此等狎邪小人。允文拱手曰。某服矣。

是月。詹事王龜齡舉公自代。

梅溪文集舉張栻自代狀云。伏覩兼侍講張栻學術精深。氣稟剛正。久居經幄。宜贊青宮。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六月十三日。出公知袁州。十四日。出都過吳興。七月。寓蘇。八月。適毘陵。十二月。游鄂渚。歸抵長沙。



神道碑云、明年、乃出公知袁州。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某十三日被命出守、次日出北關、來吳興省廣德家兄。

呂集與朱元晦書云、某以六月八日離輦下、既去五日而張丈去國。

本集跋西銘云、辛卯孟秋、寓姑蘇。

江漢樓說云、十二月朔日、游鄂渚。

答李叔文書云、某歲前抵舊廬。

作洙泗言仁序、主一箴。

本集洙泗言仁序云、昔者夫子講道洙泗、示人以

求仁之方。蓋仁者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而存乎人，所謂仁也。人惟蔽於有己，而不能以推夫其所以爲人之道，故學必貴於求仁也。自孟子沒，寥寥千有餘載間，論語一書家藏人誦，而眞知其指歸者，何人哉？至本朝伊洛二程子始得其傳，其論仁亦異乎秦漢以下諸儒之說矣。學者所當盡心也。某讀程子之書，其間教門人取聖賢言仁處，類聚以觀而體認之。因哀魯論所載，疏程子之說於下，而推以己見，題曰洙泗言仁，與同志者共講焉。嗟乎！仁雖難言，然聖人教人求仁，具有本末。譬如飲食，



乃能知味、故先其難而後其獲。所以爲仁而難莫難於克己也。學者要當立志尙友、講論問辨、於其所謂難者、勉而勿舍。及其久也、私欲浸消、天理益明、則其所造將有不可勝窮者。若不惟躬行實踐之勝、而懷蘄獲之心、起速成之意、徒欲以聰明揣度於言語求解、則失其傳爲愈甚矣。故愚願與同志者共講之、庶幾不迷其大方焉。

本集主一箴云、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嗟乎、求仁之方、孰要乎此。因爲箴書於座右、且以諭同志。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彝、

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舍。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宅及。涵泳於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答胡廣仲書云。主一箴之論甚荷。但某之意正患近來學者多只是想像。不肯著意下工。伊洛老先生所謂主一無適。真是學者指南。深切著明者也。故某欲其於操舍之間體察。而居毋越思。事靡宅及。乃是實下手處。此正爲有捉摸也。若於此用力。

自然漸覺近裏趨約、意味日別、見則爲實見、得則爲實得。不然、徒自談高拽妙、元只在膠膠擾擾域中、三二十年、恐只是空過了、至善之則、烏能實了乎。箴之作、亦以自警云爾。

按、本集答胡季隨書云、歸來所作洙泗言仁序、主一箴錄去。歸來似指乾道七年冬歸長沙也。又按、朱集答張敬夫書云、至謂類聚言仁、只恐有病卻不思。所類諸說、其中下學上達之功、蓋已無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又安有此弊。蒙來喻、始悟前說之非、不知可更作後序略采



此意以警後之學者否。似此序卽後序觀篇中
末段數語可知。

張宣公年譜卷上

校記

①湟州：當作「連州」，見年譜本條所述。

②宣撫使：當作「宣撫司」，見《誠齋集》卷一一六《張左司傳》。

③公：當作「某」，見張栻《南軒集》卷三四《題先忠獻公清音堂詩後》。

④戊：當作「戊」。



藏

張宣公年譜 卷上

張宣公年譜卷下

永康胡宗楸季樵

乾道八年壬辰四十歲。

公與呂公伯恭論存養省察之功。

本集寄呂伯恭書云、某讀書先廬、粗安晨夕。顧存養省察之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覺向來工夫不進、蓋爲存養處不深厚。方於閒暇、不敢不勉。又云、來教有云、平時徒恃資質、工夫悠悠、殊不精切。可見體察之功。又言、惟析夫義理之微、而致察於物情之細、每存正大之體、尤防己意之偏。好事上一

毫才過便是私意。如要救正此人。盡吾誠意以告之。從與不從。固不可必也。若必欲救正得便有偏。推此類可見。

答喬德瞻書云。存養體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工夫固不越於敬。敬固在主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來論謂舊雖知有主一無適之言。至臨時又難下手。夫主一無適。正爲平日涵養。遇事接物方不走作。非可臨時下手也。

又書云。所謂靜思與臨事有異。要當深於靜處下涵養之功。本立則臨事有力也。



答潘叔昌書云、所諭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亦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象、何由意味深長乎。答潘端叔云、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

答吳晦叔書云、元晦謂略於省察、向來某與渠書亦嘗論此矣。如三省四勿、皆持養省察之功兼焉。

大要持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之功者也。
答胡季隨書云、承諭夸勝之爲害、可見省察之功
正當用力自克也。克之之道、要須深思夸勝之意
何自而生、於根源上用工銷磨、乃善。若只待其發
見而後遏止、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

公與朱公元晦論在中之義。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中字之說甚密、但在中之義
作中外之中未安、詳蘇季明再問、伊川答之之語
自可見。蓋喜怒哀樂未發、此時蓋在乎中也。若只
說作在裏面的道理、然則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



裏面乎。又中庸之云中，是以中形道也。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是以中狀性之體段也。然而性之體段不偏不倚，亭亭當當者，是固道之所存也。道之流行，卽事物無不有恰好底道理，是性之體段亦無適而不具焉。如此看，尤見體用分明。

又書云在中之說，前書嘗及之，未知如何。中者性之體，和者性之用，恐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而不可便曰中者性之體。若曰性之體中，而其用則和，斯可矣。

又書云在中之意，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中。

也。蓋未發之時、此理亭亭當當渾然在中、發而中節卽其在中之理形乎事事物物之間、而無不完也。非是方其發時別爲一物、以主張之於內也。情卽性之發見也、雖有發與未發之殊、而性則無內外耳。若夫發而不中節、則是失其情之正、而淪其情之理。然能反之、則亦無不在此者、以性未嘗離得故也。不識如何。

朱集答張欽夫書云、中字之說甚善、所論狀性、形道之不同、尤爲精密、開發多矣。然愚意竊恐程子所云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此語更可玩味。夫所



謂只一箇中字者、中字之義未嘗不同、亦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已矣。然用不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義者、有所謂中之道者是也。蓋所謂在中之義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亭亭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及處。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之體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乃卽事卽物自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只此亦便可見來教所謂狀性、形道之不同者、但又見得中字只是一般道理。以此狀性之體段、則爲未發之中。以此形道、則爲無過

不及之中耳。且所謂在中之義，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爾，非以在中之中字解未發之中字也。

又書云、在中之義之說、來論說得性道未嘗相離、此意極善。但所謂此時蓋在乎中者、文意簡略、烹所未曉、更乞詳論。又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亦非文意。蓋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卽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卽事卽物、無不有箇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矣。但能反之、



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爲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夫此心廓然初豈有中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分之。則須如此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耳。

按朱集在中之義之說書原注王辰冬。故知以上諸書咸在壬辰。陸隴其曰此書注壬辰冬而

中和舊說序在壬辰八月。則此處固朱子定論也。

公與學者論居敬之旨。

本集與陳平甫書云。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居敬窮理。居敬有力。則所窮者益精。窮理寔明。則所居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務本循序而進。人自有所至。不可先起求成之心。起求成之心。則有害於天理。孔子之所謂獲孟子所謂正者。政此病也。

答潘叔昌書云。來書所謂思慮時擾之患。此最是



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中論此處甚多。須反復玩味。據目下看底意思。用工譬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尙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

答曾致虛書云。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只敬便在此。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



卒爲助長之病。如左右所言、窘於應事、無舒緩意、無怪其然也。故欲從事於敬、惟當常存主一之意。此難以言語盡、實下工夫、涵泳勿舍、久久自覺深長而無窮也。某去歲作主一箴、謾納呈。

按本集答朱元晦書云、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爲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其書開首言積寒成疾、當屬淳熙元年。但書中言一二年來、則爲乾道八年可知。又書云、某數年來務欲收斂、於本原處下工、覺得應事接

物之時差帖帖地、但氣習露見處未免有之一。一向鞭辟不敢少放過、久久庶幾得力耳。其書開首云論及大學中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處屬於淳熙二年。其書又言數年來、是亦指乾道八年。此爲公自壬辰以還德業日進之證。

是秋、定叟歸自桂林、喜而賦詩。

按、本集喜聞定叟弟歸詩云、吾弟三年別歸舟、半月程。自乾道五年夏至、是年秋爲三年別。又按、本集丁酉與朱元晦書云、此間歸長沙一水甚便、只數日陸行、到清湘登舟、春夏間不十日

可泊城南書院隄下。所謂半月程也。頸聯云秋
目聯鴻影、涼窗聽雨聲、則歸時及秋也。

乾道九年癸巳、四十一歲。

正月十日、偕許深甫登卷雲亭、望嶽麓積雪、分韻賦
詩。

按、涉齋集有登卷雲亭詩、首聯云、新元旣涉九、
臘尾春未初。

是年哀集繫辭說。

本集答陳平甫別紙云、某近哀集伊川、橫渠、楊龜
山繫辭說未畢、只欲年歲間記鄙見於下。



與朱元晦書云、讀繫辭、覺向者用意過當、失卻聖人意脈。

按、本集卷二十八答吳晦叔第十二書云、繫辭說已哀集、並有近爲曾幹作一記語。以本集卷二十答朱元晦第十三書攷之、其書有二云某近作一拙齋記、並言共甫之勢、想必此來、當屬乾道九年。此爲九年作可知。又按、四庫全書總目列此書、言託始於天一地二一章、凡三卷、非完本。

公闢嶽麓書院、教授後學、鈔有南軒書說。



朱集潭州委教授措置嶽麓書院牒云、本州州學之外復置嶽麓書院、故前帥忠肅劉公特因舊基復創新館、延請故侍講張公先生往來其間、使四方來學之士得以傳道授業解惑焉。

鶴山文集張晞顏墓誌銘云、忠獻薨、公侍宣公護輔歸長沙留九年。宣公闢嶽麓書院、教授後學。嘗讀書遇解釋、屬君筆之、題曰南軒書說。君亦記南軒語、題曰誠敬心法。

按、本集答朱元晦書云、岳麓書院邇來卻漸成次第、向來邵懷英作事不著實、大抵皆向傾壞、

幸得其甫再來。今下手葺也。此卽新聞之證。

朱公元晦作仁說。公連與書詰難釋疑。

本集與朱元晦書云。仁之說。前日之意。以爲推原其本。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其愛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尺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尺寸之膚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最爲親切。欲人體夫所以愛者。言仁中蓋言之矣。而以所言愛字只是明得其用耳。後來詳所謂愛之理之語。方見其親切。夫其所以與天地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存。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

愛之理者也。故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者也。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者也。體用一源、內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爲妙也。

又書云、仁說如天地以生物爲心之語、平看雖不舛、然恐不若只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爲人之心、似完全、如何。仁道難名、惟公近之、然不可便以公爲仁。又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此意指仁之體、極爲深切。愛終恐只是情、蓋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焉、則其愛無不溥矣。如此看乃可。由漢以來



言仁者、蓋未嘗不以愛爲言也、固與元晦推本其理者異。然元晦之言傳之、亦未免有流弊耳。

寄呂伯恭書云、元晦仁說、後來看得渠說愛之理之意卻好。繼而再得渠書、只拈此三字、卻有精神。但前來所寄言語間終多病、兼渠看得某意思亦潦草。後所答今錄呈、但渠議論商確間終是有意思過處、早晚亦欲更力言之。王辰。

朱集答呂伯恭書云、仁字之說、欽夫得書云已無疑矣。

答胡廣仲書云、仁之爲說、昨兩得欽夫書、詰難甚

密皆已報之。近得報云卻已無疑矣。

呂集與朱元晦書云、長沙近得書寄、往復論仁來。又書云、仁說、克齋記及長沙之往來論議、皆嘗詳閱。長沙之論、固疑其寬。

按仁說有二、一爲張宣公仁說、一爲朱公元晦仁說。此條所論皆朱公元晦仁說。童能靈朱子爲學、攷以仁說屬壬辰、而宣公與之詰難、則在癸巳、故列乾道九年。又按朱集卷三十二答張欽夫書有四、咸論仁說、篇長不備錄。

改定自撰仁說。



本集仁說云、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爲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能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發見於情、則爲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爲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已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爲不仁、甚至



於爲忮爲忍豈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爲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程子所謂愛是情。仁是性。謂此。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爲仁。則失其真。程子所謂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指公爲仁。謂此。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爲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恭讓而有節。

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然則學者其可不以求仁爲要，而爲仁其可不以克己爲道乎。

寄呂伯恭書云：仁說所題數段極有開警，別紙奉報，並後來改正處亦錄去。王辰。

朱集答欽夫仁說云：仁說明白簡當，非淺陋所及。但言性而不及情，又不言心貫性情之意，似只以性對心。若只以性對心，卽下文所引孟子仁，人心



也與上文許多說話似若相戾。更乞詳之。又曰、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愛之理得於內、而其用形於外、天地之間無一物之非吾仁矣。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彊爲之也。此數句蓋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皇皇四達而仁之體無所蔽矣。夫理無蔽、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仁之用無不周矣。然則所謂愛之理者、乃吾本性之所有、特以廓然大公而後在、非因廓然大公而後有也。以血脈貫通而後達、非以血脈貫通而後存也。今此數句有少差紊、更乞詳之。愛之之

理便是仁、若無天地萬物、此理亦有虧欠。於此識得仁體、然後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用無不周者、可得而言矣。蓋此理本甚約、今便將天地萬物夾雜說、卻鶻突了。夫子答子貢博施濟眾之問、正如此也。又云、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此亦可疑。蓋謂視天下無一物不在吾仁中則可、謂物皆吾仁則不可。蓋物自是物、仁自是心、如何視物爲心耶。又云、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彊爲之也。詳此、蓋欲發明仁不待公而後有之意、而語脈中失之。要之、視天下無一物非仁、與此句似皆剩語、並

乞詳之。

答呂伯恭書云、渠別寄仁說來、比亦答之。癸巳。

又書云、仁說亦用中間反覆之意、改定矣。癸巳。

按此乃宣公自撰仁說。据本集寄呂伯恭書仁說所題數段云云、其書屬於壬辰、則八年已往復論仁、至九年始用中間反復之意、改定。有朱集答呂伯恭二書可證、蓋此二書咸屬癸巳也。公撰書說、以酒誥寄示朱公元晦。

四朝聞見錄南軒書說云、南軒酒誥一段解天降命、天降威處、誠千百年儒者所不及。今備載南軒

之說。酒之爲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卽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於失德喪身。卽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降威者。乃並與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天。而天之降命者自在。爲飲食而至於暴殄天物。釋氏惡之。而必欲食蔬茹^①。吾儒則不至於暴殄而已。衣服而至於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奢侈而已。至於惡淫慝而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慝而已。釋氏本惡人欲。並與天理之公者而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

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既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沙泥而水之澄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

按酒誥說不載本集。又按本集答范主簿書云、書說比寄酒誥到元晦處、曾見否。某近讀諸誥、反復其溫厚和平之氣、深足以感發人。此書並論仁之說、疑屬乾道九年、姑綴於此。

改易言仁諸說。

本集寄呂伯恭書云、巧言令色章前已曾改、今送言仁一册去。



答朱元晦書云、洙泗言仁中當仁不讓於師之義
舊已改。孝悌爲仁之本、巧言令色鮮仁之義、今已
改正。並序中後來亦多換卻、納一冊去上呈。

朱集答呂伯恭書云、若洙泗言仁固多未合、當時
不當便令盡版行也。

又書云、言仁諸說、欽夫近亦答來、於舊文頗有改
易、然於鄙意亦尙有未安處。

又書云、欽夫近得書、別寄言仁錄來、修改得稍勝
前本。

按、本集答朱元晦書有共甫想必此來語、當爲

乾道九年。

公撰詩說。

本集與吳晦叔書云、日與諸人理會詩、方到唐風、向來元晦所編多去諸先生之說、某意以爲諸先生之說雖有不同、然自各有意思、在學者玩味、如何。故盡載程子、張子、呂氏、楊氏之說、其他諸家、有可取則存之、如元晦之說多在所取也。此外尙或有鄙意、卽亦埒之於末。

與朱元晦書云、詩解諸先生之說盡編入、雖覺泛、學者須是先教如此考究。



按本集與吳晦叔書有近爲曾幹作一記語、卽指拙齋記、知爲乾道九年。又按神道碑云、它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定焉、而未及也。又朱集張南軒文集序云、敬夫所爲諸經訓義、唯論語晚嘗更定、其它往往未脫藁。今詩說祇載入呂氏讀詩記、凡十二條、至鴈鳩止、蓋卽未脫藁之書也。

八月重訂希顏錄。

本集跋希顏錄云、蓋顏子之事、獨載於論語、易、中庸、孟子之書、其間顏子之所自言、與夫見於問答



者、抑鮮矣、特聖人之所稱及曾子、孟子之所推述者、其詳蓋可以究知也。自孟子之後、儒者亦知所尊仰矣、而識其然者、則或寡焉。逮夫本朝、濂溪周先生、橫渠張先生出、始能明其心、而二程先生則又盡發其大全、於是孔子之所以授於顏子、顏子之所學乎孔子、與學者之所當從事乎顏子者、深切著明、而無隱於來世者矣。故今所錄、本諸論語、易、中庸、孟子所載、而參之以二程先生之論、以及於濂溪、橫渠與夫二先生門人高弟之說、列爲一卷。又采家語所載顏子之言、有近是者、與夫楊子

雲法言之可取者、並史之所記者、存之於後、蓋亦
曰學者之所當知而已。既已繕寫、則撫而歎曰、嗟
乎。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
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
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
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
學、其大略亦可見矣。必實用其力而後知其難、知
其難而後有可進之地也。然則後之學者、貪高慕
遠、不循其本者、終何所得乎。故予願與同志之士

以顏子爲準的、致知力行、趨實務本、不忽於卑近、不遺於細微、持以縝密、而養以悠久、庶乎有以自進於聖人之門牆、是錄之所爲作也。

論語說、孟子說稟成。

本集論語說序云、學者學乎孔子者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莫詳焉、所當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略則亦可睹焉。蓋自始學則教之以爲弟、爲子之職、其品章條貫、不過於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此雖爲人事之始、然所謂天道之至、墮者、初不



外乎是。聖人無隱乎爾也。故自始學則有致知力
行之地。而極其終則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貴
於行著習察。盡其道而已矣。孔子曰。道之不行也。
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
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秦漢以來。學者
失其傳。其間雖或有志於力行。而其知不明。擿埴
索塗。莫適所依。以卒背於中庸。本朝河南君子始
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有所循求。以入
堯舜之道。於是道學之傳。復明於千載之下。然近
歲以來。學者又失其旨。曰。吾惟求所謂知而已。而



於躬行則忽焉。故其所知特出於臆度之見、而無以有諸其躬、識者蓋憂之。此特未知致知力行互相發之故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厯考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於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及精。行有始終、必由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然則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他求乎。顧其何足以與

明斯道、輒因河南餘論、推以己見、輯論語說、爲同志者切磋之資、而又以此序冠於篇首焉。

孟子講義序云、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自非卓然先審夫義利霄壤之判、審思力行、不舍晝夜、其能真有得乎。蓋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之慕而後爲利也。此其流之甚著者也。凡處君臣父子、夫婦以至朋友鄉黨之間、起居話言之際、意



之所向、一涉於徇己自私、是皆利也。其事雖善、而內交要譽、惡其聲之念、或萌于中、是亦利而已矣。方胸次營營膠擾不暇、善端遏塞、人僞日滋、而欲邇聖賢之門牆、以求自得、豈非却行以望及前人乎。縱使談高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諸君果有意乎、則請朝夕起居、事事而察之。覺吾有利之之意、則願深思所以消弭之方。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慨然有志於義利之辨、將自求過不暇矣。由是而體認、則良心發見、豈不可識乎。涵濡之久、其趣

將益深、而所進不可量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亦爲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皆爲己也。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嗟乎。義利之說大矣、豈特學者之所當務、爲國家者而不明乎是、則足以召亂釁而啟禍源。王者之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流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生於變亂之世、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其微辭奧義、備載七篇之書。如某者雖曰服膺而學

力未充、何足以窺究萬一。試以所見與諸君共講之、願深思焉。

按、論語說成於乾道九年。是年歲在癸巳、故名癸巳論語解。朱公元晦撰公文集序、稱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又以朱公元晦辛丑答呂公伯恭書攷之、稱詹體仁寄得新刻欽夫論語來、比舊本甚不干事。呂公伯恭辛丑與朱公元晦書云、詹體仁近亦送葵軒論語來、比癸巳本益復穩密、以此尤欲見晚年論述、刊定畢並與原稿送示爲幸、蓋卽別行之本也。孟子說亦寫



於乾道癸巳。公自序稱歲在戊子。綴所見爲孟子說。明年冬有嚴陵之命。未及終篇。辛卯歲從而刪正之。還抵故廬。又二載始克繕寫。神道碑稱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蓋孟子說乃公未成之書。又按宋本南軒集序文與今刻本異。此序卽据宋本迻錄。又卷三十有葵軒語解。葵軒孟子解二條。今刻本所無。孟解有此等文字。豈敢云成書云。十二月。定叟之官嚴陵。詩以贈之。

嚴州圖經正倅題名張杓下云。乾道九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以宣教郎到。

按、本集有送定叟弟之官嚴陵詩。

淳熙元年甲午、四十二歲。

春、公疾病。病後往城南、結茆讀書。

本集寄呂伯恭書云、某前月半間積寒成疾、勢極危、一夕氣復、蓋服熱劑灼艾之力、今幸已復常。病中念平日頗恃差壯、嗜欲少、故飲食起居多不戒。生冷不避風寒、此亦是自輕。視鄉黨中聖人衛生之嚴、豈是自私。蓋理合如是耳。尋常忽略、亦是豪氣中病痛也。



與朱元晦書云、某食飲起居復舊。城南亦五十餘日不到、昨一往焉、綠陰已滿、湖水平漫。方於竹間結小茆齋、爲夏日計、雨潦稍定、卽挾策其間。

夏、改正論語說。

本集與吳晦叔書云、今夏以來時時再看語孟說、又多欲改處。緣醫者見戒、未欲多作文字、近日方下筆改正語說、次當及孟子。

建風雩亭於岳麓書院對山。

本集與朱元晦書云、岳麓書院幸得共甫再來、今下手葺。以書院相對案山頗有形勢、屢爲有力者



睥睨作陰宅、披棘往看、四山環繞、大江橫前、景趣在道鄉、碧虛之間。建亭其上、以風雩名之。

九月、書樓成。朱公元晦書額。寄城南圖、賸以小詩。本集答朱元晦書云、九月間曾拜書送城南圖、並錄小詩去、且求書樓大字。書樓已成、只是三間。

又書云、書樓欲藏書數百卷、及列諸先生像。

是年、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

神道碑云、淳熙改元、公家居累年矣。上復念公、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

邵州復舊學、公爲之記。

本集邵州復舊學記云、嘗攷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而躬乎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爲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爲是哉。今邵幸蒙詔旨得立學宮而周先生實經理其始又幸而得復其舊於已廢之後士者游於其間蓋試思夫當時先生所以望於後人者其亦如後之學校之所爲乎。抑將以古之道而望之也。往取其遺書而讀之則亦可以見矣。於是而相與

講明、以析夫義利之分、循古人小學、大學之序、如前所云者、勉之而勿舍、則庶幾爲不負先生經始期望之意、而有以仰稱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澤。今日之復是學、斯爲不虛設矣。

淳熙二年乙未、四十三歲。

二月二十四日、公蒞桂林、改齋名曰無倦、作記書之座右。

本集與曾節夫書云、某二十四日到郡、自昧爽到日夕、未嘗少暇。有齋名緩帶、惡其名弛惰、易曰無倦。

無倦齋記云、予於此思、書於座右以自警。

是月、祭舜廟、舉庠亭神及唐武曌像投之江。

本集與曾節夫書云、春祭、親往舜廟、廟負奇峯、唐人庠厓在石壁。環視堂廡有庠之神在焉、唐武后亦勦入廡下、卽日盡投畀廟前江中。

按、朱元晦虞帝廟碑有、淳熙二年春二月、張侯栻始行府事、奉奠進謁云云。祭廟固在二月也。三月、作諭俗文。

本集諭俗文云、到任、訪聞管下舊來風俗不美、事件、先行告諭。



按宋本此文末行有淳熙二年三月日榜八字。六月靜江府學三先生祠成。

本集三先生祠記云、淳熙三年、卽學宮明倫堂之旁立三先生祠。六月壬子、率學之士俯伏而告成。七月、不雨、公齋戒望奠。

本集堯山離江二壇記云、七月彌旬不雨、先一日齋戒、夜漏未盡、望奠於城觀之上。會未旋踵、雷電交集、一雨三日、浹洽四境。

是月、奏請與憲漕共究一路財賦、通融均濟、爲久遠計。從之。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某守藩倏八閱朔矣。比有請願與憲漕共攷究一路財賦底裏通融均濟之計。幸蒙賜可。

奏改諸州息錢、並減陽朔、荔浦、修仁三縣稅米。

王象之輿地紀勝靜江府官吏張栻注云、奏舊官般賣鹽、從來漕司例收息六分、將四分息錢與諸州充歲計。自乾道四年再行官般之時、鹽息以十分爲率、以八分充漕計、諸郡止得息二分。乞更與諸州增息一分、漕司只收七分、以寬諸郡之力。

王象之輿地紀勝靜江府官吏張栻注云、奏靜江



所管十縣、內陽朔、荔浦、修仁三縣減稅米四分以寬民力、計錢一千七百貫、米三千五百石。

按、此奏不載本集。

是月、虞帝廟成、奏聞、並率僚屬祭之。

朱集虞帝廟碑云、淳熙二年二月、張侯拭始行府事、奉奠進謁已事、命撤而新之、逾時訖事。七月癸未、率其僚吏奉承牢醴、俯伏灌薦。

按、輿地紀勝靜江府古迹虞帝祠注云、南軒奏狀云、去城五里而近、山有大厯磨崖刻、載刺史李昌夔修祠事。今此奏不載本集。

秋奉命作書諭占城國王。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廣馬云淳熙二年秋占城國王遺瓊州守臣書遣六百人海舟三十至海南買馬上命帥臣張敬夫作書諭以中國馬未嘗出外夷乃去。

八月曾節夫罷官歸盱江公貽之詩以勸學。

本集與曾節夫書某方奉書遞中辱示忽聞有罷命深所歎息詳其當時差出便非好意正欲尋事相中耳它日必有能與君辯之者但辯與不辯亦不足問歸家閉戶勉學此有餘地也。



四朝聞見錄述樂曷記事云、節夫亦嘗登葵軒之門、既而與王宣子辯其事。連上三書、言頗峻急、王帥以爲悖而按去之。其去也、先生遺之詩有曰、如何幕中辯、翻作暗投疑。又曰、反躬端得味、當復有餘師。

按、本集曾節夫罷官寄別詩有行李秋將半之句、故列之八月。又按、公與曾節夫書中所云尋事相中固別有所指、樂曷所記似難盡信。

奏請推辦本路保伍、飭下有司攷定酌行。並奏邕州提舉盜賊都巡檢使許由本司奏辟、從之。

本集與曾節夫書云、保伍法先行於靜江境內、極得其效、繼復推之一路。今又得朝廷斟酌降下、尤幸事也。

神道碑云、又奏乞選辟邕州提舉巡檢官以撫洞丁。

公奏改革馬政。

本集與劉共甫書云、某效職於此亦已十閱弦晦、如買馬一事、舊弊革凡數十事。今先罷出剩銀、正名以率之、嚴法以核之、必使輕重悉以實。以招馬官先以此意出塞喻蠻落。舊時馬至二月末方來、



而羅殿又四年不來市以吏侵牟之故。今方仲冬數日前邕州已申羅殿將馬千七百正近塞。

十二月堯山灘江二壇成率僚友祭之。

按本集有堯山灘江二壇記。

刻石塾中庸集解於桂林郡學宮並刻范文正公帖於桂林郡齋。

按本集有跋中庸集解及跋范文正公帖咸未著年月祇稱刻於桂林姑綴於此。

淳熙三年丙申四十四歲。

公定鹽法並官賣鹽價上之皆蒙准行。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比復有請、漕司輒增撥鹽數、諸州輒增鹽價、並以違制論。諸州將鹽息撥入公庫充燕飲饋送等費、並坐贓論。已蒙如請行下、又請以見在二十萬緡專樁充漕司買幹鹽本、二十萬緡專備借諸州搬鹽本。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廣鹽云、乾道四年罷鹽鈔、令漕司自認鈔錢、嶺南極以爲患。淳熙初、張欽夫爲帥、始與漕臣詹體仁協議、立爲定額定直、且條土之邕州官賣鹽每斤百錢^②。

六月、刊司馬張程三家昏喪祭禮於桂林郡學宮。



按、本集跋三家昏喪祭禮、稱刊於桂林郡學宮、
末署淳熙三年六月。

虞帝廟磨厓成。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虞帝廟磨厓已刻得有次第、
近因取石鑿開一巖、後臨皇澤灣、當戶爲亭以瞰
之。巖曰韶音、亭曰南風。

攝憲漕兩臺。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近緣憲漕兩臺俱闕官、不免
時暫兼攝。雖事緒頗多、然一路滯獄、苟征得以決
遣、獨放。

刪改孟子說。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所寄孟子數義無不精當、某近頗得暇、再刪改舊說、方得十數段、候旋寫去求教。

又書云、孟子欲再改過。

是年擒劇盜、奏請申嚴保伍之令、信其賞罰、上許之。本集與曾節夫書云、某承乏亦且一載、積年狡盜悉就擒勦。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廣右土丁云、淳熙三年冬、張欽夫復申嚴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上皆許焉。



淳熙四年丁酉、四十五歲。

二月、新修陶唐帝廟成、奏聞、並率僚屬祭之。

本集謁陶唐帝廟詞序云、淳熙四年、靜江守臣張某既新陶唐帝祠、以二月甲子率官屬祇謁祠下。輿地紀勝靜江府古迹唐帝祠注云、南軒奏狀云、去城二十里、有李唐衡岳道士李彌明詩刻。

按、此奏不載本集。

是月既望、奉詔勸農於郊。

按、本集有淳熙四年二月既望奉詔勸農於郊

詩。

詔特轉承事郎、直寶文閣、再任。

神道碑云、上聞公治行、且未嘗敘年勞、乃詔特轉承事郎、進直寶文閣、再任。

按、本集進職因任謝表有云、忽坐閱於兩秋。蓋自淳熙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到郡、至淳熙四年二月任滿、是爲兩秋、逾月卽爲再任。

六月、刻了翁責沈於桂林學宮。

本集跋了翁責沈云、劉共甫得了翁責沈眞蹟而刻之、以墨本來寄、乃復刻於桂林學宮。末署四年六月。



八月、宇文安人卒、子焯護喪歸葬長沙。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兒子素來氣弱、哀苦之後得肺疾。

又書云、兒子護亡室之喪已抵長沙、以此月葬事、卜地得之湘西山間。

按、神道碑稱其配曰宇文氏、封安人、前卒。未載卒期。以本集公書示吳益恭篇攷之、有二云、於其行、會予有期服、不得爲之賦詩。末署淳熙四年八月、所稱期服、自指喪耦言之、則宇文安人在八月卒可知。

十二月、新修靜江府學成。

朱集靜江府學記云、靜江守臣張侯栻以斯時新其府之學、畢事、命其屬具圖與書、使人於武夷山間謁熹文以記之。未署淳熙四年十有一月。是年、丐祠、不獲命、再辭。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某丐祠乃不獲命、已再具請、度必蒙矜允。黽勉於此且三年矣。

改正論語說。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論語日夕玩味、覺得消磨病痛、變移氣質、須是潛心此書、久久愈見其味。舊說



多所改正。他日首以求教。向來下十章癸巳解望
便中疏其繆見示。兄閑中想得專精於文字間。殆
亦天意也。

又書云、某比改定得語解數篇、未及寫去、先進以
後、後來過日有可示教一一條示、至幸至望。

公論原說之弊。

本集與呂季克書云、原說中弊病似不難見。如克
已復禮之說、所謂禮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
可過、故謂之禮。凡非天理、皆已私也。已私克則天
理存、仁其在是矣。然克已有道、要當深察其私、事

事克之。今但指吾心所愧者必其私其所無負者必夫禮。苟工夫未到但認己意爲則將以私爲非私非禮爲禮不亦誤乎。又如格物之說格之爲言至也禮不遁乎物至極其理所以致其知也。今乃云物格則純乎我是欲格去夫物而已獨立非異端之見而何。

答王居之書云原說前日呂季克寄來言無統紀淺陋不足惑人。李君乃類告子不動心者不知既不窮理如何去得物蔽。其所謂非蔽者未必非蔽而不自知也。釋氏之學正緣不窮理之故耳。又將



盡性至命做一件高妙恍惚事、不知若格物^③知至、意誠心正、則盡性至命亦在是耳。

淳熙五年戊戌、四十六歲。

三月、史直翁再相、以公薦、不赴。

四朝聞見錄、史文惠薦士云、淳熙五年三月、史浩再相、急於進賢如初。朱文公熹、呂公祖謙、張公栻、曾氏逢輩皆薦召之、惟張公栻不至。

按、四朝聞見錄又云、史浩與公父淳熙議不合、故不應召。蓋泥於本朝避嫌之制云、不知公固難進易退者、葉紹翁之語未免臆測。

是年、學舍成、訪士子居之。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學舍已成、方敢請諸邑有行義士人入其中爲表率。

改革嶺外風俗。刑獄使者陸濟之子不奔喪、執拘以付其家。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嶺外風俗尤弊、開端示漸、喪祭婚姻頗有肯革者。

按、神道碑云、刑獄使者陸濟之子棄家爲浮屠、聞父死不奔喪、爲移諸路、執拘以付其家。未署何年、但稱在廣西、姑綴於此。



五月朔除祕閣修撰。

神道碑云、五年、除祕閣修撰。

按、本集謝除祕閣修撰表稱、在廣西任日、伏蒙聖恩、除臣祕閣修撰、尋具辭免、奉聖旨不允。又有進律之褒、乃蒙再命語。蓋除祕撰係再命、與除轉運副使同時。又按、續資治通鑑稱、淳熙五年五月甲午朔、除祕閣修撰、令再任云云。再任乃四年事、續資治通鑑入五年、似誤。

子焯病卒。

呂外集與陳同甫書云、張欽夫近喪子、力請出廣、

遂有鄂漕之命。

除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

誠齋集張左司傳云、五年、除祕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

七月、劉共甫卒、遺奏請召用公。

朱集劉公行狀云、五年閏月、屬疾、草遺奏千餘言、有云、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陛下亟召用之。七月、疾革、命取前所草奏封上之。

是月、劉文潛代爲帥、公以吳獵薦、遂去郡歸。所至游歷山川、在舟讀書、修改孟子說。



鶴山文集吳獵行狀云、宣公移使湖北、司業劉公焯代爲帥、問士於宣公、以公對。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秋涼、行大江、所至游歷山川、復多濡滯、舟中無事、得讀論語、易傳、遺書、極覺向來偏處。取所解孟子觀之、段段不可、修改得養氣數段。

按、本集歸舟中讀書詩有句云、吾歸及新秋、故知在七月。

八月、至宜春、記袁州學。劉子澄以李季章、季允屬公成就之。



本集袁州學記云、淳熙五年秋八月、某來宜春。至之明日、州學教授李中與州之士合辭來言、宜春之學、自皇祐中太守祖無擇實始爲之、今百有二十五年矣。中更兵革、廢而復興、惟是庫陋弗克稱。至於今守、乃慨然按尋舊規、首闢講肄之堂、立稽古閣於堂上、生師之舍皆撤而一新之。將告成、而君侯適來、敢請記以詔多士。某謝不敏、則請益堅。乃進而告之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意、亦嘗攷之乎。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

之所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於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蒞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爲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皇朝列聖相承、留意教養、所以望於多士甚厚。三代而下、言學校之盛、未有若此時也。然則教於斯、學於斯者、其可不深攷先王建學造士之本意而勉之乎。惟四



德之在人各具於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之方、載於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孝弟之行、始乎閨門、而行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是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嗟乎、可不勉哉。於是書以爲記。今守名杓、實某之弟也。是月庚戌記。

真西山文集跋劉靜春與南軒帖云、是歲淳熙戊戌、眉山參政李公甫冠、其季今制閫侍郎十有八耳。靜春皆以蜀中師表許之、又屬宣公成就之。

公之官過澧、士子郊迎、舉郡守政績、還其文書、躍馬去。

鶴林玉露舉劉郡守云、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澧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舉劉郡守政績。公擲其文於地、日、諸公之來、某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啟告閭閻之利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是特被十隻冷饅頭使耳。躍馬徑去。澧守上謁、亦不容見。

到任、首嚴緝捕之令。

神道碑云、湖北尤多盜、公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

者罷之、姦民之舍賊者斬之、羣盜破膽、相率遁去。
公又益爲條教、喻以利害、俾知革心。開其黨與、得
相捕告以除罪。

整頓軍政。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某受任上流、到郡恰一月、軍
政極壞。義勇民兵實多強壯、但久不核其籍、且數
年不教、其勢因循、見行整頓此事。帥司兵但有神
勁馬步合千人、荆鄂大軍屯營在此者亦萬五千
餘人、非復岳侯向日規摹。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荆鄂義勇民兵云、淳熙初、張



欽夫爲帥、義勇增多、至萬五百人^④、分爲五軍、軍分五部。

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成、公爲之記。

本集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記云、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胥會、至昭陵之世盛矣。宗工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時、濂溪先生實出於舂陵焉。先生姓周、字茂叔、晚築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世稱爲濂溪先生。舂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里名也。先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之知耳。惟先生仕



不大顯於時、其澤不得究施。然世之學者、攷論師友淵源、以孔孟之遺意復明於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王之澤、其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爲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木^⑤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又有顛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歧爲二塗。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爲、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書者。於是有異端者乘間而入、橫流於中國。

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於老則入於釋。間有希世傑出之賢、攘臂排之、而其爲說復未足以盡古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其瀾、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



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其於致知力行、具有條理、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按記末稱、淳熙五年、趙侯汝誼以其地之狹也、下車之始、卽議更度之。旣成、使來請記云云。

淳熙六年己亥、四十七歲。

正月、楚望二壇成。

本集楚望記云、扁曰楚望、取傳所謂江漢沮漳楚

之望也。於其成，率僚屬以告。未署淳熙六年正月。二月，經行郡圃，作後杞菊賦。

本集後杞菊賦云：張子爲江陵之數月，時方中春，草木敷榮，經行郡圃，意有所欣。

詔與諸司議募弓弩手事，公奏上之。

神道碑云：辰沅諸州自政和間奪民田募游惰，號弓弩手，蓋欲以控制諸蠻，而實不可用。詔與諸司平處列上。公爲去其病民罔上者數條，詔皆施行。答陸子壽書論學。

本集答陸子壽書云：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

患。驚於高遠，則有躓等憑虛之憂。聖人教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又言箋注詁訓，學者雖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當昭示以用工之實，而無忽乎細微之間，使之免溺心之病而無躓等之失。

按呂集陸先生墓誌銘云：荊州牧張公栻晚歲還書，相與講學問大端，無幾何而張公歿。所云還書，似卽指此書。

朱公元晦築卧龍庵於廬山勝處，公賦詩寄之。

按朱集答呂伯恭書有云：卧龍庵記聞已蒙落



筆、欽夫寄一詩來、當並刻之。其書爲淳熙七年正月四日、此詩當在六年作。

九月九日、與賓佐登龍山。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重九日出郊登龍山、四顧雲水渺然、甚壯觀。

朱別集答皇甫文仲書云、龍山佳句、可見一時賓主之勝、恨不得爲坐上客也。

按本集有與賓佐登龍山詩。

李仁甫守武陵、奏乞度田立額、事下諸司、公韙其議、連名具奏、上從之。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湖北土丁刀弩手云李仁甫
出守武陵力言括田招募不便乞度田立額事下
諸司張欽夫爲安撫使頗以仁父爲是尋連名具
奏上從之。

公斬姦民出塞爲盜者數人縛亡奴送之北。

神道碑云姦民出塞爲盜法皆處死官吏多蔽匿
弗治至是捕得數人命斬之以徇於境縛其亡奴
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

建曲江樓。

朱集曲江樓記云張侯敬夫守荊州之明年病其

學門之外卽阻高墉乃直其南鑿門通道以臨白河。

奏劾信陽守劉大辨不報。

宋史張栻傳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栻劾大辨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栻自以不得其職求去。

十一月公疾。

鶴山文集跋張宣公帖云公以淳熙五年守荆七年二月七日易簀。今其十四日書云詰朝陽至蓋

六年長至、正在月半、則此帖距公之亡才八十四日耳。其二十日帖云、氣體未復、不免灼艾。想公之疾自此日侵。

按、鶴山文集作二月七日、易簣似誤。

十二月、朱公元晦遣人候公。

朱集祭張欽夫文云、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

朱續集答黃直卿書云、南軒去冬得疾、亟遣人候之。

淳熙七年庚子、四十八歲。



正月疾甚，丐免職，不許，乃以病請。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張敬夫遺表云：張敬夫帥荊州，庚子春疾甚，數丐免，不許。

神道碑云：公自以不得其職數求去，不得，尋以病請，乃得之。

朱續集答黃直卿書云：春中人回，得正月半後書，猶未有他。不數日，聞訃，則以二月二日逝去矣。

洪本朱譜云：南軒卒於江陵府治。疾革時，弟定叟求教，南軒曰：「朝廷官職，莫愛他底。」一友在左右，扶掖求教，南軒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

按一友在左右、据宋元學案卽吳倫。

二月二日、公卒於江陵府舍。六日、詔爲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祐觀。訃至、帝嗟悼之。弟定叟護送其喪以歸。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張敬夫遺表云、敬夫卒之四日、上聞知其疾病、乃詔以右文殿修撰奉祠。將死、自作遺表。邸吏以庶僚不得上遺表、却之。上迄不見也。

神道碑云、淳熙七年二月甲申、卒於江陵之府舍。比詔下、以公爲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祐觀。



則已不及拜矣。訃聞上亦深爲嗟悼。四方賢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弔而靜江之人哭之尤哀。柩出江陵老稚挽車號慟數十里不絕。其弟衡州使君杓護其柩以歸葬於潭州衡陽縣楓林鄉龍塘之原。答呂伯恭書云。欽夫竟不起疾。極可痛傷。蓋緣初得疾時。誤服轉下之藥。遂致虛損。一向不可扶持。從初得疾。又緣奏請數事例遭譴却。而同寮無助之者。種種不快而然。雖曰天數。亦人事有以致之。此尤可痛耳。

又書云。兩月來。每一念及。輒爲之泫然。朋舊書來。



無不相弔。吾道之衰，乃至於此。江州皇甫帥之子，歲前至彼，見其未病時奏請多不遂，且多爲人所賣。中語亦不與之。團教義勇，亦不與支例物錢。放散之日，人得五百金而去。馴致疾病，端亦由此。但其身後遺奏爲人摹刻，石本流傳四出，極爲非便。又書云：「欽夫之逝，忽忽半載，每一念之，未嘗不酸噎。」今日方再遣人往致奠，臨風哽噎，殆不自勝。計海內獨尊兄爲同此懷也。祭文一篇，謹錄呈。蓋欽夫向嘗有書來，云見熹諸經說，乃知閒中得就此業，殆天意也。因此略述向來講學與所以相期之

意而歎吾道之孤且窮於欽夫則不能有所發明也。

又書云、欽夫遺文見令鈔寫。其間極有卓絕不可及處、然亦有舊說不必傳者、今便不令鈔矣。每一開卷、令人慘然、只俟解印徑往哭之、小洩此哀也。答傅子淵書云、所示江陵問答、讀之、敬夫之聲容恍若相接、悲愴之餘、警策多矣。但其間有鄙意所未安者、容熟復、續奉報歸納也。

祭張敬夫殿撰文云、嗚呼敬夫、遽棄予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開、吝莫予剖。蓋自從



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丙戌之冬。風雪南山。解袂楸州。今十五年。公試畿輔。公翔禁省。公牧於南。我遯巖嶺。顯晦殊迹。心莫與同。書疏懇惻。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嶽。驛騎相望。音問逾數。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攜。我觀於時。神理或僭。是疾雖微。已足深念。亟遣問訊。閱月而歸。叩函發書。歎叱歔歔。時友曾子。實同我憂。揮涕請行。誼不忍留。曾行未幾。公訃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

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內爲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膂。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爲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並矢詞以爲報。尙精爽其鑒茲。嗚呼哀哉。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云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未朔六日丁亥具位朱熹竊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於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脗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



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祕、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縻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間以就其書、是亦在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

何心於此世也。惟脩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而鑒之、尙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

神道碑云、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蓋其嘗言有曰、學莫先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



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呂集與朱元晦書云、張五十丈遂至於此、痛哉。聞時方餒、驚愕氣通、手足厥冷、幾至委頓。平生師友間可信口而發、不須揀擇、只此一處耳。祭文錄呈。又書云、荊州病中請祠、亦有苦勸、當途令從其請者、亦以向來之嫌、畏人議論、不能容之、遂堅不肯從。但作帥與小軍壘不同、但須內外至誠相與、首尾相應、乃不誤事。既非心相與、則有首尾銜決處、如來教數條皆是也。符節在身、不得擅去、此所以憂而至於病、病至於死。每誦量而後入、不入而後

量之語爲之泣然。

又書云、荊州之赴、深思渠學識分曉、周正如此、而從游之士、往往不得力。記得往年相聚時、雖未能盡領解渠說話、然覺大段有益、不知其他從游者何故迺如此。蓋五十丈不能察人情虛實、必如某之專愚毋它、其教誨迺有所施耳。若胸中多端者、雖朝夕相處、未必能有益也。

又書云、張五十丈遺文、告趁郡中有筆力、早寫一本見示、極所渴見、不必待編定、亦不以示人。方其無恙時、謂相見日長、不曾鈔錄、今乃知其可貴重。



也。

與陳同甫書云、張荊州不起、此自有所關繫、豈獨游從之痛哉。使其不死、合點檢整頓處甚多。至於不自是、不尙同、則相識中未見兩人也。

祭張荊州文云、昔者某以郡文學事公於嚴陵、聲同氣合、莫逆無閒。自是以來、一紀之間、面講書請、區區一得之慮、有時自以爲過公矣。及聞公之論、網舉領挈、明白嚴正、無繳繞回互、激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悅、爽然自失、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某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者也。某天資澁訥、交



際酬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明、獨與公合堂同席之際、傾倒肺肝、無所留藏、意所未安、辭氣勁切、反類世之強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士爲知己盡、自應爾歟。我行天下、愛而忘其愚、亦有不減公者矣。內反諸心、豈敢負之。乃獨勇於此而怯於彼、抑有由也。蓋公孳孳求益、敦篤懇惻、有以發其冥頑、勇於改過、奮勵明決、有以起其緩縱、而不立己、不黨同、胸懷坦然、無復隔閼、雖平生退縮固滯之態、亦不掃而自除也。使我常得從公、豈無分寸之進。使公以愛我之心、充而擴之、馴致於以虛

受人之地、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善、則爲社稷生
民之福、孰可限量耶。嗚呼。公今其死矣。我無所復
望矣。雖然。有一於此。公在三之義。上通於天。養其
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沒爲二者。
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咎誠意之未孚。雖身
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唯力是視。不以遠
近爲間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
靡它。至於參觀徧考。公而且博。未嘗如世俗學一
先生之言。暖暖姝姝。不復廣求。其進學之力。不以
在睽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心。蓋未嘗死。

我雖病廢猶有尊足者存亦安知不能追申徒而
謝子產乎。不敏豈復能文直寫胸中之誠以告公
而已。

張宣公年譜卷下



藏

張宣公年譜 卷下

校記

①「茹」下當脫「果」字，見《經義考》卷八一引張栻《書說》。

②土之：當作「上之」。

③格物：當作「物格」，見張栻《南軒集》卷二六《答王居之書》。

④萬五百人：右引書卷二四《答朱元晦書》及本譜前條引作「萬五千餘人」，當有一誤。

⑤大木：當作「大本」，見右引書卷一〇《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記》。

張宣公年譜附錄卷上

永康胡宗楨季樵

誠齋集順寧文集序云、余紹興己卯之冬、負丞丞之零陵、偶過張敬夫。敬夫曰、有帥桂林者、秦太師之客也。一日集府庭、曰秦成驛有光屬天、某願與諸君賦之。不賦者二人、其一則子駒也。己卯。

朱集跋胡五峯詩云、紹興庚辰、熹卧病山間、親友仕於朝者以書見招。熹戲以兩詩代書招之、或傳以語胡子。胡子謂其學者張欽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爲



儒藏

張宣公年譜 附錄 卷上

詩以箴警庶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見欽夫而後獲聞之。庚辰。

誠齋集和張欽夫望月詞序云、欽夫示往歲五月詠歸亭侍坐大丞相望月詞。予於辛巳二月既望夜歸、讀書於誠齋、甲夜漏未盡二刻、月出於東山、清光入窗、欣然感而和焉。辛巳。

跋張欽夫介軒銘云、欽夫之文清於氣而味永、吾見之多矣、而猶恨其少。讀此銘詩欣然、殊慰人也。君子之於水木竹石愛之、與眾人豈異也。眾人之愛水木竹石也、愛水木竹石而已矣。欽夫愛唐氏之石而得



乎介、又以其得而施及於唐氏、則其愛也、水木竹石而已乎。有來觀者、其愛與欽夫同不同、未可知也。一笑而書其後。所以一笑者、予欲書而忘其書也。壬午。朱集答何叔京書云、欽夫亦時時得書、多所警發、所論日精詣。向以所示遺說數段寄之、得報如此、始亦疑其太過、及細思之、一一皆然。有智無智、豈止校三十里也。

朱續集答羅參議書云、時得欽夫書、聞其進德之勇、益使人歎息。

又書云、時得欽夫書問、往來講究此道、近方覺有脫

然處。潛味之久，益覺日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

又書云：欽夫嘗收安問，警益甚多。大抵衡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見功。某近乃覺知如此，非面未易究也。以上丙戌。

朱集與曹晉叔書云：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外。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歎服。

與劉共甫書云：今日氣象大根本，被羣小壞八九分。在長沙與欽夫語此，幾至隕涕。以上丁亥。

答石子重書云：去秋走長沙，欽夫見處卓然，但天姿

明敏初從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學子一例學爲虛談。又言欽夫見得表裏通徹。舊來習見微有所偏。今此相見。盡覺釋去。儘好商量也。

答何叔京書云。欽夫之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足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與曾裘父書云。敬夫得書否。比來講論尤精密。亦嘗相與講所疑否。以上戊子。



答林擇之書云、近得南軒書、諸說皆相然諾、但先察識、後涵養之論、執之尙堅、未發已發條理亦未甚明。蓋乍易舊說、猶待就所安耳。

答何叔京書云、欽夫臨川之除、薦者意不止此、亦係時之消長、非人力能爲也。近寄得一二篇文字來、前日伯崇方借去、已寄語令轉錄呈、其間更有合商量處也。

嚴州圖經學校下云、紹興七年、知州胡寅盡徹舊屋、自嚴堂、廊廡、齋舍煥然一新、但門徑屈折而東出。乾道五年、知州張栻悒然不滿。屬學之南有志負廢尼

寺故址悉舉以廣學宮。於是學門南開。以上己丑。
朱集與林擇之書云。得欽夫書。論太極之說。竟主前
論。殊不可曉。

又書云。欽夫日前議論傷快。無涵養本原工夫。終覺
應事恩恩。熹亦近方覺此病。不是小事也。

又書云。元履適過此。云得其子九月末書。南軒求去
不獲。數日甚撓。此極知其必然。不知渠又何以處之。
呂集與學者及諸弟書云。張守議論平正。舉措詳審。
且又虛心從善。在今士大夫中極難得也。如財賦寬
其苛細者。其餘則拘收甚謹。簡省宴會。裁節用度。元



罷出游、止州治中。皆遵柳守之舊。凡政事皆詳究本
量點燈數百而已。末、反復熟議而後行。繩治胥吏之欺罔者、首決三都吏人甚快
之。而恕其不及。大抵不墮一偏。蓋皆爲學之力也。已
入奏、爲嚴州百姓減免丁錢。果若得請、則一方民力
甚寬、亦非細事。

又書云、張守引進士子、孳孳不倦。又、此間諸公問學
者、亦多張守館客。

答潘叔度書云、張守議論甚平正、且虛心從善、在今
士大夫中、殊不易也。如極稱重劉賓之、而以王龜齡
爲未至。論胡生知言見處極高、而文理密察之功頗

有所未到。論朱元晦妙理幾微、亦未以爲然者。其他長處亦甚多。

又書云、壹範、張丈甚愛此書、欲便刊板。易只依次序、不編家人卦在首、此乃張丈之意。此說甚長也。

又書云、燒丹事適以問張守、迺翟倅問中病於蘭谿、醫者燒丹。張守之內亦虛怯、故附燒一兩耳。傳聞過實、乃如是。然益知居人觀瞻之地、尤須事事警省。渠甚感年兄見愛之意也。壹範、張守小女皆誦。

又書云、朝夕朔望奠禮數、此禮節目、兩日來與張守同議、頗似穩當。



儒藏

張宣公年譜 附錄 卷上

與潘叔度書云、每與張丈說上高明開納如此、若常得正人吉士、啟沃浸灌、事安有不回之理。所恨此氣脈不復接續耳。張丈門庭甚靜、干請皆截斷。

與劉子澄書云、幸張丈鄰牆、得以講磨。此公學問端的親切、而中無私主、進進不已、恨吾兄未得親近之也。

誠齋集與張敬夫書云、方眾賢聚於本朝、而直閣猶在輔郡、何也。某無似之迹、直閣推挽不少矣。其如命何。三逕稍具、徑當歸耕爾。鄙性生好爲文、而尤喜四六。近世此作、直閣獨步四海、施少木張安國次也。某

竭力以效體裁、或者謂其似吾南軒、不自知其似猶未也。

宋元學案云、一日奏事、帝問天、先生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監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續資治通鑑云、公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向輒有所隨順。

又云、六月、公上言、近日陛下治徐考叔請託之罪、並及徐申罷之、英斷赫然。臣爲諸臣言、陛下懲姦不私。



儒藏

張宣公年譜 附錄 卷上

於近有君如此、何忍負之。又言、謀國當先立一定之規、周密備具、按而行之、若農服田力穡以底於成。上以庚寅。

朱集答林擇之書云、欽夫春來未得書、聞歲前屢對、上意甚向之。然十寒眾楚、愛莫助之、未知竟何如耳。又書云、南軒竟不免去國、道之難行乃如此。渠在榻前儘說得透、初謂可以轉得事機、要是彼眾我寡、難支撐耳。

答范伯崇書云、欽夫得行所學、吾道之幸、但此事大難、不可喜而可懼。近復如何。得正月書、亦未有異聞。

也。論學依舊有好高傷快之弊。

呂集與朱元晦書云、某以六月八日離輦下、旣去五日而張丈去國。羣陰崢嶸、陽氣斷續、理自應爾。然以反己之義論之、則當修省進步處甚多、未可專咎彼也。聞以漕渠淺涸、尙濡滯蘇、常間、今當已沂江南下矣。

又書云、知言疑義、比與張丈訂正者旣已埒去、今復有欲商推者、謹疏於後。

與張敬夫書云、平時徒恃資質、工夫悠悠、殊不精切。兩年承教、可謂浹洽。



儒藏

張宣公年譜 附錄 卷上

梅溪文集與張左司書云、比聞盜竊樞柄、甚於陽虎取寶玉大弓。公首摧其奸、與先正忠獻公斬范瓊、曲端等何異。天下無賢愚遠邇、莫不稱快。知大賢之有後、況我輩耶。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真可爲社稷賀也。與虞丞相書云、忽聞左司張忾差知袁州、不覺驚駭。朝廷除授固自有意、非某所得知。第以忾之學問操履舉皆過人、在今朝列、少見其比。使之密侍經幄、必能以直道啟迪聖君。使之治劇剽煩、亦能處紛擾而不亂。況其直聲已著、中外稱賢、一旦外除、有識無不短氣。朝廷舉內修外攘之政、正當愛惜人才、相公以

道事君、尤宜留賢自助。敢乞於榻前力賜主張、令棧且留舊職、庶幾釋中外之疑、伸善類之氣。

誠齋集上壽皇乞留張栻黜韓玉書云、如前日樞臣張說之除、在廷之臣無一敢言、獨栻言之、人皆以爲成命之難回、而陛下卽爲之改命。是時天顏之喜、聖語之褒、行路之人皆能言之、以爲堯舜之舍己從人、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兼而有之。然一旦夜半出命、逐之遠郡、民言相驚、以爲朝廷之逐張栻、是爲張說報仇也。臣以爲不然。陛下如惡其人、必不聽其言、陛下旣聽其言、必不惡其人。然天下之人難以戶曉、此



意未必出於陛下、而此謗獨歸於陛下、此臣所以不勝其憤而爲陛下一言也。

上虞丞相書云、大抵君子若不足樂也、人而有味。小人若可喜也、終必受其禍。今韓玉以可喜而留、張栻以不足樂而逐、不特朝廷之憂也、亦門下之憂也。

止齋文集跋南軒四益箴云、乾道之辛卯、余送南軒先生於吳之碧瀾堂。

宋史尤袤傳云、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爲祕書丞者、僉以袤對、亟授之。張栻曰、眞祕書也。以上辛卯。

朱集答林擇之書云、欽夫屢得書、有少反復議論、未



及錄去其大槩曲折亦非面未易布也。力行固不易而講論要是得當亦復如此之難可歎可懼。渠所論如云論孟序中不當言漢儒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蓋漢儒雖言亦不得也。不知擇之以爲如何。某則絕不愛此等說話。前輩議論氣象寬宏而其中自有截然不容透漏處。豈若是之迫切耶。壬辰。

答呂伯恭書云。長沙此三兩月不得書。邵武有孟子說。不知所疑云何。預以見告。俟得本攷之也。然此等文字流傳太早。爲害不細。昨見人鈔得節目一兩條。已頗有可疑。不知全書復如何。若洙泗言仁則固多

未合當時亦不當便令盡版行也。

又書云、欽夫近得書、別寄言仁錄來、修改得稍勝前本、仁說亦用中間反覆之意改定矣。聞其園池增闢、盡得江山之勝、書來相招、屬此蹤跡未自由、又鄉里饑儉、未敢輕諾之也。

又書云、欽夫近得書、寄語解數段、亦頗有未合處、然比之向來收歛、慙實則已多矣。言仁諸說錄呈。

跋張敬夫爲石子重作傳心閣銘云、且惟子重之爲是閣、蓋非學校經常之則、非得知道而健於文者、不能有所發明也。則轉以屬諸廣漢張君敬夫而私記。

其說如此云。

答石子重書云、南軒語解首章其失在於不會分別學習二字、又謂學者工夫已無間斷、却要時習、只此二事可疑耳。又言、習字南軒之說正顛倒了。

答李伯諫書云、欽夫此數時常得書、論述甚多。言仁及江西所刊太極解、蓋屢勸其收起印板、似未甚以爲然。大抵近日議論語孟解已見一二篇、雖無鄉時過高之失、而寬縱草率、絕難點檢、不知何故如此。無由相見、殊使人憂之。長沙書來、又分門編本朝事及作論篤一書、雖盜跖之言有可取者、亦載其中、不知



作此等文字是何意思。

呂集與朱元晦書云、長沙近得書、寄新定語、孟諸說來、論議比向來殊深穩平實。其間亦時有未達處、旦夕因便當往商榷也。

與陳同甫書云、張丈比累得書、平實有味、歉然益知工夫之無窮、往年豪氣殊覺銷落。

與學者及諸弟書云、張丈常得書、每見其退然知難、收斂篤實、與前此相聚時大異。以上癸巳。

朱集答呂伯恭書云、長沙頻得書、地遠難得相見。此公疎快、書不敢盡言、心之所憂、亦微詞以見。

與林擇之書云、欽夫得疾之由、說者多端、非一朝一夕之故。今日聞有靜江之除、蓋近日羣小屢有變露、上意必是開寤、故龔實之入參、時事似欲小變。

跋張敬夫所書城南書院詩云、人聞敬夫城南景物之勝、常恨未得往游其間。今讀此詩、便覺風篁水月、去人不遠。然敬夫道學之懿、爲世醇儒、今乃欲以筆札之工、追蹤前作、豈其戲耶。不然、則敬夫之豪放、奔逸、與西臺之溫厚、靚深、其得失之算、必有能辨之者。鶴林玉露南軒六詩云、張宣公題南城、東渚、麗澤、濯清、西嶼、采菱、舟六詩、平淡簡遠、德人之言也。以上甲午。

朱集答呂伯恭書云、近桂林寄本政書、後更有一二種文字、已屬其別寄老兄處、或可並補足成一家之書也。

答吳晦叔書云、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又得南軒寄來書稿讀之、則凡烹之所欲言者、蓋皆已先得之矣。

呂集與陳同甫書云、近得桂林報書、甚稱益恭、殊倚信之也。以上乙未。

與劉共甫書云、欽夫歲前得書、爲政之意甚美、但所請與諸司均節一路財賦者、不知者以爲必侵官、不知終能協濟否。所論鹽法利害、頗與閩中相似、渠但



深排鈔法而以官般爲善不知官般果能無弊否。其求訪人才之意孜孜不倦不自以其才爲可恃而留意於此此尤可敬者。

與方耕道書云所喻南軒病證極令人憂念旦夕專人候之。又言居上以寬南軒自有規模若一向糾之以猛恐非吾輩平日所講之意。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張敬夫遺表云敬夫始以父任爲右承務郎平生未嘗乞磨勘上知其在廣西特進二秩爲承事郎故職雖高終不得任子云。以上丙申。

朱集與劉共甫書云欽夫得書云長沙傳聞某病消

息殊惡、此雖非實、亦竟遭凶禍、可怪也。又具道其經理財賦之詳、但趙漕去時意象甚不平、不知今相見後復如何也。

書麻衣心易後云、予前所見本有張敬夫題字、猶摘其所謂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莫於周孔腳跡下盤旋者、而與之辨、是亦徒費於辭矣。

蘆浦筆記堯廟云、桂林有堯舜廟、堯廟在堯山下、灘江中、分舜廟在西岸、南軒是時毀諸淫祀、而獨留此二廟、且修之、抑不知嘗攷證其所始乎。蓋堯未嘗至南方、若因山而祀、則予曩游桂林、大抵回環之山皆

積石、惟堯山則累土，故此山因土而名。堯，恐非陶唐氏之堯。若廟而祀之，特此山之神可矣。若曰唐帝，恐成坵會。以上丁酉。

呂集與朱元晦書云：欽夫猶未得長沙書，近有兼知鄂渚之命。鄉云欲請祠，猶未見文字到。或傳已索迂吏，未知信否。今外郡猶可行志，苟其子葬畢，體力無它，且往之官，亦自無害也。

誠齋集宜州新豫章先生祠堂記云：予去年十月致書桂林伯侍講張公，今乃得報。且諉予曰：宜州太守韓侯璧，直諒士也。初抵官下，他皆未遑，首新山谷先



生祠堂。既成，來求閣名。若記。拭旣以清風名閣矣。子學詩山谷者，微子莫宜記之。

鶴山文集跋靜春先生劉子澄帖云：靜春先生劉公淳熙五年八月十九日所與張宣公帖也。宣公時爲祕閣修撰、荆湖轉運副使。過其弟端明公於宜春。是歲石林李公年二十，悅齋李公年十有八，而靜春以二公屬宣公。已日異日與川中作師表，非小補也。以上戊戌。

朱集答呂伯恭書云：荊州近寄一詩來，讀之，令人感慨。今亦錄去。渠以信陽事甚不自安。叔度子約書云

都下諸人頗不直。果如何。然世間人口無真是非。未知果孰爲是也。

與皇甫文仲書云、左右到彼既久、南軒必朝夕相見、當有深趣。所諭恢復規模、誠不可易之論。然今日亦惟南軒實做得此功夫。

呂集與朱元晦書云、欽夫得書、亦以爲須一出爲善。與周子充書云、欽夫旣按吏未報、而復遣本州倅往攝事、彼安得不猜懼。

宋史趙雄傳云、張栻在荆南、趙雄事事沮之。時司天奏相星在楚地、上曰、張栻當之。人愈忌之。以上



呂集與周子充書云、欽夫之傳、極爲之驚憂。第細觀履尾乃二十七日、距二日已兩旬、不應江陵尙未申到、猶覲消息之不真也。

宋元學案云、先生寢疾、微吟曰、舍瑟而作、敢忘事上之忠。鼓缶而歌、當盡順終之理。以上庚子。

朱別集與劉子澄書云、荊州論語甚改得好、比舊本大不干事。若不死、更長進、深可痛惜。伯恭詳審穩當有餘、却不及此公俊偉明快也。辛丑。

朱集答胡季隨書云、南軒文集方編得略就、便可刊行、最好是奏議文字及往還書中論時事處、確實痛

切、今却未敢編入。異時當以奏議自作一書、而埒論事書、尺於其後、勿令廣傳、或世俗好惡稍衰、乃可出之耳。癸卯後。

答呂士瞻書云、南軒辨呂與叔中庸、其間病多、後本已爲刪去矣。但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今當以程先生之說爲正、則欽夫之說亦未爲非、但其意要一切於鬧處承當、更無程子涵養之意、又自爲大病耳。渠後來此意亦改、晚年說話儘不干事也。

張敬夫畫像贊云、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



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豪。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伋伋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尙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張南軒文集序云。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唱



儒藏

張宣公年譜 附錄 卷上

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胷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

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沒、其弟定叟哀其故藁、得四巨編、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爲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爲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爲之定著繕寫、歸之張

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鄉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



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感。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爲四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
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
哉。敬夫所爲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
行。其他往往未脫藁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
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
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
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於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
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云。

以上甲辰。

答詹帥書云、欽夫文集久刻未成、俗人嗜利難與語、然亦一面督之、得卽納去。次孟子說、渠已不幸無復增修、刻亦無害、恐未能使其無遺憾於九原也。

答詹體仁書云、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今學者多如此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謂救此一種人、故說有太快處、以啟流傳之弊。以上乙巳。

答鄭仲禮書云、示論讀易之說、甚善。向見敬夫及呂伯恭、皆令學者專讀程傳、往往皆無所得。又來論所



謂隱者、豈非麻衣之流乎。此乃僞書、向來敬夫雖不以其說爲然、然亦誤以爲真希夷之師說也。癸丑。

祭張敬夫城南祠文云、年月日、具位朱熹敬以一觴、酹于亡友敬夫侍講左司張公尊兄城南之祠、昔從公遊、登高望遠、指顧茲土、水竹之間、謂予肯來、相與卒歲、予以懷土、顧謝不能。其後聞公、開鑿亭沼、帶經倚杖、日遊其間、寫景哦詩、辱以寄我。寂寥短韻、幾篇在吟。於今幾何、歲月奔逝、我復來此、白髮蒼顏、追懷舊遊、顧步涕落。未莫宿草、姑卽遺祠。玉色金聲、恍如對接。草木魚鳥、莫知我哀。



祭南軒墓文云、惟公閔達之資、聞道最早。發揮事業、
達於家邦。中歲閒居、益求其志。鶴鳴子和、朋簪四來。
我時自閩、亦云戾止。更互切磨、羣疑乃亡。厥今幾何、
俯仰一世。公逝既久、我老益衰。何意重來、獨撫陳迹。
塵筵髣髴、拱木荒涼。錄牒散亡、音徽莫紹。世道之感、
平生之懷。交切於中、有涕橫落。欲推公志、據舊圖新。
衆允未孚、唯以自愧。一觴往酬、並寄此情。公平不忘、
起聽我語。以上甲寅。

跋吳道子畫云、頃年見張敬夫家藏吳畫、昊天觀壁
草卷、與此絕相類、但人物差大耳。張氏所藏本出長

安安氏。

跋張敬夫與馮公帖云、此張敬夫與縉雲馮當可書也。味其詞意、知其一時家庭之間、定省從容、未嘗食息不在中原之復、令人感慨不已。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云、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以上丁巳。

周益文忠公集書張欽夫祗劉文潛焄與蔣邕州書云、亡友張欽夫、劉文潛皆眼高四海、未嘗輕以一字許人。先後帥桂林、聞邕州遺愛及華夷、大書至數百

言。甲子。

道命錄南軒先生張宣公諡議云、公蓋代儒生、爲國世臣、起千載絕學、負四海重名。功業未遂、中道以沒。於今三紀矣、易名之典、人未克請。維時帥臣、列其事於朝、上卽報可、所以尊道崇化也。天光下臨、雷厲風動、豈容拘常襲故、實憐名浮者、所可同日道哉。公丞相魏國忠獻之嗣子、五峰先生胡公之門人也。鍾美萃靈、英特邁往。親承忠孝之傳、講切義理之學。慨念孔孟既沒、正論淪鬱、言道德者溺虛無、尙功利者急變詐、而儒者功用泯然無見於世、去古愈遠、流靡日



數。宋興百年、河南二程始唱明道學、開迪人心、由是聖賢不傳之緒、賴公復續。然俗之久安者、難變理之僅明者、易微、公爲此懼、毅然以斯文爲己任、采摭遺書、尋繹精義、居敬窮理、以立本、開物成務、以致用。其學極於廣大高遠、究其歸、則不離於簡易篤實。故凡見之言語文字之間、職守事功之會、無非爽闡明白、務實求是。謂克己復禮、顏子所以爲百世師也。作希顏錄、早夜以自警。謂仗義履正、諸葛忠武所以爲三代佐也。作武侯傳、又爲之記、爲之贊。先漢人物、獨許董相以知學。若趙營平之爲國遠慮、尤拳拳焉。則其



講學之精微、趨向之純一、識者有以知其心矣。孝廟初元、銳意規恢、建置督府。公參贊機幕、閒以軍事入奏、爲上開陳正名復仇大義、慷慨激切。及爲郎、賜對、申演前議、乃在實於修德、實於立政、實於備禦、而無取乎徒假其名。經筵勸講、援古證今、願上以三代之治自期、其論高矣。至條舉治要、不過曰宅心爲萬事之綱、修身爲天下之本、上稽天理、下從人欲、見於行事者、皆至公務實而已。三復至言、其視帝王盛時元臣碩輔、所以識達國體、啟沃君心者、異世一轍。公自以蒙被殊知、圖維補報、奮不顧身、盡言無隱、如指切

發運苛斂之病民、力排樞筦除授之非據、英詞勁氣、至今凜凜。直道難行、毀言日至、公不得久留內矣。越數歲、天子深思其賢、俾臨藩屏。公誼存報主、不以內外爲間、隨其所至、先立成規。其經略廣西也、所以復於上者、必欲以撫存安靜爲本。及制置荆南也、首以凡事務實、不但空言、見義則爲、不敢顧避、諄諄爲上言之。公惟誠於爲民、若保赤子、誠心求之、不墜聖賢之訓。故將更二鎮、凡民事利害休戚、博采周咨、惟恐不及。如鹽筴、如馬政、義勇、如弓弩手、究見本末、立奏罷行、曾無留滯、必使封圻之遠、閭閻之細、悉徹黠聰。

上亦嘉其忠實、璽書勉勞。有志大用、而公已屬疾矣。病亟、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其愛君憂國、至公血誠、雖死不忘。某讀公遺編至此、廢卷永歎、竊謂公平平生大節、所以蔽天地而不慚、質鬼神而無疑者、其學自不欺始。蓋理之實然者、謂之不欺。公能存此心、充此理、任重道遠、無彊自然、講於己者爲實學、復於君者爲實德、建於利者爲實利、篤志明善以知之、鞠躬盡力以行之。夫是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臨事無不可成之功、而儒者有益於人之國、信矣夫。唐人有言曰、上不負天子、



下不負所學、其斯之謂歟。謹按諡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宣。沈涵道真、見理昭徹、秉德制行、渾然天成、非體和居中乎。人宗其學、家藏其書、君信其言、民孚其惠、非善聞周達乎。節行壹惠、請諡曰宣。太常博士孔焯上。甲戌。

先是嘉定七年八月、資政殿學士、知潭州衛涇奏爲南軒先生請諡、得旨從之。

南軒先生張宣公覆諡議云、公以堯舜君民之心、振一世沈溺、以孔孟性理之學、起一世膏肓。君臣都俞、師友講習、載在方策、莫不家藏其書、人慕其學。昧者



識所趨嚮、識者得其指歸、習與性成、天理昭晰、豈小補哉。汝明生晚、居僻、每想其人、恨不得執鞭爲御、聽警誨以開茅塞。今清朝特采公論以易公名、申賁後學。適茲承乏考績、竊以爲公之應謚所不待議、將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發幽潛、尙何所措詞。惟公之學根原於中庸、大學之奧旨、參訂於濂溪、二程之微言、漸漬於忠獻之純忠、發揮於五峰之師說、豁此心於天地、充其仁於萬物、辨之明毫釐、必計行之力、食息弗違。故其在講筵、在宰屬、猶是心也。在州郡、在藩鎮、猶是心也。今觀其所言、悉可槩見。知上有尅復神州之

志則以稽古親賢爲請。知廟堂有和戎之謀，則以悅人心充士氣爲言。其補外臨遣，則請先克己私以明大義，正人心。其召還奏對，則請先務實以修德立政，用賢養民。論史正志爲發運使，則斥其病民之實。論張說僉書樞密，則懼其激武臣之怒。在靜江，則變漕司抑賣州鹽之法，申諸州按習效用之令，息洞酋之譁，革網馬之弊。在江陵，則嚴盜賊之禁，結諸將之歡，正淮民出塞之罪，行義勇量取之法。考致要歸，無不自所學流出。經曰：天不愛其道。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道。固天之道，天不輕以授人。自周公、孔子以



至孟子、厥後罕傳。雖間有經生文士、性理是談、體用未明、或相矛盾。宋興百年、濂溪、二程發明於前、呂謝游揚扶持於後、義理貫徹、復出前儒。公與晦庵、朱氏出而嗣之、相爲師友、於是演迤溥博、丕闡於世、得其大者、足以名當世、得其小者、亦足善一身。考論淵源所自、公力居多。今晦庵、朱氏已諡曰文公、沒三十六年、始議其諡、時則後矣。諡之曰宣、尙與朱氏相參、用見羽翼孔門之意。諡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宣。公之明理謹獨、學精行成、是謂體和居中。公之德言俱立、君信民孚、是謂善聞周達。迹古以驗今、博士議是、

請從。謹議。嘉定八年口月、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
兼權考功郎官楊汝明上。奉聖旨依。7. 亥。

景定嚴州續志賢牧張栻下云、乾道五年、以直祕閣
知州。其治不嚴而威不疾而速、大抵以教化爲先務。
奏蠲丁鹽錢絹、民以蕃庶、旅名山、斥淫祠、至今遺老
猶能誦張閣焉。景定辛酉、旨封華陽伯、秩於從祀。辛酉。

張宣公年譜附錄卷上

張宣公年譜附錄卷下

永康胡宗楸季樵

朱集答胡廣仲書云、欽夫未發之論誠若分別太深、然其所謂無者、非謂本無此理、但謂物欲交引、無復澄靜之時耳。

答方賓王書云、敬夫未發之云、乃其初年議論。後覺其誤、卽已改之。但舊說已傳、學者又不之察、便加模刻、爲害不細。往時常別爲編次、正爲此耳。然誤爲先行、此本後出、遂不復佳、甚可恨也。

答曾致虛書云、所論誠敬之說、甚善。但欽夫之意、亦



藏書

非直謂學者可以不誠、蓋以爲既曰持敬、便合實有持敬之心、不容更有不誠之敬、必待別著誠字、然後爲誠也。

答林擇之書云、前日中和之說看得如何。但恐其間言語不能無病、其大體莫無可疑。數日來玩味此意、日用間極覺得力、乃知日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純熟、而氣象浮淺、易得動搖、其病皆在此。湖南諸友、其病亦似是如此。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工夫也。

又書云、敬夫寄得書、論二先生事實中數段來、改正



謬訛所助頗多。但記二蘇排伊川處，只欲改正云。同朝之士有不相知者。又欲削去常夷父、張茂則兩段，以爲決無此事。他議論亦尙多，不能一一及之。

答胡季隨書云：南軒集誤字已爲檢勘，其間空字向來固已直書，尤延之見之，以爲無益而賈怨，不若刊去，今亦不必補。後人讀之，自當默喻也。但序文後段若欲刪去，卽不成文字。

麗澤論說集錄云：張荊州之教人也，必使人體察良心，以聖賢語言見之行事，因行事復求之聖賢語言。朱子語錄云：欽夫見識極高，却不耐事，伯恭耐事却

有病。

又云、南軒伯恭之學皆疏略、南軒疏略從高處去、伯恭疏略從卑處去。

又云、南軒論語初成書時先見後十篇、一切寫去與他說。後見前十篇、又寫去。後得書來、謂說得是、都改了。孟子說不曾商量。

攻媿集朝請大夫曹君墓誌銘云、張栻尤知君引置簽幕。舉詞有云、直論敢言、不肯詭隨、有足嘉者。

輿地紀勝永州景物下云、雙鳳亭在州門、石上有文、隱然舞鳳之象。南軒張栻爲之記。

鶴林玉露德行科云、楊廷秀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惜、^①盍相與趨聖門德行科乎。廷秀大悟、不復習。

跋南軒與坐忘居士房公帖、南軒遺墨、謂其拔於流俗、謂其剝去華飾、其白首守道、凜然如霜松雪竹者、嗚呼、其賢矣乎。

跋南軒帖云、厥考以宗社生靈爲己任、厥子以聖門事業爲己任。然則士之以記覽詞章哆然自足者、其待己亦太涼矣夫。

跋南軒所與李季允帖云、南軒受學於五峯、久而後



得見猶未與之言也。泣涕而請。僅令思忠清未得爲仁之理。蓋往返數四而後予之。今帖所謂無急於成。乃先生以其所以教於人者教人耳。

湘鄉蕭定夫佐師友堂銘云。佐之先人事五峯先生。與張宣公爲同門友。佐由是亦獲拜宣公於長沙。宣公授以居敬一言。

跋張宣公帖云。當乾道淳熙間。朱、張、呂三子以學問爲羣儒倡。雖其才分天成功力純至。然亦不可謂非師友切磋之益。

師友雅言云。嘗見宇文挺臣自言某向嘗親登張南

軒之門、面傳遺言、凡作文字、須從源頭說來。

直寶章閣張公墓誌銘云、輪對以其伯父宣公告孝宗語告上、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

楊伯昌浩齋集序云、予嘗觀衡山胡子所以告張宣公者、謂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至明也、非格物者不能。知之未嘗復行、至勇也、非居仁者不能。張子得之、服行以終身。

困學紀聞云、丹書敬義之訓、夫子於坤六二文言發之。孟子以集義爲本、程子以居敬爲先、張宣公謂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13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04

形态项= 889

页数=889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299

SS号=12365580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851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13. 成都市: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04.

简介=